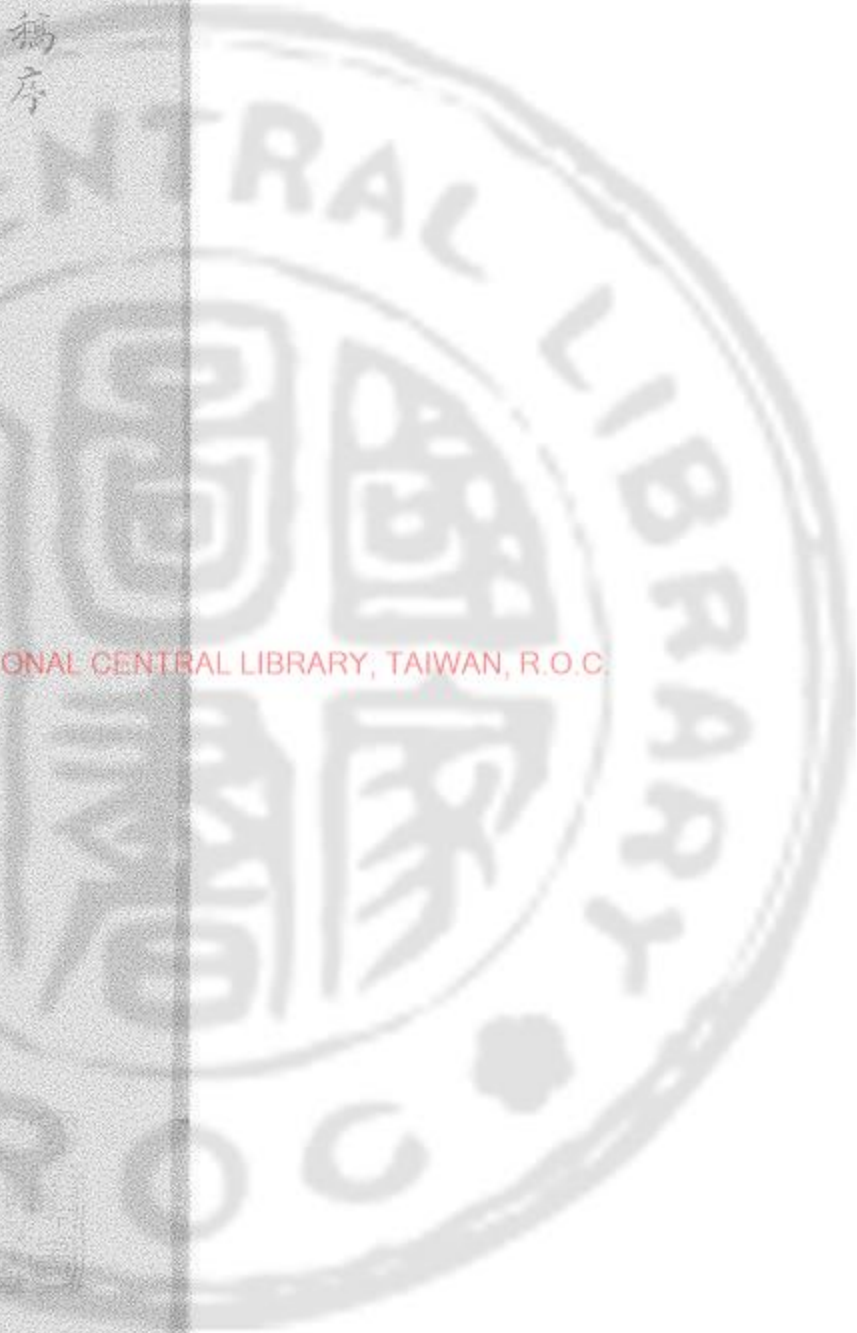


秋崖小稿序

秋崖小稿凡八十三卷。元宋方秋崖先生所著者。嘗一列于闕。化再刻于遠陽。迨先生之後。咸淳進士曰。有孫賓祐進士曰。右者。又翻刻于竹溪書院。行於世久矣。至元季。板逸于兵。高廟龜其之初。詔求古今遺書。有司窮搜。以進。時稿遂祇致治中。學士望溪先生。自中秘錄出。一十二卷。手授先生。九世孫國子博士舜舉曰。此君家舊物也。嗣是困之。知荊州。得五卷。舜則訓導江右。得十卷。舜中。教授江浙。得十卷。舜文家藏三十一卷。舜玉。客吳。下得一十五卷。蓋異說也。嘉靖乙酉。先生十世孫廷學。廷畏廷光。廷實。廷敏。于澄。取前後所得。參考互訂。缺者補之。斷者續之。訛者正之。而成是編。可謂寶者。嗟夫。世之所謂寶者。如卮安之器。環珞之琴。琅華。湛盧之劍。之類。出沒往來。莫測。往往獲見于異代。說者謂其得天地之精。有神物為之。體身。富以文章之為寶也。換萬物之靈。而炳四時之靈。實五氣之精。而託十二律之純。國之華。香世之治。思。終之滿。得成以之。始非有寶之精。缺是知斯編。取而後去。遠而後歸。不測之妙。莫非神之為也。可神且寶之術之如此。况于人。才。字。獨惜其承生于。善。前。違。為。之。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龍蟠後遺大全論龍下海中遺似道之妙而謂郡武軍不能一日安于位也先  
是范柱左右相持持上之命自宗傳遠紀書即宗正丞未幾范去遂出為范准開參  
議官兼權工部而一出不可入者嗚呼先生之道難喻于當時先生之天賦與于今  
日亦亦慙哉雖能補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觀其不與相使之求素也不應客  
持之請重也不入准開之幕介也不准別圖其折而還其文則也鮮丹桂澆而榜之  
可嚴也廷對不請鏡也持此廉推而氣不從難用而節不致此照壁卒不可以亂非  
白孟氏泰山巖下中來耶此尤為後人者之所當誌無徒曰掉完而已謹序嘉靖六  
年丁亥春後學鏡山李 識于孝余書院

秋崖先生小稿目錄

卷一  
表

賀 太后冊寶 以下代恩州  
賀 皇帝御正殿  
趙忠肅賜誌 以下代趙相公  
謝除淮東制置  
辭免兼知建康府  
辭免掌教恩例 二表  
建康謝到任 又代  
代辭免遊復知州  
謝放罪御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賀 皇太后  
賀 皇太后  
謝除刑部尚書  
辭免樞密使 二表  
謝除樞密兼知政事  
謝 御賜常武詩  
謝落宮觀  
辭免太府寺丞  
天基節 又代

方 岳 巨山

謝賜曆日

進銀狀

卷二

表

謝賜衣帶 以下代范丞相

謝賜衣帶鞍馬

辭免左丞相

謝表

辭免國史會要

辭免進書銀絹 二表

辭免生日牲餼 二表

謝表

辭免除職子祠 二表

謝表

謝 御書三學碑

宗學進墨碑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

代景猷師謝夫人第

謝 皇后

代景猷師賀冬至

南康謝到任

天基節

邵武謝到任

卷三

奏狀

代范丞相

又

代趙同知

代范丞相

代趙參政弓祠

又

卷四

奏狀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

薦僉判朱巨容

南康軍弓祠

邵武軍弓祠

卷五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輪對第二劄子

申省乞祠

又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卷六

制誥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石卿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賜褚知白詔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陳玄除凌烟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卿封松滋侯誥

褚知白賜辭純素先生誥

卷七

廢

代通丁察院

代通王宰

通度侍郎

通蔡總郎

通余侍郎

通方提刑

通陳漕使

通吳總卿

通交代趙宰

通王倉使

通林泉使

通權教蔡食

通丁憲

卷八

啟

代趙丞謝解

代汪表姪謝解

代大兄謝解

代謝陞陟

代謝薦舉

代謝任滿

代謝除華文閣直士

代謝除軍器簿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卷九

啟

謝除札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謝制使趙端明

謝吳總侍

謝廟堂

謝龍政臺諫

謝丞相

又

南康軍到任謝廟堂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兩易邵武軍謝廟堂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卷十

啟

通李制帥冬書

通劉蕪州

通知縣

回丘運使

與宰執

回滿宰

回樞府

回京兆

回朝士

回鄭少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通吳樞卿

通趙通判

回黃州

與丘運使

與侍從

回諸帥

回從藩

回殿巖

回監司

回楊郡王

回鄭監丞  
又  
回榮印

賀丞相  
回景獻印  
回鄭丞相

卷十一

通州府年書

通判

通教授

通幕職

回王知軍

回諸縣

回丘憲

回吳總侍

回潘宰

回景獻印

賀范丞相

答程敷賀正

答景獻印

卷十二

啟

賀曹常卿

賀呂宗卿

賀范尚書

賀吳閻學

賀吳尚書

賀程恭父

賀徽倅葉秘書

賀<sup>葉</sup>秘書

賀景獻印

賀韓寺丞

賀王吏部

賀程右司

賀蔡憲

賀吳總侍

賀李運使

卷十三

啟

賀袁太監

賀高秘書

賀新守入郎

賀謝刑部

賀趙大資

賀謝刑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賀高連使  
賀劉寺丞  
賀李檢校  
賀趙文書  
賀李吏書

卷十四

啟

代賀余寺丞  
代賀趙刑部  
代賀黃檢詳  
代賀史督相  
代賀游吏書  
代賀蔣諫議

賀李制帥  
賀李參政  
賀游禮書  
賀許兵書  
賀王右司

代賀杜安撫  
代賀傅右司  
代賀韓檢正  
代賀杜制置  
代賀許兵書  
代賀林侍郎

代賀李右史  
代賀葉秘書  
代賀尹漕  
代賀別尚書  
代賀岳都丞  
代賀黃少卿  
代賀魏侍郎

卷十五

啟

代上王提舉  
代上李制使  
上趙端明

代上劉寺丞  
代興諸監司

卷十六

啟

回朱尉

回趙學正

回曹直學

回周糾錄

回蔣學諭

回湯掌儀

回葉教諭

回薛集正

回奚監酒

回王高郵

回趙漕

回朱制幹

回張制義

回鮑上舍

回衆官

回道尉

回景猷印

回程學學諭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回第三名劉震西

回第五名于方

回第七名黃桂

回第九名陳道可

回第十一名李鏡

回第十三名陳

回劉學錄

回張學正

回周學錄

回戴學諭

回徐齋諭

回蔣齋長

回翟齋諭

回徐學諭

回許察推

回沈宰

回五憲

回李簿

回士友

回黃宰

又

回道縣丞

回榮王

回景猷印

回第二名陳大猷

回第四名于震龍

回第六名段夢賢

回第八名何德新

回第十名彭夢又

回第十二名劉夢六

回第十四名凌鼎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回第十五名利卓  
卷十七

啟

代回趙簿

代回丘提刊

代回史督相

代回項秘書

代回范侍郎

代回史參政

代回趙文昌

卷十八

書

與趙端明

代與諸監司與廟堂

代與廟堂

代與史尚書

代與趙檢正

代與史太監

卷十九

簡

與吳侍郎

與廟堂

與史侍郎

與陳和仲

與吳尚書

與謝太監

又

與史都督

與董丞相

與吳運使

與繆路鈴

卷二十

簡

與徐常御

與同知

與范丞相

與吳履齋

與趙尉

與趙宰

與吳尚書

與程兄

與丘制置  
與王吏部  
與蔡憲  
與吳尚書  
與胡元

卷二十一

簡

與余總帥  
與廟堂  
與吳參政  
與李編修  
與王參政  
與蔡編修

與族人

卷二十二

簡

與程尚書  
與程戶  
與杜監丞  
與程提舉  
與程朝陽  
與樓提舉  
與廟堂  
與王起居  
與滌學士友  
又

與趙丞  
與趙帥  
又  
與  
余宣撫

與榮殿院  
又  
與邵武同官  
與廟堂  
又  
與樓太監

與蔡尚書  
與蔡尉  
與丘文昌

與廟堂  
與榮殿院  
與榮王  
與陸中書  
與吳總卿  
與吳侍郎  
與趙制使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與吳集撰  
與胡司直  
與魏參政  
與何滁州  
與潘侍郎  
與陳司業  
與黃澗

卷二十三

簡

回余義夫  
回趙端明  
回史制置  
回吳參贊

回陳撫幹  
回方幹  
回潘宰

卷二十四

簡

回趙子淵  
回王監門  
回程會稽

又  
回劉教授  
回吳丞  
回馮憲  
回饒宰

又  
與吳總侍  
又  
與別制置  
又  
與吳相公  
又  
與謝少監

回陳教授  
回鄭監丞  
回郭提幹  
回吳提幹

回王通州  
回鄭省倉

回程務實  
回程直學  
回史監丞  
回方宰  
回游參政  
回朱權郡  
回陳尉  
回劉帥幾

回袁吏部  
回趙簽判  
回奚朝瑞

卷二十五

簡

答吳總侍  
答謝兄  
答饒監丞  
答金守  
答曹帥叢  
答朱兄  
答張兄  
答李錄

答范丞相  
答吳尚書  
答陳料院  
答葉秘書  
答潘南夫

卷二十六

答高吏部  
答吳倅  
答劉教授  
答湯侍郎  
答李兄  
答葉兄

回黃權郡  
回李宰  
回鄉郡謝守

答恭率翁  
答黃宰  
答宰知錄  
答奚兄  
答鄉友  
答汪兄  
答陳教  
答韓寺丞

又  
答趙都統  
答趙倅  
答金興國  
答魏監丞

答南康同官  
答饒監丞  
答葉兄  
答程教  
答馮此山  
答趙推

答操尉  
答方教  
答高宰  
答鄭提管  
答龔國錄

卷二十七

簡

答范丞相  
答陳料院  
答陳司直  
答張丞  
答葉正言  
又

答黃正奏  
答林兄  
又  
答蔡憲  
答胡兄  
答趙運管  
答胡文叔

卷二十八

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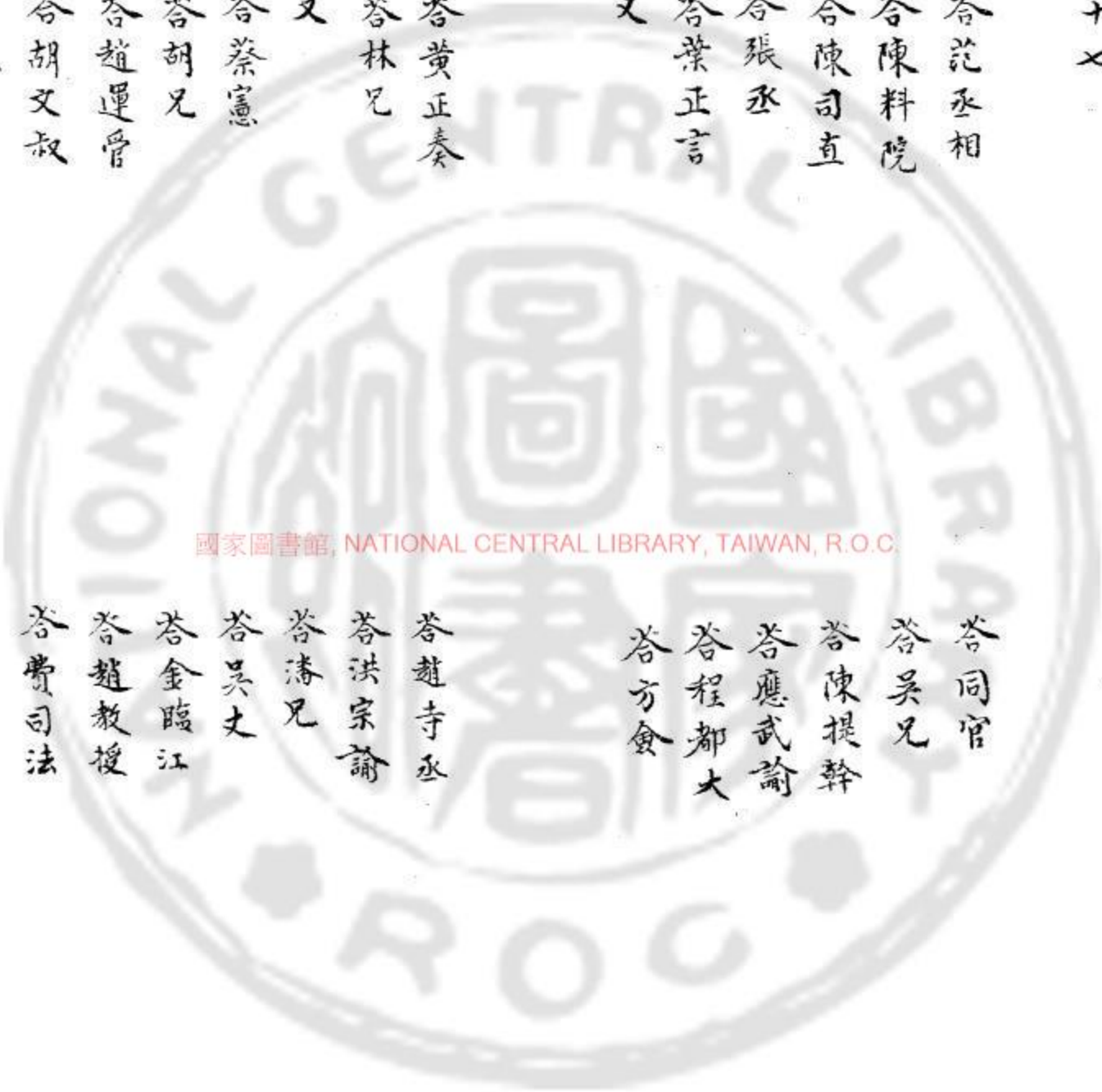
答汪兄  
答林倅  
答汪知觀  
答高宰

答蔡憲  
又  
答費宰  
答汪運幹  
答許教

答同官  
答吳兄  
答陳提幹  
答應武諭  
答程都大  
答方僉

答趙寺丞  
答洪宗諭  
答潘兄  
答吳丈  
答金臨江  
答趙教授  
答費司法

答許知縣  
答楊元謹  
答陳教  
答曹工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荅劉知府

荅程教

荅朱尉

荅謝司戶

荅吳殿撰

荅史湘潭

荅胡文叔

荅葉華父

荅宋尉

荅陳守

荅程兄

荅謝太監

荅謝守

荅鄭運幹

荅趙提刑送春衣冬絹

荅胡簿

荅陳常博

荅李實夫

荅洪侍郎

荅葉巡檢

荅吳運幹

荅楊宰

荅趙運屬

荅趙尉

又

卷二十九

簡

代興高紫微

代興陳尚書

代興史參政

又

代興何總卿

代興浦城塵宰

代興姚簿

卷三十

簡

代興袁太監

代興丁察院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代興許侍郎

代興史督相

親書

親書

代興魯參政

代興江西陳漕

代興趙大使

代興高漕

代興度侍郎

代興趙宰

代興趙宗判

代興方憲

代興喬樞客

代興王倉

卷三十一

簡

代回王都丞

代回趙提幹

代回喬佑神

代回陳同知

代回丞相

卷三十二

樂語

壽慶錫宴

天基錫宴

王母望闕

王母望闕

對廳

又即武

對廳

趙制使謙吳宣參

南康謙考試官

南康謙趙安撫

邵武謙翟通判

王母望闕

謙李知縣

南康鹿鳴謙

邵武謙交代權郡

邵武謙新進士

卷三十三

上梁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工部草堂上梁

歸朱館上梁

招信軍誰樓上梁

福星門上梁

蕭寓上梁

卷三十四

雜文

瘞牛伯耕銘

後義倡傳



揚州勸農文

卷三十五

榜

宗學

南康軍免設醮

鄧武軍勸諭

卷三十六

祝文

帥幕謁夫子廟

代督視府謁廟

先聖南康到任十首

鄒國公

二賢

東祠

諸廟

仰武詩學

祈晴

祈雨

祈晴

卷三十七

賦

秀錦樓賦

白鹿洞後賦

觀窩賦

卷三十八

記

又

南康諭俗

南康大心勸諭

諸廟

代督視府拜學

充國公

社稷

西祠

谷源

三聖

詩廟

謝晴

謝雨

焚黃

茶僧賦

水月園後賦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耕舍記

依綠堂記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粵堂記

方氏萊山堂記

月莊記

卷三十九

記

吳元鼎友梅堂記

歸來館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在庵記

方長者祠堂記

卷四十

序

送許允杰序

卷四十一

銘

禹碑銘

致思庵銘

致存堂銘

贊

吟曝園贊

井衣贊

自贊

卷四十二

重修珠溪院記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休寧縣修學記

徽州平糶倉記

只德麼軒記

就日堂記

荷嘉鳩記

願齋記

朱氏六可堂記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唯象銘

野航銘

潘令君刷絲硯銘

季觀真贊

吾謝文靖公真贊 為建安謝說作

又

歲

復齋六歲

休復

獨復

述復

謝謹習字訓

不遠復

頭復

敦復

蒙垣名訓

卷四十三

題跋

趙景山村田集

吳晞之家集

董同年先生所得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朱祐之詩

程務實詩集

王周卿註鶴山詩

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李氏唐告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程少章文藁

章衡帶論孟集語

程達原字詩訓

代題同銓小錄

忠烈劉公道事

潘君詩卷

跋人會稽詩卷

跋月潭淨照詩

跋岳武穆帖

題朱兄文

跋金尚書奏稿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跋趙兄詩卷

奚朝瑞詩

胡氏乞米詩

思齋說

郭氏種德記

林君詩卷

徐貳君典彭監帖

書景獻府謀詩終篇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跋崔菊坡洪平齋典高守帖

跋徐衡伯詩

跋李君蜀議

跋陳平仲詩

卷四十四

祭文

祭岳武穆

祭趙龍圖

祭徐侍郎

祭胡文偉

祭外姑李夫人

祭魏參政

祭杜丞相

祭徐知縣

祭杜尚書

卷四十五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李吳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知道州徐公墓誌銘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樞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一

表

皇太后冊寶符未 以下代奏用

正一元而右極至昭帝歷之傳殊五色以補天聲辨母問之慶皇動傳于赫明謀  
中實 臣竊仰維宸極建邦聖人之居在于察檢黃道以非心惟天子必有所尊啟  
殊冊而薦編通進來方追錄其章茲惟 皇帝時御六陽獨覽萬化未竟旋接漢緒  
茂隆植古之功極此符閣坤珍用為勅勞之敬聲名有偉揚厲無前臣叨維麾符廷  
瞻冊寶齋六為七欣聞太史之屬書咸五登三何幸比身之親見

壽明皇太后符表

壽登而立四種於皇植古之慶未龍而御萬邦誕輯歸壽之冊又所以聖比無能者  
中有 臣聞終古關於是時九五福而曰壽河圖著于義畫重兩離而結明獨魚二者  
之華嚴有億萬年之歷洽於惟 皇太后壽融淑靖秉詔懿恭挈神器而置諸安為

分 岳 巨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天下母洗道心而藏於審典造物游編之詩書施于孫子臣親逢盛際久頌康衢親  
身成功既補鳩皇之石昭哉嗣服永娛長樂之終

皇帝御正殿賀表

天臨南面於赫當陽星拱北辰惟皇建極離麗於恭嘿無為之後乾行于始初觀政  
之時中賀恭惟 皇帝濟結睿明廣淵齋聖三年無改父道謙未履于法宮一德克  
享天心渙已新于大造時乘龍御當宇虎門巨越在侯藩暗言帝座朝既盈矣勤勞  
顛警于鷄鳴夜如何其歲美莫陪于鸞噉

皇太后賀表

天子當陽奮揚剛德聖人在宥丕顯慈謨若時更朝擁右之休萬葉南面尊臨之太  
中賀恭惟 皇太后睿文而聰智淵靜而含洪御於家邦獨贊審求之治施于孫子  
於昭傳與之功終序其皇有室大教臣叨分郡寧企想朝儀煥日以歲之敢忘美  
報恩齊所以聖之惟嗣徽音

趙忠肅賜謚謝表 以下代趙相公

星霜代謝未忘沒世之忠雲漢昭回遙舉易名之典感恩之渥有涕其滂伏念臣先  
臣某起自諸生久膺榮使誓欲捐糜於昭代實錄遭際於先皇凡關外制將軍曾微  
掣肘僮舟中為敵國安所容身以故十年無胡馬之盜邊四境謂老熊之當道方莫  
近長沙之令已懷鵬賦之憂至今登岷山之巔或墮羊碑之淚痛營屯於細柳共尸  
祝于亢泉於赫旌題幸嚴廟貌木其拱矣尚與當饋之思謚而誅之肆及漏泉之澤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勵精新政捐辭舊章永惟華衮之褒榮甚凌烟之畫臣教忠  
之言在耳移孝之志填膺北有橫旄而西昆夷常負前茅之恨生走仲達而死諸葛  
尚邀橫草之知

除刑部尚書謝表

祈父王之爪牙久負臨邊之寄尚書國之喉舌遽塵司憲之舉應避無得叨踰已甚  
中謝 臣竊以班固志刑法兼存兵甲之繕脩臯陶作士師曰惟寇賊之姦穴蓋二者  
相為表裏而四夷正賴于鞭笞乃咨分相之臣與聞司臬之事繫此責則重矣非  
其人而謂何伏念臣受國厚恩遭時多事當其南牧既不能折檻街以寢虜謀戎爾

西徂復不能殲群醜以敵王憤維犬羊之宵遁尚狐兔之畫噪奚有微勞肆滋懋澤  
此蓋恭遇 皇帝以弄包立望極以勸懲典人心謂賞惜及謫固難私于八極然功  
疑惟重顧何愛于一官遂令孤外之聚亦玷文昌之學目敢不相為嘗胆獨有捐軀  
突厥通不習文已莫辭于憲部馬伏波雖已老誓當死于邊城

徐然明殿學士准東制置大使謝表

青冥授鉞通達廟筭之長紫殿通班駘峻使名之太曾未寬于憂顧乃誕示於榮懷  
久矣循牆端如臨谷中謝 臣惟端殿所以待儒學大相所以重威權頓自愧于諫聞  
莫遠稽于前載言觀帝結謂復家種寧知不肖之孤所謂無能於後蓋以先臣茲科  
第去直則不過司勳之賞官先臣以物望聞臣則不過守邊之知吏况五年于外禦  
殆四鄙之皆驚其如冥目而有知何所施顏而下見世遠芳予不掩善允謂誤恩考  
作室子弟肯堂允孤先訓今者臣父建大相于十載無塵之後而臣非久任臣父榮  
端殿于九原莫起之餘而臣則身親勤勞不及者遭際過之學問無聞者清華已甚  
此蓋伏遇 皇帝以天保采薇治內外以洪範望極克勤柔惟干戈者廢躬久切焦  
心之慮遣將率衛中國每勤拊解之恩遣使徵臣越膺異教臣謹無忘嘗胆永矢捐  
軀朝廷有自治之規其偷安之為戒夷狄無常盛之理戎送死之可期對越明謨有  
如皦日

督視辭免樞密使表

邇聞停廢設師干之後樞庭有難叨使範之華用荐墮于愚衷觀終回于聰聽中  
謝伏念臣委更頓使曾發微勞雖有之是以似之竊愧西平之子今老矣無能為矣  
盡投函岳之陰封章凡數上而乞骸時事每一思而掩涕適此文馳于月檄詎容高  
卧于岩廊矧惟陛下無等孰執其咎既甲兵之有問當諉之誰將慷慨以請行肯越  
起而避事惟是仍 政塗之機柄陟使領于神樞過寵寵榮實踰涯分恐匪在師之  
吉有身受任之心伏望 皇帝穆然周思赫以獨斷念四郊多壘非人臣媒利祿之  
時使五大在邊豈聖主取英雄之畧無嫌反汗俾遂牢持

第二表

事君之誼唯命東西董成之權以人輕重初不在班駘之峻陟使之滿涯分而疾馳

未格四聰用忘三濟中謝伏念臣錮錙之禍易甚研鑿之量已盈雖一夫向隅為已  
憂何堪任木令四郊多壘則臣辱敢復辭難故枕戈不憚于驅馳而六綽過憂于假  
借若稽督視廢有故當在紹興時則蓋問以知院行在隆興時則汪澈以參政往要  
旨下丞相之一等安得與同日而並除臣實何人輒于公議伏望 皇帝丞相許  
以解師虞惟明主可與言當無負去師之表仍舊貫何必改觀仰循外聖之想此臣  
至情惟天從登

辭免兼知建康府表

督護戎旃政慙豹畧典司留鑰更館麟符盡江左以蕃宣額秣陵而填守豈伊重寄  
可付謫材欲望聖慈委鑿師言收還渙汗庶少輕于負荷俾無誤于使令

除樞密使兼知政事督視軍馬謝表

假錢而督諸軍曾微咸望進班而朕二府有覲恩徽制書不許于辭難事任凜如於  
履薄中謝臣聞自昔艱難之會幸求經濟之材使盡發于戎昭用借籌于廟勝故能  
出入將相注意安危內外脩撫兼資文武學力則有若日浚之別大智名則有若

臣愚之高明必維斯人始稱上意如臣者器不足以通時用識不足以燭事機仲淹  
胸中之百萬兵何能為復富弼河朔之三策多見謂愚徒以父教之忠仰累聖知  
之深遂躋西北俊粵再期通軍書飛羽之秋敢安駕為領幕府重師之任曷稱鷹揚  
茲茲伏遇 皇帝旋轉乾坤輯寧海宇非賢固又謹一日萬幾之微無競維人翰三  
軍五兵之運肆令愚陋張我皇威臣敢不遵奉明諭布昭聖武惟當鞠躬而後已其  
責在臣若夫成功則不知惟天祐宋

辭免宰執恩例奏

受任軍門冒膺重寄敢儀宰府敢玷殊恩瞻奎畫之陸離凜恩衷而殊震欲望聖慈  
收還宸翰俾守官常上以成一相之尊下以安微臣之分其於事體允合人情

第二表

體貌特殊存被十行之詔等夷必辨寧干三瀆之誅伏念臣受任非材叨榮過分機  
庭使領維均承弼之兼官政枋參贊實下台衡之一等胡總師于之試可班禮絕之  
崇伏望亟還明諭昭示丕繫座為表與為下蓋獨隆一相之儀車既攻焉既同是以

整六師之訓，臣何敢爾。天必從之。

御書賜常武詩謝表

於赫王師，整我修戎之政，俾彼雲漢。有嘉立武之章，昭聖訓之丁寧，寓神靈而申勅。中謝。臣曩欲驅馳於斯世，蓋嘗優熟於是詩，竊以為天生五材，雖治不能忘戰。武有七德，於文則為止戈，其曰可以戒，然亦始有所謂矣。味匪紹匪遊之旨，釋不留不處之說，知王者不嘉兵，雖陳行而省徐，牛惟蓋臣能弭事，過執虜而浦淮，濟故六師曾不淹時，而三事為之就緒，必有程伯休父之靈，克成周室中興之功。臣實何人，敢當此賜，茲蓋恭遇。皇帝以昭回之光，飾萬物以溫柔之教，行三軍修政事，以攘夷狄，欲皇威之振遠，成後以守國，用勤奎畫之業，仰止鸞翔，第從駕者，臣敢不實為大訓誓報，殊恩，以奴不減，何以家為。敢憚東征之後，玉事多難，維其棘矣。覲寬北顧之憂，忠不負于宣王，第無忘于名德，永言忠勳，臨發涕零。

樞使督視兼知建康府到任謝表

峻班宥府，出董戎旃，宅牧陪都，併司宮鑰。邇炎蒸而于邁，觀憂領之少寬。遙次軍門，具宣廟美旨，聞應事變者不違于寧處，視師征者烏有於定居。顧長江合上下之流風，塞非一，惟鍾阜據東南之會，形勝猶存，淖於此以建牙，殆猶身之使臂，竊仰明謀之指授，孰堪多事之驅馳。有若臣愚，寧逃洪鑿，急者乃聖乃神之英主，方折筭而答四夷，難以不文不武之具，臣可授鉞而發諸將，肅將帝命，已視師于茲，蓋伏遇。皇帝獨斷睿謀，兼收群策，謂明威可畏，詎容蛇豕之效，今厄運當銷，自應佛狸之讖，願如臣等，足辦邊防，臣敢不夙夜靡違，東西于役，縱無遠見，料軍戎萬里之情，豈乏孤忠，運帷幄一籌之勝。

皇后謝牋

頌慶歲庭，出提師律，留司宮鑰，已建帥藩，東南之形勝，不殊表裏之江流，猶壯中謝。伏念臣蚤繇父訓，上誤主知，半生馳騁於兵間，徒注安危之意，兩地推排於人之執，兼文武之資，致適臣飛羽之輝，騷皇廟至紳之望，暇蓋以主憂臣辱，諒不辭難如使上，恬下，粵將誰執，乃揚庭而子歸，俾假鉞以臨戎，茲蓋伏遇。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雖據夷修政，吾君獨奮于陽，則而求賢審官，天下實受其陰，賜肆德齊力。



亦與顏行臣敢不將天之威敵王所懷通五月渡漢之候風戒中構成七旬格苗之  
功適資以治

趙龍學落宮觀謝表

書封自効分投荒裔之屠綸旨載報僅削真庭之結感寬恩之天大傾孤涕以雨如  
中謝臣本乏修能誤叨重寄有死耳不可辱每思馬革而裹之今老矣無能為多如  
龍、技之窮、心、粵臨、岷首、逆、警、旋、頭、悲、環、城、餘、鞞、鞞、之、暉、痛、列、郡、化、變、魍、之、宅、禍、一、至  
于此極身百我以何裨賴國之威彼首其遁而臣材不足以御衆智不足以察姦歎  
羊觸藩高駭塞垣之未靖虎兕出柙詎國家賊之難防變忽起于蕭牆勢竟應于屏  
翰權變以敷噬臍莫追思昔先臣久茲分相析薪困克負荷孰云泉壤之無知稽田  
既訖救萬、窮、嘆、金、湯、之、安、在、謂、且、賜、屬、錢、而、肆、市、不、然、禦、魑、魅、于、九、夷、敢、意、清、朝、屈  
從、枉、典、此、蓋、奉、過、 皇帝仁深在宥德洽好生意若曰美及子孫蓋稽八議幸無以  
賊遺君父姑緩五刑迄回物論以進包用貸微軀于顯戮臣敢不者厥誓于羈旅終  
其老于繫囚念死有餘辜莫寢逆雖之梗化倘生無以報當為厲鬼以滅胡

薛克起復知州表

總書臨戎事非典詔泥假守情駭誤學幸生孝治之朝敢干名教之罪三綱所繫  
九項以辭中謝 伏念臣本自諸生粗聞大訓金華之事無辟其如礼何血氣之屬有  
知胡伊人矣之也慨際駒之過相傳胡馬之驚時則師友責之以急難重以軍旅誅之  
于憂患力于清議之也猶曰王事之礼棘亦奚忍于私親之獨懷匪以謀身處其藉口  
今乃班之匠薄舟以州庫登堂而宣上德音竊為教化下車而閭民疾苦自愧簡書  
豈惟不肖之孤見非有識之士言觀忠孝恐累聖朝伏望 皇帝篤叙彝倫誕修人  
紀於臣報親之日短難勝風木之悲察臣事國之日長未憾桑榆之晚母嫌反汗何  
各轉國變礼宣治世之常筆深感嘆終制者聖王之則別効奔馳

薛克太府寺丞

提師西據偏退賊于孤城賜詔東來驟進丞于外府雖堪賞者國家之典然盡忠者  
臣子之常何有勞能先承獎爵臣曾微化技實起諸生間嘗聞儒先長者之緒餘亦  
羞與武夫健將之守伍迫于師友其義在三墳此我亦有死無二迎者難窺難句安

震江流切憂而枕之莫寧况復庚牌之甚遽摩之奉漏甕而沃焦釜最姑徐之恨不  
贖封豕而斬長蛇至今辭之所幸又曷之雪夜大驚泚水之風聲這解重圍盡將岸  
鯀比蓋將士三軍之力與夫守臣百戰之功臣則多為而冒斯寵伏望 聖慈深念  
君臣之誼始猶父子之間終盡考終分之當能家者勲勞之焉取至賜轉圜之聽  
毋抱反汗之嫌

謝放深表 仰武

挺刃胥戕刑茲無赦抗章自効罪在專謀思言沛若于江河法令昭如于星日臣某  
中謝伏以此邦之俗佩犢帶牛輕生之民壽人怒獸而屬者常行之獄訟乃率然禮  
動于干戈為大為空使二人身首之異廣狹徂皆怒宜一時血氣之憤張臣方此來  
至其駛入唯恐變成于瞬息幸而今信于囂頑乃正邦刑以紓眾怒雖殺人者死漢  
網恢恢然大德曰生克仁蕩不敢不請而論諫亦何意于於容益蓋恭遇 皇帝惟  
德動天以義制事念郡網泯追胥何以兵為謂祖訓明之犯法惟有劍身用布虧  
除之令盡指專輒之辜臣繼今以思若古有訓斷者不可復屬噫如上帝之監臨殺  
之寧夫不經敢負本朝之仁厚

天基聖節表 仰武

惟天敷兵正淵獻之孟陬聞嶽呼三增泰元之神笑星樞明潤海宇清蕙恭惟 皇  
帝受命導將躋仁壽幸憂漢弱固不率登茲太平國家間暇及是時所其無逸祥開  
申賀春在寅皆臣幸假熊馮嘗倍歡舞河千里一曲難遠京師亥二首六身但忻歲  
年

禮

泰長三陽天基有永坤載萬物地道無疆通臨捧日之辰並衍齊箕之壽恭惟 皇  
后母儀維則王化所基思齊之嗣徽音陽光多助太平之當今日陰陽不知誕逢神  
聖之生竊仰陰慈之慶臣莫瞻曉殿亦在春臺亥首六身但起蟠桃之實未央萬歲  
想齊稽太之詩

謝賜曆日表

亥有二首如身適當歷紀閏定四時成歲誕布璽書尺地寸天矩秋德夏恭惟 皇

帝建五皇極登三太平玉燭調而陰陽和物無疵瘡璠璫齊而人民育家用平康嘉  
興堪樂共茲正朔臣恭承詔旨祇率典章勸課春嘗願華帶牛之俗表秋月令想聞  
發獻之規

進銀狀

斗極瑤月式寫商生天北寸天適修禹貢前件物有邦之式致賦惟中仁壽八荒不  
寶稟時之品玉帛萬國但忻虹渚之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

表

賜衣帶謝表 以下代范丞相

恩言狎至，聿高鳴玉之班。命服斯臯，更佩環金之飾。有華枯朽，難稱榮老。臣中謝伏  
 念日家本，綈袍起。從章帝。半生貧苦。誰憐身世之寒。一念難真。久覺腰圍之減。分歸  
 尋于短褐。何堪繫于精綬。敢意微軀。存叨誤澤。此蓋恭遇 皇帝仁足以衣被四海。  
 明足以約束群才。文帝親御。綈絺德茂。加于恭儉。先皇自解佩總。茂恩不替于賢。  
 勞乃錫身章。於昭春賚。臣敢不書紳。因報束衽懷熱。又改為方不嘆無衣之七。亦足  
 敬七庶。逃終後之三。

賜衣帶謝馬謝表

襲衣寶帶。有配梁鵠。隆望。終錫更分。庶如蔡榮。服乘之責。何知俯俸之蒙。臣中謝伏  
 念臣寒故。念於綈袍。駕不堪於勳勳。錄我。是翁七老矣。矣為達掖者。儒服與遠。然

何有每念牛衣之泣、卧居燕馬革之裘、歸敢意寵光榮茲衰朽比蓋恭遇 皇帝藩  
飾百康、鞭笞四夷、武王之戎衣、特輯寧於華夏、文帝之千里馬、必駕馭於英雄、  
惟何人亦放异教、自敢不曳毒、因報奔走服、當要之襟、之好、人服之、第乏、  
瑜、之、用、  
瘡矣、痛矣、云、何、吁、氣、恐、貽、負、乘、之、譏、

辭免左丞相表

使璫將指不遠咫尺之威、宰鉉非材難避再三之禮、禦才臨谷尚此猶墻、臣中謝、  
聞天生不世出之興、手時則得非常之格、輔惟尹成、有一德、粵、練、心、腹、之、同、惟、說、命、  
總百官、嘿契精神之表、茲所謂風雲之會、用能成霖雨之功、夫何聰明獨冠於羣、  
倫乃以庸懦進持于魁柄、股肱之情、體貌謂何、伏念臣起自孤寒、生而拙真、今老無能、  
為之、屢、陳、閑、退、之、私、德、賴、鮮、克、舉、之、高、任、變、調、之、寄、刻、將、焉、用、寧、勿、固、持、伏、望 皇  
帝憐臣下愚而不移、察臣中立而不倚、雖詢茲黃髮、神聖殊知、然投以赤心、治安長  
策、願、趣、還、於、成、漢、廣、允、穆、於、金、詔、

謝表

祈閑未遂、逢聖世之下賢、代隨何裨濟、老臣于左轄、懇辭不獲、兢惧難勝、中謝、臣仰  
惟 皇帝臨筮、纂基圖、錄二十於垂精、換務、及三、四、王、聞、事、久、而、輝、光、日、新、燭、理、明、而  
智勇天錫、於赫聖訓、雷厲風飛、丕變物情、乾旋坤轉、所謂克艱厥后、不易為耳、明上  
相之殊、繪堂中材之負荷、必得棟隆之吉、方回瀾倒之狂、臣則何堪、帝之所譽、老至  
而、蹇、特、及、徒、有、憂、治、世、之、心、學、講、而、德、不、修、此、豈、讀、書、人、之、謂、言、觀、制、可、疎、震、愚、衰  
茲蓋恭遇 皇帝以睿聖得君子、小人義利之真、以陽剛起學士、大夫朋比之痼、謂  
臣雖無光明雋情之望、廉取應化、察臣似有中庸正直之資、不作不靖、迄今哀、  
與、翔、詣、臣、敢、不、祇、若、周、官、王、承、罕、冊、開、象、正、杜、羣、枉、惟、以、訓、詞、為、元、色、式、百、辟、事、一  
人、惟、以、公、忠、為、治、象、亦、願、大、有、為、之、志、無、時、間、斷、絕、不、已、之、德、與、天、流、行、庶、令、逢、暮  
之、際、得、附、輿、平、之、運、

辭免提舉國史會要玉牒要畧

贊化均陶、一無可取、提綱筆削、四者難并、方以懇辭、詎容忝冒、伏念日懷鉛抱、  
契本起諸生、當軸秉鈞、寧堪守相、自慙文墨、莫補汗青、史有三長、典聞雖久、  
慮無一得、與

領何堪伏望聖慈毋備故常趣還成德符今簡冊罔悞詩書

辭免進書銀絹

臣切以提綱筆削允謂故常出絳匪頌魯微功實矧經一覽已錫茂恩九式幣餘詎容濫予百條哀缺何以具瞻欲節費浮願從臣始所有

第二奏

臣昨貢封章懇還恩養未回聽殊震危衷言念老且實懇濫予況今日百尔浮費若節為軍一時弥文的損何害敢願受藏內府以待有勞昭示外庭謹無輕用臣無任

辭免生日牲餼

臣切以後月之三日實惟老且之賤生若稽故常厥有禮賜謙深兢懼莫敢違安蓋以臣待罪宰庭股肱無補積愆私室手足方虧其間又慮春哨之或馳上累宵憂之未艾是始家國多艱之日殊非君臣相樂之時所有臣生日牲餼等賜欲望於俞壘從寢免

第二奏

臣比以始生預辭弄教致因壽春尚閤俞音其若欣榮第當將順然以時方多事禮樂未遑家有私憂日月猶近一念及此百感俱豈有身為宰相魯微休國友于兄弟因既在尔凡尔聽聞寧無指目用忘濟告必觀於從

謝表

初度無怙方抱鶴錫之痛太官有賜不遺犬馬之生弗遂懇辭既其感塞伏念臣老將耄及意興年凋借籌以籌何補辰獻之告當饋而嘆尚勤肝食之憂恍不知孤射之朝其敢辱賜亨之養茲蓋恭遇 皇帝禮隆體貌義重股肱眷此哀運廢蓼莪之久矣憐其患難悲棠棣之萎如終莫遜于恩微靡遑安于秉繁臣其拜手寧勿銘心嗟病骨之支離素餐安用惟愚衰之孤林覆餗是虞

辭免除職予祠侍讀奏

臣猥以衰殘之年迫于危篤之疾懇求骸骨備歷肺肝方幸天意哀憐奎章開允恩隆眷厚感極涕零而且猶有臣之戀不勝縈之憤切以臣稟賦迂拙遠達聖明久污清朝遂躋元宰頓微臣之謹畏惟 陛下之簡知外此無長自量甚竇既遂山

林之衰者已為天地之生成而乃峻以文階冠于書殿優游真館密勿較惟凡雖前  
歸老之大臣無令便蕃之異數人將不智且亦何顏伏望聖慈盡免殊恩由於晚節  
但令閑退即是寵榮所有特轉兩官除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恩命且不  
敢祇受外欲乞別降指揮許歸田早臣不勝

第二奏

臣昨以聖恩從欲幸遂退閑御札疏榮過為優渥觀還收于異數俾待盡于餘齡不  
圖天聽未回雲章存至曲盡君臣之誼莫量天地之仁更與閑祠許令便處可謂始  
終寵遇進退從容自揣衰殘之蹤何補聖明之世而人言不貸帝眷獨隆感涕之零  
隕身無西惟是藐茲戡士致位元台得詩山林復瞻丘隴以目忖度無此僥倖豈可  
貪榮不知戒勸欲望聖慈察臣之一真無偽念在之百為不欺盡前恩報即安田里  
庶幾屏伏不累生成且無任

謝表

嗟維大孝宜咈若晴噴有煩言尚均祠供清峻紫宸之真光華白髮之賜恩與天同

涕其雨若中謝伏念臣頃承乏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曉眩之藥陳  
治然而六太息詎能從龍解之身揆哀感則因與祈退閑之久矣念奏牘未多于造  
膝而控情幾至于執紼諒猶簡在聖心奚以解何物論風其深女甚稿籀之易急清  
斯濯纓因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怨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  
不從冊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寵洪惟涵育自愧異頑茲蓋伏遇 皇帝  
仁及股肱事存體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失于不勇  
用矜衰朽但與歸休日來日無多大恩難報踰七望八既供老于孝民咸立登三惟  
祝鑒于聖世

御書太學及崇化堂武學及立武堂牌謝表時為太博

文武未墜于地久候兩學之想雲漢於昭于春筆啟千齡之重寶軸下宸奎之四榮  
光動霄雺之三臣等中謝切以國家疊矩重規左序右序寫諸琬琰單睿思于孔聖  
之經炳若丹青御神亮于樂敷之論皆極一時之崇獎未如今日之表章踵堂者八  
千餘仰東壁日星之照園門蓋億萬計拱北辰翰墨之輝諸生如近于帝尊首世難

名于道太此蓋恭遇 皇帝神文經緯聖學輯聚崇化而風四方親接素王之德  
武而有七德幸思大者之歸乃肆筆以成書聚在天之坐象振古未有惟帝為能日  
幸通列虞庠恭承義畫始回之光下飾誕揚為鋒之聲咫尺之威不遠更繹止戈之  
善

御書宗學牌進畢本表 時為宗博

俾彼雲章峻極麟費之表刻之琬琰昭回象緯之光奉墨本以進呈覺神亮之飛動  
中謝 臣聞惟聖有作與天為徒故雖筆札之間因測機緘之妙無以鍾王之溥貺我  
宸奎要皆舜禹之傳形諸心畫八法具嚴于摹勅一毫失于本真恭惟 皇帝德  
以日新學以時敏聲為律身為度風成神聖之寶河出圖洛出書盡闡乾坤之秘肆  
璇題之巨扁煥瑤牒之靈暉有開斯文用作爾寶臣恭想萬幾之暇乙覽思皇夫子  
生民以來未如今日宗盟異姓為後敢負吾君

御札訓諭知舉以下謝表 時為參詳

思皇多士保呈甲乙之科遐不作人誕布丁寧之訓昭回雲漢飛躍天淵 中謝 臣等

洪惟國家有道之長進士得人為感崇雅平黜浮誕率誅鑿莠之積先器識後藝文  
豈但度程之令故以忠厚之論則有若巨擘以混成之賦則有若巨壘蓋主司既擇  
于名儒宜貢部不孤于陰指豈伊臣等可稱上心此蓋恭遇 皇帝思格丕平敷求  
哲又方政化更而賢路闢遠觀厥成欲俊良登而治具張無競維烈用勤肆筆申飭  
持衡且等敢不仰揆宸衷旁搜衆彞製書牙如穀粟之用斯謂實材炳々為若日星  
之垂敢忘明詔

代景獻卹夫人封號謝表 時為諫官

王侯有家親公族婦無公事進躋小君與宗社以同休守蕪坤而莫讓臣 中謝 恭  
惟 皇帝儉勤如禹焉時如克八柄以取臣工幸先風化三綱以明夫婦蓋尊人倫  
施及閨門叨承爵邑臣永肩伉儷共載空隆請侯曰夫人顯已踰于有室一德尊天  
子懷永矢于維城

又皇后謝表

坤元贊化思及宗藩渙舞封禪踰閩壹仰徽音之儼極有仁澤以配天 中謝 恭惟



皇后志在憂勤德惟輔佐忠厚而親九族克相家齊風化之始二南式明婦順猥茲  
中饋亦進小君臣退者其私不知所報積累勳業之德何以堪之信享麟趾之風是  
之勉耳

代景獻卹冬至賀表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歷帝居居觚稜雲暖於穆太和之世有開剛長之期中賀表  
惟 皇帝天德出寧人時敬授用衆君子俾陰靈之劃闢更一化元嘉陽明之休復  
明來七日有僕萬年臣猥奉宗藩護瞻宸扆百獸率舞親逢黃帝推策之功六龍時  
乘請祝國家過曆之祚

南康軍到任謝表

成期偏縮請程置散之宜詔旨弗俞俯下趣行之令幸臨邦域已布教條中謝 臣嘗  
按輿圖度觀郡國非不枵然大七莫若廬山之高其斯宜若小怨徒得且熹而重故  
凡五老之山水妙天下政以四書之義理在人心雙朱輪矣所道恭一白鹿足為重  
矣付俗吏念不到此使是邦為之蕭焉而臣少不如人晚未開導必恭敬無亦曰

五柳之童亦樂采芣芣魯是文學之據夫何憂患未遂瞻儀於今十八稔而與世風  
波終以二千石而識山面臣章承學主此藏書蓋恭過 皇帝表章六經屬精  
庶政意儒先所至猶庶幾邠魯之遺凡規式之垂皆發揮河洛之秘以故頓墮于地  
望諒惟簡在於天心乃者慨拊髀而思蓋有不旋踵而耕耜使承其乏見謂非材  
臣敢不師臣三賢奉行覓大望曰前車覆後車戒國於遠矣能時使懦夫立貪夫廉則有典刑之在

天基聖節賀表

神授甲子五百歲而聖人生天闔昌辰萬斯年而景命備惟皇建極甲命用休恭惟  
 皇帝乃武乃文惟精惟一內之中國外之夷狄訖是多譽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動  
無過舉於時假樂式際誕弥臣假守軍符瞻言宸扆唐相上千秋錄莫陪萬嶽之呼  
廬山有五老人共致華封之祝

邵武到任謝表

以柳易播尚誤寬恩自江入閩已祇遠成感嘆聖朝之仁厚矜容臣子之慙愚中謝  
伏念臣守剗而乏沉潛學朴而少涵養事人以直道豈今世之能容得封如曲劍亦

平生之不取惟恐公是未通味味學思皆發之奇而文守廬山之辨小可必悔矣  
商人之家何以重物者疑焉爾楚侯之死不給及夫吳河廣之饑其新江東之守  
臣亦能得于一藝已固甘于三樂為臣與者言曰南陽帝趙惟天知之乃謂東朝公  
事亦與之其已使亦不除於以時以善善者 臣亦編覆無私容光必照天下事惟  
其思而已何能賦詩哉人之所為曲者其一惟其直故雖歸賄之請當難是楚之極  
臣之已能無夫故者臣能不保馮以神道而請直之毋忘矣獨石是焉 臣亦用刑車之  
為其受平理而窮楚楚楚焉後劫之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欽定小荷卷之三

奏狀

代范丞相

臣某言封事馬從龍免時思天大幸而命番使臣夙夜憂懼病增劇敢恐遠光朝  
露上照聖明蓋以 陛下英英大有為之君而臣不肖為積弊無取之宰若 陛  
下邊容不齊臣遂極憂日如君臣之則臣去之矣其在昨蒙內引業已既拜豈有今  
日遠雖清光明日出入其近其為舉措殊失矣 陛下誠開敷宣恩旨待罪于外厥  
終無異且今只得卧病杜閣祈天從願中書府難以其間臣已黃自某日領堂程  
文書一切不發書押外尚餘候命必得請而後已 陛下不早賜亮分辯恐以次臣  
翰未免尚避賢心致被此困隨補辜期辰今何時之而可以臣養日才或斷少遂愈  
聖日深 陛下非欲寬其雷震之怒而不可得者伏望 陛下慎日之燕疑已竹察  
臣之肝膽無欺前從春陳之留臣免若不上勅有德真成備礼之為國上之謀豈容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方

吳

臣山

苟免臣不勝大願、賜骸骨歸田、果使去位一日而填溝壑、臣瞑目無所憾矣、  
天威臣無任恐懼、惟營祈哀、俟命之幸

又

臣一介迂愚、遭逢明聖、自塵丞轄、愈切憂虞、蓋以時方多艱、而臣惟有謹畏、實無大  
臣之才、人皆求全、而臣惟有朴直、又無大臣之量、何以運掉廢務、調娛衆情、必致顯  
擢上孤、委寄在茲、年歲長控、忱恟前後、封章無慮數十、至于扈前祈懇、備極丹衷、皆  
緣天語丁寧、諭留切至、臣無決去之定力、而懷感遇之小忠、電勉以思、因循至此、乃  
今年以老及病、以篤危、猶復不畏人言、但知聖眷、則是不惟無大臣之才、不惟無大  
臣之量、而且無大臣之識矣、臣伏請御札、感極涕零、重以中使傳宣、次輔將相、聖恩  
隆厚、天地莫量、臣非不知違命之誅、嚴負恩之罪大、而自揆清議、寧愛微軀、陛下  
如容之于覆載之間、生之于殞越之際、賜以骸骨、投之山林、在陛下為始終保全  
之大恩、在微臣為進退不愆之晚節、祈控之切、下愚不移、惟天必從、庶無煩黷

代趙同知

臣伏自去冬丕承睿訓、分命樞近、總領兵財、臣夙夜以思、大惧驚者、無以稱隆指分  
顧憂者、陳情控免、至于再三、天語丁寧、俾須數月、臣俯伏、茲命於今、又四閱月、未勝  
憂責、曷以奏聞、伏緣臣區區愚衷、本非避事實、以公朝之大體、豈容同列之異歧、事  
若不由中書、要是古人所戒、如使自分彼此、無乃猶有二三建議之初、本自有說、而  
今者大臣無我、同列盡情、何嫌何疑、為此形迹、况事無鉅細、一惟其公、進則奏之于  
君、退則白之于相、分任亦如此、不分亦如此、則又安用紛、為哉、臣愚欲望聖慈、收  
還成命、所貴中書之務、一用彰進列之心、同至于竭愚盡忠、臣何敢不勉、以負隆委  
惟陛下幸垂聽焉

代范丞相

臣老朽無堪、待罪宰揆、當務之急、謂宜知無不為、非若言語侍從之臣、專以論思獻  
納為職業者也、而臣玩愒無補、俾負陰知過煩、訓辭條列、列所見、臣有以仰見陛下  
下望治之切、寡刻為導、若稽仁望、開天章、闢之時、實同軌、職一會奮、奮可致際乎、然  
臣觀慶曆中所謂宰執者、曰范仲淹、曰韓琦、曰富弼、此其經濟之畧、宜必素蘊于胸

中方仁皇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猶語人口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  
非朝夕可能也况如臣者碌、庸材忝當其位則其存承天間憂懼謂何伏念月餘  
固知攸措惟是一二同列敢不盡情苟怨和恭豈逃聖鑒每旬忖度有犯無隱臣不  
如策直諫多聞臣不如智明允濟篤臣不如性傳寧不自知敢拜習聽蓋嘗與三臣  
者謀求祖宗立國之意其所以垂之數百年而端命上帝惠篤不忘者曰仁而己是  
則我國家之元氣也國之元氣補之則實鴻之則虛調之則通壅之則滯以今天下  
之勢譬之于人四体百骸其形骸亦其德矣所以綿、延、視息自如者元氣存焉  
耳當此之時以參苓養之而不忌以野葛伐之而有餘臣如庸醫惟知畏謹察此證  
候姑亦徐、意謂平常之劑雖不大快人意而亦不至于誤事瞑眩之藥投之是則  
可以立起而投之誤則有不可追之悔矣故惟神醫方敢用瞑眩而庸醫不若守平  
常此非臣之愚借之以自解何也實惟一錢之脈不容遲快以戕之身自昔能富國  
強兵使人主思其材而不買如裴廷齡等輩者其策計見效豈不有可喜者哉然而  
胸膈一快而元氣聚矣此非久生之道也惟仲淹惟琦惟弼其經綸輔相近世罕傳  
然皆不以聰明稱不以智術著惟能為國家護養元氣故無赫赫之績而慶曆之治  
盛世莫加焉至如王安石呂惠卿夫豈無才而能以豐亨豫大悅上心者不知財聚  
而民散兵強而本弱于是慶曆之元氣至熙豐而傷至紹聖而索矣臣者且耆雖識  
見淺陋而聞事亦多實不敢為新奇可喜之談以得動一時之觀聽而心謹列其大  
者為十條惟聖明采擇  
一曰正人心

臣竊惟人主正心蓋老生之常談迂儒之高說也臣雖愚暗夫豈不知然而司馬  
光所謂歷觀古今之行事獨畫平生思慮實諸聖賢之格言治亂安危存亡之道  
舉在于是不可移易者也臣是以敢為 陛下論之夫入之心至虛至明至神至  
靈舉天下之事、物、森然紛至乎吾前者以此心照之了無遁形而以物慾汨  
之使人偽乘之則虛者是乎公與私逆施於是乎君子與小人迭勝而終負然則  
治能安危其不自是出歟 陛下以道宅心他無嗜好萬幾聽斷神動天隨而臣  
猶以平常陳熟之言塵滓聰聽蓋以大臣無他職業惟在格君此而不陳事孰為

二曰木石頑。陛下以天之心為心，固有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惟日兢兢，終始惟一。老微之際，實非他人所能用力，惟陛下禹神。

貼黃

臣觀前代土木玩好，女謁宦寺，皆足以盡廢人主治心之學。聖明在上一無此事，臣所陳不過庸、之論、之忠、之忠、之忠、

二曰定國本。

臣歷觀前代人主，諱言諸嗣，其臣雖有遠慮，莫敢白發其端。至我仁皇，乃有昌言其事者。聖度容受廣大，如天國史書之為盛德事，此仁皇之聖，所以為度越千古也。伏况陛下春秋富盛，無疆惟休，前星之祥，未為蓬暮而中間，辟臣已有以宗廟社稷之計為言者。宮闈教育，磐石難壞，慶澤延洪，根本深固。此陛下之聖，所以為同符仁皇也。然則何以臣言為執，譬以身為宰輔，乃不能言群臣之所已言，則是首鼠懼禍，有負宗社。伏惟陛下以天下之大慮行天下之大公，蔽之聖心，自有真廟時故事在。其若事已久玩，歲月悠々，則叔孫通所謂天下之本奈何以

天下為戲者，不可謂過計也。惟取之廣，擇之精，而新之果，天下幸甚。臣不勝昧死

貼黃

臣見臣庶之家，亦有燕喜一二族子，將有所擇而未決，他日鮮有不爭訟者。

三曰別人材。

臣聞司馬光有言：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自古小人之為天下患，豈其庸惡不肖，無所用于斯世者哉？如其無所用也，時君世主亦安肯傾心向之？惟其所為，實快人意，以之治財則真有錢流地上之富，以之治獄則真有察見秋毫之明，刻核之能，固不如志。故人主倚之集事，未免四視君子為無能為矣。天下之治，所以衆君子成之，而不是，一小人敗之，而有餘者，此之由也。何者？君子雖衆，其道易孤，小人雖寡，其勢易蔓。善乎蘇軾之言曰：君子猶嘉禾也，封殖之甚難；小人猶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歷觀前代之君，未嘗不欲近君子而君子常踈，未嘗不欲遠小人而小人常容。其故可觀矣。書曰：繼自今，茲朕其勿以儉人。又曰：時則勿有間之。惟不以其所可喜者忘其所可憂者，則小人不得乘間而入矣。陛下黜

陛下惟名好思既明臣以別之固已在天運神化中臣猶願加聖心焉  
四曰謹王言、

臣聞王言作命蓋在三代為訓語在漢唐為制詔其所以鼓舞天下者不輕也漢  
人有言曰為治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耳故古之稱人君者曰恭嘿思道曰躬行  
之嘿未嘗事為之訓每以丁寧蓋恐輕妄王言習常為玩則人君所以鼓舞天下之  
動者有時而為空言矣伏惟陛下天縱之聖聰明冠倫渙發英中動中事會播  
告不遜洋洋聖謨而臣區區之愚妄有意見切以為勞神于翰墨之間者不若儲  
神于滄聽疲精于訓飾之嚴者不若聚精于靜觀陛下望治之深曾不遑暇厲  
精更始亦幾何時而所下御筆史不絕書傳之方來足為慈愛然而聖心澄穆慮  
有所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臣願陛下法天以恭已而已所貴天下  
頌王言為大而不致玩王言為常則心之精微一有所發莫不聳然王應矣

五曰節邦用

臣切惟聖心所甚憂而今日所甚急者得非致國教貢以東南一隅之賦入而用  
度過于全盛之時乎今日之東南亦非祖宗之東南矣而兵食之費十倍于昔使  
祿之費百倍于昔只此二事已難支吾若公若私真可哀痛民力困憊幾不自聊  
財非天雨鬼輸則所謂能輸轉運者君子之所感類而不忍為也故剗之兩稅而  
農民窮剗之鹽筭而商賈窮剗之牙稅而州縣窮田里蕭條所在愁嘆則夫生財  
之說固識治者之所不敢道也國貧甚矣而孔子則曰不患貧而患不安聚斂之  
臣惟知富國不知民有不安其生者且將去焉盜賊矣財聚于上民散于下為國  
者亦何利于此無已則有節用而已仁皇慶曆之盛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  
于聖躬奉給亦令罷供於是詔張方平等議減浮費此陛下家法也陛下克  
已恭儉聖德彰聞而悠悠之言或以為琳館一鳴無慮數鉅萬如此等可節者恐  
亦不但一事七臣愚謂宜如慶曆故事于兩省官選才敏之士據國用歲計之數  
通其有無一切裁減條具節目三者公共斟酌而奏行之冗費既除經用自足其  
興巧取以妄用者相萬也

臣竊見所在州郡或獻羨餘在于朝庭所補無幾其實倍克之吏有懷重中始取九牛一毛以塞衆議朝廷何苦乃為姦貪受此名哉臣愚欲乞立為科條務令禁止

### 六曰計軍賞

臣嘗謂自兵農之分而列營坐食仰給縣官於是乎國用屈而軍愈貧軍籍單而國愈困悉力供億不贍飢寒平時怨望緩急何時是知養兵貴精不貴雜用兵貴少不貴多前代用兵寡者常勝昆陽之戰終六千人而却王尋百萬之師淝水之戰終二三萬人而破苻堅百萬之衆是非以少勝多以精勝也今內外兵籍不下七十餘萬不可謂少矣然而手藝者十之一占破者十之一虛籍者十之六老弱者十之三此其大較耳是七十餘萬之兵不得七八萬人之用無怪乎愈增而愈少常戰而常負也坐坊賣餅亦謂軍人此固韓愈所嘆今之吹竹彈絲描金畫翠之類要不可以言兵矣而諸相也三衛也其所以植旗旄羅弓矢夾道而疾趨者也皆偉岸雄桀可以言兵而徒以供出入輿衛為塞塗之從者身臣願陛下赫

然奮威嚴飭諸將絕其手藝者收其口破者核其虛籍處其老弱者則於此七十萬之中復可得四五十萬兵矣古人以一當十今固未嘗敢望但得以一當十亦不至枉費錢糧不然但務增多耗民耗國政使邊方安靜天下亦坐困矣

### 貼黃

臣聞諸處相帥率自其所治每二三十里置一鋪以達于畿謂之擺鋪每鋪不下五七人皆選其兵之超捷者充之只此一項大約亦用勝兵五七千人徒為探刺中朝動息之用每一家落輒有數項擺鋪少者亦約有二三十人共聚一處故其所處之地割致自由遂使商旅不行邸店停閉臣每念邊鄙不知何時復見烟火萬里氣象憂國內地亦有此景臣愚欲畫旨行下各抽回司以備戰守其送文字只依祖宗舊法令赤蓮趕限並失事機處使朝廷養兵不為徒費而一路聚落按一有期亦非小補

### 七曰徽士習

臣聞風俗之厚薄上之人實為之故士大夫不言風俗以風俗自士大夫出也西漢



有一孔先張禹便能化其風俗為柔諫東漢有一李固杜喬便能化其風俗為法  
激興讓柔不同而其失一也今天下風俗亦弊矣知有利祿而不知有名節知有  
權勢而不知有義理蠅營狗苟惟得之趨推其受病之源蓋必有任其責者夫一  
念私意起于芽蘖之微耳然而推是心以往則貪爵慕祿而穿負天子矣簡賢附  
勢而不卹清議采義利之界限可不謹哉而世之士大夫方且有為吏商而舳舻  
相銜以壞朝廷之鈔法者方且有為賄儉而市井交關以虧朝廷之楮令者方有  
為城狐社鼠而漿酒藿肉囊金櫛鬻以渙獵朝廷之百姓者此士大夫心髓之病  
非鍼艾所能達藥石所能療之惟在陛下清心寡欲以神化轉移之序書曰不  
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選人安而況于躬行以厚風俗乎

八曰清仕

臣惟今日東南一隅之天下其郡縣窳旬不能當祖宗時十之二三而入仕之望  
曰進士者十倍于昔曰特奏者二十倍于昔曰資蔭者數十倍于昔而所謂武舉  
所謂軍功所謂雜流者又不知幾百倍于昔矣縱使以祖宗全盛之天下猶且無

以容之蕪穢當神宗時已有一官而三人共之嘆而況今日乎是宜差注不行  
愈益浮競尚猶曰賢愚同階也今則雖賢者不免于墮底尚猶曰清濁混淆也今  
則雖清者不免于攀緣蓋有登科十有餘年不能沾一日之祿而老死者有三年  
大比闈郡除校官外無可與考試者然則入仕之望亦大不清矣自愚以為自唐  
以來進士一科得人為最盛此固未易輕議至於特奏止緣鄉貢遂列簪紳資蔭  
不限才愚盡居祿位較之進士不甚差殊充塞銓曹無闕可補如此等類蓋思所  
以通變之才巨觀孫沔之論磨勘遷轉歐陽修之論舉主改官一則以但居三司  
不問賢不肖例遷一級為非一則以舉主教足不問賢不肖便與改官為否倘以  
二臣之議下之有司更與討論惟務才實則公勤者有以自見而浮競者將不至  
甚僥倖矣

貼黃

臣竊惟左戚嬖賤從昔所重謂當富貴親學之不煩以政苟惟不尔通費保  
全

九曰結人心

臣仰惟藝祖肇造區夏傳之數百年而屹然泰山之勢三代以來有道之長無如本朝之盛者非徒制度紀綱有以維持之也夫亦德澤在人心淪肌浹髓有不可得而解者故其財以不聚為富兵以不用為威人以不作聰明為賢祖宗相傳惟此一道蓋所謂得天下以仁守天下以仁者也王安石不知此故以開邊而夫人心章惇蔡確之徒不知此故以殺士大夫而失人心是則熙豐之人心嘗怒矣而元祐收之靖康之人心嘗怒矣而紹興回之夫豈不甚可畏哉伏惟 陛下遠覽古今克邁前聖治亂興衰之監其得之聖學者固已高明而老臣愚忠無出于此意謂天下所欲惟 陛下行之天下所惡惟 陛下去之蓋天下之所欲者在安生天下之所惡者在失業未有惡欲與天下同而人心離者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可不謹歎

十曰祈天命

臣聞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者非牲牲玉帛祝史薦辭之謂也非占筮推測求之幽遠之謂也蓋天命不在天而在人則其所謂祈天永命者要亦求之德而已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又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天命也恭惟國家克相上帝申命用休天之所以頌謨者有加無已而下祝之流傳詠聽舛妄用丙午丁未卒興咎證會逢不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陛下不可委之于數以為厄運當日監在茲廢命不易天人之際影響相符臣故以為陛下捨己以稽衆剛可以祈天命違欲以遵道則可以祈天命遠愴接而親忠良則可以祈天命杜譏問而廣諫諍則可以祈天命是在 陛下一念間耳 陛下果盡此道不但不疑伊迺明運對越無愧上帝降鑿方將垂億萬年無疆之休臣不勝至願

右臣所條十事雖若陳言而日積日精思無越于此倘其言不以人廢少留聖心其於睿明不為無補意之所切辭不覺繁于黷天聰惟 陛下幸教

代趙參政馬祠

臣輒控愚衷仰塵睿聽臣聞君臣相與惟以真情命義之間蓋有大戒其知進而不知

知退則天下之大戒謂何欲言而不敢言則臣子之真情安在臣今懇請天恩  
蓋以臣本乏脩能僅堪煩使當分相東淮之日忽叨恩西府之際自以授任于領兵  
謂宜聞命而就道第巫祇于名符寧敢與于事權倘得至冕旒之前便當乞骸骨而  
去不圖未回天聽噴有人言是以惴恐而瞻聞倉惶而遠逝當時言者之有効至謂  
微臣之無君及茲化琴之更偶與招旌之數則其趨走豈敢趨趨臣雖至愚極知非  
據直以君臣之大義不可終絕于闕庭天地之隆恩不可委棄于草野飽飽一卒在  
葺兩年其若庸材不逃聖鑒今齒髮日以蓬蓬筋力日以疲篤謀其功能負此歲月  
欲望聖慈察臣之孤立寡與憐臣之朴直無他凡茲懇祈盡出真實俾歸田里以畢  
年壽則君臣之真情以孚其命義之大命以著在臣某為有進退之分在 陛下為  
有終始之恩一遂所祈而極其至惟 陛下幸垂聽焉臣無任激切祈天俟命之至

又

臣昨貢封章仰干宸扆愚衷雖切淵聽未孚竊伏思惟愈深兢懼豈以在庭之有請  
率皆備禮之虛謨若稽故常例不愈久而臣自詭拙性厭事浮文故凡若上之言罔  
匪由衷之懇安有貪榮而未止姑為求退以自文願臣雖無用世之能亦決不為欺  
君之語但以籌艱之會正費支吾庸陋之材何堪倚仗譬如滔天之巨浪駕茲陋衣  
之弊舟旁觀者至于驚呼高卧者不知進退倘致淪胥之敗難追悔恨之遲是知同  
過于風波無日莫施于維楫欲望察臣所乞盡出真忱觀臣所為委無他技爰念造  
朝之初意敢干誤國之後誅徒以曩歲丐歸人或議其匆遽則夫前日祇召勢不可  
以稽留是出處之間蓋以君臣之義豈謂因循歲月瞬息兩年老朽精神狼狽萬狀  
欲望賜以早衰之骸骨俾之退守于丘墳此且至情惟天從歟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四

奏狀

南康軍薦知都昌縣許子良

臣猥以非材假守康廬郡雖其壤地褊小固亦古諸侯國也諸侯得薦士亦豈易  
薦哉自有科目以來士之所以夙夜刻厲者場屋聲病之文身抽黃對白賦聲摩空  
以學則終矣、雖見洽聞上下古今以政則敗矣為用薦臣、今所薦者蓋有文有學而  
有政者也謹上其名氏曰宣教即知南康軍都昌縣事魚弓手寨兵軍正許子良臣究  
觀其人蚤登諸老之門頗緣作者之域文固非其所愼也而泮涼師友猶有典刑滂  
洛以香遺書之在者無不習也其易所謂多識前言往行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學  
癯然一老若不勝衣而判決如流不回不奪義理之勇固如此其詩所謂乘志不如  
別亦不吐者乎臣是以知子良之政若斯人者如幸得使之分牧養之庶何詎不如  
飛蓬使之攬澄清之嚮何詎不如范滂若雨露之司存日月之獻納又安知不與冠

方

岳

巨山

是故以趨走乎此者可與於心相上下也予於之既深於政於而亦於其德之為  
與夫之曰其人老而不可以及至七十五而後去德之文政而寧之德是趨於其德  
而亦深於政於而亦於其德之為與夫之曰其人老而不可以及至七十五而後去德之文政而寧之德是趨於其德

某武軍馬祠

其報役愚忱仰于鈞聽某蒙恩假守待非瑜時適當凋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  
幾于赤立積憂為之白紛事以荒殘殆難措手日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投丐祠之  
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趨趨不勇踴躄靡遂忽有得于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  
八日據仰報由一項知南康軍方岳典新知邵武軍游孝若兩易其任某治郡無狀  
法當汰歸詳報易度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  
不敢治事外敬望特賜教奉別職某祠其只候者到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離前  
路聽候指節

某武軍馬祠

某輒有愚忱仰于鈞聽某蒙恩假守待非瑜時適當凋瘵之餘殊費補苴之力帑廩  
幾于赤立積憂為之白紛事以荒殘殆難措手日以整葺良以焦心久欲投丐祠之  
章或又拘滿歲之典趨趨不勇踴躄靡遂忽有得于傳聞實不勝其幸會某今月十  
八日據仰報由一項知南康軍方岳典新知邵武軍游孝若兩易其任某治郡無狀  
法當汰歸詳報易度尚從禮遣此雖廟堂委曲之意政契田里便安之私除已截日  
不敢治事外敬望特賜教奉別職某祠其只候者到到交割與以次官一面起離前  
路聽候指節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茲才拙心勞，思爾穿漬，遂致文書，塵底多滯。常程寔祿，不歸必將，誤事。幸今  
之，托自信，幣廩之積，無虧。某於此時，可以情懇，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改畀祠祿，以便  
養病，不勝幸甚。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叢卷之五

奏劄

輪對第一劄子

臣廼歲屏處田廬自伍熊牧蓋已謂休此生矣陰霾晦蝕白日晝冥駭虎驚鷹惟恐  
入林之不察耳會 陛下赫然改紀奮發威斷夜半片紙抉疽根而禁去之迅雷劃  
然不及掩耳耘夫莠子有傳其事山間者則相與惜曰吾君庶幾悔悟歟何其英武  
也吾國庶幾安靜歟何其果決也無何而弓旌四出岩穴為空臣於此時亦且三入  
故府所以于然繼纓冠而來者將欲與扶持之老少思須臾以觀德化之成身歲月  
逆逆星周有奇而化絃之更張未見有大強人意者徒聞今日一書教盧杞之罪明  
日一阮裂延齡之麻而政枋朝繼莫之底績夫運神化僅了常程政恐紙上之虛饒  
實所以挑天下之賢禍也嘻其悞哉然則政紀以來望治逾驟算計見效茫如捕風  
意者 陛下之德猶有未盡出于一者歟咸有一德之書得之聖學久矣而臣猶以

方岳 巨山

為言者一則純一則久一則神一則天純則不已久則不變神則不測天則不怠文  
以此一純其德湯以此一新其德堯舜以此一兢業其德而天下治故曰德惟仁動  
固不吉聞之以二其初則疑參之以三其究則雜故且前且却者終却而不可作進  
乍退者有退而無進隋文帝身致開皇之治不可謂不賢明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  
隨亡唐文宗身致開元之治不可謂不英毅也而二三其德則身以隨亂故曰德二  
三動固不凶蓋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人主此心人心之主也人主而不自主其主則  
兢畏者出入于舒泰於是乎有高天下之心憂勤者出入于逸樂於是乎有享天下  
之心擊斂者出入于開拓於是乎有小天下之心敬忘者出入于放肆於是乎有輕  
天下之心而德之所謂一者不能不二三矣試嘗妄議今日之事小臣抗疏追記危  
言給札玉堂蔽自聖志 陛下此時此意天下皆知其為去邪勿疑也夫何霜臺白  
簡竟以留中親臨神臺曲為調護徒使御史失職而前日之意響終于悔昧則未免  
疑天下士大夫之心矣其何二三如之內降有禁聞悟宸襟副絕攀緣同符仁祖  
陛下此時此意天下皆知其為自昭明德也夫何項圍塗歸上頰屏却玉音宣諭魯

靡回春徒使給舍包羞而前日之規模似告轉移則得以藉擯廢謫遂乘間抵熾者  
之口矣其何二三如之故自變化迄于今謂之清明耶則不無陰出謂之罰果耶則  
不無牽制今日則乾健明日則坤柔今日則夫決明日則巽順波流風靡莫之適後  
則端人正士之言終不能奪左右便嬖之意廣庭大衆之論終不能回深宮隱奧之  
私雖異服奇章本非良家之選而殫土木以窮寵賂何為見于化琴已更之後怪民  
子姓本非南陽之親而汙環列以示私昵何為見于威枋既收之餘 陛下毋謂天  
縱英明君臣冀望而可以自用其心也自用則小無乃不如抑畏乎 陛下毋謂臨  
御日久明習國家事而可以輕用其心也輕用則肆無乃不如兢謹乎夫是以收攬  
權制綱風雷屬奮然踴于天下曰更化而還觀却顧聊復爾耳軍國大政異于前日  
者幾何唯有鳳凰于飛翮其羽差似可喜者而狐踪鼠跡亦且捷有蹊跡矣其何  
二三如之夫以 陛下聖明而其德猶未能盡出于一如此是無怪乎二三大臣遠  
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洪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有不能  
不二三其心也是無怪乎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于方今之良圖隱憂



群邪之復興而潛避于他日之奇禍有不能不二三其說也是無怪乎皇天上帝震怒陽劉之虧而日食于正陽之日鬱積沉陰之極而雪沒于甲拆之時有不能不二三其春也然則天人之際所以為是二三皆自聖德之不能盡出于一者始臣恐頻復者未必不終于迷復而治亂安危之所伏特未可知也故敢以咸有一德之言為陛下誦之臣不勝大願陛下進此之一不已江河守此之一不變如金石用此之一不測如風霆運此之一不息如元氣則所謂一德者天德也於更化乎何有不然元祐一更化也紹聖又一更化也事會無極臣惧焉而已矣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 輪對第二劄子

臣竊惟陛下於今二十有三年百尔臣工得對而望清光者無慮千數百人矣子慮一得竟無憂世之言聖度如天一切容受然而遠慮者多迂闊盡言者似請張痛哭流涕之書卒于無事則得無以不驗而玩之歛抑臣之愚以為天下不可一日無憂世之言而要不可使其言之驗也憂世之言驗則引裾折檻遂成孺子之名而天

下國家有不可追之悔矣吳楚之叛昆錯之言則驗矣而漢幾殆祿山之亂張九齡之言則驗矣而唐遂衰有天下者方幸其言之不驗也頃可要其言之驗望蓋今之憂世者曰元祐之初哲皇帝親群檢斥逐盡出宣仁故當章蔡諸人覆出為惡則專指聖后為逞憾之地動以黨悖為朋邪之時敢專私書誣謗威德至以天下之母遂其仇殺之復來恐皇帝御此人不得則確之斃于元祐八年者天之確於是時年五十有七八矣當安陸之謫蓋髮方強滄海場塵之思蓋已有人壽幾何之興則其懷憾銜毒欲降忿于一螫者其意無日不在鉅鹿下也確而無斃快當不止于宣仁被奪與京為確之党者身怨望之禍猶能感人之國家孰謂元祐四年八月已未詔書候服闋與官觀一指揮所能扼哉然則今日之重有可為寒心者聖明在上獨運權綱登良去邪一出英鈔其事大异宣仁時而赫怒矯誣朋黨者遂塗改進擬發姦者多則其尤大彰明者也蓬海惟舞窺見聖心而彼固以陛下為何如哉無父無君見賊如確安知其不移所以讐宣仁者而敢讐哲皇帝也如有密奏書萬言為題品而名與官觀者為左僕射則其憤怒不但荼毒諸賢之家誣蟻一朝之史而已

也。蠶蛇及蟻草木為枯，藍氣上騰必于子年。陛下以為此言可使驗乎？抑惟流俗之言，方以今茲丙午為自古危運。雖竟以甲辰踐祚，粵二年而為丙午，初不害其帝者。盛時而放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而清康之禍烈矣。何其危相逼也。燭武已老，弓影而志幸矣。主陵少，讎不知誰可助之。萬有一官儲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此在二三大臣，努力勉旃，勿為寵伺者所訕笑而陛下謹毋惑焉。可也。臣故以為陛下於此而惑，則將恐激而為靖康之丙午，而憂世之言驗陛下于此而不惑，則或可轉而為放勳之丙午，而憂世之言不驗。然則今日所以銷患運，遏亂原而祈天永命於億萬年無疆之休者，是在陛下不惑而已。惑則英州別駕之貶，陽城白麻之裂，皆無益也。所憂者林甫、審伺、微旨、餉遺、左右、養夫、御婢，皆所疑，厚則簾言、壁語、漫潤、而庸受之不能不使人惑耳。非有學力，此心移矣。夫子之學，四十而不惑，更事多而閱理熟也。陛下當夫子不惑之年，而赫然有為聖學之卓矣。加以數年，則自不惑克之，遂可以知天命而何嫌乎丙午。不然，臣恐憂世之言有時而驗也。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 貼黃

臣久處田間，親見兩事，或可少裨兵財之一畫。蓋今之言救楮者曰：無策則亦信無策矣。然中人之家，楮非其所存也。而日用百為，悉仰給于楮家。無造楮之材，自有仰楮之需，而不可其不足者。有田以權之也。田之毛秋入而春出之，則穀散而楮聚。一歲之用於是沛然，蓋不造楮而足也。今所謂沒官田者，於朝廷曾幾何也。入而悉為強有力者佃之，某官某帥某府，率非能自耕者也。而占佃多至千百頃者，何也。有利焉耳。事今急矣，與其以公室之田為私門之利，孰若收之以自救乎。且以劉漢、馮徐、元杰、賜田計之，凡為田千畝，也。截長補短而入之，歲可得穀千斛。又截長補短而出之，斛可收楮五十緡。是千斛之穀，歲收五萬楮也。百之則五百萬，千之則五千萬。合天下而言，當不止萬億頃也。發原有若干之入，印造無若干之出，則凡收百萬者為二百萬，合而計之。收楮之數多而造楮之數少矣。謂宜下有司，抄劄沒官田畝，凡為強有力所占佃者，悉歸之官。歲收減今占佃者十二三，而別為倉廩貯之。秋收春發，一如民家依山

之州糶以收楮邊江之郡運以供軍則取發綱運稍水之費又者安何緣在民  
間余此其大略也若夫條畫之則有司存如臣言可採乞下國用所施行

申省乞祠

准九月十二日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 聖旨方某差知饒州其家思子鄰何幸起  
家而以衰暮之年莫任承宣之寄魚有從弟占籍浮梁大功之親所合回避欲望特  
賜敷奏收還成命姑賦叢祠所有前項劄子未敢祇受須至申聞者

又申

某昨蒙公朝起之牛舍分以魚符近次無旬月之淹郡壤無蹄輪之役非不感聖恩  
之寬大戴元宰之生成而某賦性寡諧與時多迕雖大君以天為度必不以一肯嚮  
匹夫而微躬無地可容自當終此生編民伍儻不量而冒昧恐益重其顛隳比以近  
降旨揮已嘗被受令聞遣近教勿控辭欲望特賜敷奏仍畀叢祠以安孤跡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六

制誥

擬文房四制文房四制經安晚後村老筆無復着手處矣日長無事試一效  
類亦可知文章家之無書讀也

中書令管城子毛穎進封管城侯加食邑制

揮翰表紫微之省，允籍時髦，拓封仍清渭之川，就開侯社，誕年有衆，增責斯文具官，其曹出神明，世稱豪雋，獨掃千人之陣，諸學士闕手避之，老挾九秋之霜，儒家者注，心久矣，自爾，拔乎廣寒之府，旋染濡乎子墨之鄉，蒐輯羣言，十行俱下，勒成鉅典，一字不遺，差將精造，化而天無功，豈但落雲烟而紙為貴，施及蠻貊，煥乎文章，朕詳延英豪，網羅遺逸，掌授之間，惟所使，極五三載籍之傳，毫毛之益，不敢忘，矧上下結繩之代，用加茅土，併行圭臬，固授爾而恢定遠之封，方授爾而書汾陽之考，有嘉衷赤，勲在汗青，於戲，今天下書同文，朕既博觀于焉，迹惟君子才兼德，爾無自絕於麟經。

方

岳

巨山

往畫乃心矣煩多訓

石卿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朕慨想碩儒、煇興文治、它山之石、可攻玉瑕、久琢磨新、格之音式、如余是資、潤色時  
予端考、遂長禁林、其官某、溫潤乎其粹、中凝重乎其方、外磨而不磷、常而屈、其坐人  
鑽之、彌堅、亦眼高于餘子、有美傳、若之環、居然孔席之珍、一拳石、未足多、乃獨專于  
文翰、萬斛泉所宜、出且世、掌於絲綸、屬禁省之久、虛、趣宗工、而入真、方且研究乎墨  
卿之妙、與之提攜、予香案之旁、歷代寶之龜玉、無積中之毀、合輔器之整、靡極天下  
之英、是為天子私人、所謂文章宿者、噫、出一言以悟主、正賴切磨、煉五色以補天、毋  
忘起沃、其發爾、繇以昌斯文、

陳玄除子墨客卿誥

客卿、秦官之昔者、斯為之、而經籍之禍、烈矣、豈其卿、今天下書同文、亦惟爾、二三子  
者是賴、卿自處于膠漆之固、受知于朽白之間、蓋有宿友之道、烏如珪如璋、後我九  
棘、又不在茲、予其研精、章思、磨以歲月、使翰林主人、慨然嘆曰、膏沃者、光燁、賢聖者  
氣凝、此其有功於經籍、甚、本則于汝嘉

賜褚知白詔

朕蒐輯六藝之書、書興起百代之墜、學凡曰文友、皆從吾游、顧侯、顧侯、泓而卿、玄、幾  
若漢、朱雲所謂相吏者、至知白、則獨師、尊之曰、褚先生、奈何不與、三子者、俱耶、今三  
子者、曰、舖、張、國家之休、明、舒、卷、古今之成、敗、惟、先生、能、其、情、然、來、思、毋、事、邊、幅、若、夫  
高下洛陽之價、壽夭、刻、深、之、藤、則、三子者、事之、先生、毋、辭、

予既為四制、或曰、前二駢、後二散、文、紙、墨、符、無、有、語、乃、為、二、詔、二、誥、使  
之前、二、散、文、後、二、駢、後、云、

賜毛穎辭免進封管城侯恩命不允詔

褒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抑天之特、喪斯文、則投棄于班超、疏薄于史弘、肇者、皆一  
世豪也、此漢文帝所以慨然于飛將軍之不達、歟、方今天開文明、顯異輩、出卿、以神  
明之後、濡染多聞、泰山毫芒、功在百世、一微侯、豈足道哉、願獨以山中丈人、自高、若  
不屑于孤竹之管、者、論老而禿、匪朕、彼、聞、詩、不、云、乎、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朕、固、為、

斯文計也。傳不云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卿而不得與於斯文。才而釐乃封。母格于命。

賜石虛中辭免翰林學士恩命不允詔

憂翰墨之林。非髦士即素士也。而得端士之難。若卿者可謂端也。直方大。其學易者。欵金玉。其相其學。詩者。欵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其學。札者。欵潛珍岩穴之中。獻璞之遠。出時彥。若曰。頑鈍。則誰汝乎。鳴謙雖休。毋或辭費。

陳玄除校煙閣學士依舊子墨客御封松滋侯詩

數閣飛鸞。騰文章之光。儀侯邦。昨爵。割風露之膏。狀春吾。膠漆之舊。交申錫。筆沈之新。筆仍陪。棘列大啟。茅封。具官某。愚紫而不。亂乎朱。知白而自守。其黑如珪。如璋。如璧。如德。儒者之寶乎。非烟。非霧。非雲。蓋文。字之祥也。故磨以歲月。而未易動。每研其菁華。而愈益奇。出然可鑒之光。深。有難犯之色。直。御史。號為鐵面。獨。專席上之珍。丘大夫。固已。灰心。要。豈。池中之物。思昔。燈。窓之夜。定。交。行。白之間。詎不念于青。甕。退。無。陽。

沐乃相攸于墨壤。申衍。粗舍。木移。金掌之華。峻立寶儲之邃。噫。予欲模寫日月。以爾為治水之元圭。予欲筆削春秋。以爾為韜。匱之美玉。其祇典。刻思。貴人文。

楷知白賜號純素先生詩

朕垂精文化。例席。幽人。披剡溪。萬藤。既得。方幅之士。賜鑑湖一曲。幸高粹白之風。以爾卷舒自如。裁制甚整。方枕。流于冰。寧不勝。徹骨之清。比。延月于山。簾已覺。振皮之似。玉雪。楚。風雲。番。信。純素而不。結。非。汁。青之。敢。致。茲以。文會。本無。官情。卷。而。懷之。亦。異。三子之。撰。典。其。崇。七。用。華。一。字之。養。謹。勿為。帝城之。書。因。自。損。洛陽之。價。噫。毀。程。一。錢。不。真。莫。汝。疵。瑕。今。交。九。尺。以。長。何。窮。邊。幅。毋。或。休。前。通。之。其。自。珍。始射之。肌膚。勉。矣。鋪。張。副。子。傾。寫。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七

啟

代通丁察院

伏以地接莆田之近，雅識行秘書，夫開栢府之嚴，凜有真御。東方時仗馬，辱我堊烏。偉哉朝陽之鳴，破此晝冥之晦。恭惟蘊著蔡先見之明，而發之勇。挺松柏後凋之操，而守之堅。魯自易東，共推斗北。接武夔龍，遂羽鶴鷺。有嘉坤六二之直，方當道豺狼。安問狐狸，聿逢乾九五之剛。健謂顏昭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幸陰霾之刺闕，赫陽光于晦蝕。試嘗讀宥府編摩之兩疏，已條上皇家綱紀之一端。乘聽當不諱之朝，而魁多立敢言之地。想驚傳為殿上虎，群小人歛迹避之。彼位如轅下，歎有識者寒心久矣。地天之春堂，陞自亨然。魏鄭公為良臣，不顧忠臣何煩。彈擊抑魯仲連，非國士迴天下。去過奉都，俞某遭逢。照明傳誦，蹇諤學錦。製于琴瑟，更張之後。詎曰斗辟縣而不為，如蠶絲于朽軸。空荒之餘，夫豈肅政堊之所許。清議之畏，亦在矣。

方

兵

巨山

憂每自賦先生鐵作肝之詩其敢為此翁身是膽之事尚取縉紳之公論不廢絲袍之故情飛筆西墨凡尚能作石徂徠聖德之頌使山搖嶽動亦特著韓昌黎誅臣之書起想風歎慄如霜凜

代通王宰

伏以天各一涯幾費池塘之春夢地方百里通分鄰壁之夜光矧同班飛太史之龜  
敬邀橋傳故人之經時其後矣喜則瑩然恭惟某官落霞孤鶩之輝英鷲雲遊龍之  
墨妙斗以南斗以北獨高奎宿之躔江之西江之東兩贊使星之幘襄聞畫諾備極  
拊摩於以知寶琴之原賴有此玉山之秀畫簾之夜夜戶自恬大夫曰賢何乃奏瑤  
琴于五柳之懸天子有詔爾其銜瓊裾於萬筭之班某一拜以還幾年于此方賈犢  
麓山之底誰念吾民之最窮想停驂野驛之寒曾入君侯之太息敢不三沐願聞一  
言亮舞為吾君民毋憂擊肘魯衛之政兄弟繫欲比肩翹企金相庶幾玉我

代通度侍郎

伏以容臺進宗伯之班幸哉觀鳳若已從大夫之政屬再飛鳧敢緣一日之私切幸  
二天之近寓之雙墨企此澄丹恭惟某官粹然蜀珍陳在庠理貝宮胎寒而美明月  
接文響以孤鏘蓬山秋老而吸朝霞眇塵氛其獨立偉蚤叢之開國多麟德以尊朝  
上方嘉殿西南之頤代不之老東坡之手謂綿蕪之儀陋矣時一洗之繁典章之盛  
郁然有諸老在每請壇登禮樂郊之句雅知世推翰林伯之文司宗夙夜寅清光有  
一變而足侍臣日月獻納周其百世可知如使彌綸乎二三公之間必將鋪釋其六  
五帝之學遊觀說命畫展臯謨某不勝馬跡之間聞起企龍門之茂峯南而東之數  
千里何堪糊口之忙恍其惚矣五十年轉覺許身之拙試之以製錦奈何乎替絲贖  
彼春曹茲子夏屋思昔世父識小異于千人之中有懷明公誦新句於百僚之上敢  
借此以藉手倘聞之而心動愛其人者愛屋烏况復見書之在觀岳政而觀野雉亦  
惟父老之知

代通蔡總郎

伏以蜚聲北斗北爛其即宿之暉出宰江東幸甚使天之近敢于傳鯉告以賦龜伏  
念某汗青者流副墨之子竊諳父詞林之根柢何碌々未有奇藉一官家世之蔓延



字畫、久居此雖張儀之舌在豈虞麟之骨也、粵自落南極知計在扶書冊于關雪  
嶺雲之外化衣襟以雲烟瘴雨之腥方與庚梅而別歸又為陶柳而歸去思昔中半之  
化今山在七不堪之閒正德陽城之半亦付之六太息而心過不自持意為此來安  
知債三之窮介在業山之底廢土剛燬歲無萬寶之機其民焦愁家乏百金之值羞  
連然其掣肘亦何為乎折腰獨以鷓鴣之一枝適覺感風于千仞則其依智詎不切  
深恭惟某官以中即人物之宗傳魁有文章之印所謂有是父有是子、穆然欲向之  
家其時使吾居吾、民感于堯舜之世有美三備之頌略如兩漢之循民方佩犢而帶  
牛時或鳴孤而哺鳳曰司直吾父母至則息漢池之各觀而書皆神都豈欲為綠林  
之盜奪情而起華面如揚于此見信之及豚魚亦焉用威之以貌虎是為素總上所  
深知若然則出總于軍儲夫豈有事于邊圉侯誰在矣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夷吾  
連之幾何亦將相我以中國之相司馬其請言綿薄惟恐錦傷堡障乎、蚤絲乎、擇斯  
二者山嶽七河海七氣能一之尚邀福于前人亦有辭于永世、

代通余侍郎

伏以鵷班峻極所恃二天之我知竟為罕飛願聞一語以自壯亦云借矣其典進之  
恭惟某官語言寶宇之森羅人物玉山之秀整星辰而上河而下要是文章之一奇  
本華為高滄海為深猶及承平之諸老垂噪深嘉其端雅銜瓊後編于清華領今買  
爵之厚倍覺入流之冗是銅之子息已青衫毛雞者流亦如紅腐豈不知賢愚之同  
滯此亦恐君相之欲開深想中書然勿之間妙有異日珎綸之畧迥制曰可惟汝其  
謂其不勝餉口四方之忙何堪重所百舍之役出入梅花之嶺中屢亦暉浮沉明月  
之舟簡編無善初臨岩瓦忙在窮山遠欲賦歸去來兮之辭姑亦作亡可奈何之計  
安得近舍皇甫讓不使為足下之游談但願生識韓荆州倘尚記車中之半面賸斗  
心北如水之東、

代通方提刑

伏以繡衣而立霄漢幸賤使者之星墨綬而走塵埃切嘆即官之宰雖迥有天淵之  
隔方將戴日月而行敢以名聞道其懷仰恭惟某官固雅壯猶之考唐詩元勳者流  
當其揮玉塵于宗藩自己銜瓊裾于帝宸胡為新識迥輒鷓鴣班以右者有德惟刑必

吾儒然後知此劫我朝以仁立國于民生若恐傷之徑煩丹筆之春盡布紫泥之首  
如金科奉九重之敬憚而玉山有一卒之叫誰繫我甘棠勤公行李持斧而捕盜賊  
想聞暴公子之威名騎竹而走兒童復見郭細侯之故事少駐凝香之寢難稽聽履  
履之到某徒抱柱之見謂碌之昔我世父竊意為生馬之胸許以象賢乃盡成類狗  
之虎歸眠詞林之衣鉢無忘家世之箕裘粵自落南幾于敗北僻深陽而吟借家具  
寧免郊寒令彭澤而賦歸去來欲從陶隱偶脫瘴烟之浩劫尚驚風雨之漂搖方自  
拔于選階曾何知于縣譜邑而謂之債子孟亦望而凜然民皆可為良民或相安于  
拙者亦惟緇薄遠懼錦傷一婦不織一夫不耕敢廢農桑之課互刑有脛五流有宅  
尚邀勸草之仁

代通陳漕使

伏以邈承文之席無日不仰于齋談奉咫尺之書此意獨馳于清蕩諒記韓門之弟  
子自羞吳下之阿蒙每聞華陰有懷雅望雖莫激西江之水洗此傾思惟具瞻北斗  
之躔為之贊喜恭惟某官骨格金莖之露精神玉壺之冰吸沆瀣而餐朝霞幾欲絕  
人間烟火之氣被明月而珮寶璐要自是天上神仙之流方其駕螭螭而飛固已搏  
鷲騰而上有用之學無施不能銅虎符使符而入三刀之夢木牛流馬運載敬萬  
灶之也諒這外庸式過中詔出駘蕩經馭著華塗在步武之間叫閭闔呈琅玕高論  
妙語言之外會所賜者身其見之某肝馬無奇頭顱如昨夜讀寒憲之雪已負初心  
曉看前山之雲居懷懷慚色雖了痴先之事不幾俗吏之為事先生于茲有年恍記  
孔融之絳帳見似人蛩然而喜寧忘范叔之緜袍

代通吳總帥

伏以邈魁躡於斗北恭皇吾道之華分若邑于江東幸甚使天之近仰榮光之下屬  
勢弱翰之未遑如責以世俗事大之恭當已獲門墻廢札之罪敢不自訟道其所懷  
恭惟某官由孟氏之後而得其傳出漢庭之右而奪之氣大對陳天人之際內之治  
中國而外之治遠粵此聲揚梁楚之間上不負天子而不下負所學自其寢然于大  
夫之首國已輩諸諸名相之流方排闥闔呈琅玕之奇方羞崑崙薄蓬萊而耆蓋  
以有事于邊圉小煩出總于軍儲士飽而歌勇自百倍虜歸相戒誓毋再來豈但使

錢穀甲兵之問不至廟堂於此見忠信萬教之志可行黃顏王人叙諸侯之上雖曰無以易克賢者為邦家之光正恐思不見貴某所歸戴者敢誦言之竊以昔者孔融登李膺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今事會何幸親逢三千字而日未斜大父嘗窺于茲議九萬里而風在下吾翁亦並於英時瞻言再世之逢雅有一日之好則其依嚮詎不切深愛其人者愛屋上之烏况復子孫之存觀吾政而觀桑下之雉所恃父兄之知

代通交代趙宰

伏以束帶而見督郵昔為噲伍殫琴而治單父愧在廬前雅於伯仲之間最有

子孫之契可無辭令道此情懷恭惟某官蔚然麟趾之英允矣虬髯之似吟對水三更之雪此興甚高飽鑑湖一曲之秋其清可掬肆以烹鮮之政得于訓鯉之傳意其駕風雲而上星辰易於決汝漢而排淮泗胡辭縮銅之緒少遲鳴玉之班季子難弟而元方難兄共此閩江之淶周公拜前而魯公拜後式遙漢殿之春某五技已窮百為皆繆菊荒舊徑但欲賦歸去來兮之辭茅葺高齋詎敢作居無何之詩正有疵繆

以累高明而領而解全牛懸新硯之發刃一洗而空凡馬觀敏手之揮毫敢告及瓜之期敬諏行李之御

代通王倉使

伏以占使者之星架避躔於斗北愧即官之宿分稠邑于江東瞻言出岫之雲共飲入關之水聞里者父私相語矣謂鄉先生其必憐之恭惟某官妙摘玉兔之毫囊跨金龜之背方賜對於蓬萊殿離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于明光宮則詞林世少及而文有休當其呈琅玕而器闔闔謂已朝闈風而夕崑崙胡為勇去於荀慈迺肯平敏於粟庾意者望華之使簡于清燕之間若曰欲聚民毋聚財何俗吏之念不到此自昔有樊人無樊法惟通儒則仁在其中切嘗窺蕭平原詳試之才真不負責太傅治安之策民豈無瘡公其有瘳棠聞芝宇之香迤直花博之曠敢端此笏列睇于庶某技止黔驢朴如鄭鼠三戟并北燈寒幾絕于常編一官落南衫老半枯于荷葉每賦遯勤榴柳之霽而偶脫蕭條茅葺之瘴烟迄班列于嚴宸復驅來于債數至則數家聚耳坐想吾民之寤知者幾何人哉誰憐作邑之苦幸枌榆之相望豈桃李

之不言于彼高風而鳳凰鳴雖迴珠于窈窕成大厦而燕雀賀特自樂于棲遲仰  
鸞盛心不任覲面

代通林泉使

伏以寶治騰暉切仰韓文公之斗銅章課政有開益刺史之天可無傳經之書告以  
眇龜之日恭惟某官五鳳樓之巨宰九龍窠之大鑪絲孔壁汲冢先秦古書以來口  
授若決雲夢凡周詩殷盤莊騷太史所錄手抉以分天章委是道山神仙之流畫絕  
人間烟火之氣何至屈臨于園府聽其久去于方壺仰窺上心斷有深意請朝廷權  
山澤之利繫欲上足國而下足民惟君子知財貨之隱能使輕權毋而重權于即所  
謂範模而範世三節名矣二陶冶之某虎、無奇魚、自守六題十二体故家  
之衣鉢猶存五車教萬言矮憲之燈火良苦迥齋、而居此豈區、之所期粵自落  
南幾於敗北偶脫黃茅之瘴通班紫禁之雲竟分邑於山間如置身于井底飛尚方  
之寫敢以研新而優為有造化之燻毋曰鑠頑而棄去

通權教蔡僉判

伏以搥芝眉于鶴府會論師學之同揚木古於鱣堂式借賓僚之重得君為代告我  
以情蓋特綢繆朋友之交其七脫畧世俗之外云胡不喜久已相知恭惟某官得中  
節之異書揭居讀之妙異嘗袖周官而獨往豈惟識河汾王氏之傳欲起漢儒而與  
言當畫得洙泗聖門之蘊方其披琅玕以中闈闈謂且跨元圃圃而登崑崙美為環  
滁山水之間昔尋歐陽文字之樂依芙蓉於儉慢漫穿從事之移采芹藻于魯宮每  
重博士之席於以見斯文之寄其或捨吾曹而誰適有紫玉置之渠觀某粵從兩別  
坐想風期思昔老先生幾眼空于四海每評諸弟子僅齒及於數人願惟見收于再  
北之餘亦曾未快其圖南之適推一變于別省鶴失直而始鳴儕八愷于甲科鴻遇  
風而猶却執為幸會辱在交承有嘉益友之分深敢數廣文之官冷山行六七里想  
未寒鷗鷺之翼雲飛九萬程忘莫企臨臆之化願聞一語謹已三熏

通丁憲

伏以有美皆山雖遠長安之日於樂半水幸瞻使者之星獨抱遺經而來所恃會盟  
之手敢于傳解告以眇龜恭惟某官得學問于易東垂聲光于斗北蕭韶儀丹穴之

學於甲科，其書雖多，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之，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民，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之，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有之一，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遺書，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此可議者，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東北之一，其法亦多，而其當其臨，余吾而體沙，學謂已，新開風而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八

啟

代趙丞謝解

伏以噉竹笑丞哉之自裁羞澁于文書鳴榔隨舉子之忙或柳榆其免戲敢意鵠頭  
之選偶分麟趾之時功伏思惟道有優停昔我皇祖篤叙宗盟迥瞻箕裘易染膏粱  
之得俾常布自收翰墨之功此豈直角無用之文亦因以觀平生之德如曰志於得  
耳則吾夫何嫌哉蓋場屋所以假筆寧忝有唐之科目謂辭章特其餘事况復神光  
之子孫足戒銀燭無忘錢礎如某者襟靈不韻骨相最凡兩寒幾落于簷花所未傳  
者家學移者丰結于荷葉亦多細其世恩澤祖功以未甘拜儒冠而良苦雖技止雖  
出之巧狀<sup>切</sup>懸畫虎之難意者丹成而九返其魂胡為瓊獻而三射其足場屋恍驚于  
昨夢詔書又遍于秋風戲豈屢北耶雪業之燈檠在吾亦欲束身雲鶴之典甚高勇  
於請行李而評雋此蓋恭通金玉右文之化丹青左戚之儒德裕不喜決科肯為誰

方

岳

巨山

論王吉欲除任子深厭庸流，迺從曳于棘園，濫吹噓于芋黍，某敢不挈菟舊業，就緒初心，擊水而搏扶搖，如借鵬程之翼，排雲而叫闔闔，取嬰驪頷之鱗。

代汪表堙謝解

伏以聖天子新端平之政，飭士習者再三，鄉大夫登賢能之書，推禮經于第一，凜有盧前之愧，喜無牛後之嘲，何堪堪<sup>德</sup>之為，偉多矣哉，嘗謂士生堯舜之世，誰不欲身致晁董之科，矧惟琴瑟之更張，豈復笙簧之雜飛，風飛雷厲，漢札十行，地闢天開，唐文一變，迺酌許偕之額，幸回儒學之心，于然而來，卓乎其傑，猶共逐中原之鹿，人人自謂得之至，獨為前列之危，區、祗有慙耳，顧如某者，僅若而人，結髮從諸公遊，當攻太平之典，束書有四方志，願為君子之儒，雖極知文舉之才，疎未易詆洛陽之年，少一燈夜雪，兩戰秋風，思昔故家，起龍魚而洗日，繫我季父，有鸞鷲之在天，寥乎相業之無傳，幸而書種之不絕，賈子餘真，典策先登，款云揚和之前，或歎穿楊之巧，邑有故事人多，誦言謂時昔當甲午之元，嘗魁北斗，以春秋無已亥之誤，遙冠南宮，意其氣數之循環，俾此功名之破的，茲蓋恭遇蜀文公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先扶雲漢，分

代大兄謝解

天章涵浸，詩書之澤，呈琅玕，叫闔闔，釀董翰墨之香，言觀才屈宋，而道義黃，將使家自早，蕪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鏘然熙洽之朝，有嘉燕澹，不知螽躍，迄致遼東之獻，亦空冀北之刷，某敢不連茅拔之征，乘破竹之勢，為之驚累，百數而不如鷓，已先雌伏之卑，鯢之大，幾千里而化為鵬，遙借雄風之便，丹衷所屬，赤牘奚嫌

伏以鴈行別省，諺推李廣之無准，鸚鵡詩臺，乃寘牧之于第，女事有出于偶爾，人或謂之當筵，雖未信月評之是非，亦始免秋風之寥落，嘗謂文章雖有定價，然而場屋特其假嗜，歷觀隋唐以來，問學之早，竊嘆晁董而有科舉之累，沒沈之漫風靡，以從至今日而謂之時文，豈聖門所望於儒者，吁幾年于此矣，誰一洗而新之，如某者，聞道最近，識字可數，悲歌長鋏，飽語世路之濤瀾，擬守短檠，倦聽雪檮之鍾鼓，當撫周官而太息，欲起漢儒而有言，其如文闈哇隨之為，不過書生咕果而耳，乃難入筆墨之耳，已久寒筆硯之心，科舉有利不利耶，美必南之燕，而北之粵，時所謂可則可耳，豈真愚於虞而智于秦，幸而見收，誠不自意，茲蓋恭遇蜀文公之教化，今韓愈之聲，先扶雲漢，分

典刑、驄馬退朝、共駭鐵冠之御史、木牛流運、誓鋤環耳之夷、要言觀才、在宋而道義黃且、欲家鼻、愛而人、稷契玉我、文明之治、銜然、歷洽之朝、有偉會盟、適為、產主、乃賈揮毫之勇、迄今、換骨而仙、其敢不、緒緝所聞、激越其志、獨愁、而宋、弟、不可以、先、之、要有一、韓、敵、自、為、之、驚、身、勉、旌、行、矣、當、亦、獲、聖

### 代謝陞陟

伏以十室必有忠信、錦製何功、一字嚴于春秋、家褒甚寵、不圖今日、復見古風、每觀世道之波流、竊嘆人情之瀾倒、一鵬抉兔、則必于公帝城之書、五羊易牛、擬曰孔融、通家之契、勢利之合、習俗所同、故天下無公是非、惟視織勝之巨力、雖常情有私好、系難記、絳袍之故人、矧如蠶、蠶之官、旁之蚍、蟻之援、未及、識、荆、之、半、面、且、微、堵、木、之、先、容、儻、然、取、之、猗、歎、盛、矣、願、某、碌、々、徒、抱、區、々、蓋、嘗、從、諸、老、之、遊、未、甘、為、俗、吏、之、事、簿、書、身、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蛋、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已、曾、何、材、濟、而、有、聲、稱、豈、聞、堂、下、之、言、遂、取、溝、中、之、時、刻、馳、雄、墨、紳、佩、雌、黃、月、明、而、烏、鵲、依、豈、待、純、枝、之、三、匝、水、擊、而、鯨、鵬、化、是、為、運、海、于、一、飛、此、蓋、恭、過、如、古、人、之、特、達、而、急、于、賢

慨公道之寂寥而立於獨能、脅肩而進者、寧取呂醫山人、以為高市、殘骨、以先之不、緣、諫、議、書、信、而、後、三、恭、惟、盛、德、有、激、懦、衷、某、敢不自、慶、所、遭、勉、思、其、辜、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敢、辱、已、知、毋、失、名、譽、善、事、上、官、本、為、私、謝、第、持、家、訓、仰、報、師、門

### 代謝薦舉

戴刺史之二天、秋、踰、瓜、戍、得、將軍之一諾、春、在、桃、蹊、庶、其、無、錦、製、之、傷、否、則、奚、哀、獲、之、寵、於、以、藉、只、敢、無、銘、心、蓋、聞、吾、儕、私、相、謂、之、每、數、天、下、無、可、為、之、邑、簿、書、身、獄、訟、耳、固、已、在、七、不、堪、之、間、保、障、乎、蛋、絲、乎、直、付、之、六、太、息、而、止、况、復、墮、陽、湯、之、沸、安、得、徹、壺、水、之、清、凡、其、戴、星、而、來、倒、背、教、日、而、去、苟、教、其、不、關、教、訓、而、免、于、罪、戾、為、幸、已、多、遠、許、以、備、著、勤、勞、而、違、夫、政、經、則、吾、豈、敢、有、如、某、者、僅、若、而、人、抑、嘗、觀、循、吏、傳、之、所、書、未、甘、與、流、俗、徒、而、為、伍、慨、魯、恭、不、可、見、已、邀、乎、乳、雉、之、仁、然、武、城、亦、奚、為、哉、莞、爾、對、雞、之、笑、一、用、其、括、三、年、而、餘、人、謂、斯、何、戒、爾、征、之、行、李、佳、誰、在、矣、有、吾、東、道、之、主人、眼、驚、雄、墨、之、飛、穎、汎、雌、黃、之、過、此、蓋、恭、過、妙、探、拔、茅、之、錄、無、忘、采、菲、之、詩、一、氣、轉、而、天、下、皆、春、隨、試、洪、鈞、之、轉、九、里、潤、而、京、師、蒙、福、豫、儲、丹、扆、之、求、雖、微、襪、線、之



材亦軫矜穉之念、茲去尹存、在諸生某、敢不祇此、溢言作其懦志、去之日、如始、謹以書子、張之紳、矜於人、曰、已知何帝、執李膺之御。

代謝任滿

種彭澤之柳、化工陪費于春、暉蕪楚丘之瓜、歸興已濃于山色、如釋百鈞之負、凜有二天之臨、敢不書紳、設茲解組、蓋今日無可為之歎、在吾曹微授取之塗、非不知為保障、為重絲之兩、難寧債邑債、亦惟曰、有社稷、有人民、則一身策守官、歲幸而令更、誠不自意、伏念某朴如鄭原、技止黔驢、操刀而製、錦其傷、實多魯、何一日之敢暇、學、綬而安、琴亦在予、熟比及三年、而有成、始為此來、已甘汰去、承乏於十羊九牧之後、無怪乎征稅之籍、處相仍以二蝗三旱之時、轉覺其催科之政、拙每旋觀而歎息、不固至於今、茲請言所遭、厥惟有自此、蓋恭遇漢循吏傳之嘉政、古君子儒之盛心、休、休、其如有容、盡入胃中之雲、夢、鶴、予不可尚、已、証知皮裏之陽、秋、洪、惟包、孫、母、庸、未、澤、謂、治、道、去、甚、者、耳、未、害、許、丞、之、龍、雖、撫、字、奚、勞、之、云、亦、滿、陽、城、之、考、某、少、焉、交、策、行、矣、班、庭、故、將、軍、無、能、為、豈、願、狐、濡、其、尾、新、令、尹、來、何、慕、高、虞、狼、拔、其、胡、式、觀、矜、慈、是、為、終、遣、

代謝除華文閣直學士

分柵邊城、茂聞治狀、進班、邊關、猥玷除書、蓋懇切而牢、辭者、凡六章、其趨起而未遑、者、餘半載、終莫回于成、際、亦、竊、慮、於、清、蒙、雖、李、廣、數、奇、正、不、羨、侯、於、枝、尉、然、汲、黯、妾、發、或、疑、敢、薄、于、淮、陽、奈、夜、以、思、進、退、維、谷、正、恐、酬、恩、之、無、所、復、虞、留、令、之、有、誅、宜、取、而、廢、以、榮、為、懼、伏、念、某、馬、齒、加、長、龍、枝、已、窮、白、奴、不、減、何、以、家、為、報、國、之、心、猶、鐵、王、事、多、雜、維、其、棘、矣、憂、時、之、髮、欲、銀、旋、觀、兵、氣、之、繚、可、駭、旋、頭、之、慧、孰、禦、強、弟、之、猶、夏、尺、董、以、管、盍、來、辟、策、以、防、秋、寸、陰、是、惜、今、乃、脉、絡、之、不、貫、安、得、精、神、之、自、強、內、阻、外、訐、事、已、至、此、朝、奏、暮、報、人、尚、遲、之、胡、為、書、檄、之、交、馳、竟、令、歲、月、之、虛、老、思、慮、所、及、夢、寐、亦、驚、若、然、則、進、直、于、西、清、亦、奚、以、少、寬、於、北、顧、言、觀、綸、綍、有、覩、縉、紳、蓋、伏、遇、妙、造化、之、權、公、刑、賞、之、柄、陳、十、事、以、堅、帝、意、首、及、人、材、有、一、德、以、享、天、心、力、扶、世、運、進、言之、暇、勸、上、勿、遺、使、非、意、之、佞、諭、廷、不、容、于、控、避、某、已、上、馬、駭、之、請、難、忘、刻、骨、之、銘、一、夫、向、陽、為、主、憂、豈、敢、懷、于、猷、敵、四、郊、多、壘、則、臣、辱、慨、徒、死、于、封、疆、

代謝除軍器簿

班賤庠理，俾共贊于邊籌。簿最司兵，忽職還于朝著。何過聽之，及是感誤，知而慙如。伏念某蚤由諸生，偶窈末筭，遭時多事，賴毛錐子安用哉。不學少文，蓋黔驢技止。此耳徒以叔舅適當於相寄，得同子姓參典於軍書。每熱區、上之傳、烏有婉、幕中之畫、繼或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展我甥、分孰云無忌之醋、似有吾道在。自甘李廣之數奇，惟公朝欲增重于制，垣故內幕亦屢膺于宸綽。啟刑書而庶中正，未遑入佐于法御，除戎器而成不虞，乃獲叨后于短簿。殆無勇長，錡欄之格在一時，為冰玉之榮，雖自為謀始，無過此茲。蓋恭遇以吾身為世道之標準，以吾心為人物之權衡。妙幹一元，措天下于四維之固，兼收羣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曾微葑菲之遺，於樂菁莪之育，致茲允散，赤被生成，其敢不服。此厚恩、勉旒遠器，吾人為子而天人為矢，將技藝之咸精，智者謂智而仁者謂仁，惟鈞陶之獨運，行瞻光、篋盡布輪

代謝除端明殿學士淮東制置大使

赤囊旁午，兵氛未靖于窮邊。紫殿陞華，軍紀聿嚴于大相。此固廟謨之宏遠，其如物望之卑凡。既莫遜于懇辭，不得已而昭受，敢告吾相。恐負已知，蓋聞祖宗之盛時，已分文武而異轍，儲書禁殿所以優崇。篤學之儒，授鉞元戎，所以假借。取軍之柄，豈有俗吏而班之中，秘豈有庸材而使以大名。傾天下，憂天下，危而注之意，然闡以內闡以外，一惟其人。貌是微賤，時當重寄，伏念某頭顱欲老，肝鬲無奇，對越一心，雖誓不以賊而遺君父，驅馳五載，乃未能安邊而立功名。間者援師之西，捷報彼首之北，是殆因人而成事，其敢貪天以為功夫。何異教之便蕃，抑重微躬之惕厲。思昔先考過知寧，皇寧有威名，猶加大於十稔無塵之後。奮絲科第，僅遺榮于九原。莫起之餘，豈但不肖之孤，克邁前人之昧。此蓋伏過愛人材如護元氣，興治化如播大鈞，非遠不陳于前。惟天保系薇之次，業有謀入告于后，皆車攻枕社之規模。蓋嘗欲罄百工而廣績，庶豈伊但曰整六師而四夷服，願瞻東鄙。幸禦北風，故寧就錄。焦頭之勞，毋或久勤。拊髀之歎，致茲庸瑣。亦誤褒給，某敢不永矢捐軀，無忘嘗胆。惟上策莫如於自治，時非借箸之時，彼遠人何有于常強。但勵枕戈之志，忠憤所激，臨鑒在茲。

秋崖先生小葉卷之九

啟

謝除禮兵部架閣添差制幹

伏以贊畫戎垣，恍矣失却漸之步，策名故府，又為淮海之遊。江山未厭於逢迎，歲月  
幾何其契濶。一陶厚矣，再駕翟然。伏念某竊簡故貧，牛衣猶暖，半畦夜雨，甘自隨黃。  
獨之簪，兩鬢秋風，已不作青衫之夢。等輩迫之於場屋，詞章矣有於度程。亦惟山林  
鄙野之人，未解世俗佞阿之語。寧為雞口，雖別聞先諸子之鳴。幾上懸頭，而當路亦  
老生之類。時已不偶，今其謂何。故方解撥襖于田間，未免化兜鍪于塞上。每懷士稚  
風濤作擊楫之聲，竊憤元顏沙草。瘞盜邊之骨，頽頻年之多事。豈吾國而無人，乃飛  
塵餘鞞鞞之腥，而凄雨嘯鸞之鬼。寧復烟火萬里之氣象，祇傷山河兩戒之圖書。  
恨無能為，惟有痛哭。謂此曹宜束高閣，請族太平。矧多病欲歸，故廬自知坎壈。夫何  
誤渥，仍藉舊知。與聞典故之藏，增重賓僚之道。繫錯節盤根之無取，然輕車熟路之

方

岳

巨山

可尋芍藥揚州數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天哉塊地之  
容此公微之賤蓋恭遇以帝典庶績以望極受章材日月亭午而無斜陰已開  
治象天地既交而成泰運盡入鈞衡念窮達有北極執之憂屬大綱重東諸侯之寄  
遂使菁莪之樂育六勤樵樸之能官某敢不夙夜在念東西唯命文書盈于几闕固  
非庸陋之堪任勝筭運于籌惟式觀艱難之共濟庶洒腐儒之恥用酬真相之知

謝判使趙端明

伏以無補玉垣滿當解去誤塵金耀趣使復來蓋三騰薦補之喜喜再有依劉之榮  
自矧元白倍費雌黃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門地卑平之最抱璞而泣莫知我  
金鼓瑟雖其誰好者何一望末光之始如三生夙契之歡政以冷官愁紫羅之  
雲乃不暖席入青油之暮癖而自信恥胸中耿耿者尚存愚且弗移與世間落  
難合敢因國士之過獨推男子之奇行天下浮此於人固亦寡矣觀遠臣以所為  
若將終焉適老親一病之幾危而羈官百憂之交集况于泉壤空廬久化于  
灰埃坐銷少日之壯心每滴故鄉之老淚居官何樂幸已近及瓜之期將父言歸豈

但為誅茅之計用不憚家山之出阻亦誰知俗駕之勒回粵思故府之藏仍贊元戎  
之畫新秋色久憶松江之鱖依舊春風重跨揚州之鶴世有推之去身誰肯遮而  
留之永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以身許國以人事君謂安邊竟立功名雖不假  
一狐之腋然識時務在俊傑尚或取九牛之毛旋觀大幕之開尤增敬帝之重雅相  
歡賞實異等倫故凡奏讀于公車因俾謝恩于私室蓋他人知其一未知其二何有  
何亡獨我公至於再而至于三不進不已遂還去馬無棄前魚某敢不銘而書紳行  
矣襍被丈夫當濟四海何必中朝之官烈女不踐二庭寧負平生之志勉圖已誠無  
忝所知

謝吳總侍

伏以身存選城久矣思鱸之夢名勝故府居然騎鶴之遊所憂負臨賀之知敢曰夫  
邯鄲之夢亦云幸甚請具陳之伏念某起山林憔悴之餘極場屋推頹之久抱璞而  
泣莫我知金鼓瑟雖其誰好者儘不過天下第一人之傑將復有平時日五色之  
迷蓋刑賞忠厚之文前輩猶疑其門下士而寘之次惟有物混成之賦識者殆魂為

公輔器而擢之，恩故雖試別闈而主司喜韓愈之音，然至對殿廡則當路斥子由之直方，抖擻田間之襜褕，竟依回塞上之悅馨，所賴王人實維座主，謂夜半既傳于衣鉢，豈春風不寔于襟懷，逢人而說項斯，何惜牙齦之潤，下車而薦文譽，相期羽翼之成，夫何俗駕之勒，四、大負公車之對，進乃典司於金耀，仍畫諾于玉壇，乃藥楊州數已老三生之杜牧，桃花春觀，笑重來前度之劉郎，第懷此恩，欲報無所，茲蓋恭遇典禮，衆如諸葛亮而無其短，陳天人如董仲舒而無其迂，以皇極受人材，蓋將為他日股肱之備，以論語治天下，豈惟滋後生口耳之傳，用能得士于履屐之間，每亦觀人于筆墨之外，遂還去馬，毋棄前車，其敢不銘而書紳行矣，襪被所考試士，強為穿相，尚不愧權德輿之知問，無恙外賀，得主人幸，自致李中丞之側，永言椿寒，惟有好修。

謝廟堂

天地開除一賢柱石，小林深密羣蟄風霆，豈雖肖翹蠢動之微，亦在埃北陶鈞之數，偉哉造化，可以隆平，某聞持天下國家猶權衡，此首輕則彼尾重，譬君子小人若冰炭，衆陰長則微陽消，試嘗還窺二、三年以來，豈但可為六太息而正明比，或痼寒之

疾，姦諛推狂，例之湖夫，然故舉世無公是，非畫網空諸賢之去而未正，此身有小利害，擲筆嘆名節之壞而不整，屢有絲絛，嗟其甚矣，聖上離照于冬儲神之後，乾放于一反手之間，爰立真儒，旁招俊彥，昔何為者，鯀、鯀、畫、舞、而狐狸、夜、舞、今則易、楚、蟬、秋、陰、而、蟬、陰、出、于、旌、旆、而、及、冠、蓋、相、望、親、云、風、飛、雷、厲、之、初、亦、起、月、鈞、雲、耕、之、輩、如、某者，晚未聞通恩，不識時木居士，經幾度春自情，傳癩毛，錐子乃作此崇，蓋坐文窮鬼，辟口而草束，桐之書，璞則足而種，南山之象，三年牛下，謂休此生，一枕鷓鴣，遂敢作化，管適會我公之大用，遂令去婦之淺，單上方，稽之乾道而守之紹興，幸咨薦進士，雖棄于庶事而用于元祐，何愧行藏，我儀因之，孰主張是，茲蓋恭遇以伊訓任天下之重，以戴經統吾道之傳，立大政，興太平，世賴有股肱之喜，開衆正，杜群枉，帝知無毫髮之私，用能索之虞，虎之群，魯不棄此虫魚之註，某敢不賦菁莪之樂，育連茅茹之彙，征幼而學壯而行，儻遂書生之志，人所棄，我所取，難忘國士之知，苟負初心，有如皦日。

謝執政書

雲耕月釣名坐文窟地關天開幸回化造雖亡羊之感可為扼腕而屈蠖之伸殆已  
冥心不圖黃紙之除亦到青山之外伏念某自典少可所遭輒奇方任之簡蓋授經  
白鹿之洞維家之棘竟危輟青牛之車意塊北於此時已怔胎于茲事乃使環滁而  
讀醉亭之記因遂臨淮而為辯幕之賓時則議諸榻之不感甚至勤九重之有訓彼  
陸賈者本欲文歡平勃之間如昆錯何適自取亡吳楚之削慨念一時之建白無慙  
萬世之汗青以羣狐晝嘯之秋豈西虎私聞之日盡棄尋常之隙具陳咫尺之書如  
能披肝胆而布腹心物亦為之感動或尚事形骸而分尔汝世自有於是非于時然  
雍之言即授相如之簡文成教刻寧悞禍機事繫三邊敢為身計謂相檜以和叛清  
議謂賊檄以和謀聖朝誰實主之患無大此猶記縉紳當日之傳誦或塵冕旒已夜  
之覽觀魯幾何時聞中國之相司馬其孰為罪殆彌天之釋道安用煩柱後之抨彈  
迨暮幕中之屬豪家客馬周所為也豈惟越名之令無後世子雲必好之聊復解嘲  
而奚有蓋已屈平問卜詹之歲曾微子公入帝城之書若將終焉何意今者鶴警愚  
公之夢犬驚去婦之還所謂起公道于寂寞之餘於此見盛世有清明之象茲蓋恭  
遇執政以至公開衆賢之路以樂與立太平之基黃鐘鼓而萬宇春地天文泰鸞建  
轟而群螭奮若穴為空群令憔悴之器亦在欣榮之數臺諫以至公杜群枉以樂與  
基太平某之忠某也回未嘗一日無君子之論孰當陟孰當黜方以此身主吾道之  
盟是用包荒亦容連茹某敢不披除筆墨之崇攀獻山林之心三年不嗚不鳴既久  
知命義之戒百世而上而下方將求義理之歸

謝丞相

子來矣日慨懷歸去之辭禮絕百僚敢意褒榮之字妙鈞播於塊北疑神光之陸離  
永言藏之可謂過矣伏念某起於樵牧僻在山林古心古貌而讀古書自忘其拙圓  
行圓言而應圓物要匪所長故雖碌以無奇亦每落而難合不自意揚州之役  
誰其誤老子之知李鷹憶尊榮而言還方且泣數行下何遜為梅花而再待則已難  
頃刻番頰女無醒好而見姑者事之常然心有是非而損異者機之變吾亦從此  
參徑尋三逕之盟未嘗過而問焉恍隔十年之夢嗟短髮其永棄長銜而不彈會班  
文德以聽麻知董戎昭而授鉞長者絕于絕長者有邀元亮于道中將軍負腹

負將軍欲成洪於幕下衆人固不識也夫子可復許乎獨自傷鷓鴣之與今安用衆  
軒之鶴政恐重煩于指日亦嘗盡布其腹心迺勤翰墨之光堅如金石之約豈而象  
生不卒固三博士之所羞彼一范增何如木必楚王之能用至則問忌之入不逃村  
度之無蓋上賓自有子却超諒下客難容於毛遂次不用言大不行道我則矣向  
以國士今以衆人是殆宜去深鑒覆前之轍亟回輿畫之舞既與世以無緣因抗章  
而有請謂徑卧一丘而已足初不失於屠羊惟曲成萬物而不遺將復充于振鷺  
然雲采來自日邊將令論著於道中仍界清華於印省夫何為者有移光範之書止  
或尼之倍費化鈞之錯仰窺妙畫莫贊元子茲蓋恭遇學足以為帝者師言足以為  
天下法治象如一陽之復迄四厄運於避平兵氛無半燧之驚坐冥邊陸于寧又念  
中國衰狄盛衰之變在君子小人進退之間故凡夫袋之搜羅至飭緝丞而酬酢重  
念某已上有司之廩祿久稽幕府之文書縱微我公厭薄之心寧免等輩嫌疑之跡  
天北寬如有礙方如行路之難由園蕪胡不歸終鮑還山之樂敢因謝幅併控懇悰

又

某丐歸田里本為出幕之謀需次江成更冒分度之窺苟有以藉口而去豈不勝強  
顏之多即日就筆再旬抵舍相國之賜大矣今者其謂斯何亦曰求仁而得仁庶幾  
可止則止蓋如某者意以為真執而無權始為建議而背之不忠未解公孫之詐與  
人商論而不能下氣自取昌黎之窮健非一轉於化鈞特必重罹於誇煇岳在汶上  
笑令奚費于移文君薄淮陽耶敢更陳於免積

南康劉任謝府堂

一麾江海救國縮成之期三運林女莫遂投閑之請言秣其馬武關我龜敢告至於  
鈞衡請具陳于竿牘伏念某受命於獨許身何思鱣魚之癖不除信書成誤麋鹿之  
性故野興世絕疎但知惠元子之圖寧解乞天孫之巧沒難妄發或者亦多憚之李  
廣數奇不過不得侯耳無可奈何當中之辯盡歸乎未谷口之耕徑削牘以丐祠幸  
出論而予愚想收既還其處而禽魚皆覺其微餘方將娛憂舒悲一發於詩政自伏  
隕潛深無聞于世使移生去弗思安知不楚市之劍彼和氏泣矣為魯未毀荆山之  
璣乃趣齊丘之成已傳張翰之歸詔恩弗許于辭行心口自為之相贊晦庵狂矣寧

復斯人廬山高哉妙絕天下將不負平生之目且飽觀老子之書茲蓋恭遇以五道  
統為帝師以聚人材為相業當端平琴瑟更張之始律呂調而正聲諧及淳祐魚龍  
雜態之餘雷震轟而為陰孽天開一春公得衆賢不惟中朝無檣板饕餮之傳亦欲  
方國有渤海瀕川之政還觀近者厥亦偉哉謂先儒所藏書存而俗吏乃敗人意周  
濂溪其傳至此每慨思紹續之難范文正一筆勾之何析去狼貪之尊遂承人之夫  
豈材堪其敢不近戎履事遠寇往獨策漁取通遭於獨澤恐書廢無救於陋風杞菊  
賦成未免有吁先生稱太平之誦蘭亭帖在蓋備聞必著是還即省之言其永寶之  
非敢望也

西易即武軍謝廟堂

同舟遇風其敢視人之溺鄰國為壑不虞按吏之逢脫非覆轍以如天誰與轉移而  
易地其知自矣請其陳之伏念某窮且益墜愚而自用當汲黯之妄發不能為性命  
而忍須臾雖李廣之教奇未嘗以屈辱而遽摧沮故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毋得罪  
哉獨寧得罪高明平生所為每生如此會守廬山之荒品正臨匯澤之重湖飛揚袖

體惟禪舟之湊集燕穴關關甚羣盜之獻呼每挺刃以駭吾民至殺人而尸諸市可  
為太息莫敢孰何豈惟雄霸之風乃見清平之世此而不戢亂亦非難痛絕治之真  
是驅龍蛇而搏虎豹稍懲艾矣幸無舞劍而斃狐狸獨有湖廣之綱稍敢據康廬  
之石闌薄人於險竟致深淪顯天何辜有來赴愬然則為之長者得不追而杖之夫  
奚榮黜吏之單辭已觸權貴人之盛怒冠雖弊不以苴履人謂斯何水之激可使在  
小惠不及此其所謂之休統實可駭於文移繼自卧上床使客卧下床未除豪氣然  
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胡涉吾疆驟騰劾奏之章重費并包之度此蓋伏遇以皇極  
容受以大明照臨謂爾湖廣謂我江東瞭然地理之志勅比鄰邦勅彼朝士及乎  
唐廣藩鎮之憂於其不得已之中示以聊復尔之意蔽自容運薄言對共一老矣得一  
老矣似無傷于豪髮待以國士報以國士敢敢布其腹心尚念其草茅之習固然萍  
梗之聚方宰若曰統臨之部本無界限之分恐鄰國難而朝廷憂之亦難既江東可  
則福建奚其不可畏首畏尾吾身餘幾敢云天地之寬何冀尔收未思孰與山  
林之密敢因摧謝併以懺祈



邵武軍到任謝廟堂

以柳易播盡去寬恩自江入關已祗遠成譙曰老生之直諫備知吾相之曲成庶幾  
此聲生以無事蓋樵外之為郡多風波之悍民問馬及羊莫施鉤距帶牛佩犢動以  
兵爭固嘗弄鋤根而貽丙枕之憂至今解網組而無甲令之懼真喜則人怒則默之  
處屬方有於小驚迨車如棲馬如狗之來乃亡何而自定豈龔遂能安渤海之邊豈  
沒黠能寢淮南之謀事有偶然況如某者徒以柔不茹剛不吐或嚴憚之若夫用之  
行舍之論孰主張是此觸權貴人之怒已歆歸去來之辭或曰自近移遠宜若賤然  
辭容睡卧如使以退為進是謂過矣必毋晉行冒焉此來吁豈得已不圖狂狷乃有  
聲梁楚之間或可輯寧俾無異魯鄒之俗聞之道路相與誦言無犯有司是嘗折南  
陽帝親者頗哀老子其持如癡兒官事尙幸此危巖轉而安跡此蓋伏遇以六經歷  
帝豈以三代育人材不待中行而與之寧使負草茅之氣吾見君子斯可笑毋令坐  
口語之愆乃陶塊土之鈞不失却耶之步某敢不愈聖苦節無縱詭隨所恃本朝清  
明直為壯而曲為老固使初心變化前日是而今日非惟有拊摩是為稱塞

秋崖先生小篆卷之十

啓

通李帥制冬書

雷在地中復日增歲之紅子為天之正春麗油墮之碧若時龍絳式對麟符某官  
蘇明黃鐘之和文物清臺之瑞長肅而却劍騎喜鯨海之波濤高即而護國門覺蜺  
旌之雲暖方勸勳於汗竹肆委配於浮菴珮戈淑釐其視爾師鼉鼠已消于陰慝元  
亥赤陽入趙王觀鳳凰過墮于陽暉某奪去師播暹瞻帥錢紀漢宮之迎至屢驚節  
物之噴噴吹卸律以破寒難既謀期之嘉視其為系頌第劇緜察

通吳總卿

子為天知正日極南躔之景雷在地中復春運北斗之魁喜緹靈之律回竟總臺之  
雲礫某官天人三策禮樂百年方排闥闔玉琅玕之奇鷄鶩集九霄之曉迺羞龜  
薄蓬萊而去絲絃飽萬灶之烟夢不為紙上已陳之言姑將試胸中有用之夢龜鼠

方

岳

巨山

盡消于陰曆事逢劉長之休鳳凰過覽于陽暉式對亨嘉之會某遙瞻御月在戴使  
香吹郢律以破寒靄放梅梢之暖朝漢宮而迎至倚飛芝宇之香其若頌言莫殫襟  
抱

通劉徽州

雷在圜中復霞飛綬室之書子為天之正梅浥練溪之暖惟騰燕寢頌決鯨尊某官  
聲明黃<sup>鐘</sup>之和文物清臺之瑞朝龜喻夕元鳳豈但曰一二千石之良左浮丘右洪  
崖乃肯賦三十六峯之秀於穆穆禔之最有未綸綍之應坐而先言進而舜華已覺  
祿稜之天近前有台父後有杜母何知戰衛之日長某式對亨期丕承劉德紀漢宮  
之迎至妻驚節物之崢嶸吹郢律以破寒更探陽和之消息其為瞻詠草劇茲際

通趙通判

驗長安之日五紋添弱線之紅瞻別駕之星一札奉香泥之榮嘉亨之會劉長惟休  
某官越秀銀漢舉華瑤海跨蓬萊而餐沆瀣要是斗南之人排闥闥而呈琅玕白奏  
河東之賦練帶何煩于騷足綸褒已下於螭頭七日而一陽生是為天地之泰九  
逸而三節各式符朝野之需某遙覽陽暉丕承陰賜春回郢律易消窮<sup>谷</sup>之寒雲慶  
魯臺更放孤根之煖其為系頌未易名言

通知縣

律應黃鐘之宮雲融霞暖春到青山之縣雪沁梅清有嘉運飛鳥之飛過龍五鳳樓  
之喜某官民自得于琴琴之外治不出乎讀書之間羞能谷薄蓬萊迥肯同于餘子  
呈琅玕吐叫闐闐當不減于諸公倚催鳴玉之班丕對錦綉之最岳道亨矣想廣酬  
鸚鵡之杯帝曰俞哉其猷 納鴻禧之厚某分暉鄰壁馳頌慶春吹郢律以破寒莫  
既襟期之磊砢紀漢宮之迎至草驚節物之崢嶸

回黃州

珠圍協洽之年剩餘必獲上元甲子之曆陰極而陽敬誼葭室之春莊勞竹樓之月  
共惟溫其愛日瑞則慶雲黃州冰雪之物六宜在否赤墜風月之筭萬頃茫然式對  
迎長思皇受社某掉頭欲去拜手未能孤鶴橫江乃飛落東坡之字二牛耕雨恐歸  
尋西碕之盟

回丘運使

繡壁春融有永漢宮之日綬函曉襲聿飛郇翰之雲佩雅意之相先愧頌言之已後  
此蓋某官文成唾玉誼重斷金惠我雙鯉象共喜甘芬之錯落出吁五花馬第驚節  
物之崢嶸

與丘運使

玉筮春甲巳動揚州之梅興霜臺雲煖遙飛詞掖之芝香若時繁聲集我儒為某官  
蒼璧之粹秀黃鍾之函和消群慝于六陰慨有澄清之略復享期于七日後陳平治  
之讓六對迎長於皇入觀某閣歡聲之旁牙嘉幸會于同宴贈我明月珠敬佩書紳  
之感報之青玉案敢忘獻禮之私

與宰執

曉奏觀臺蒼籙紀五雲之瑞暖回宮壁洪鈞轉一氣之春維時元臣克受蕃祉某官  
履日月之會見天地之心生廟堂而進退百官盡消羣慝幹造化而開張萬物潛復  
初陽茂迎愛景之長有銜正國之慶某屬分相寄遙企階符天子之宰通神明諒臻  
純嘏太平之期當今日式對亨嘉

與侍從

霽涼游宴雲龍喜慶之瑞初陽製筮春回鄒谷之寒有偉某璫丕承帝春某官蒼玉  
粹美道經函和標一中庸清群慝于六陰之極與衆君子致亨期于七日之間嘉此  
迎長既多愛某謀將使荷莫負賓榮煖入孤根已動揚州之梅興曉俾殊添喜聞  
高樓之芝香

回潘宰

魯臺書至羊未七日之亨潘縣回春已上三年之最維時綸檢式對綬葭某官有永  
其相如日可愛暖入丈三之景頌如之何徑排尺五之天會且歸矣某放還小野久  
典朝衣裘章服揖上官要非間居者之事登靈臺認雲物已候見上方之歸敢修記  
室之辭往代掃門之禮

回詩郎

倬彼雲雲必書為瑞溫其越日可愛如春維周宗興自天第祿某官圭之玉瑄之

和于嗟麟兮式時公姓象維魚采象對天休福履縵之君子樂只其明農未遂介壽  
無繇節物崢嶸第驚老朽文章爾雅徒負褒崇不敏之辭何足以謝

回樞府

日行北陸六琯初飛雲麗西樞五兵不試於皇亞歲克相明時某官舒為慶雲温如  
愛景顏氏之復萌動一陽孔聖之時會逢千載興國無極對天之休某免牘未俞慶  
函敢後卷及之采惟有賦歸敬以訊之亟其爰矣善頌無斁德音不遐

回從藩

天回候館葭室浮春地重价藩荷藁錫美若時亞歲哀對殊休某官一陽錫方六氣  
純厚俗應受日暖入袴襦操凜層冰蔚為冠冕迎長有慶登最維良某退然衰深辱  
此華齡頌言無斁聊附四翔歸興甚濃第增搔首

回京尹

律回天統閭闔日長春洽王畿毓稜雲暖思皇工尹介尔邦休某官休備如時氣函  
六琯為國唯古於穆論思滿腹精神適先輝慶萃只第祿昭哉蓋臣某老亦何為歸

剛甚力愧驚日多葭室陽生終必天從以茅簷曉曉曝未央感戴敢拜重勤

回殿省

土圭懸景玉帳浮春有赫虎臣聿來龐社某官以國心膂為王爪牙羽林神勇關其  
有勇觀甚雲物於鏢我師某政爾感時遽勤飛翰瞻言推謝不盡銘藏

回朝士

黃宮氣應一線日長紫殿班回五色雲見端人萃只吾道甚休某官凜有歲寒温如  
愛景悲彼葭琯陽長陰消於架瑤林日光玉潔有邦之慶乘時以亨某退然衰癯辱  
此華問渠央感戴敢拜重勤

回監司

六琯雲飛有開亞歲一臺春郁於樂明時某官哀對初陽導迎純嘏既書魯史非寤  
非烟宣布克仁如天如日某老驚節物愧見書辭槐位期年屢陳耄矣茅簷愛景終  
賦歸歎徒負頌言未央感戴

回鄭少傅

春暉綏寧迤復新陽天啟經緯有皇舊躬帝王之學造化同功某官治格端平身為  
元氣至今化日宮線屢添共後書雲衮衣再入與國無極對天之休某久問歸期幸  
逢五歲土圭莫測坤北無垠調禹重來太平有象於樂壽莫未央頌言

回楊郡王

日躔北陸摩正天元春入南陽幸連帝曉黃宮浮暖紫極流暉某官一氣之和五雲  
之瑞為國元尊自牧以謙洋洋初又不遠而復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久欲垂車未  
遑刑贖華星字々猥奉函書鬢雪堂々第驚節物

回鄭監丞

爰景雪融黃宮初暖老仙雲卧白日自長諒深丙枕之思寧久牛橋之夢某方修禳  
頌逆奉綏函君子有酒旨且多更屋燦泛治世之音安以樂式後鳳儀

賀丞相

荔挺芸生一陽初復柳舒梅放萬象皆春有望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官識參  
造化總備中和象正進而小人消君相胥慶辟陰退而吾道長天地開除一氣洪鈞

八荒壽域某藐為宗翰莫望台符坤北無垠但覺觀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  
之日長

又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羣陰蠶國家開暇象正進而萬象春某官行孔之時學顏之復  
經於天寧有問則長之休闔闢神機畫屏私邪之冷皇明所燭景福來同某藐是宗  
翰莫望台符坤北無垠但覺觀臺之雲暖太平有象永依化國之日長

回蔡郡

一陽初動是室浮萬象開張蓬房天近有權亨嘉之會幸開則長之期某官自牧以  
謙不遠而後溫其甚日安為可愛之陽和俾彼魚雲要是太平之瑞氣對天之祐典  
國同休某近別議其途瞻宗翰景長宮壁喜添一卷之書暖入圭躔茂錫百朋之祉

回蔡郡

日長宮壁已浮葭律之春天近蕃房有韜楛華之節宸時之對與國同休某有事紫  
壇未瞻翠水忽枉五雲之翰謙以先之又添一卷之書復其亨矣

回鄭丞相

天地開除一陽生而春陰冀國家開暇衆正進而萬象春於赫休期相時元宰某官  
運璣衡於皇極應宇宙於洪鈞天下再太平一卦文之消長治世小元祐六律呂之  
中和有嘉播物之仁盡入迎圭之景某粵從留幕落在廬山南枝暖而北枝寒夫豈  
化工之意陰氣剝而生氣復言觀坎北之春



秋崖先生小篆卷之十一

啟

通州府年書

闕闕開黃道業新鳳曆之元，燕寢凝清音誕輯帛符之瑞，春融蕙管頌浹，椒盤某官  
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昔無襦而今袴，汗青逾紀于竹書，言如縑而出綸，泥  
紫已墜于芝宇，地天之泰，朝野所需，某三見嫩管一歸快北雲，深戟衛諒鳴璆，蟻泛  
之春，日轉觚稜，窺術珮雞人之曉，中和之詠，庶歸惟均。

通判

春皇撫宇宙，聿新鳳曆之元，霽色滿乾坤，旆輯熊轄之瑞，雲酣蕙管香沁椒盤，某官  
氣函玉燭之和，識造璣衡之妙，治中半村史，喜先風霽月之平分，新安古富州，覺練  
水屏山之增麗，於皇浩漢式對泰亨，某三見嫩管一歸快北，暖融沈韞諒鳴璆，蟻泛  
之春時，轉觚稜窺術珮雞人之曉，康沂之詠屬邑惟均。

方

岳

巨山



通教授

春皇極宇宙幸新五鳳之元霽色滿乾坤誕祥三鯉之瑞雲時蕙管香沁椒盤某官  
登括山烟雨之奇范石門洞天之秀捕龍蛇搏虎豹駭觀昌黎奇怪之文騎麒麟翳  
鳳吹惟有周公太平之畧奇放紫萼美彼青瑣某送進階屏敢忘傳獻先生自此升  
乘春海栢葉之觴筵下立而誨之雲鬢桃陰之市哀丹所屬精素爰碑

通蒙啓

一為元瑞借更新于蕙管陽田三為春發瑞盛集于蓮池時若青翹誕敷紫綉  
某官造瓊檜之妙氣函玉燭之和幕府粹清不妨尋練水犀山之勝江城寥寂豈  
久稽紛闐頊圖之遊肆反正陽渙流春渟某陸沉僚底三易歲端浮蟻沁栢葉之香  
黃塵逆履朝馬踏梅花之月遙觀鶴鳩堪若裏丹難窮楮素

回王知軍

青旗催曉適新鳳曆之瑞皂蓋班春誕輯彤符之瑞某官慶流戟衛思決邊城式適  
天一之雷想對於三之春某灑塵烏落肅春魚書送曉竹使之華已後椒花之頌

回諸縣

蒼龍易次青鳥司辰適新花縣之春於穆椒盤之頌某官政成三異仁及一同想迎  
賓令之和丕終庚輝之台某未望前旂瑞奪飛緘願言調單父之音相與布正王之  
澤

回立憲

使美香旂華布王春之令於皇輔贊誕敷帝輝之仁芝玉典瑤曆俱新蕙管並玉花  
齊瑞某官奉行宣大遠有光華一氣轉洪鈞維攬滄溟之慶九天開黃道遙歸禁近  
之班喜聞捷馬之嘯共候嘉瑞之下三又逢是旦載欣椒盤分淮海之陽知有赤雲  
映極覽明之明月徒想風期

回吳總侍

風轉青旂聲布王春之令天開紫索誕敷帝輝之仁通有蕃聲介茲茂德某官星輝  
而斗聲回東風才名當世之少獲上虛佇之久矣江山天下之第一民歌舞者再烏  
及此端辰幸來昇藪盡簪而喧樞馬想忻奉于潘輿飛墨而落詔鸞矚趨歸於漢殿

其又逢穀旦載頌椒盤北固樓臺正陽清江之雪東皇宇宙幸連淮海之靈願言節  
宣昭受渙滋惟精調于萬會惟亞慰于岩瞻

回濤宰

闕闕天高蒼蘇開而一元始河陽地暖洪鈞轉而萬象春維時履端既多受祉某官  
大族之勳孟取之和妙殫單父之琴過歸菴為徑造承明之殿親發獻樽某自放還  
山久不蓄憤壽之柏酒無手版之倒持寫以竹書有背芒之若負

回景獻卿

董洛春回初唱離人之曉藩房天正幸開麟趾之祥恭惟興時偕亨維德是懋玩聖  
經之五始學以日新會春王之三朝道隨元長地天之春宗國同休某猥乏見聞繆  
陪講習閭命幾何日矣乃今方堂帖之頌往見猶未能為是以後賓榮之賀

賀范丞相

臨閣奮庸摩登宰揆麟經書始適屆王正一元隨萬化皆春群動與三陽交春共惟  
以大學為相業以無逸為廟謨積陰開陰形聲和而天地應衆正興起元首明而股  
肱良有偉蒼祚歛時皇極某仰瞻翹館白陽叢霄新年賀太平共喜洪鈞之轉陽春  
布德澤式顯寒谷之吹

答程教賀正

歲在作噩天開用九之乾正于孟陬春洽丙三之春聿來墨詔起我筆峯共惟有極  
畫前無虛名下騎長鯨而訪白符薄遊芥水之宮駕飛鳳以凌清當徑上芸香之閣  
橫經何日用易一元某雲卧草亭風傳椒頌于金裘五花馬莫辭樽酒之細論尺書  
獲鯉魚但愧故人之遠意

答景獻卿

歲紀旃蒙正對一元之始晨趨闕闕有開萬象之春於穆青陽介時未卯恭惟制行  
信矣秉心塞淵論參義易之占履而後春學謹麟經之法正次于王與宗國以同休  
交天地而錫義某嘗陪幕席故後度函關矣晤言恍三山之如畫尚其問學與籍以

維新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二

啟

賀曹常卿

某伏讀贊書，論濟宗伯文章宿老，字久法冠，禮樂清卿，有華儒凡蓋所謂景星鳳凰之瑞，夫豈樂秋天雕鷲之為，乃皆秩宗新表，頌典當使文物聲明之盛，無惑太平經制之書，上意則然，吾道幸甚，某土無疆，馬生所戲，年松，諸生、齊魯之間，則祖、豆、聞之矣，致告君克，舜之上，豈玉帛云乎哉，謝有繪言，奚為餘德。

賀呂宗卿

恭審擢從，烏府董正，赫宗上帝，鑒觀四方，獨為隆於我宗，文王本支，百世思寫，叙於吾儒，乃咨塞、之王臣，糾合振、之公，姓是皆法從，有信台，舒非熊，珠羅，非虎，珠龜，公望久矣，如圭如璧，如金如錫，人快觀之，式顯諸草之頻，增我社粉之重，甚喜於賀，屢出則無車，稱未免，鄉人豈惟可太息者，六恥，獨為君子所賴，有違尊之，吾敢不殫。

冠倚須臾履

賀范尚書

伏請特書誌濟常大司空掌邦事觀風俗之淳老成人有典刑自繫朝廷之重蓋以孔氏中庸之學能立國家太平之基詔曰予虞時維汝翼調朝不信道工不信唐允藉幼言然入財有保出財有師薄聞後命某珥冠以喜望履未遑驟來乎出無車亦正坐馮歡之歎告之曰行有日且將送韓愈之窮敬佇違高主彈欣豫

賀吳關學

伏觀印丞題贈冊府二三談典於皇繼序之傳百萬甲兵增重提綱之寄通通班於曳履若舉國以珥冠抑人有言方時多事共慨四郊之多憂遠君父憂謀為萬里之長城衛行在所表裏正茲於外禦本根尤急於內寧惟浙東而在帝左右既久租安于畿甸曾微穿朽之干衣願今當艱難之時安可習承平之故乃陞延閣詔詰戎兵雖以文章鳴國家固吾君之親擢也而忠信為甲冑非真儒而孰歸行矣登庸式宏經濟某隔茲衣帶之水莫敢替纒之慶丕顯哉文王謨喜峻直西清之宴歸來乎太公

望豈不為北固之遊側耳思言馳心文席

賀吳尚書

伏審峻陟文昌併提戎律統六師平邦國已折佛狸窺江之萌方千里曰王粲要有虎豹在山之勢茲惟上意允屬我公某嘉典薦紳誦傳綸綍今日之功成于儒者豈但羞武夫之類長江之險可敵十萬人自足破胡人之膽言觀王佐式濟時艱

賀程恭父

伏審令嗣凱奏橋門謹傳里閭鵲袍園聽已觀一半之青嶺畫橫陳遙解西優之榻不負金籬之教子共矜璧水之得人某存存契家白之叔氏仲孺有服難歸賀慶之膳阿戎共談敢代緘勝之臆其如在躍莫既魚傳

賀徽倅榮枝書

伏審夙駕提屏聿臨練帶新安之山水大好要識行秘書別駕之風月平分豈但半判史肺復爾耳能久此乎恭惟獨抱遺經道配古作故能奪多士之氣取象魁三蓋嘗登太微之庭去天尺五胡以獲麟之筆而監無鱗之刈如聞此泰有欲為玉留行

考雖曰小屈焉能使其子不過哉願紬金匱之藏並侍玉皇之案某都橋一別苦塊三年素輿已終曾索長安之米青山無恙竟回剡曲之舟自憐泰谷之難春能到草堂之幾日滿曲江之面幾若避於燕鴻奇盛山之詩尚相忘于鷗鷺

賀業叔書

竊論宣室興思道山入真獨提麟筆並史氏之三長寔近鰲扉吳元都之再至每嘆南者第一人之選胡為東藩半刺史之淹蓋歸乎來公論則爾慨見之晚上意可知茲<sup>特</sup>起于借筵會立登于要路某辱居榜下每在談間石渠天祿之浮人為斯又喜岩、隍、林、扉之留或有老圃存敢竊問于行期容重陳于別烟

賀景猷紳

恭審春陰外仰思錫中閨石窮脂田都小君之美輝金花羅紙煥公族之殊榮壺則雄嘉人倫以厚恭惟學講而德益進身正而家自齊親、賢、不曰諸侯王之子夫夫婦、要、皆、士、君子之風是有柔儀幸來教數其瀛塵經廣放翹給采雖微詩札之漸度但敬閨門之雍穆

賀韓寺丞

伏審出綸中禁提船外夢聞廟堂選士大夫之康惟君侯可念郡國奪慈父母之愛如吾民何故其依窓者山情所以慶快者公道獨喜紫陽之大根必為黃山而小留某三匝已荒二天猶存想鄉人卧轍共思烟簑雨笠之春然舉世貪泉敢為浪船風帆之賀

賀王吏部

伏審使符作牧兵衛在行太微二十五星即潛華甚新安三十六岫公望久之數告前驅寬予後至恭惟淵深七澤洞達四窓早登詞翰之場如驅龍蛇而搏虎豹自與文書之度已騎麒麟而翳鳳皇方飄、然道家蓬萊之山殆駁、乎甘泉侍從之夢乃趨湖陰而出節旋分郡寄而易度豈其愛江水之至清淺深見底或者念歲惡之不、農、末、皆、傷、誰、手、摩、之、民、瘼、甚、矣、抑、恐、君、相、之、意、不、先、一、州、其、歸、報、政、之、成、寧、淹、五、月、行、春、近、只、見、晚、謂、何、某、白、首、寡、諧、青、山、獨、待、昔、侍、同、朝、甚、喜、已、勝、萬、戶、之、侯、封、今、受、一、塵、為、玷、其、是、二、天、之、我、有、敢、無、扣、角、仰、殿、中、車、

賀程右司

伏審三節星馳九閩天近每慨吾鄉之氣數誰在帝傍有如我公之聲光亦勞使傳  
久當名采無以歸今諒自茲不出于都城將盡還大好之山水若文昌若四翰不同  
姓為近乎有丞相有樞臣則固易必皆然耳切幸明公之哀之頓回吾郡之寥之某  
未免鄉人欣聞仰報君命台不俟駕敢問行期帝賚賜用作露遙觀制可

賀蔡憲

伏審餐廟之日石環自天貫索星沉已底祥刑之績絲綸詔下聿朕法從之班恭惟  
親得考亭之傳是為名父之子政事自學問中出孰能德之文章與氣節相高又其  
餘者雖以寒而去國所謂拳于愛民豈不尔思上固聖神之主取以自近朝多  
直諫之儒其即問董當毋誤駕某誦言盈耳喜懼交懷乎勿躍然相傳亦馬公用參  
馬知來者能為李將軍也乎增結私情敢忘公賀

賀吳提侍

伏審虎節建其靈符耿籀大小馮之相代豈惟國盛事于衣冠東西總之迭為茲用  
分顧夏于旒辰有美江山之萃一共嘉國士之無雙彼神霄舞於鷁舟春氣肇開于  
鷁印歌謠載道想續劉棠棣之碑香火滿城當封寫凌烟之像斯民樂只於帝念茲  
某朋友同倫兄弟異姓願言思伯詩載之典勃然豈無他人依劉之志遂矣式後銜  
瓊之珮晤言浮玉之山迨數平生莫踰此喜

賀李運使

伏審內班郎潛外將使指參大都督軍諮之重為小朝廷人物之英簡在帝心奉寧  
江面恭惟赫矣龍門之望隱然虎石之威規姚姒而遠莊騷豈但語言之妙引夢龍  
而陳堯舜雅知籌策之良通戎馬之縱橫積木牛之飛輓乃進班于武部俾轉餉于  
兵屯之虎人之龍蓋侍玉皇于香案東有狗西有豎乃煩金節于江城言觀竹帛  
之勢亟下絲綸之詔某切依襟帶願拜履絢緜宿萬灶之烟敢忘共濟鴻鸞集九  
霄之曉政恐過歸仰止高山有如此水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三

啟

賀衷太監

夫惟漢發論西晉陸機賈誼曰蓋維節匠入細金匱之書時則有若僅宗無負玉璫  
之對夫以海內寡二之學資收天下第一之科十年而到鳳池高以為晚五上之居  
雖正其謂斯何獨喜端人之登可為清朝而賀恭惟緒守紫齋之訓親得慈湖之傳  
吾之心即周孔之心曾何求於紙上所謂道非克舜之道不以陳于王前方其發諸  
詞章初無意于科日九萬里而風在下矣計修程三千字而日未射特其餘事出用  
於世發行所言筆觀使指之特明夫豈儒教之迂濶乘輅而講荒政禍由已溺飢由  
已飢駐車而談聖經仁者謂仁智者謂智洪惟箕翼之魁宿瑞是青齊之福星蓋其  
所懷之春或者不言而化人皆憚汲黯比聲在江之東上不見貢生有詔旬天而下  
若曰歲五登三欲帝萬世知其襲六為七作宋一經不然營繕之勞曷究跡繪之藏

方

岳

巨山

某不量其齷最誦所聞竊惟古之共其皆有關於世變如制度之先模特風俗之淳作大匠箴而獻諸朝尚何容喙讀梓人傳而知為相所願留情

賀高秘書

伏審綸綍起家旌麾載道帝讀蓬萊集嘆其久去于紫微天開會稽圖何至獨私于綠野妙有春風之句雅宜烟雨之稿恭惟學該玉府之深藏筆捲銀河而倒瀉舒翹揚英軫轡宇宙二十八宿之羅胸疏條緝緯貫穿古今千數百年之在日上帝自留而論讓太乙下觀其校讐囊六為七作一經無紙上三陳之語自甲至丁凡四庫皆腹中有本之書方片雲遊物外之心俄半夜動席前之悶徑乘剡雪坐嘯括小此所謂行秘書耶昔公安在如欲用真學士者舍我其誰某髮種以驚秋意寥其厄閨雖之蓋公清淨之助當驅兒童立馬以迎郊如聞玉篋中和之章喜與父老買牛而耕墾

賀新守入郡

恭審肅駕朱轡儼臨畫戟先聲戒曉鼓角為之精明粹氣浮春山川至于翔舞嘉興父老聳觀教條恭惟以赤城之仙班傳紫垣之相印惟有是父有是子勲名肆邁于韋平其使吾君使吾民風俗再淳于克濟敢謂三十六峯之秀迺得一二千石之良視某六初置郵以喜某待將軍之約束前屬吏之驅馳登堂而宣上德音空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敢稽簡靜之文書

賀謝刑部

恭審慶覃慈恩輯勳階天近西轡親見五三之感沉香十錦式華千一之逢帝綽斯皇侯落璫重恭惟昭回象緯峻極嶽靈如古大臣以所學乃伊周之學思昔先正使吾君為克舜之君惟天佑于我邦將世濟其賢業所謂金薤琳琅之藁凜然玉壺氷露之寒瑩紫禁之早朝曁不曰相門之相賦黃山而晚對何獨為詩人之詩方春洽于燕香屬祥開於鰲極七十古希有誕穉玉卮之暎二千石維良玉對瑤林之秀肆無明涉入奉都俞某嘉典斯民共陶熙旦履成而燕雀賀容依使竹之華韶作而鳳凰儀共宴母桃之壽

賀趙大賚



恭審誕播制禹峻班書殿真儒無敵于天下帝其寬北顧之憂此屬心在於日  
則有東歸之喜於皇王佐允穆宗工恭惟識際天人勲在社稷蜚聲輟轡於五緯有  
管夷吾則何患為著書羽翼乎六經皆孔安國所未到者惟其平生不為紙上之學  
以故倉卒能吐胃中之奇屬犬羊之不天鼓鞮繼而畧地領何負于漢職折尺筭而  
管平所未下者聊城不遺鐵而歸戎方為宗國無窮之計盡復身人有指之疆誓將  
挽九河以洗氛埃詎曰畫一江而限夷夏皇靈斯赫儒效豈虛言觀時昔之所感矣  
至今日而未相醫股肱之寄在忠力當據坐論之談然道德之威成安強正賴折衝  
之畧特異優崇之典陞華禁處之庭增重麟符貶儀鶴閣詞掖下絲綸之制蓋一命  
再命三命而益恭太常兼鍾鼎之銘其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心正視功業厥有曩章  
靈夏未服而韓相行共倚罔戈之重貝州既平而潞公之遙觀几筵之選其嘉典斯  
人鋪時偉績藏在盟府夫誰曰彭越之同功訊之司宗抑豈比汾陽之異姓式後介  
圭之艱具陰名石之瞻聞邊吏之戒殘胡洗甲兵而不用謂中國之相司馬讀制冊  
而可知仰斗之私與江俱下

賀謝刑部

伏審陞華寶宇移填玉山碧草綠波殊鬱想崇之父老朱幡皂蓋已歌騎竹之兒童  
安得一語借冠君子帝前正恐兩州爭杜公于境上去思之極喜躍伊何恭惟書府  
斗牛相門星鳳夢池塘之草家自有於詩聲辭塔砌之蘭世共推于儒傑思昔先正  
時維鉅公使吾君為克舜之君今猶被于宗社以所學皆周孔之學端復在其子孫  
獨先生自取之庸有識者見謂之屬萎乞一麾而去過飛五袴之謠方茲蹈德而詠  
行奈何奪此以與彼雖未覺雲霄之與已頓驚分野之殊恐開藩之未聞不俟駕而  
歸觀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賴拊摩罔瘵之餘坐而克言進而舜趨許獻納庶恬之氣  
某猥謏衮裳之辱每虞錦製之傷嗚鳳皇于高岡式後九苞之瑞世徒鯨鵬於溟海  
莫隨六駟之培風

賀高運使

伏審輟自鵷輝談分虎節引星辰于碧落有開蜀道之天將禮樂之皇華不遠長安  
之日窮窳帝意深存廟謨若曰當宁思古名臣其維武侯為時王佐每讀去師之表

無慙伊訓之書，雖吳魏自裂而三分，豈漢賊可岐而兩立？草廬所蓋，竹簡莫傳，蓋即龍之蟄，匪徒紫鬃流馬之運，其小者乃騰西土而凜有遺跡，寬乎北顧者，詎無若人？幸今天道之再還，大快人情之共憤，何止杞亢而拊其背，已焚老上之庭，慎不食肉而寢其皮，奚辨防風之骨，然亡胡之未終，方鄰鞆之可憂，誠以唐書典五代史而攷之，其見于中國亦三百年而餘矣。既犬羊之相啗，曾蛇豕之無厭，如使狂靡于封域之間，奚啻新睡于卧榻之側？吾恐患方深耳，見謂一秦之復生，公其起而圖之，縱無百參而何咎？若然，則朝家之委寄夫豈惟使者之將，翰聞之縉紳，偉哉綸綍，恭惟道山蓬萊之胸次，楚澤雲夢之筆端，當其排闥闔而呈琅玕，信已跨危崙而餐沆瀣，迺煩視草，出以飛芻，意者復周生室而興六月之師，其必張漢天聲而決于里之勝，飽吾狼虎，取彼鯨鯢，折尺筆而答之，不留賊以遺君父，無隻輪之返者，迄安遠而立功名，使萬劫之劫之歲，與渭上衣冠之廟主氣開而天地闢，妖氛掃而河洛清，則多益辨之勳，皆陳，相因之助，以故誦言于諸葛不復比，教于蕭何某布所聞，匪為之，俟達此盛譽，未嘗不歎曰：江左之有夷，吾遲之幾何！將上相戒以中國之相司馬，惟

質李制帥

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敢折腰而及吾身之私，其若翹瞻莫殫，忻頌恭審庭間，判閣居守，留臺南浦，雲飛戾高，占使墨之動，北門天近，麟符分卿月之暉，於皇玉璽之威，傳璽金陵之警，帝意若曰：時方顧憂，盜亦吾民，何至帶牛而圍，起鞭白豎，虜虜欲牧馬而內窺，使長江得人，如孤羸之據深叢，則范漢之域寧匪兕而率曠野，繼我宗考，雖時人英，恭惟風神肖老聃之仙，文物孕長唐之秀，維弼畫河朔，三策每慨然于俎豆，雍容之時而敢為小范，有胸中百萬兵，雖投之于利，檄交北之北而不亂，粵道懸崖，出擁旌旗，遂令落霞飛鷺之墟，漫有明月吠鹿之警，乃聽陪京之重，適司留輪之嚴，保盡護于列營，諒傳聞于避商，蠢彼小醜，身當折筮而管之，如吾中原，何且傳檄而定，未用底瑤幢之績，逆觀赤舄之華，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允歸朝華，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已折虜謀皇矣，吾君偉哉，此璿某屬聞綸綍，如拜鹿旄，人一天我獨二天，觀重咲安期之卷，行百里半九十，通時熟楚成之瓜，寧少俟于須臾，幸毋忘于時昔。

賀劉寺丞

伏審夙戒塵符儼臨戟衛呈頊吁闔闔正聯星宿之璣差是荷薄蓬來自求山水  
之郡此名此德甚成甚休恭惟玉篋黃鍾之函和瑤瑟朱絲之挺直豈不為表操于  
議論之際要自有公是非預未嘗標置于名氏之間此所謂真道學蚤策勳于翰墨  
乃深最于簿書州縣之職徒勞人存出即官之宰賢能之舉不待吹尚參詳相之宿  
凡晉權萬貨之經典均會百工之給皆未究其所蘊何厥間之甚都龍左角為天田  
肆陞筆于九虎駟右駟者刺史能自詭于一塵上若曰古君子之儒時則入漢循吏  
之傳以去帝城不遠再吳閩九里而反涼師然豈君相之意哉乃先一州而後天下  
間有迅台顧無疾驅某自守其守見謂之林思昔中年之化余已在七不堪之中正  
復陽城之生亦付之六太息而已過不自料勇為此來一用其策之平西書其考  
之下久有人民有社稷久矣厚頽為保障為策絲縷乎掣肘公既至其吾知免夫披  
雲霧而觀青天敢賀履為草木而到赤地或可逢春

賀李參政

恭審誕揚荆世參秉政機高聖賢馳騁之時事思元老觀道德安強之效迄底至平  
簡在帝心於皇廟論恭惟養其氣以副大尊所聞而高明姚崇應變而宗璟守文兼  
負經綸之蘊元齡善謀而如晦能斷克成綜核之功自續武于樞庭茂結知于宸極  
明良于戴仁義一言伊彼天下皆堯舜之民正以胸中有孔周之學會相檄適憂於  
丙批宜鋒車趣駕于庚驛王曰歸哉舊弼為中朝之望天其或者太平當今日之期  
逆龍介圭入陪台衮共換巨川之濟式隆名石之瞻泰階同符間兩社以為公輔神  
萬增重有一德以享天心傾聽白麻登危黃閣其親逢盛事思見熙辰甲兵之間不  
至廟堂蓋邊臣之至願忠信之言可行蠻貊惟公相之所為嘉興玉生悉歸陶冶

賀李益樞

恭審望尊書殿位峻機庭惟吉士勳相我國家師言允穆用真儒無敵于天下虜胆  
已寒於赫聖謨有嘉王佐恭惟以二典之書鳴治世以三館之學儀清朝非堯舜不  
陳于前夫吾君之無過將文武未墜于地幸斯道之有傳仁義一言明良于戴式慶  
風雲之會幸臨樞斗之躔適時多難屬望尤切繁華夏蠻貊罔不率其孰使然余左

右國人皆曰賢必能辦此魯何患于蛇豕當曰靖夫鯨鯢蓋天開奠枕之期維耳  
止戈之武言觀偉績敬行褒綸軍旅坦豆之事嘗聞之正有關於輕重大尉丞相之  
尊則等耳行兼佩于安危某傳誦制承鈞陶化治命時帥以衛國誓殫折筮之常修  
政事以攘夷傾聽借籌之畧具瞻岩石用濟巨川

賀游禮書

恭審疏恩晚殿正位春會蜀第一人重見器能之諸葛舜十六相最推典禮之伯夷  
朝有德宗世知治象恭惟藻藉五采之古作蕭韶九成之正音言合禮契謨合皇慶久  
贊忠嘉之沃窮則孔顏達則周召微身險之分自抱膝于隆中已傾心于天下乃  
班朝著乃殿帥藩聲名隨風而流式慶明良之會議論決江而下無非仁義之言在  
揆國華屹為時棟宗伯掌邦禮諒新治世之弥文聖主得賢臣誕播鄉人之嘉頌某  
欣聞綸綍相賀縉紳言觀孤鳳之暉敢贊雙魚之素意之所屬言莫能殫

賀趙戶書

恭審進長地官增重天府六卿紫雲民部雖繁三輔黃圖神宗愈肅有偉綸函之播  
於昭黼座之知恭惟奕奕銀漢粹然玉璫言語妙天下魯諸儒何以尚之智略臻上  
前漢定臣無出右者誕緝九蠹之政容駭八座之暉欲還春首於北輿豈折秋毫于  
戶版尚書為國唯重允釐帝華之浩繁執政猶吾股肱適仰台垣之峻極某想聞畫  
接傾後辰猷幸瞻聽履之班竊有彈冠之喜敢忘傳鯉如對蓬扉

賀許兵書

恭審煥敷周誥普陟夏郊祈父王之爪牙蓋釐九法尚書帝之喉舌式綜五兵國有  
人為民胥悅恭惟筆掃單于之萬騎胸吞禹貢之九河托翰林主人轍入花甌之  
真列文昌司馬聿高荷橐之班遭時多艱屬望尤切若曰用真儒而天下無敵其惟  
進有德而朝廷自尊得頗牧于禁中今何憂于蛇豕玩羨亭于掌上將自靖夫鯨鯢  
言觀偉績之無前咸曰褒綸之已後某得之傳誦私以忻愉式過孤鳳之暉敢贊雙  
魚之素言粗淺莫既精微

賀李吏書

恭審光奉贊書峻登文部思皇多士幸生綜核之朝無競隳人武董銓衡之選國有公

是人能誦言恭惟蔚然臯夔之謨洋洋昆董之對金華勸諫非充舜之道則不傳  
隨編續編詩書之冊而無愧於昭帝簡備極儒榮乃顧四選之權獨處六曹之長咸  
造在度而褒為首也推名世之賢仰惟前代而訓辰官過正家司之拜其欣傳郵置  
敢後股肱諒藻鏡之餘間流電岩之迅矚嗣聞除日庸快夙心

賀王右司

伏竊丕承帝簡密贊宰嚭子大夫入覲王庭親冠儒科之左右司學為丞相並聯  
台宿之三式負重名茲惟妙選為仰有曹之業香道遭時事之艱難邊檄縱橫而有  
禁虜之商書京華尊嚴而有蕩焚之藥史廟堂刊語宗社為懷是勤經濟之憂允賴  
彌綸之略天將平治時乃疇咨茲惟文績古餘學到聖處以賢良三策而為舉首人  
快觀先起徒步教而取封侯上見嗟晚幸班台佐宣久即蒞座觀政路之疎每補侍  
臣之缺思皇寵隆適即禁書某間譽處之甚都讀除書而相賀天下自興寧矣知省  
闈之有人主上注意倚之想岩廊之無日其為欣頌莫既茲欣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四

啟

代賀余寺丞

伏審提音西上，際日東來，雪夜馳至，恭城不專美於李愬，風聲走之，泥水今後見于謝安，否則孤城其殆哉！吾有此客，亦重矣。蓋自韋取盜邊而凌中夏，所謂罄不恤，肆而夏宗周，孰嬰其鋒，徒得賣降之捷，持愈肆其毒，大輕效死之無人，既殘浮光而足焉。若曰安豐特易耳，氣吞壁夜，合重圍，不量糧，表貪得之愚，直有靴去蹴破之意，恨亡無日，啟敵者誰自非其官，以國之蓋民為今之儒紳，共話對床之風，雨屢吐壯懷，越清並塞之烟塵，輒張怒髮，則何以脫生靈于庠口，控強虜之狼心，上嘉乃勳，休有成命，某作為歡樂，頌後班師，寧夫智高，雞頭顱之可辨，蓋遜卻克何肝胆之相知，式對絲綸，勉旃竹帛。

代賀杜安撫

伏審漢發論丞晉登藩岳勳業丰高于沅水聲威誕播于淮壖恭惟國之蓋臣令之  
儒帥崇詩書說禮樂窺聖域之妙而探其心安邊境立功名闕武夫之口而奪之氣  
此所謂有用之學賴以濟多難之時故雖黜黜之夜嗚頓驚風鶴而宵遁肆放一札  
增重十連帝曰俞哉有夷吾而何惠功亦偉矣台季布而可知某聞命云初怒風以  
喜而淮猶左右手正資運棹之勞九重披輿地圖更貯經綸之畧敢因慶幅狂贊杜  
猷

代賀趙刑部

伏審先奉紫泥之詔入踐白露之司天地之德曰生庶幾刑措祖宗以仁相授謹簡  
卽著乃賤麟宗咨平犴獄恭惟玉璫黃流之醴郁米壺朱紱之勁清絳游以西有美  
間平之經術維斗之北於皇齊魯之福星正茲大廈之賀成過以小秋而名去民曰  
奪君父矣帝其得賢臣焉獨提丹筆之春已傳呂命徑荷紫囊之委事失章謨某蚤  
所傾心喜而舞手贈以芍藥敢不書子張之紳報之瓊瑤久欲聽鄭崇之履輕芹塵  
瀆別楮昨陳

代賀傅右司

伏審漢發宸綸晉登臺轄左右司學為丞相聖訓有之天下事皆在都曹職任隆矣  
惟此名家之彥立為有國之華恭惟忠義相傳詩書自許思昔乃祖膝不屈于穹廡  
至今喬唐膳尚寒於旄節此殆唐第一人之李榕豈惟漢十九年之子御天寶鑿之  
代有聞者願此艱難之會孰釐叢委之司乃瞻譽髦佐吾元者密勿岩廓之選相業  
在茲清華禁素之嚴師言具臚某猥分邊閫遙企朝班遙覽賜暉幸際孤風皇之瑞  
願受陰賜敢忘雙鯉魚之書

代賀黃檢詳

伏審密勿廟謨討論基命赤白囊之旁午渴聞帷幄之籌東西府之同寅增重岩廓  
之警一賢進矣四達翕如恭惟博大而裕和高明而肅括文能附衆武能威敵無競  
維人遠思補過進思盡忠不遐有依帝曰邊烽之未靖知其樞極之是陪庶以積萬  
微之幾且特制千里之難蓋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何憂狐兔之尉今有德進而朝廷  
益尊道運蓬萊龍之武某遐聞出綈喜欲振纓且食且兵皆願受其陰賜且耕且戰惟

肅稟于成謨

代賀韓檢正

伏審邊發輪函晉陪政路與大臣上下其議論相業在焉惟吾儒明習于典章國是定策永言雅望簡在清衷恭惟忠義相傳風波是似惟先王佐中興之運有大勲勞繫皇穹嘉賈日之精生賢輔佐言語妙于天下智略湊于上前屬時多艱光贊元老斷國論而謀王體惟克彌綸騰茂實而策英聲逸觀經濟行踐禁塗之寧瞻言寵渥之新某竊仰令猷忻聞成命聖賢相遵張治具不在茲乎日月獻納為侍臣無出右者敬修慶積式頌積書

代賀史督相

伏審參持國相董護戎昭江左有夷吾而復何憂正資妙畧中國相司馬而無生事坐折衛天啟聖心瞻維王休恭惟濟時以治安之策致主以太平之書南鄭相北鄭相而謀世家豈特衣冠之感大馮君小馮君而雅兄弟並開宗社之休薦紳竊仰其經綸旒冕渴聞其論議夜下庚牌之名席前丙枕之粲廟謨獨斷于一言國勢重增于九萬予惟克邁乃副已罄嘉猷天將降任是人遂陪政路肆颺大冊兼總全師蓋宰相外撫四夷允賴精神之運惟天子明見萬里迄成道德之感迺後公歸不承帝眷某猥庶相寄莫邁庭班瞻彼熊羆徒有執干戈之志已窮鼙鼓願賡洗兵馬之詩是聞休顯之期式慶明良之會

代賀杜制置

伏審進班司府分相藩垣謝元賊灑水之勲彼酋其遁裴度任唯西之寄戎武維皇諒草木之皆兵後關河之入貢恭惟以少陵之詩名而自比于稷契以阿房之賦手而尚論于唐虞精神之折遐衛不愆于素謀慮之博勅敵克壯其猶故能全孤城于百戰之餘於此見真儒為萬人之傑既勒銘于丹地乃授鉞于青冥願惟風塵瀕洞之秋要有意氣激昂之暇平居推赤心而置人腹其孰不懷緩急臨白刃則得士情何戰弗克矧天意之滅虜適歲星之照吳國豈賴盟兵毋撤警惟事備乃其無患願修軍旅之定規言人殊則同成功更極宿儵之高選聿觀偉業正對殊庭某竊迹鄰光驩傳帝費闡以內闡以外喜盡寄於爪牙陝以西賴相依于唇齒



代賀洪吏書

伏審渙彼一札，晉長六卿尚書古之納言，無易瑣聞之野，治官周之冢宰，獨專銓選之權，國有人焉，才無遺者，恭惟親傳伊洛之學，妙播河漢之辭，蜀道難于青天，越比山川之秀，故國非有喬木，凜乎文獻之尊，上嘗歷數西州之英，曰：孰可與東坡而垂數鶴山，其已矣。訊蚤叢之渺然，乃得公于草廬之中，欲致治于簡編之感，有謀猷入告于后，共談堯舜之經，非仁義不陳于王，屢却鸞臺之敕，粵從人望，擢冠禁塗，惟茲典選之班，自昔奮庸之地，前裴馬而後盧李，豈專美于唐人，左程禹而右臯夔，佇瞻咨于舜典，其庶聞除日坐，隔邊頭，能世俗書，敢窺山濤之啟事，為朝廷喜，竊想節崇之履，聲邇江以南，維斗之北。

代賀許兵書

伏審放皇周誥之華，就正夏卿之位，丈夫即為真耳，何以假為，國人皆曰：賢，馬夫然。後用維上所倚，濟時之艱，恭惟太嶽之宗，神山之秀，議論度越諸子，尉為當世之典刑，文章自成一家，變絕尋常之畦，匪傳代言于禁苑，滋簡眷于宸襟，乃躋甘泉法從之班，能得同官司馬之政，蓋文章必有武條，烏可岐而二之，今內寧猶多外憂，孰能定于一者，坐制此虜，端在吾儒，興言邊疆之日，駭竊憤胡星之未實，頻年入塞，妄意飲江，既非折筮而答，直欲投鞭而渡，如曰：舉天整而與之共，恐或不然，要當立砥柱而為之防，庶幾其可，惟士大夫毀家而紓楚國之難，俾聖天子制挺而捷秦人之衆，則吾免於患乎，不然憂未歇也，厥有廟筭以張皇綱，某敢誦所聞，時以自持，真儒用而天下無敵，言觀帷幄之籌，有德進而朝廷益尊，適正鈞衡之柄，其為期嚮，莫既蘊

代賀蔣諫議

伏審簡自中宸，擢居正諫，粵躋橫榻，得李勉而朝廷始尊，斗上大坡用仲淹而士夫相賀，蓋以久持天下之正，其必能格君心之非，永惟治亂之端，在小人與君子，此其消長之道，非宰相則諫官，肆吾祖宗立國以來，盡洗秦漢諱言之習，聽納之威，載籍所無，是知累朝熙洽之休，正賴諸老箴規之力，茲實主上用公之至意，豈但先生執政之繁，頭恭惟質堅百鍊而愈精，節貫四時而不改，任者皆嚴憚，黔已萌落膽之憂。

帝曰無以易竟當有沃心之論竊窺聖德時憲天聰雖艱難有甚于絲棼而恭儉本無於袞闕惟是外則桀驁不臣之虜久矣端張內則器謹不靖之兵敢於狙詐事孰大於此者時其條而上之非仁義不陳于前可使主憂而臣辱有謀猷入告于后所願氣清而坤素其越在邊城莫時朝著稱慶曆者曰四諫尚能賡徂徠之詩今陽城郭為一賢何待作昌黎之論敢無動色傾聽嘉言

代賀林侍御

伏審出綸西掖執憲南床天子明、用、臯、陶、而不仁者遠矣王臣蹇、如、行、父、見、無、礼者誅之茲得一賢重增九畹恭惟二典三謨之學問五音六律之辭章觀經世之宏規雖伊管未能遠過讀責難之確論非仁義不敢前陳適當不諱之朝久立得言之地接武夔龍邁羽鶴鷲綴赤墀供奉之班當道豺狼安問狐狸凜白筆揮殫之志使顏路忠邪之莫辨雖堯舜聰明而奈何矧今習之媮未明國是之定倖門如鼠穴而不可塞與事如蠅毛而不可為外之則黠虜又鷓張內之則驕兵之粗莽勿用小人必亂邦也誰當共濟于艱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時則渴聞于忠謹願言密勿志意敷云庶幾回事變於危急之秋或可觀德化于頃刻某避居邊垣欣誦宸綸有爭臣者七人適底臯謨之績舉明主於三代願聞說命之篇敢不濡毫以需染贖

代賀李右史

伏審煥發龍綸晉登端階堯言布於天下宜載典謨遷史藏之名山無慙筆削茲實帝王之盛豈惟儒學之榮恭惟如樂九韶如禹萬斛韜涵雅訓蓋平生無未見之書刊落塵言有古人所不到之妙嘗讀梅亭之藁噫薇省之詩所謂洗萬馬而空之直欲障百川而東耳乃夾侍玉皇之香案俾共緬金匱之秘文陳洪範九疇容贊吾皇之聖作春秋一藝繁為有宋之浮緯哉真儒成此信史某瞻才以北與江俱東雖莫陪駕鸞翔肅上眉榮之賀倘得與牛馬走願窺帝典之暉倚聽宸綸別馳慶幅

代賀馬郎中

伏審進班即者敷訓蕃房以六經淑天揖之親以九式均地官之賦初傳條目允穆師言恭惟五常白眉一時巨擘言議如周而有草茅之氣功名如援而無蕙苾之疑乃珥筆于華軒及為模於朱印簡知之澤寵敷斯皇殊論豈久於即潛獻納過躋於

禁得某同僚辱甚聞命罪如敢忘芥美之羞庸致復成之望

代賀葉秘書

伏審對殿芝璽論選蓬中楊雄之校秘書恍驚昨夢藻賦之可著作甚稱上心責然  
未思升自此矣恭惟胸吞雲漢手攬斗魁東三傳而抱遺經合是獲麟之筆不十年  
而起徒步迨歸浴鳳之池人皆曰然恨見之晚某舊親談塵慨想顯厚文不在茲既  
為吾道之賀君子至此亦寫我心之思

代賀程常博

伏審擢從學省峻立頌藁八索九丘之書既重講席五孔六樂之教其佐秩宗均為  
極儒者之榮所謂妙天下之選某屬聞誨筵欣覩除紛夙夜寅清尚借藩房之重日  
月猷緬有開禁彙之華於穆緒言詩幾紆露

代賀尹博

伏審借才區縣將指神阜蕭相國轉清閣中蓋為根本之計范孟博澄清天下莫先  
輩親之間上意則然師言惟允某藐茲宗仰博有使軺我獨二天無忘麟趾之信辱

幾方千里但瞻牡麴之先華無敢頌言詩祈涵存

代賀喬佑神

伏審天啟相門思深帝辰雍迫於典故姑俟快於祠庭然咨爾家傳實贊襄于禹路  
世嘉元老代有聞人恭惟寶婺流輝金堂擢秀惟君牙乃祖成績紀于太常惟魏公  
諸孫論議挺有風烈此豈但衣冠之盛蓋自開宗社之休奕矣譽髦踵於王父某此  
聞綸綍增動精神以學為其學為其文章特其餘者當用作霖用作楫時相真有種  
哉近隔雲屏遙觀泥筆

代賀別尚書

伏審渙賜周諮晉陟憂知斯父為王爪牙增重留都之想寄高書乃天喉舌仍參督  
相之軍謀大張天聲幸寧江而恭惟肝膽一劍精神五兵神有太平之畫真儒無敵  
於天下氣吞餘子之輩此虜已在于日中屹然為國之藩垣久矣簡知于旒扈適苑  
頭之騷屑煩塵尾之指麾北有獵狐西有昆夷孰分憂于丙枕去則股肱居則心膂  
逸趣駕于庚牌恭赫皇威有吾王佐某相期竹帛快覩絲綸一命再命三命而益恭

豈但曰接夔龍之武大書特書屢書而未已尚當賦洗兵馬之詩粵若小膽有如江水

代賀吳尚書

伏審中詔置郵上流開相尚書乃天喉舌寢高曳履之班祈父為王爪牙增重建旌之寄滯心簡在江西幸寧恭惟學足以度越群公材足以康濟斯世前有名父後有杜母孰知儒者之兵庶若鮑叔信若尾生兼著仁人之勳當此邊氛之頽洞深虞江介之驛騷狼子無厭直曰投鞭而度耳虎臣如狂必將折筮而管之願瞻縉紳大夫之間妙有詩書元帥之選重國九鼎維斗一人乃勤嘉鼓之西出填琵琶之北武騎千群而無所用聞胡胆之已驚使者四輩而趣之歸想天顏之有喜某舊同手足今籍喉衿雖江左有夷吾可無患矣然中國相司馬其孰愈乎引瞻泰岩飛渡滋浦

代賀岳都丞

伏審通班邃閣專旨機庭惟雲漢昭回之章寶為大訓惟夙夜宥密之命厥有明謨併授傑才茲為顯渥蓋朝廷之成幾事所賴親臣而弟狄之亂中華無甚今日孰有平戎之策我得本兵之賢綸綍初傳縉紳相賀恭惟材足以濟斯世學足以窺古人君子是以似之慨想背兔之無敵王事離其棘矣不圖武穆之復生大書兵字之旗盡索虜庭之氣如使知中興四將之有後雅欲加諸華一矢而莫能乃陪帷幄之謀甚稱彘旅之意蓋淋漓之精華妙墨豈但論思而止哉彼秦楚之堅甲利兵直可笑談而却耳迷觀詔筆徑踐政塗某望履無繇拜冠有喜焚香而對極史每嘆倦翁之可人仰天而問階符更審相公之何日瞻斗以北與江俱東

代賀吳尚書

伏審峻躋武部肇建戎旄制相踞小朝廷密拱王畿之近政職曰大司馬用提軍律之嚴海道江防國門萬重恭惟器能如諸葛亮而無其短賢良如董仲舒而無其忌權則知變經則知常略具天人之三策元難為兄李雅為弟共惟宇宙之兩若故處之於天下流之間殆不啻如左右手之然蓋自古豈無於外患而當今尤務于內寧乃瞻北辰之居實據東南之會統六師以平邦國豈但攘亭澗九里而及京師莫先尊主乃開大柵以鎮近畿或遙竹帛之暉入觀宸旒之邃某手足何異唇齒相依念

有德進而朝廷愈尊常恐追鋒之名今真儒用而天下無敵願聞解甲之期宏濟  
艱厥在茲舉

代賀黃少卿

伏審升華邃閣臨鎮藩無愧六一翁方過閣而式平木乃聞二三子至守闕而留陽  
城是行偉哉有餘榮矣獨念某幸親講部遠師資老聃出函谷關悵莫晤於紫氣  
馬融上廣成頌徒結恋于絳帷無數傾馳等後監存

代賀史尚書

伏審光奉明綸趣還起節謀猷入告于后久探禹穴之奇器械咸精其能更核漢朝  
之寶增華曳履簡在凝旒某藐是宗維欣聞宸綽君牙乃祖乃父惟帝念哉周公之  
美之才有世臣矣未央慶緒寺觀監紆

代賀魏侍郎

伏審渙敷書贊進貳憲曹民自得於湖山久奏吳門之最帝慨思於人物趣歸漢殿  
之班豈得詳刑斯皇殊結其不勝燕賀敢後魚傳致治幾成康坐想措刑之感使君

為堯舜諒懷濟世之忠無斁頌言切惟監存

秋崖先生小篆卷之十五

啟

代上王提舉

課桑麻於屬邑幸而有蘓刺史之天訊桃李於年家寧不為李將軍之地僅可冥之  
牙頰是用布其腹心蓋以昔者孔融登元禮之門猶叙先世夫子與老聃之契矧予  
兩叔同此一科愛其人者及屋上之烏肯相忘於子姓察吾政而吳光傍之推已難  
捨於先生迷則攀附者雖私情而其挈提者乃公道不知借矣請具陳之伏念某藐  
然孤蹤切有微志家惟故書耳未能寒燈火之盟見薄吾澤耶竟以墮塵埃之吏至  
鬱鬱而居此豈區區之所期舉眼視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幾荷  
葉之枯旬得邑於山間如置身於井底參差兩政荏苒四年意者有待而然否則既  
歸之久莫非玉事我獨勞也請公嘗借之齒牙豈無他人胡不叱馮父執實為之眉  
目安用不鳴之鷹自同旅汎之鳧恭惟所懷如春風其道即元氣方落筆於蓬萊殿

方

岳

巨山

雖阿房賦第五而名益高如起草於明光宮則詞林世少復而又有修此學者之非  
非為儒家之指南士有一經於品題語亦十倍其精彩敢忘精白自誤雖若但願生  
識韓荆州蓋久已傾心于門牆師弟子之教安得近舍皇甫湜使無以藉口於薦紳  
士大夫之間竊仰盛心必垂明聽

代上劉寺丞

百乘之家可為之宰已熟成瓜數仞之墻不得其門亦慙行李敢借齒牙之論畧陳  
眉目之書苟有以藉其口於縉紳之間則何啻被吾身以文繡之美試垂靜聽倘辱  
誤知伏念某藐然孤蹤竊有微志瀾灑夜讀燈寒委落于落花潦倒冥行衫老半枯  
拈荷葉自詭青山之絲幾成白髮之翁已日乃華已日乃采吾知兔兔戴星而車戴  
星而不夫何為哉雖微尚方獲危之歸安得平原一蹠之薦幸草木之同味豈徒李  
之不言庶其此行時以自壯恭惟其道即元氣所懷如春風羞崑崙蓬萊幸凝香于  
燕寢披琅玕器闔闔遙飛翰于鰲扉凡所雌黃相傳清白一舉手一投足而生其羽  
翼大丈夫用力于當世之所為三吐哺三握髮而假之色詎下執事待士之以礼者  
如此使冀北之駕胎猶市則淮南之雞犬亦何委身而依劉公夫豈無其故者下榻  
而待徐穉亦唯所以命之請惟盛心式顯嘉諾

代上李制使

秋萬餘五色之丹魯亦淮南之雞犬棄車下千金之骨不幾冀北之駕胎敢陳眉目  
之書更借齒牙之論蓋待以國士則雖至於再且至于三而何嫌亦豈無他人謂特  
知其一未知其二而奚取莫若參苓之舊又觀桃李之新切仰瞻蓬寧以讀昔伏念  
某若無奇氣亦有壯心舉眼八荒綠髮已霜蓬之短折腰為五斗青衫半荷葉之枯  
然碌碌州縣之間未嘗瑣瑣傳書而止思昔蘭亭之楔適重藥籠之谷予不自委  
亦不負予惟倚春風之信烏能擇木豈能擇鳥久棲明月之枝公為此來時已自  
慶竊以為兩地之相望皆適在二天之所臨意其造物之與謀或者功名之見逼安  
用不鳴之鴈觀搏已化之鷗恭惟轉洪鈞而萬象春持清議而一諾重方去而將入  
而相其紀之旂常而勸之島嶼羅耕耨者農戰者兵皆歌于田野而賀于軍旅凡百奔  
走願一品題迺若生識韓荆州曾到花邊之洞安得近舍皇甫湜他尋李下之蹠至

以此懷布之明聽于取于求而不厭詎曰前日之是今日之非自棄自暴而弗陳則恐不失之漬而失之悔請惟盛德尚賜真知

### 代與諸監司

某蓋聞不負知己乃能不負國家何有吾身則亦何有官爵大義所在庶言必同伏見大使尚書挺身於強韃之虎豹脫命於逆旻之梟獍不幸失金湯之守謹以攻之試嘗論銖石之心有足悲者凡爾見知於疇昔正欲相期于歲寒我思古人切為浩繫劉少傅棄城汜而遁者諱之白州吳武順上節鉞而贖之載在青史至今聞者相與殫然豈有平時握手出肺腑謂義結于弟兄之行而乃一旦全軀保妻子不哀鳴於君父之側敢告同門共為削牘願納吾儕之秩覲寬此老之辜人而無禮而無儀則不如於一死俟自我得自我夫亦何憂於教官庶幾使風俗薄惡之時知猶有志氣激昂之士諒嘉輿論慨列朝街

### 上趙端明

士為知己者用誰當賦歸去來兮之辭事有大謬不然輒自贊無可奈何之說試垂靜聽盡布真情伏念某初以冷官墮於窮塞文書無蚍蜉之援所挾伊何勢分有馬牛之風奚求之敢乃一見下陳蕃之榻擊千金築郭隗之臺歡若平生過於僑等豈但倒屣而迎王粲相親禮貌之間所謂達人而說項斯每費齒牙之及其至父兄疾則以霖雨之手而為之脉室廬燬則勤暴霧之憂而致之資殆同休戚於一家畧無貴賤之兩恥旋觀國士過我之意寧忘小人懷惠之私蓋驚駭猶識於惡軒而燕雀亦知于賀厦夫何決去莫肯為留肯薄淮陽耶自難啟囁嚅之口不負臨賀者其奚愛么麼之身然以窮鬼之欺凌不堪奇禍之窈發始則故里有王參元之火繼而舉家懷秦越人之憂伯兄竟歿于吳柳旅櫬未歸于孀去至若老者風淫之已甚為之人子而泣而危之今殆生無以居而死無以藏不但老之為喜而病之為懼我之懷矣亦何幸于依劉天實為之曾莫如於返魯大非得已敢不具陳欲望惻然于穎叔之言賜之以毛義之襪烏傷而哺庶幾晚歲之安鷹鷹飽則颺不可同年而語誓以桑榆之境重歸桃李之蹊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十六

啟

回朱尉

伏以傳吳門之隱梅，誰然旁午倚魯宮，而采藻幸甚，同寅奪魚腹之遺緘，喜馬蹄之  
壓境，古辭已晚，有覲謂何，恭惟某官筆下波瀾之老成，胸中丘壑之洒落，將軍百戰  
胡為看市人之先封，兄弟二難，頗亦怪大夫之後殿，黃頰吐辭之絕妙，青衫入手而  
未甘，請當試天上星辰之班，乃復墮人間神仙之吏，鼠輩相目此其聰明尉，即鴈序  
有言，且為清望官矣，某泥古之學，背時而馳，請賢於十，從事之書，知同臭味，賦不顧  
萬天侯之，旬快觀光塵。

回劉學錄

某得劉公一紙書，知為畏友，笑邊生五經笥，敢曰吾師，領從山水之間，共尋文字之  
樂，伏惟某官刊落訓故，深繹典墳，歲貢鄉曲，著已快雲天之橫，鷗妙在言語外，當為

學海之老龍若徒擷其葩華恐自枯于根本正不必泥古人之糟粕甚至於以箕子為夢滋言觀訓詁並命之文要識唐虞成周之際庶乎有得奚患無聞某技藝黔驢朴如鄭果錡晦庵之遺響敢佩服言訪醉翁之舊遊倚需投分尚邀傾倒相與發揮

### 回趙學正

某問訊二三子雅聞趙日之溫緬懷六一翁過奉郇雲之驪士氣振我心馬兮伏惟某官蘭倚而自香菊鮮而獨香少日彫虫之賦慨壯夫之不為今者伯魚之詩幾古人之可到靖惟吾道匪在陳言蓋此心即堯舜之心其所學必孔周之學儒之謂貴君豈苟云若徒疲精於摘章繪句之間可以得意於含英咀華之外斯又闕百聖之統窺明辨之盛各題于佛之經特餘事耳某了無器局奚以範模人之惠在為師其惟鈞袵古之學者為已當共書紳深幸得朋無忘規戒

### 回張學正

某與徐人遊頃愧一經之陋有賢者在琅玕記三篋之遺蔚然秀峰得此益友伏惟某官節家傳於黃石換仙骨於赤松海上鄉書每為子大夫之首幾年侯類久傾眾朋友之心惟領袖之非難必紀綱之自肅乎帥以正何媿乎同隊之魚人深而輕必必有敗岸之馬欲規所學矣止于文翰言淡墨之題式快張黃之迹某自知其拙見謂之迂冠者五六人適共詩書之樂山行六七里喜聞翰墨之香不頌而規乃予所望

### 回曹直學

某承芹藻之香何幸相從於眾楚抱芝蘭之秀孰云無缺于百參瞻然裁德喜甚折屐伏惟某官妙六義四始之旨遺一唱三嘆之音獻賢能之書于王有嘉薦鸞升俊秀之士於學增重堂壘惟此子矜言觀領袖必操履之正者豈辭章而已哉識字幾何驚嘆言之太甚持身惟謹喜先說以相資式適甲乙之科少售辛勤之志某蚤遊諸老自守一癯學不講德不修教佩服聖言於洙泗年相若道相似每慙師說于昌黎何以見規殊迷改聽

### 回周學錄

某邈琅珞之深香行矣鱸堂玩瓊玉之菁華如聞豹略有士若此我心則專伏惟某  
官蔚子偉太公望之書浩然投班定遠之策策數汗馬固嘗登瀛岸而望長安疲精盡  
魯要當繇河汾以把珠河必有胸中之兵甲匪徒陌上之弓刀時以古今澆之豈  
無識者區區為利祿計耳亦安取斯會有恩言不視功哉某朽然無學矣以為所編  
懷六一翁每歌豐樂之詠願與二三子共守文昭之箴如切如磋勿迂勿泛

回周糾彈

某辱教之及荷意甚厚糾豈易然足謂一學之風憲身率先身毋羞諸子之月評豈  
相觀于俎豆之間要自得於翰墨之外功名入手何哉且以為重輕歲月到頭勉矣  
擇之於賢否匪伊胥昭其話所懷

回戴學諭

某辱問勤懃發緘恐慙儼人必於其倫奈何孔孟子也雖亦求諸非道奚以藉提筆  
為清言吾黨之交情可略世俗之駢語勿憚改過繼今畫鐵從之將在好為師正有  
不窺模之患友直友諒是究是圖

回蔣學諭

某辱書感甚辱讀涑琴見一刺史即周孔子曾何幅尺非大丈夫無趙孟者在以直  
尋其孰敢當柳子之過求之方冊願無忘燈火之一寒安得圓機亦欲扣風烟之三  
逞言之喋喋意則拳拳

回徐齋論

某瓊塵席端奉書函惠在好為師已切式微之嘆未有不須友敬歌伐木之章敢致  
贈言因以報貺挑達而云挑闌豈真誤欣弄璋而為弄璋恐貽識者幸毋憚炮頭之  
細更詳藉馬毛之詠

回湯學儀

某恨辱長牋備聞高誼師道不古今直章句之云儒行無他亦曰經常而已嘉與吾  
黨深汲前脩抑威儀子勿俄于側弁素裳者吾何歎於無禮少須拱揖之間聞  
見藏修之益

回蔣齋長

某未奉匿年遽勤傳鯉文以會友散陳古學之緒餘患在為師安有國人之於式子則曰用力之銳吾正憂見道之難優而柔之當如江海之浸嘅其歎矣初無山嶽之高心之精微語則精淺

### 回業教諭

某文危屬身烹鯉楚然謂王通講太平之書不過專於泥古然賈誼陳治安之策乃以直而迂時甘為獨冷之官墮在極寒之塞仰韓公之手恐深期拔樂廣之雲或傾高論勉旃自力毋逸乃心

### 回翟齋諭

某簪盍有期棧題甚寵倚博士之席其何以堪見蓬掖之衣云胡不喜佳哉山水客此圖書詩有六義焉當共話爐亭之雨子來幾日矣後詠歸沂浴之風勉爾好修無忘忠告

### 回薛集正

某幸甚論文瞻然奪問師道不立久矣以我奚為人心所存者何惟子之勉如但復於分數正恐失之毫釐見所見聞所聞是之審耳德其德道其道亦焉取斯不曰文乎又其細者

### 回徐學諭

某茲辱乃翁拜冠有書寄神得賢父子而興語寫我心兮翹佳山水而共遊則吾道在咨尔青衿之樂豈惟黃絹之詩風閣絲綸於子奚取鯉庭詩禮期子無忘勉哉惟時行矣胥晤

### 回奚監酒

粵起鯉堂小留虎帳談笑青油幕要用腐儒飛隨碧雲牋甚慙鄉友此豈醉翁之誤我政恐空山之怨人不曰師乎何厭廣文之吟按其尤者孰云處士之良尚邀枌社之春毋勸藥言之益

### 回許案推

騎鶴記揚州之夢曾話辛勤之魚得故人之書喜同寅協君子至此我心寫空恭惟某官飽鑑湖一曲之秋詠剡水三更之雪要是放翁宅相詩派有傳許非許遠家界

邊城獨勇佐大相芙蓉之府尋平山楊柳之春飛書塞北之風沙時餘事身歆枕江  
南之烟雨寧久此乎某別去幾何傾刻已其倚博士之席甘老鯉掌着逆事之移苦  
留烏幕歎毛錐子之安用筭田舍翁其盍歸問訊黃花坐想馬蹄之疾笑談清夜願  
聞塵尾之餘

回王高却

伏審銅符分虎金印視龜登堂而宣上德音重見太平之官府下車而問民疾苦第  
行簡靜之文書邊壘晏然塵紙歡甚恭惟某官老成而其慮定重厚而其材宏惟軍  
旅沮豆兼聞之自得詩書之趣謂太尉丞相尊等耳矣分文武之岐乃投筆於虫魚  
注爾雅之時自五幟于貂蟬出兜鍪之句至視功載越有戰多塞草秋黃防衆祖之  
聲嘯淮山暮紫旁五馬以再來訊之廢社之珠隱若長城之寶逆觀偉績式對褒綸  
某翹想匿辱猥勤俾鯨介將軍計安出其遂洗天河之兵雖書生無能為或可作活  
溪之頌願言凱奏發赫皇靈

回沈宰

伏審雲飛鳧鳥春洽雅郊事大夫之賢坐想彈琴而治去父母之國何當騎竹而迎  
遠哉遙于以負子恭惟某官毫端若雪之秀胸襟湖海之豪孤嘯風烟未覺休文  
之詩瘦獨醒塵滓寧甘東老之書貧縱不盛之白玉之堂矣至屈此青山之縣民瘼  
極矣吏奸奈何如使倒持太阿而授之焉用若發新硯之為者一牛橫策策令女而  
外之耕五鳳塗芝政恐有日邊之名願言公尹留惠疲氓某起從田間實之幕底邊  
城吹角毛錐願安用芟茅屋生苔若生亦欲歸耳自笑儒冠之誤每思農畝之荒望  
美人兮一涯庶幾玉我共明月於千里翹企金相

回趙漕

舉車帷而巡所部固嘗瞻韓斗之老遺幕府而人為書久不報卯雲之妙豈有使者  
撫謙之至此而為掾曹假卷以自如政使病風喪心之人猶知矜已傲物之禍况以  
賤而事貴亦何恃而敢欺請具陳之在所貸矣伏念某比聞親老道感風寒亟馳至  
於都門適奉迎于官舍幾廢人事第親方書幸茲喜惧之年終有壽康之望惟是晨  
昏定省之不暇莫知日月往來之寢寐每吐舌以自驚屢孺亮而復止念韓愈亦人

耳心既傲於翰林，抑茅容有母馬，禮未遑於重客，深愧于家之執，詎免無度浩之空。平時惟不韙之享，所恃有容之量，敢望其官待人以恕，及老以慈，察其承顏接辭，已懷慕簡之志，何至掃影滅迹，自取簡離之誅，報布其恩，幸垂之聽。

### 回丘憲

某昨以行告，宜若禮卷乃勤，界玉之興，遠致魚金之饋，可以予，可以無予，此矣。為司府之煩，謀之臧，謀之不臧，或正坐浮家之請，噬臍何及，拜手惟慙。蓋以律之不恭，夫豈愛之，而是泛剗曲，夜深之雪，已借一帆，迺江東日暮之雲，莫殫萬緒，瑛越輦，數肅和絃，勝。

### 回朱制幹

思鱸解去，奈何主金耀之書，騎鶴復來，奚以贊玉垣之畫，獨喜衛察之君子，率皆異部之故人，夙已會心，歡其晤語，恭惟某官，辨足以折五鹿，忠足以集千鳥，幕府翱翔，信有瓊花之詩債，邊城騷屑，小迂玉笋之仙班，誰言官閣之梅，幾老山莊之橘，賴吾此客，增重元戎，小卻盡之白玉堂，聞且名策古云，樂者青油，暮寧久居，予某曩寒其蓉味，同草木，許身何愚，而自比稷契，恐貽笑大方之家，同官畫俊，而偏善柳劉，不妨回俗士之駕，豈其久要而我遐遺。

### 回李簿

青山擁縣，有嘉樓松之舊，綠水護田，誰記去家之鶴，幸來瑤宇，如見玉人，恭惟某官，輩行則魯靈光，器韻則禹神鼎，蓋謫仙人之苗裔，無敵于詩，何飛將軍之聲名，不侯如故，安有學者之北斗，屈於進士之南，廊帝曰嗟哉，公等，何見晚也，仕其漫耳，高心亦玉簿，耶第聞鄉曲之誦言，少紆田里之愁，熟幸無忘於鉄硯，許重對於金臺，立登政筆，厥有故事，某起從襁褓，幾化兜餐，多病每思故廬，曾莫逐畢方之祟，此曹宜束高閣，何當依太白之芒，乃司金耀之書，仍贊玉垣之畫，其誰歸我所欠識，公萬戶韓荆州，今之賑昔一語，習鑿齒秋以為期，斷金則同報瓊焉有。

### 回張制幾

公車飛刺，帥閫借籌，人物壯其窳嘆，四郊之多，曩時事如此，孰為萬里之長城，茲得一賢重增九邑，恭惟某官，以燕公大手之筆，傳穀城老父之書，儒者乃知兵乎，用能

決千里之勝、丈夫者為真耳、豈惟記三篋之亡、試嘗慨披輿地之圖、固已熟攷華夷之勢、彼烏乎強、吾烏乎弱、戰何為勝、守何為堅、了然胸中、殆猶燭照而龜卜、運諸掌上、寧慮秋高而馬肥、有偉弓旌之招、式徯甲兵之洗、政恐青油談笑、難質得賢主人、然有紫禁烟花、詎久稽天下士、集遊者已去、于思復來、前度劉郎、飽數桃花之老、我秋風張翰、終懷蓴菜之可人、又將賦歸去來兮之辭、亦姑作居無幾何之計、功名付公等、相期久遠之看、烟水有吾廬、倘遂寬閑之適、願言載色共話此心。

回士友

某自揆何人有來秀句、我輩畏名如畏虎、欲捲錦鯨而還之、書生得句勝得官、復貪黃絹之妙甚、雖愧衮褒之誤、敢輕緋之一之藏。

回龜上舍

某昨辱高軒過予、逆旅通千里、見似人而喜、况復鄉粉、得一紙賢從事之書、第嘉辭藻、乃若數儒冠之誤、恨相逢客路之寒、自索笑于梅簷、欲賦歸於茅屋、視吾舌在、雅無取、縱橫之、寒家典子、目成當有識、離騷之妙。

回黃宰

伏審齊飛五鳳、趣駕獲免、相傳紫橐之家、直聽履而上、耳不鄙青山之懸、欲彈而治之、豈松竹之自矜、與草萊而相賀、恭惟某官家聲江夏、人傑洪都、左圖右史之往來、無處名、下南浦、西山之朝、莫書在胸中、故嘗出其緒、餘所至為之、特立謂且破拘牽之格、便當趨某近之班、策練乎保障乎、方軫垂旒之念、野馬之塵埃也、亦煩製錦之材、然而四轄六院之除、多在一同、五月之最、民望攸屬、公行勿遲、某白塵一科、不啻十稔、拙於涉世、曾掌故之幾何、放以還山、煩惠文之彈去、今既久於耕、而亦無復于問天、但得縣公如漢吏之循、則與里老共膝、祇之幸、看山無笏、或容野服、而迎種樹、有書倘遂、岩棲之托、其非公事、寧敢私陳。

回衆官

某瓦礫先塵、久燼玉參元之火、蓬蒿舊徑、僑遷張仲蔚之居、不堪上雨、而旁風、豈但仰天而見月、尔乃灌蔬之暇、略加生草之荒、雲住半閭、還是玉川之屐、談傾四座、寧容金谷之東、何誤聽聞、肯幸臨况、不特小人之環堵、莫當長者之移尊、且聽琴、安賦之。

堂高煩卻去詎載酒楊雄之宅而獨偃然庸敢固替嗣殫深謝

又

某存拜連璧之翰極佩斷金之心雖微突兀眼前瞻鳥之止誰屋而乃推敲月底下馬之氣如虹不圖至于再三夫豈容於執一如自坐東鄉肯為風月之主人當掛起西窓留作雲山之佳話

回趙尉

伏審趙舍人紫隱神仙吏一琴一鶴故有家風入人八龍雅聞譽譽胡構刺鱷之手小煩射鴨之弓恭惟某官冰雪照人風烟滿抱繼故太末也畫攬爛柯之奇尉其真仙才式瞻喬木之古雖梁水欠孟郊之句領吳門有梅福之書奚事弓刀少迂重輟高眠田畝北卻今無狐狸重爾江州西臺嘗有鸚鵡某拙于涉世放以還山杞未棘而菊未時吾耕勞止荷為衣兮蘭為佩公望久之詩無修容則降既見

回趙縣丞

伏以藍田千竹喜入吟邊楊子一壘通在字下雖若燕鴻之遊雅聞笙鶴之音恭惟某官胸有層巒身為盤石提筆秋風之戰鵬心疊瓊袖笏楚溪之遊鴻方漸陸脫或肯排雲而驚閭闔安知不跨海而望蓬萊資歷拘之數息久矣世豈舍我姑徐以六月之飛丞不負予乎驚以千山之底式遙薦墨木次除綸某久卧秋崖偏塵壁水開藏見諫議之而三印斜封論文敵開府之詩一樽何日有懷注仰無敢裁藏

回景猷郎

某平生大纒總脫小銓青衫半荷葉之枯木勝歷落白髮盡霜蓬之茁亦笑宜教茫未控于謝言遠有來于慶積今始可去矣敢稽講部之留此何以賀欣已後宿榮之

回榮王

倚席賢閑久懸袿佩橫經公族何取篋模極知北海之踈無補東平之樂恭惟某官受宗祏挺生神明建母弟以屏周有韉棗華之鄂錫純嘏以保魯誕開茅土之尊雅聞察勿於縉紳留意討論於載籍文昭武穆信知龍種之自殊沛易楚詩爭許豹之時見夫何朴學仰稱盛心某懷刺未受辱書良寵譙果以自牧之乃能無獻手之



家貧賤者，驕人牙豈在設穉生之醜。

### 回程學諭

白雪千草吾生行且休，采陽春一申遠道胡為來。我血如清曉雨枝之花，更是大江東去之詞。把玩不容於釋手，推頰亦復以驚心。有蓼者莪，誰無犬馬之養。雞黍及樽，寧勿葑菲之思。况當大學蓮監之時，敢作生日湯餅之夢。美人青玉案，真是暗投小奚古。鍾鼎常當重鑿。

### 回景猷卿

吾年如此已驚蒲柳之秋，人壽幾何又見桑蓬之早。乃重煩于後騎，終不棄於前魚。謙堂之昨夢，恍然書卷之故情。甚辱五十學易，天公指之無多，八十為春愧贈言之何有。

### 回南康軍舉人第一名熊東之

籍甚文名老熊當道，巖然舉首屯馬空羣。得聖人筆削之心，重鄉老賓興之選。恭惟妙探絕學，獨抱遺經。誰不點伯而尊毛，是陳言耳。或者廢子而貶父，如名義何。放出

一頭了無象手，以此戰何不克保。匡孫寓目烏惟不，徐莫與爭晉霸。在此行矣。

### 回第二名陳大猷

衆人逐鹿，何有何亡。老手射鵰，每發每中。雖書參之策，不知李廣之無雙。恭惟熟講中庸，卓為茂異。許孟容有禮典章多所裁之公孫弘，舉賢良節國無以易也。迄援枹而再鼓，又拔幟以先登。鹿洞古而聘君來，莫如之子。墨洲圓而狀元出，其在此行。

### 第三名劉震酉

項羽敵萬，不亦壯哉。荀伯在三，幾少屈矣。數伏老蒼之筆，驚嗟英妙之年。恭惟賦聲摩空，詩才論斗。文章有氣，意共興廬山。高學問歲身，乃亦如柳子太於此。見士之秀，何必曰老而成。勉旃此行，遂鹿所廣寒之桂。毋曰得意躍馬看長安之花。

### 第四名于震龍

鍾鼎義書妙在玉，三帝課番公合居第四。真是射鵰之手，又登薦鶚之書。恭惟風雨雲軒燈火元，文章則有若司馬。葵負雉，麟節國無以易。公孫每先賓貢，在此行矣。其心勉之，聲聞而神已作。連茹彙征之兆，氣剴以真。無為看花得意之詩。

第五名于方

夫季方叔五色已達得魯南豐一言可決亦喜窮波斯之識寶要是古戰場之驚人  
恭惟能讀三墳之書自成一家之學眾人固不識也後為爨下之棄遺小子不知裁  
之真似暗中之摸索忽驚傑作足張吾軍其必勉之奮修鱗於春繁毋令或者笑老  
眼之冬烘

第六名段夢賢

登樓王粲賦自有辭入洛陸機年不可及處占易文之亦獨當筆陣之千恭惟譜傳  
甲族於文昌學富酉陽之雜想八义手頃已成擲地之奇五色目中頓有摩空之想  
是收英妙宿賢能三薦一門可想詩書之盛重闡遺慶慶又觀袍笏之歸

第七名黃桂

詩有六義大肆厥辭作者七人適當其數偉橫秋之健翮遙擊水以雄飛恭惟筆墨  
無虛詩書有種十人小異嘗識君宿退之交三年不鳴果驚人文戰之捷勉圖遠業  
亟修程今仲舒何如古仲舒但喜姓名之似杜子夏目為兩子兩不妨科目之同

第八名何德新

太冲妙思賦必十年荀鶴異才名高第入要是摩空之手不孤擲地之聲恭惟修水  
之英弘齋之學垂髫穎異孟母之賢可知落筆老蒼何蕃之歸變別果鏘文響勇拔  
薦書有客點頭不負平生之燈火為君燒尾頓驚一夕之風雷

第九名陳道可

周有六官雅聞作者陽為九教屈使居之聿登天府之賢書知是年家之子姓恭惟  
志在姬早學於河汾我思伯兮有一千佛名經之在人言今者當十九年楚霸之時  
名果不虛書寧無種苟明經取科第豈惟家世之相仍以是編致太平因伴古人之  
專美

第十名彭夢文

老彭世家故多學者伏生口授類以書聞是典大比之賢道在就盈之數恭惟廬山  
之秀強齊之宗怪、奇、遠入不雷同之眼潭、聖、更須極潛聖之心願鼓行于  
南宮必改圖而東轍文章官樣自是朱衣之點頭衣鉢家傳豈但青衫之入手

第十一名李鏞

廬山之陽居多人傑弘濟之後今見開孫遂以伏羲之書來群鳴鹿之書恭惟夢吞  
三畫辭闢九師尔尚迪前人探花開庚戌之榜式克至今日齊芳適甲子之用若有  
數珠厥在此矣山房九十卷難藏文字之光臚傳第一人當入衣冠之盛

第十二名劉夢六

精神之播非想非因文字之祿不五不七豈以音同于袍色宜乎名在于薦書恭惟  
早有賦聲信為人瑞翁忍窮而教子書豈窮冬文得助則通神居吾勛沙遠彼有蝶  
訊以化鵬揀翮九霄以其教則然矣連鰲一鉤將與于其成之

第十三名陳

名登薦書勲在翰府十三卦之取象正得異才二千石之觀光亦驚老眼恭惟秀出  
玉映銜為金聲泉石地靈况是鹿眠之諸子文字天巧難稽鯨化之修程維其勉旃  
在此行矣文惠公之衣冠鉢母曰遙下臚句傳之姓名自當表

第十四名凌陽龍

上林司馬氣傲凌雲北冥有鯨風斯運海快矣天池之徙飄其月府之登恭惟擲地  
文聲補天賦手雕虫篆刻何恨中眉之子蒼鷲橫飛逐朕科目之下幸其觀駕勉旃  
着鞭亦步亦楚我則慚為于鷄口必勝必取君當勇跨于鰲頭

第十五名利卓

半水采芹雅知能賦秋風撒棘相賀得人足為鄉校之光未覺廬山之老恭惟人今  
而心古齒宿而意新白髮無情每歎中眉之屢青衫有種未嫌入手之遲竟擅名場  
觀光上國衛靈之第十五牛後何居莊冥之擊三千鵬飛訊矣壯哉晚節其在此行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七

啟

代回趙簿

伏以辭藹分夜雪之燿未寒  
草長春風之訊適近  
根楫疑重論  
擘昔之心喜不隔  
同年之而茲  
惟其官華老如斗氣  
初張仙小奚佩古錦  
囊吟畫風播之騷句  
大已然青藜杖請  
從寶苑之秘書  
文已於旂臺之曠  
何至試勺未之  
最雲深曉  
起意隨萬鶯之行  
花動春城  
式快蕩風之  
耆行頌強  
札隔我  
報薄某拙則未  
除貧亦不改  
志一尉  
榜標之材何堪  
視老半生  
並境之味故在  
批掌豈甘於俗  
吏所勝  
猶迂於世情  
群世  
處吠之聲  
中以蜂虻之毒  
官事未易了之  
無已  
大瘼吾道其  
果非耶  
奚為哉  
恨延觀  
金菊之好  
惠垂玉莖之規  
寄梅吹江路之香  
尚顯佳時  
山而  
語  
燼亭之舊  
重托清芬

代回范侍郎

方

岳

巨山

其本乏修能誤膺重寄最遠邊而凌中夏端緒頹闕之非人廢不卸俸而憂家用  
竊憤長淮之多壘粵峴泚水幾震江流此吾君而夜不安枕之時豈我輩旁觀而袖  
手之日奉漏鑿而沃焦釜敢姑徐上出險道而後孤城蓋亦岌岌難幸解西陸之急  
殊未寬北顧之思胡驟發于詔函乃誕躋於憲部退揆君臣之誼殆猶父子之間幹  
蓋者職分之當畢能家者功勞之奚有已陳免積期得俞音跋朝而飛賀書懸誦昌  
黎之聯句圖摹而聞捷奏願同謝博之雅懷其若心藏難於言既

### 代回丘提刑

伏審詔將繡斧仍在錦鄉諭已滌危敢忘傳鯉恭惟某官珠寒璧社玉潤秦邦有胸  
中百萬岳秦煩漕輓畫河潤十三策妙有惟籌惟帝思祖宗立國之仁謂誰識天地  
好生之德還觀當世無若吾儒趣六德而東之聲西臺之屹尔山川如故不移前日  
之棠陰歲月幾何處下春風之芝詔某謹同手足喜見面顏願言快着于祖鞭已戒  
先馳于郵驛心之所慕言莫能殫

### 代回史參政

伏以護師外闈五年無補於宵衣進職中臺一札俾司于秋典正此循牆之避莫違  
詭室之恭辱洒玉以先之感斷金而愧甚伏念某猗無他技徒有壯心久在兵間而  
父教之忠深忝而平之于橫行虜中而歸無以報適勤北顧之憂惟不勝忠憤之懷  
思欲濟艱難之會蠢茲夷醜大入漢邊既搖毒于豐黃復垂涎于高亮如使老熊之  
當道孰能侮之始將困獸之關泥盡成擒矣今縱鷲于風鶴猶未請于鯨鯨夫何因  
功謀此借賞茲蓋某官招俊又以列庶位同心德以興太平當我公之歸兮時事繁  
金盞之論有為王而留者人材參鼎鉉之調雍東陸微橫草之勞而南面念采薇之  
戍端絲密啟曾靡遐遺然叙勤者國家之懋恩惟盡忠者臣子之常節敢叨賸賚以  
辱知某昨已力控異章冀收渙澤惠仲連天下士豈甘市道之為諸葛亮王佐材其  
樂成人之美有言欲吐因謝以行

### 代回史督相

伏以邊城分相曾微赤羽之勞書殿通班忽峻紫宸之寵無因至此何德以堪豈有  
方辭太常伯之除而迺驟躋真學士之冠已控陳於免積誠愧負于賀言伏念某本

乏修能誤膺重寄虜敢盜邊而凌中夏端緒護塞之非人幾不卸鋒而憂宗廟竊憤  
臨淮之多壘使宸宸莫安于丙枕趣兵符亟下於庚將如有老熊當道之威安得佛  
羅窺江之事興言及是破咎安歸雖遙走於犬羊抑已大驚于鴟鵂燄烟火萬里之  
氣象幾不聊生撫山河而戒之輿圖可為痛哭思欲自拘于司敗孰云荐被于贊書  
蹤登麟趾之筆愈重狐冰之惧益蓋某官潤澤以霖雨之手包涵于雲夢之胸以其  
介圭入覲于玉自任天下之重得諸傅若爰立作相每歎人材之難徵如腹背之毛  
亦玷齒牙之論然端殿所以昭異教而大相所以重中權顧惟何人敢當茲選某抗  
章之懇得請為期人欲天必從之諒無勤于再命波及君之餘七觀力贊於一辯是  
謂玉成敢忘環報

代回丘漕

揆予初度頓驚潘鬢之霜惠我好音忽墮郢歌之雪厥有嘉籟爛其盈門誼則重于  
斷金榮更深于倚玉屬茲多事鑿我何心豈有邊檄之飛馳正此師干之征調而乃  
尚記垂弧之日不為解甲之圖今何如時但欲捲錦鯨而還身辭不獲命勉其烹素

鯉而藏之

代回趙文昌

校中元之籍近在法甸揆初度之時適臨巧夕敢圖藻翰猥記柔弧多儀於聚於珍  
採盛德未知於瓊報敢無拜于寧勿銘心尺素書雙鯉魚媿加策之雅意千金裘五  
花馬喚換酒之何悒

代回項秘書

某端奉英題尚憐初度吾年今已如此政慙孤矢之垂遠道胡為來哉更委瓊瑤之  
賦此皆某官交同金石誼薄雲天春入講臺未忘書帶之草香凝燕寢忽夢筆頭之  
花涵感嘆于歲寒猥記存於生晚敬麟趾之什自慙于佩之青人得魚腹之書但感  
蘇袍之感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八

書

與趙端明

某惟道固多艱所在騷動獨我東鄙屹然泰也而四維之上嘉乃勲瞻望殊特進班  
端殿建鼎大相所以昭異敷勸蓋臣也茲者涓辰顯拜萬目瞻儀惟某受知門墻不  
同餘子故其忻喜之情與眾一而其忠愛之意與眾殊若曰道古今譽盛德以為賓  
贊之賀而已者則人能言之何待於某區區愚鄙敢論所聞則其所謂賀者亦固異  
矣雖時而獻笑詰議而貢諛者矣蓋某以為公府之開相於今且五年雖公相之為  
始終如一且而坐久則神志益久則精爽亦人情之常也而一欠伸而精神固已大  
異矣然則今茲之命豈非公相起而欠伸之日乎一念之發辭動皆新此固其機也  
故某之所啟為公相言者曰仗忠義曰正體統曰紀綱曰重選辟夫物必有其能  
屏仗爪牙鵬仗翮魚仗水龍仗雲一肩而失所仗則狐兔狎牛螻蟻唯之矣至於人

方

岳

巨山

之所仗者何歟曰惟有忠義而已耳然則捨忠義之外非所仗也共惟先忠肅公  
暨我公相歟在社稷名在華夷對越上天同一忠義而公相又親冒矢石出入兵間  
身被十數創蓋我危者救矣其負名譽享顯榮夫豈因人而成實緣至此者哉是固  
無假乎梁楚之游揚蕭朱之援引也而錄其迹觀之則王師也而締交于外相威  
也而通譜于內姻有保薄之徒而塵滓六府之米者則或恐失其心有禪販之夫而  
污辱五侯之第者則或謂藉其力此曹憲視塵聽而借為效銜談巷說而詭為忠豈  
真有關於損益之數哉公相因其來而納之就其求而從之要亦不過古名將遺略  
中朝之意固非仗此數人者以為助也匪而不可不謹焉蓋王右軍抱經濟具謝安  
石一流人也惟其托於字故字足以檢其學本朝文典可妙楚辭當無遜于陳黃張  
晁秦惟其托于畫故畫足以檢其文一犬吠形百犬吠聲或者不知其謂公相所仗  
者王師也威威也相府也則平生光明雋偉之功適為所掩耳可不惜職是則前日  
密賜之御札草茅者猶未敢以為然而況其他乎某之所願仗忠義者此也夫舉一  
路之兵而制之以相臣蓋下至眾而上至寡也所恃以維持之者體統而已耳故名  
分所以守此體統者也儀文所以彰此體統者也禮云禮云文具云乎哉劉濟以司  
徒為出州至於紅拍首釋袴握刀俯立道左以迎天子之使而今之將帥特制使如  
僚友視州府如家庭往往便衣驟謁于後堂腰裏徑蓮于聽事歲時節序盃酒招邀驅  
車過之何啻儕等非不知艱難之際不同常時欲得其心姑與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議  
偃然自尊如此則制相豈不惧卑哉或者徒見逆李度參許國端受山陽之變芽孽  
於茲故遂指為覆車謂不可以虛文挑竊禍而不知逆李之反狀固已久矣邀節鉞  
則節鉞邀錢帛則錢帛其無紀綱莫甚焉向使正體統以防微孽復至是祖宗時武  
臣莫尊于三衛見執政必橫視庭趨肅揖而退蓋以為等威不如此則不足以相制  
云耳今若明執政也寧可復如前日之陵幸乎况夫交際之間密近者情親疎遠者  
分屬情親則御分屬則警此其勢然也今公相之于莫府日不過一見、不過數刻  
而諸將出入無禁啟處不時凡百軍謀獨與參決而所謂莫府者僉文書于已行數  
日之後揣事情于茫然不知之時誠知莫府庸、無足以稱使令者然而體統則不  
若是諸葛武侯所與謀者法孝直輩耳聞張之德不汗而興也裴晉所與謀者韓



昌黎耳。魏武古通之徒不得而與。莫府之庸。是擇而易之而已矣。因噎而廢食。懲羹而吹蕪。則亦安用莫府為哉。天長移治之勿。淮西招軍之擾。不知誰為畫此謀者。某之所願正體統者此也。彼天長淮西之事。道路謀之。廟堂議之。蓋至今公相代為此三教人者。受誘也。則亦諸將無紀律故耳。今舉天下之軍無紀律矣。獨公相威望隱然。軍行整肅。而安得結輩數十公參錯于麾下。以倍一旦之指呼。赴去春從士卒之願行。也行處鄙軍。次宣化。有取民穀以飼馬者。立斬之。雖揚干之僕不卹也。而諸將則不然。所過驛驛。甚于寇。彼古語有之。賊未猶可官軍殺我。昔聞此語。今見此苦。是可不為之哀痛歟。某嘗記前年出城南門。有教兵負芻與爭道者。前呵者曰。制幹也。兵曰。何物制幹。此趙侍郎馬芻也。時適相值于吊橋。進退不能。而教兵者。盛氣直前。齧墜鳥。有一兵倚芻道傍。立呼而勞之。惟交百而華從者。檢不遜者。三卒諭之曰。尔軍人也。老制幹也。制幹之與軍人。自有統攝。尔猶敢尔。如百姓何。榜之百。軍士環觀如堵。嗟服而散。由此小小者。觀之。則知使此曹有紀律。示罰于彼。則不得。不借賞于此。是亦一機括也。聞軍中提罰。未嘗有輕罰貸者。然而非營運折閱。則陪

納不足者耳。不聞有折逆旅已著。即斬以徇。如高崇文者。不聞有軍行露宿。旦朝與民家掃門而去。如岳飛者。是不特厭之為暴。而驅之為暴矣。故據其室。則婦女其于女。過其墟。則雞犬其鷄犬。此明以官軍而恐喝者也。語音不辨而行者。欲將衣裝可疑。而后者為散。此假以賊兵而剽奪者也。自荆襄回者。則斷腕取金。自天長歸者。則放兵大掠。自淮西來者。則郡邑戒嚴。雖平居自詭嚴于持軍。而近至通州。亦未免焚圍一空。草木皆盡矣。諸將徒知以此市恩。而不知以此贖禍。他日手滑無厭。及我矣。雖欲禁止之。得乎。某之所謂明紀律者此也。制相誦小朝廷。以其為人材所聚。烏耳。或書辟去。謂當朝取一人。按其尤。暮取一人。按其尤。羅而致之。以望此府可也。而運籌帷幄。載筆登壇。乃無大雅人意者。蓋人材品目色。不同。有如象犀珠玉。雖不通用。而可為寶者。有如稂莠。雖多節目。而可除者。有如烏喙野葛。雖有甚毒。而可伐病者。是必有一取焉。未聞無謂。而見收者也。今莫府何所。而名震丹青。有不詳諸者。則借以為捷徑。相諉何事。而辨為敗夫人所不齒者。則據以為亨衢。今日一計議矣。明日又一計議也。而奚取於莫謀。今日一兼食矣。明日又一兼食也。而奚取於

檄筆外而郡守停下而州縣州官則又有甚焉者起廢分符而專事糞壤浮無倚賴  
曲之私乎薰慕題輿而不識府寺得無怙印第之援乎風寒之邑胡為寄之騷于濱  
淮之縣胡為易之鄙夫此殆有不可曉者矣甚者不特衆人不知其姓名雖公相亦  
不知其姓名也挾一緣故則不俄焉而專據者不特衆人不觀其面目雖公相亦不  
觀其面目也寄以書信則不俄焉而為吏者故有罪者指為逋逃之主而國法廢有  
服者占為起復之地而人倫滅寤聞近者有以登進士第冒昧圖起復而公相之辟之  
夫口誦聖人之言身為市人之行一至於此門牆之安取斯之人也而忍其親則亦何  
往而不忍于公相夫金革之事無辟者君固逼之有不得已焉可也而我固求之謂非  
名教之罪人歟且古者以辟置而取重曰是嘗為藩府之所推擇也今者以辟置而取  
輕曰是蓋與其所從為嘗僚也夫為彼也妻者是為白也母公相既列之王官矣則凡  
仕于此者可不謂之同官乎吁可歎也某之所願重選辟者以也伏惟公相一江之  
屏蔽係焉一道之生靈係焉其負荷至不輕也今成池信高深矣器甲信運犀利矣  
誠能仗忠義則勲名大正體統則名分嚴明紀律則軍政修重選辟則人材出而老熊  
當道之勢猛虎在山之威真足以壯長淮而衛中國匈奴自此當不敢近趙邊矣某  
不勝晉粵之罪輒疏其云、代辨四驥六之慶積者如此公相不以書生為不武而  
加裁擇焉則建此以進某何敢自愛惟公相容之而已

代興史尚書

某月日某謹端拜奉書某官尊執事某所以拜狀者蓋非區區小夫之竿槓拘世俗  
之禮文也、以故略發恭刊長語、而直道情懷展盡底蘊、以自明其注仰之懷、惟執事  
垂聽、某先君子與尊翁誼同兄弟、自尉蒲圻時、尊翁實官鄰邑、彼此以意氣相許、而  
恨不得以並見也、則以執事胥晤于兩邑境上、蓋其相與傾訢如此、一時翰墨兄弟  
藏之篋、衍襲之重、緜者如新、是則某得以假寵于尊翁、暨執事、以旋畫前、等用佐我  
先君子之所不違、先君子於當世之士、少所許可、獨稱執事為望一府、不敢以僚友  
平欺之、是某得以假寵于執事、再世之遇、幸莫與京、意者將藉此以自托焉、而中間  
不無云々、則有說也、某之生也晚、不聞君子之大道、而執事亦負其才、以自高、往々  
輕眎世故、俱不能無少年氣習、而其跡始異、家兄襄州之失、公論不貸、希兕出押、悔

其嗾贖雖某亦不得為尊者諱然暴其過而擯之其實不滿于執事而其跡愈  
負戎馬足存食諸華飄忽巨量古無與比其吞一噬窮北之國國十六七率皆以和  
誤之而我朝之薦紳大夫不以為覆轍之當戒叛全銜命徒以辱國賊械再至暴兵  
隨之此其證候果何如而通國以為主和議者執事也某竊謂秦檜之得罪于萬世  
者以此不固執事實為<sup>主</sup>之而其跡遂大异矣夫始之所以异者容氣也中之所以异  
者私情也終之所以异者國事也容氣可除私情可克而國事不可誤某是以不能  
無介焉忽閱印狀見執事十難之論喟然嘆曰嗟乎史子申蓋為執守慮者也夫  
豈百事不理而靠一和字哉厥今莫危于蜀莫急于襄而莫重于淮執事之料事勢  
析利害脩矣旦朝籌之暮夜思之則庶乎可以共濟時艱力抗此虜然則某其得不  
以一書謝不敏之過固未艾之憂乎多事之秋日不暇給而當事任者不數人子華老  
儒讀書博而更事多受材敏而立志果往者亦嘗有纖芥于不肖而某自知其不及  
也奉書謝之幸子華亦亮之胥會儀真相見歡甚慷慨時事至于泣教行下某今益實  
不能不以望于華者望執事二願執事執倒于<sup>子</sup>華如使三相為一家三帥為一體則  
必利于國必不利于賊如使三相有町畦三帥自胡越則必不利于賊必不利于國伏

代諸監司與廟堂

某等不避誅戾輒肆懇切某等聞吳公玠為禪將時世固未可知也而劉子羽獨  
奇之其在劉公守興元撤離唱之兵奄至興元失守劉公僅以身免朝廷責撤官安  
置白州吳公至劬節以贖而劉公卒得為有<sup>臺</sup>台臣國史書之聞者興起蓋以必罰  
者朝廷之公法也相友者天下之大義也公法在朝廷則誅戮竄殛一毫不可以輕  
貸大義在天下則哀鳴殺解離赴湯蹈火有不可辭者而况官秩云乎某等知  
於前荆湖制使趙尚書蓋不啻吳公玠之於劉公子羽也今尚書公不幸有子羽之

罪高某等不能為珍之所為則不負知己而羞當世矣尚書力御數十萬殲  
樊之圍斯亦難已而變起于不虞禍生于所玩蕭牆之內泉鏡驟興事至于此固已  
無可言者抑太史公所謂身雖陷賊然其所摧敗亦足暴于天下吁可悲夫某等不  
勝區區之請輒以聞奏欲各納三官以贖尚書公之罪伏惟 聖君賢相天地并包  
特屈刑章俾從末減如此則尚書未死之日猶有勉思報國之時不然某等恐其至  
羞九原長不瞑目矣情迫辭急惟鈞慈其垂情焉

### 代典趙檢正

某憂恐之餘不復能事筆墨以溷主書吏昨詹象緯敢布腹惟壞明其垂哀焉某家  
兄不幸遭襄州之變死有餘辜通會寬恩國言未靖此雖刀鋸易鑿有所不辭然仁  
厚之朝未嘗殺士列聖相授實惟萬世正之其豈可以蟻虱臣上為仁孝之累家  
兄自擇強難繼罹叛兵脫命于絲毫之間驚心於變故之後精神為之恍惚形体為  
之支離蓋去死不能以寸某日夜危之若遷徙流移未有寧日萬一溘先朝露永負  
明時則某以鶻鴒之急難憂惶孤苦夫之何以為生也坐此一青而殺二士意者士

大夫風流篤厚殆不其然區區所望於造化之筆者雖盡錫其官猶為僥倖獨願追  
念先公之舊存錄前日之勞而不賜之遷竄烏則庶幾得以天年視息于聖明之世  
不勝大幸伏惟典憐于不報之地施恩于垂盡之人其繼自今至瞑目之日皆閣下  
所賜之餘謝也某奉 祈扣涕泗與俱

### 代典廟堂

某伏惟省親家兄過蒙聖恩大肆赦宥德之於羈旅佚之以祠庭寬大之書自天而  
下某雖以難戎東寇憂結絲勞然亦不覺孤泮之橫流懦衷之增激也永惟 聖朝  
仁厚如歲之春萬紳士大夫其不克負荷以干典刑者多矣而容之以天地之春宥  
之以雷雨之解蓋不崇朝而霽澤也聞外之失好水之股使此二公者不幸生秦漢  
時則必將棠鳴嗷于四寺賜屬棲于西觀而安望其豐功偉外勒萬彙而銘旂常如  
今日之所觀也夫是故士不可以不遇明也今家兄之罪雖汗荆山之竹不足以書  
傾江漢之水不足以洗而聖上處之以善地貸之以餘生亦既歌克誅舜於穹壤間  
矣乃今渙然除罪籍而解絰之非聖天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二三大臣一氣之

轉萬象春氣非一時卿大夫風流篤學恥言人過則亦何以至是某謹肅拜以  
言曰世之所謂啣環結草者抑虛言耳若區區之心天寶鑒之惟鈞慈垂亮

### 代興史太監

某謹東望瑞拜奉書某官丈、尊執即辰冬仲霜晴寒意未力恭惟冲想逸發于林  
寧德聲遠揚于朝馬黃髮典刑森有宣翼台候動止萬福慶門尊大之塔伏想中外  
均休某惟先公之筮仕而尉蒲所也蓋韞寶玉于匱中含宮商于爨餘過而眺之者  
予萬人而不識其為國器也獨尊執見之心領而意會道同而氣合管鮑已矣自陳  
雷以下莫擬焉其不謂之白璧之下和黃金之子期欣先公之得銘旌當傳載籍以  
顯當時而垂之後世者皆相國衛王之知而相國之所以能庸之者則尊執之知也  
微尊執則以先公之自負者果何如其肯依回于風餐雪虐之辰而未以自售其志  
哉然則微尊執之知安知其不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先公一舉知己而為尊執  
者上則有功于先公之君父下則有恩于老公之子孫惟某一二兄弟受恩之不償  
也如此則某輩之昧公猶父也公之昧某輩猶子也其假寵于先公以自附于名門

也固寡蓋昔者李膺以一世龍門非通家子弟不通也彼孔融者魯國一男子耳彈  
門告曰吾家夫子與公家李老君尚德比養通家久矣膺雙然起迎之延之上座而  
融由此為漢名勝士然則某以望先公者望尊執固不為僭越也伏惟高蹈于世外  
靜觀乎物表天下事固已洞然胸次間矣朝之政某不敢知也而夷狄驚甚邊陲日  
蹙氣凌已寤成夜涼、尊執其何以教之某於尊執于姓也則於尚書公昆弟也向  
固有闕其間堵而嗾其分割者某以白馬尚書公蔡焉然則本無魚蘭之初隙而遂  
還平勃之素歡竊想父母之懷亦有樂乎此也惟尊執以其如先公者施及其不肯  
孤則不惟再世之恩天下傳誦而我端明而且瞑目于九原矣不惟不肯孤能效古  
人感一飯之報而九原之靈其肯有慙色于抗柱回之一章乎某敢加拜以請未期  
待見頌言金玉休府以壽斯道之傳朝野所瞻臨紙飛越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十九

蘭刻

與吳侍郎

某於尊兄朋友則人倫也兄弟則猶天倫之乃者職事之間不固為左右者所交關  
一時督過雖未深諒區區之素心然以襟度如兄識見如兄必能地負海涵容而載  
之茲聞前驅戒嚴移鎮藩輔聽言江水實用黷然此非人情之虛談草牘之常語也  
區區慕恋豈不欲跨泮玉之山望登瀛之舟以吐露其胸次之一二秋防正急恐或  
者又以為不然憂謔思託發復止敢費祖行之禮敬寓塵奉而告於侍御者曰上  
流之寄宗社倚毗願愛不贊之軀以對無前之蹟天下幸甚

又

某姓名不登門牆者八閱月竊他人視之則當誅由先生視之則當憫蓋某自去冬  
敝廬煨今春老人病而逝又先兄歿二三百日之間憂懼重心禍患銷骨恍然莫知

身世之所在也先生聞此必將感額咨嗟矜而憐之尚忍責以門弟子事師之義  
曹吏迎部使者之礼乎某是以不敢致一語之賀而赴愬其不自堪者如此先兄既  
下世老人一旦不隨每自思惟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以為藏病者無以為養殆  
不可與從仕矣出處之計亦欲從先生籌之中秋之初老人少定敢不負荆下吏敢  
謝不敏

### 與趙大資

某罪逆殘餘日以痛楚而平生受知之地未嘗少忘乃者伏惟峻秩禁庭均儀登路  
生靈怙恃式其瞻某在哀疚之中不惟不當言賀與世踈絕蓋亦踰時而後始有聞  
七孤生多難日不遐<sup>暇</sup>及今始能東望扣頭拜一紙書敬頌先生為天下復此不肖  
之身以遮蔽江淮使民生奠一枕之安國勢增九島之重某有環堵與被賜焉某不  
勝起居瞻頌之至

### 與廟堂

某不肖似幸得以康廬斗大之壘布宣寬書化鈞無垠同一塊土而某也日以為偏  
方下國一介之疵職吏不當時以其名氏塵滓清明蓋自丁未之秋典督府議不合  
上書光範丐一祠官鈞畫陸離自天飛下方且欲以著庭還郎者可謂殊知流傳子  
孫永作鎮寶時則嘗以啟謝無何而廟堂造命使得以南康之絳藉手而歸恭惟此  
恩何所論報即日就道途吾屬羊田園村燕松菊無恙微大丞相之賜豈不強抑於  
羣參軍暨主簿也時則又以啟謝山林深窅不知歲月之推移忽涉三年絲未而再  
耕閑約寂亦既化為木石矣不同趣成扶曳此來初見吏民具道聖天子與吾大丞  
相所以愛養元之之意時則又以啟謝然而此三謝也不知其嘗發犬後三光之迹  
耶抑泰階六符天下莫敢仰視而無有以干若下之電者也某至愚極陋三謝而三  
不吝則竊然懼矣某切以為康廬雜蕞爾郡然譬之身焉牽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  
毛而身為之變毛髮甚微而關節眩終其休于吾身一也某願繼自今以往事有聞  
白于朝者不以其僭而莫之在則駕純如其等輩亦或有以自見某不自抑畏輒以  
控聞惟鈞慈賞之

### 與史都督

某惟弄荆在唐為大都督而公相以主上之左右大臣領之位貌之榮威嚴之事有非尋常等曠所可敬慕和而圖符豈越超而不敢進者哉既越月踰時於此矣退自惟念則某之於公相勢雖踈而情親分雖隔而誼重其可足恭謬敬自同他人於是決然奮曰寒暄流俗之謔起居何如之間公相豈欠此哉惟時艱難主上丙夜不安枕凡二三大臣之所私憂過討百尔在位之所遊談聚議豈非以事狄驚甚而慮禮之日以繁興試嘗舉眼八荒蓋有人物耻然

獨公相崇詩書悅禮樂而胸中百萬甲兵直可開武夫之口而奪之氣上其少寬北顧之憂乎某是以敢為朝廷賀上流綿地數千里莽為盜區茅葦蕭瑟暴骨盈野政使羊陸等輩復生斯時將亦感額咨嗟付之無可奈何而後已非公相慨然以安危為己任肯橫身而當風寒之衝則鴻鴈之居何時安犬羊之腥何時歇蓋非特四体一支之患也某是以敢為荆湘賀我東鄙而淮腋海而負江風塵一驚四向受敵前乎此歲有庭天以扼南牧之吭而今者河流失行盡底枯竭不知天固為虜之地耶抑自有數存乎其間耶不然浩、蕩、之漫流何一旦而走亳社七北邊之事其可慮者如此自滌以西則亦惟鄰

壁之固是賴而老黃等郡幸已隸公相之鈇鉞下矣某是以又敢自為淮東賀伏惟公相慨時事之孔棘撫歲月之遙邁固不竹帛專美古人而某區、有懷將維公相之所指呼惟揚守隘雖可以保無昧辜然還觀諸州尚多虞、幫藏未卒塵土一空徒有此心未知彼濬所謂齊保惠齊敬諭則公相之責也某其書紳秋風已生惟萬、為社稷自愛以成無前之偉績以佐中興之令猷某不勝大願

與史侍郎

某伏以春韶之極風日暄妍共惟某官糾肅神臯之浩繁猷幼帝謨之淵密有乘有翼嘉我蓋注台候動止為福其退然山間之鄙未不自意遊跡于上國一念塵土獲隨邊荒蓋嘗奉咫尺之書謝常所往來者於今又幾何時矣星斗輝煌江山越于而不敢以名氏入帝城惟有翹想天祐我宋聖賢相逢惟三輔黃圖立極商邑時則有宅牧之任文昌仲少樞轄萬微時則有禁從之除論經燕間啟沃朕志時則有勸講之命觀古人待君之專儒生稽古之榮無以過是某敢不敬為朝家賀今天下亦多事矣外之有桀鰲不臣之虜內之有器謀不靖之軍則夫進而冕旒退而輦轂其所



施設其所彌縫必將使萬世無疆惟休而某不足以測識也竊窺治象稱願漢史  
死見太平惟侍郎國之督參相公以詩書參國秉以忠信護戎昭宗社生靈同一皇  
極羽書正急非韓范固不足以辦西賊然中國相司馬邊吏相戎無生事以需此霖  
雨八荒一雲曷若開政事堂以坐治之乎瞻言春階飛度膠轕暄風掩節宣惟時  
敢願曷食之間少留之意他日讀唐宰相世系當不在諸公後也某不勝拳

與董丞相

某仰惟岩廊峻極禮絕百僚下土蟻蝨之微惟有屏息豈敢以瓦筆陋墨塵滓大清  
而山林之日長未嘗得望符采平生本末有不得不略陳于宰衡之下惟鈞慈其垂  
聽焉某起于草茅與世落落、在督府則以忤同幕歸在廬山則以怒鄰相礙在邵武  
則以劾巡屬罷某雖至愚亦豈欲其至此性有倜直之累學無涵養之功執而不通  
每、妄發、然、不過爭公事耳獨邵武之斥有足慨嘆屬邑建寧縣因有追胥恫頽  
群輩而叔敘之敢弄鋤耜某既繩治隨已帖息推原本始則一小、寄居實為囊橐  
某以為此而不治亂也乃具按劾不知何者章格不下某非才守墨如此則胡顏以

見吏民自劾歸田得請而罷一年不復五年于茲中間當國者履齋擢之進士第座  
主也獨此薦為文字官知己也然猶自信薄命未嘗敢有非意之于乃今天地開除  
真儒柱石某徒為耕夫耘子相負于田而先範無某之三黜翹材無某之一跡某雖  
欲圓于陶鑄其不想遭斥而輒有請耶不圖贊化之初亦在欲起廢之數共惟此意  
對越在天古風寂寞忽見今日某謹具啟事一通惟經綸之眼略賜覽觀某老矣無  
能非以受恩為喜而以受知為喜蓋不請而與之雖萬鍾之重于造化為大公不請  
而得之雖一介之微于么麼為大榮不腆燕陋之辭固非為己私謝而為天下賀也  
某而後知所歸矣

與陳和仲

某進冬日之至州陽以升乃臨浙江之雪濤遊節山之烟霏拜手奉書敢為習庵履  
長之賀伏想潘輿燕喜謝庭樂豈一家三代申、如也彼有通習庵宜以學術在上  
旁近不宜一日去而從林壑之幽深與鷗朋鷺侶相往來於無何有者抑淺之為丈  
夫耳然聞去閩之日民之攀車轍者百十計壯者持門闥不得啟老者幼者橫身卧

道上不得行蓋自班孟堅傳循吏以來世不見此事幾何年矣習庵清隱幾日何以得此於民惟習庵教之某一官邊城數日以為歸計蓋自去冬與盧公令夏先兄歿而老人未疾凄其越吟惻惻公不察其私泣教行下而留之一至修門差遣已定往又相公意也邊鄙多事書生何能為願吾家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以為藏病者無以為安終當丐一嶽麓祠官特未敢遽耳一詣習鑿齒浩然此懷堂有病親不能頃刻去左右為之奈何歲寒惟萬自重以蕃垣斯文以棟幹吾道

與吳運使

某自八月發維揚九月至在所奔走道路塵埃迷人以故一介疵賤之姓名不徹聞于門牆者如此其闕亦以西淮民擾之從而南者盡隸戲下先生發倉粟貸緡錢身與十數萬窮餓無俚之人相周旋于荒烟野山間聞不暇寢與食也則其者覽無益之書誦奚其暇母一念至西望凄其某不武之蹤先生所知者不復道也去維揚之日相公為之泣教行下然不容不爾則生者無以為居死者無以為藏病者無以為養蓋欲從此逝矣終恨關外已報新差將固先生與諸公更相推轂之盛心於某

得之大踰分量敢不端拜以謝然吳時如某等輩未有以掌故出者雖相公遮留之意厚要不得不謂之奪諸公之知去就未能徒竊凜凜某為此來始者欲上祠請耳及今則又恐或者有君諱淮陽之疑然謂如之何其可時事艱難進退一憂惟先生為國良圖宏濟多難使其有環堵安業尊師先生之賜大矣

某時在門牆率不冒請却陳教曰若高往年尉祈門與之交甚稔今茲來言曰某幸甚以教事隸尚書公且盡心職業以求知者敢不力提學司春劑云而一路文學掾多初筮獨未有為某道姓名者再尚書公不可以勢撼于其門下士也得無意乎惟先生念其一第餘二十年尚寂寂為諸侯客慨然思有以振起之則幸甚不然寒士幾何其微願也某不任交游之誼歟以布聞死罪死罪

與吳總侍

某竊聞先生龜揭江淮表裏之樞雄視南北甚願操輒以從先生後或者王勃之名托滕王以不朽而老人越渡之說甚力莫可違者豈山靈勒回俗士駕固應尔耶世既約而爽不辭而歸宜得深於謁者敢謂馳一介之使追至惟揚而勞賜之燕及父

兄盡需臺釋某知所感愧矣老人病未能謝不敢不情而代之書惟相對  
盛心耳

與吳尚書

暑鬱如懷山意自爽清泉白石涵泳詩書共惟嘉遊於聖真之涯超然于世味之外  
身退而道進心恬而体胖天實生之景福有僕某辱門下士於今有年惟薄命數奇  
遭家不造先人無祿下世顛沛來歸至則無所於居僑處寄食者三閱歲去春掌故  
之命僅一五十六日而罷於是掃影滅跡幾若自棄於門墻巖巖仰高敢不夙夜事  
會無極從古固然如某何知但得安雨外之鋤足矣間從里老語知武政若邑者乃  
吾東閩即君推家學以仁斯民真所謂人皆一天我獨二天也敢因掌誥報布其私  
卑賤常談先生之所厭聞者某謹略伏想閒居多暇著書以垂無窮者傳在後學獨  
某家窮山之底所與過從者不過芸夫蕘子未之有聞願先生幸教之者律尚祥惟  
金玉休所以待天者之定

與繆路鈐

某伏以韶風已曠丹雘成綠恭惟某官肅將戎旅於穆和旌休有翼宣台候動止曼  
福某謹敘社以贅名氏

某聞妙畧為國虎臣調物陽春必有勁躍後先者誦黃庭二景之章稽洪範五福之  
時某何庸贊

某與東嘉士友激論芳潤者有年獨執事袖司馬穰苴之書小遊塞上飛聲老如斗  
欠此一論每談當世雋傑某豈勝馳情

某聞之為紳大夫以為瑞林寫秀妙墨琳琅圮上老人乃以一編相授於夜半索覽  
戰寒衣我親師此固在旦夕間却靈砂主又換骨仙去又將泛八月之槎問訊寒之  
玉蟾也某敬拜

某家新安萬山之底退然一腐儒耳雖冠清闈冠別者擢甲科而此區區者何益於  
世異時請學士賦詩詠退此賦政恐不滿高瓊輩一笑某尚其勉之

某迺風醉亭夢生六翮大相不知其無似留畫惟箬毛錐子安用執實同此艱今幸  
得請其相從于林霏岩暝之外有日矣惟玉帳巖靖俾二三子得安意於學宮抑某

受賜

若何者辱讓翰先之開闢一再謹件其感且謝者如左九霞飛珮寅想郁穆翠蓮此  
有刊委敢請、

與謝太監

某之仕宦鮎魚也其於循轉難助也然猶不免世俗之念敢以一宗文字安仰于主維  
其脉三十年不陳乞磨勛者六大有問焉惟戲下憫笑而併從之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

簡劇

與徐常卿

某辱出榜下十有三年憂患之故多於平時廢放之日長於仕官潛深伏隲幾與世相忘矣以故不惟莫之見而亦莫之書也異時倫魁有不十年冊拜者雖太常不是卿未足為執事者賀平生之志不在溫飽亦未足為執事者惜獨有一事不得不為時惜而為吾道賀也芸夫堯子乃有能傳寫常卿奏藹至林下者讀之三返不能已其所餘而有味優柔而得體真所謂朝陽之鳴鳳也鼻夔以來遠矣試數我朝之一二公若司馬若文富蓋一代之名相百世之名士舉動小差初非有得罪於名教失身於險險者而已若是况所謂王荆公者乎士習陵夷應馳道喪暗、嘿、惟利之趨未有如今日之甚遠使天下之公論溢於草茅者之只撞楛叫號不顧事體則士大夫激之也常卿不出此奏則是舉朝皆仗馬也皆驂駒也萬鍾而下一命而士

方

岳

巨山

垂紳正笏而立於朝者不知其幾何人而能為上一言者僅一徐常智是可不為時惜而為吾道賀哉冬候煖然如春願毋爽調護以棟榦吾道以圭玉斯文

與趙尉

某維仙曹冲逸月靜吹簾乃能不遺孤遠之人、記憶初度孟光守舍、倏任駕飛雲而過之、想見裙布釵荆、驚走狼狽、其失礼心多而五噫君子之感當何如、多謝多謝

與趙同知

某旦、望衡山之雲、想像先生於湘煙、嶽翠之外、一貧累我、不能自致、其身於李中丞之側者三年、有便長寄書、無便長回首、此先生所賜翰墨中語也、每倚危欄、擊節三歎、聖上離照於久儲神之後、乾旋於一反手之間、走卒見重、知先生出有日、庚牌夜下、無賢愚遠近、謹然一醉、翹跂馬首之東者、日相訊也、負此望於天下、思所以副僉賜者、亦良不易、伏惟閱義理于退閑之久、審事會于潛嘿之中、抱膝長吟、成笑已完、國事幸甚、頌臺計追服歲月久已、當除莠出處、後容要自有大臣休敢借及之、若某之私、則惟恨敬闕之不蚤也、某又塵故府所謂三入承明、賀、然來真是頑鈍、無恥、想風騰望、無任此情、

無恥、想風騰望、無任此情、

與趙宰

迺者假道宇下、辱所以頌過者甚備、一蓬高卧、君侯賜也、而又酒壺船頭、米囊船尾、七日至在所、不至殫錄、數行路之難、感當何如、某又塵故府殆是三入承明、使焉就之、亦可謂頑鈍無恥、何以擊我、毋使笑八年不改之稱、守避風馳情、非所以謝

與范丞相

某惟天克相、有宋時使億萬年無疆、惟休是生、耆儒篤渠、元后、迺蘭亭、稷日、誕啟、絃麟、凡有翹材、館下之人、方將濃墨、大字、作為歌詩、以鋪張格天之王、勳、祈頌、難老之壽者、而某也、竊意相國之不尔、樂也、伏惟憂國之念、上通于天、罔或驩虞、以自滿、假太官有賜、方且固以期功、辭則如某、等伍、其麾之門、牆外、決也、某用拜稽首、望泰階六符、而心祝之、不敢以勤、門下舍人、要求、惟鈞、慈賜、幸

與吳尚書

某自先生初罹國太之變、敢問氣體何如、於今又八閱月、矣、音郵隔闕、未有甚于此

時伏想諸孔端憂天相純孝哀慕之至視履支持維天生賢將以用斯世也方時之利五陰在內一陽在外於是乎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君子固無所置疑于天也及時之復辟陰伏而微陽升矣小人以退君子以進而乃斬然在衰經之中不得與丞徒共濟於汎其流之際天之意果安在此某之所甚不解也某愚不肖出入政府者八年於茲矣頑鈍無恥殆是三入承明預瞻徘徊素髮頽以垂領嗟卑嘆老非所以躋先生惟台慈賞之

與吳履齋

其門端老生也當先生端憂讀禮之時固極奈何之日謂當時問啟處休力何如而姓名不至凡格者幾何月矣三年牛下日夜望先生為蒼生起引眾君子而聚之奈何卦氣為利一小人且以為聞所謂焉末如之何者今伏戎于莽天下之憂未歇也夫之為卦以丘君子決一小人其勢其易乃不曰小人道消而曰小人道憂何也其意蓋曰苟非上下交而志同如泰之時適足以使小人憂而心夫其憂之必將圖之圖則無所不至矣中外之議以為能折其圖者非先生莫可乃儼然在衰經之中

天意竟何如也某起流落為掌故吏始是三入承明歎老嗟卑亦非雅志故具論中外之所不滿者如此惟先生教之

與程兄

某惟此歲寒瑞白交集其惟梅邊竹外吟興甚高某屬者檢校山莊率然訪戴公不嘗以語家人也時事一變群陰退而明陽升於赫玉音城狐氣壘意前日之泥蟠穴蟄其遂矣乎會且歸矣式逆晤言

與立制置

某聞開柵有日矣九疑三峽而東數千百里倚以為重江神川右詭曼約束妖狐瘞狗喘不敢嗥吾道幸甚杜元愷不作世以吾儒不知兵武夫嗔目語難卻毛錐子安用豈知却萊亭歸侵疆乃吾夫子也願先生勉之上流國西門自古爭衡天下者莫先焉而荊州華維斷不復續江北諸郡浮寄一旦之命於沙渚間鴻鴈誓絕江而南者無以處不處不蛇則亦蚤食我矣虛淮不居莽為盜藪先生謂如此可為安乎願先生勉之適王者庫者來以所通先生書附置某固莫知所置也返以此書寄之

者庫名華九江人磊落奇士自幸其為滕氏此書之所以作也併惟先生垂亮

興趙丞

某伏以冬至之日吾道其亨共惟某官涉筆松間清入雪句台候連止萬福某望昭  
亭翠氣疊嶂高寒其下有人餐沆瀣而吸朝霞若將飄、事外者蓋趙家玉也  
祈山底處所乃辱臨之七八年雲耕月釣之氓一旦脫夫須襜褕而去適相先後旬  
月耳士之不相遭如此劉向漢宗彥方當校雠天祿有駕蓮葉讀玉書之仙然青藜  
而下觀者雖其凡骨或者得于此時見之手受滕一墨見大夫洒墨先之某知罪象  
緝繫藏去慙感渠央葭瑄浮春玉輯均社某疎且賤者不敢借此有凡役願與聞之

興王吏部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元用九共惟某官於皇戰衛以先啟行小川峻奪台候連止萬  
福某敢拜稽首敬為里父老迎候於前駟者  
某惟君諸侯以天子明命宅牧作蕃麾符在行神百受職某不勝大願、用易之泰  
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

某聞之昌黎公歎大州也刺史尊官也地望之重於今餘三百年矣戲下駕蓬萊之  
雲氣薄太極微之星宿而辱臨之制下之日所謂至清之水大好之山相與動色自  
得意若曰繼自今田里其無愁嘆之聲乎某於是不以賀執事之浮州而賀州之得  
執事也

某亦既以賀矣既有進而言者曰吾州久凋瘵非復唐舊今茲歲比不入微君侯其  
誰拊摩之而天球河圖宜在東序恐君侯不吾州之屑也具官胎寒弄明月天網下  
罩一日收某猶願少除之

某往年綴末璫幸其得望遷屏于萬玉之表曾幾何日曼馮仙凡舉手而謝盧敖第  
聞笙鶴之音隱、在青冥間耳某氓也奚其攀附之敢

某一生龍體與世少諧方從軍謫丐祠猿亦予蠶荷鋤耕舍夫須襜褕固無恙也穎  
川得黃霸氓將賣劍買牛我有二天實同此事

某日與耘夫莠于處無能為言新史君之來筆荒硯蓋書所以後若其論大姥則晉  
粵啟凡役則妾庸某謹略



興道帥

某窮山之鄙細人也木石之與居虎豕之與遊而已身當世之公卿大夫士蓋有聲相聞而跡相絕也地相迤而人相遠也則其駕轂觶而耕蒼菴帶笏箸而釣滄浪世寧有知我者哉倘然出山與戲下僅一南北一雲耳然而意戲下之不我知也人聞言疏姑諉之張君房不自意其未見蔑之面而已得伸之心也歐陽子之譜牡丹也其言曰嗅根而知之者上也由今觀之是亦為天下之無鼻孔者言也若戲下則不根之嗅而知之者雖然衡氣机之見乎杜德机之見乎某謹再拜以謝而以請

興蔡憲

某維寒暄無益之常談稱頌不情之繆敬度節下之所厭聞者不敢躐也獨念起家為卿適在照臨古人所謂人皆有一天獨我有二天實同此幸某雖不學然其念慮之所及者不敢不勉江城凋瘵景象葦然方自月十日來始有願買于塗者一二行鋪總此開張晦菴在前豈能遽還富教之盛第較之初入境時似亦小異矣使華廉問然否莫逃必能包之以雲夢之胸澤之以霖雨之手某其免矣所不可知者他人

耳風濤鼓而蛟鼉怒陰翳霾作而鼯鼯啼官塗之囂類如此瞻望崇基無任歸倚

又

某假守于此事有崇臺之役知者輒一二條件之

一南康雖是先賢教化之邦而人士之志其誨者久矣某日身狀其間母子兄弟叔姪之相訟蓋多有之風化所闕其敢輕易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于弟如此而已然以某操脩無素未易轉移焉訟之風終亦不免一日有持碎骨兩片訴乃叔折其父之足者天倫之逆豈不駭然責反坐而追究之則皆妄也舉此一事可以侑其餘

一曰白鹿書院實先賢講道之地水木出濠雅宜蒞修而比年以來師道不立士之處其間者亦多粥飯僧耳某初至見學校不肅令之曰紫衫戎服涼衫函服恐不可以見先聖先師自今以來不具襴幘者其勿與殿謁不具深衣者其勿與聽講則皆不可以為是有一寄居曰陶教授持文公家札來曰涼衫盛服也文公自言之矣何不可之有某笑指旁一虞兵而謂之曰若此輩祭其祖先上着襴幘豈非怪事文公家札

為祭祖先言也。不為拜先聖言也。故曰凡言盛服者官員公裳。士人襜褕。庶人涼衫。市井小人亦有祖先也。則涼衫其盛服矣。文公之禮士人猶不可以涼衫見其祖先。而謂可以涼衫見先聖先師乎。蓋禮文之粗淺者其議論尚如此。則其所講明可類推矣。

一近準使牒差請饒堂長以領袖學者。此白鹿之所嚙幸也。其即日遣人籌禮幣。乃承繳至者。劄及辭免公狀。某以其免檄必不容。但乞即與繳申乞劄。催供職矣。此中久無堂長事。体放紛其於善利之間。恐有界限未甚分曉者。至于今日要取某人之田。明日莫要撲某處之渡。此非好氣象耳。與之則民怨不與則士譁。非有淑其心。又何以革其習也。

一晦庵在郡時嘗祠漁溪于學校。人又以祠晦庵是矣。不知何者。忽剽出于學門之外。使兩先生不得祠于學宮。非禮也。而又有大不然者。周朱以塑像居中。而明道伊川俯坐於其西。可乎。某之比來其謁文曰。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願退然居西廡。庶下或者其不謂禮。某祇謁之始。徘徊太息。方

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蓋嘗牒前廣文竟不報而去矣。不知此事合與釐正之否。

一本軍財賦上供十九。軍用十二。向來郡計豐裕。猶欠三月軍糧。比年以來。狼狽特甚。某以三月十二日交事。二十四日打請。凡該二千四百餘石。而在倉見管三百石耳。和糶蓋在去年八月。悉自領錢。此時市價初不如今日之高也。領錢喻年計利。六該若干矣。方且訴于使臺。不肯如約。有表淳夫歸而給其邑曰。已得判配四吏。且不追錢。木輪來。於是未納者二千餘石。皆圓視不納。郡縣殆無如之何也。惟台慈主張

一本軍昨準發下先正書傳。近方刊成。所以惠後學者多矣。謹印造十部。計四十冊。申解所有印板。不委留在白鹿書院。或合申解使臺。取自行下。

一某之在此。若得年歲間。恐亦可以粗成軍郡。然事有大繆。不可以一日留。已懇眾使稟聞。敢願全其平生。保其末路。使得遂歸田里。無玷已知。不勝大幸。設使眾使越越稟控。切告為一扣之對。越此心無任願。謹

一某頻奉使牒。一一僉名。累具公申。乞存体統。伏準回翰。猶執謙尊。當伏思惟。豈不

欲安然受之使吏民悚動知繆守之見礼于上臺如此然而天下之所恃者名分耳  
節下不得而私以假諸人某亦不得而私受于節下昌黎在唐為一世儒宗袁州申  
狀猶致嚴于故牒謹牒之間而况于僉名乎伏乞改就舊式以正官常

### 與吳尚書

某惟人子之事親雖亘天地無終窮固極之哀豈以國太之年開八袞西先生之位  
登兩地一門孫曾置笏滿床為足以無憾耶獨念先生此身天下國家之身也庶民  
之孝固自有在敢願先生為天下國家節順以愛不賢之身某在門墻則子姓也謂  
當匍匐奔赴執事左右而形影單隻欲往不能遙以瓣香敬致門下士之慟瞻望東  
北無任悽新

### 與余宣撫

某屏廢山林於今日三年所謂理亂不聞黜陟不知徒見或者稱執事曰侍郎則知  
其為侍郎而心以故今書考亦直稱之曰侍郎他不知也蓋山林草野之勢固如此伏  
惟侍郎討論古人事業於詩書之中擊度當世利害于形勢之外固已燭照龜卜而

黑白敷於胸中矣出而用蜀天下其屬目焉蓋自諸葛公以來蜀凡幾變而至紫峯  
此其尤大彰明者也而皆不能無遺憾某少之日拊髀面而太息亦既考見一二而  
不能為侍郎誦言之者山林草野之體不爾也不爾則冒為以名聞人不今吾而猶  
故我也從軍古云樂談笑青油幟此故我也時則執事在焉不吏我也而友我亦不  
惟友我也而弟我春臺之酒夜觀之棋倡予和女之思未斂而子聲猶丁丁然在耳  
也棲宿不同處如許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觀此今吾也而何有于當世之卿大  
夫彼黃鵠練掛書一束此碧崔嵬吸露一杯亦未嘗以筆墨奉帝城之書以辭色貽  
世俗之笑也而一時之貴介公子其以乘車戴笠而下揖之者亦幾希矣夫何人之  
不我知也蓋知人有劉姓而騏其名者嘗僚于淮東而今茲教授于峽與蜀壤地  
接而侍郎鉅公也一顧之則驂騑不顧之則駑駘是以越境而一鳴焉以故我而謁  
之書不知今吾之莫可以書也雖挈侍郎固萬于一世俗也以今吾而不書是世俗  
侍郎也世俗侍郎是某之薄也某不敢夫勢隔則對面萬里此書不得教也心親則  
萬里對面此書不必數也惟侍郎以人心為金湯以人才為武庫以詩書為政事以

忠義為功名，則誦之當時，傳之後世。垂之史冊，勒之烏彝。其與國匹休永，有辭無

象  
與胡兄

某方東書冊，或行李時，浮詩筆其亡。何至此，墮在膠，後之中，今亦不記。酌心處，  
山佳山水，而主人翁乃猶未識。面目儼然，俗吏安得筆床茶灶。如吳時行春故事，七  
二百楮，聊奉醉資。所冀一笑相望，正遠。臨紙瞻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一

簡別

與余總帥

某亦既倩張君房萬草上塵積矣。過不自料，乃復脫春臯之襪，禱解夜澗之琴，箬為山一來政，以晦翁藏書在焉耳。知我者少，又不因楊澗左，磊洪濤巨浪，日夕之相舂撞也。抵掌而談天下之事，抱腹而歎世間之人，不識猶託金陵語，予右詩有之。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甚敢不以質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命墮在懸崖受辛。苦某敢不以請。

興業殿院

某下土蟻虱臣，七視天子之中。執法等威，截無時而書焉。茲敢也，祇所以為慢也。某則不敢，乃朔日仰伏殿院，以人才薦進于吾君者二十四人，而某亦在選中。謂殿院為公，於人才耶，則某也。場屋散飛之文，何觀乎高古，謂殿院為私于榜下士耶，則玉

立其端一言而為天下法何物小子可以曲春秋之筆也求其說而不可得乃繼藏  
露焚玉黜東望再拜謝而敢問其所以然者

### 與廟堂

某至愚極陋於先範未嘗有一日趨承之舊也大約埃土固然一春雨露所濡其苦  
齋實蓋於是遭際者三矣始某不容于督幕抗章丐祠鈞洒陸離自天來下當是時  
方欲以著履還郎曹一也彼守虛阜意者以是名其歸耳前守為或者所材去徑與  
畫旨趣行二也抵治所八閱月事、風波而白鹿洞其最甚者也取晦翁之田于盜  
寶玉大弓乎久知其有今日事曲為易地密庸而善汰之三也此思如天無所論報  
方寸感激政此崔嵬忽拜十月間所賜鈞翰中有親洒片幅榮光燦然乃知鈞陶深  
欲汲引而其間有委折焉自非化治甄鑒素知愚慙則或者之逞憾某某靡矣感大  
恩之莫報歎直道之難行惟有拜手稽首而已某見其中都有丐賦叢祠欲望鈞慈  
迄賜大造某山林深密沒齒無忘干贖鈞嚴無任祈扣

又

某孤危之蹤大造之所曲成者至矣始之聞兩易之命茫然不知所以然自以治洞  
學田謗焰未熄適會鈞翰有委折之訓意其此故之以也今乃聞得罪秋壘仰累生  
成南康當揚瀾左蠡之衝網船湊集多者百十少者數十羣輩橫逆挺刃頡頏居人  
搔擾市井盡閉當陸宗師出守時蓋有殺人城中而莫之敢嬰者某之初至實以為  
長此不正是生亂階痛絕治之委曾擒制數輩而湖廣其一也於是方有忌憚畧成官  
府東西行者必有能言其故而此輩顯為征稅地激怒怨使却不知其本無統攝也  
以秋壘之按劾誰其回之不圖洪鈞乃一轉至此恩斯難報無所容聲某謹拜稽首  
以謝而具錄本末乞賜罷斥惟大丞相所處分某不勝皇惧祈懼之至

### 與吳參政

某治郡無狀蒙恩易麾即日解印綬歸以臘之八抵牛下乃聞先生誕膺顯冊再秉  
事樞海隅蒼生日夜望此久矣克言鼓舞不獨一老門生也息肩方始未能治筆墨  
以賀在門牆豈欠一通啓事而以此為恭慢哉某敢畧某兩易之命初亦不知所以  
然訖、馬丐祠未準行下已乃聞為秋壘所劾已具錄本末乞罷斥矣去郡之日

幸無得罪于士民哭泣之聲填街溢衢見戲練旗所至以千百數皆謝遣之獨有一  
旗遣之不肯去曰不願得錢願一過目試取觀之則云秋崖秋壑兩般秋湖廣江東  
又不傳直至南康尋体統江西自隔兩三州亦可發一咲也獨小家南康其姓司戶  
君所目擊先生試嘗舉似之惟某推顏不推之跡每費造化前所賜釣翰所謂極吾  
力所之者今可以自用吾力矣或謂冬享之日嘗有進擬應先生以為未可乃爾中  
亦某自受知于應先生不薄嘗于辭免詞掖稱引而薦進之督參告詞蓋特筆也所  
謂大筆鴻文當不在韓愈氏下某雖非其人然時時持以自矜於是同幕怒生癭矣  
審如所傳則又是譏忘之入也天之所以命我者如此某其何尤

### 與邵武同官

某本耕田夫耳夫須襁褓固亡恙也起牛背上為吏素自不免辨一張君房而執事者  
况之以復鯉魚之書借之以孤鳳皇之譽某宜如何答也歸卧林壑方手苦一草廬  
決意不出山矣再三辭不可而訝士突如其來持劄固陋之辭而復之不惟不能亦  
不暇謹奉函檮上之受書謁者而告之曰古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者非若後世恭至

於足敬至於謬焉而已也設施當何以條教當何先民瘼當何瘳吏奸當何戢敢願  
一二熟教之至於某之所以來則有故矣始某在廬山有解舟橫吾境者榜之百七  
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也爾之榜也奚其可某復之曰吾境也彼之榜也奚其  
不可牧荊州某列戍江東郡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而其析之是鄙我也鄙我不如  
亦牧愈益怒舉劾之夫是有今者之命然則某之比行將改前之為耶則魚由吾民  
者無適與為主也不改前之為耶則所至撐觸人得罪又無日矣何以教我敢無書  
紳

### 與李編修

某於幕府無能為役納草籬歸里甲行有日矣會王兄以翰墨來自笑曰某命窮所  
遭固如此某試嘗為篝之能相與荷鋤畦蔬分粗共編于烟雨之外乎曰不能也扶  
兔園策與童子一二人吾伊茅屋下予曰不能如此則有復見荆溪主人身朝士奉  
一囊粟食客坐常滿豈有為二千石願令子驛馮驩之缺耶勉旃行矣其毋以予思  
自沮惟執事者肯可之

與廟堂

某不避嚴誅報陳危懇某山林鄙朴之士無他技能初筮濬陽校官遂得事今樞參督視已而叨入帥幕似若以國士遇之於是知無不言頗相未聽一時中外推稱東榻者翕然蓋其所親也猶是鄙朴無能之人身當某垂滿督樞泣下留之未至修門已有掌故贊幕之命某雖不肯然嘗為教授又嘗為幹官故事不復贊幕矣李昭文留供掌故之職而某感激督樞知遇竟復過淮既至則容貌辭氣之間若與曠昔異者某知譏間之入也亟謁告以歸不圖中途遭罹艱棘服闋則史集賢當國矣顧又坐東淮一書斥逐四載歲在己巳濫塵末班未幾督樞坐廟堂而某遠謫畏謫不敢時節造請惟自處于無能而已乃四月十八聽宣布督樞忽呼召之話言從容伴從賓客之後某不勝恐懼辭控者累日未嘗告急于兩樞密參政宛轉一言今王先生可覆也朝命既出軒樞手書鵞諭且有某庸鄙不足以辱門下之助則有矣若謂其不可保則高見誤矣之訓某再三懇命以為辭必不獲命惟當丐祠又恐朝廷謂大臣視師既許其擇凡臣以從矣丐祠之請必不見允如此則有委之而歸再事苟至是下幾大相形迹乎督府宏開取一人士而掉頭不肯許是羞督府也某則不敢然則某之此來蓋專為賓至之交耳居無幾何忽不樂隱憂成疾袖手無可為者遂以八月初五謁告初十就道而督府眷留不已訓告勤拳既乃戒其帳下為挈行李以回必不容去所以寬贊之者至矣今督樞行邊西上其誼不可以不告而歸惟是衰疾轉增難于久待朝憂夕慮敢盡布其腹心大鈞無垠不遺微小使其苟有以藉其口不至得罪于當世之士大夫則林密山深無非雨露謹具劄子申尚書省外某不勝俯仰殫命之至

與王參政

某仰恃門牆之舊敢喋喋布懇悵蓋以迫切之懷不能自己而慙直寡與非先生無以為歸初某此來不可謂不期而集者矣所賴先生生廟廊廟必能按之衆濁之外使之潔身而去少須之未晚耳事有大繆不然者殆不可以頃刻留也乃八月初五某已戒行李入汴將以初十丐去得請與不請行矣未及請而督樞聞之以參贊尚書未諭鈞意已而又以其東閣內幾來遂戒其帳下挈行李以回某非不能挺身逃



也。通會荆妻疽作于背，勢不可耳，仰揆督樞鈞抱，不過以其決從此逝，恐負不能  
容之名，莫若犬馬蓄之而二三人者，所為愈益，幸將使督樞之名愈益，損懷下之容  
其必何以為容。他日二三大臣如有問焉，則將何辭以對。再三熟念，只得告廟堂，  
祠身如先生念其無罪，與一小壘，固所願也。昇時得上，不得上，蓋未可知。然且以得  
去為佳，又不然，則直與之祠，亦一快也。其稟丞相劄子，謹錄申呈某之區，蓋求去  
而非求進，先生知之，丞相未必知也。敢願于聚精會神之頃，為道所以然，某不勝祈  
懇，俟命之至。

又

某政此拜狀，置中，必準鈞翰詭誦，不勝感刻。督樞以某決去，恐於行府不甚好看，必  
欲安排一處，使之善辭事，既不諧，而先生之所成就，剛又有大造化焉。所謂膝倒一  
館職喚回郎者，此豈某所敢請哉。抑某之愚，以為先生之所鈞陶，固所願也。然又竊  
有憂焉。督樞以其此來，謂疎之耶，則以之為參議矣。謂親之耶，則事有不尔者，此必  
嘗時有告之者，曰留之在朝，不若挈之出外，以此為納忠耳。萬一某得綴末班，而此  
間事体，朝廷或不謂然，則多言者必指其藉口矣。恐非某之福，奈何。涉世之難如此，  
併惟先生教之。

興蔡編修

某脫襤褸起民伍中，朝士之相知者，落如也。獨明執事一見輒器許之，若將以為可  
與駁馳斯世者，而不知其愚，顛踈真與人杳鑿，適可着之，頽簷敗瓦下耳。始某為督  
樞招致，方日日詣府，辭行，不服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來此，無幾何日矣。輒忽  
不樂，自度無一事可為報效，蓋嘗束擔徑歸田矣。督樞不以為罪，挽留之再三。今  
又西行，適某諶不可不告而去，重以老妻疽作于背，姑謁告以俟其還，讀執事與懷  
當世之書，三復感歎，自此山深林密，無相見期。田家作勞，或與黃犢對眠，時不能不  
一思高致也。某臨紙惘然。

興樓大監

某惟敬之至者，禮不煩，情之真者，辭不費。蓋某之於蒞下，至踈遠也。未執李膺之御，  
而徑達毀浩之丞，莫窺子贖之墻，而驟言曾點之志，其嚴其謹，當何如。而某也，東寇

冠裳而還務種、闢筆研而事犂鋤、竿牘之暇固非山林之事也。然則盡心乎生斯之世不能高飛而遠舉、脫離人間亦未能免俗耳。某請言所以閱澹、鄭幹名、江少時嘗師之不遠數千百里、以書走耕舍下者、再前既辭不敢、今始不敢辭也。蓋其言曰：「節下嘗歷、道賤姓名似不以凡子待者、予既以閑陞、尋門牆矣、予能為道、我意則今茲尚餘一京削、必我與也。某不識其審爾否、然觀七八月之間旱、苗則槁矣、造物者一溉而滋之、亦既蘇醒、何惜遂霽、然使有秋乎、明執事之心、造物者之心也。某敢借以諭而惟節下恕其僭。」

### 與族人

某輒有所懷、不敢泯嘿、某于宗派、其行最卑、尋常雖有區、之愚何繇吐露、今茲族人互訟、見非於邑大夫、令某論之用、略陳其梗概。夫一族之內、有貴有賤、有富有貧、有賢有不肖、固有不齊而長、幼、正、不以貴賤貧富賢不肖論也。其人雖貴雖富、雖賢、然而有卑幼焉、其人雖賤、雖貧、雖不肖、然而有長焉、貴者恤賤者、富者憫貧者、賢者諫不肖者、以此為尊、長則卑幼敬之、以此為卑、幼則尊長愛之、是為衣冠之族。

是為詩書之家、是為禮義之鄉、豈不甚美而乃有相虞詐者、相扇誘者、相吞嚼者、相教謗者、今日一詞曰：「幼悖其長也。」明日一詞曰：「尊欺其孤也。」是為蚩夷之俗、是為盜賊賊之行、是為饕餮之宗、豈不堪惡、某以為族人相與、實利害則當求直而不失其和、爾是非則當委曲而毋逞其忿、宗盟不可內叛、家醜不可外揚、若人慾熾然、天理漸盡、則賭博惡少也、而我為之矣、爭訟誣徒也、而我為之矣、鬪毆克人也、而我為之矣、污穢獸行也、而我為之矣、為人類而至于此、則亦何所不至也。苟利吾居、或圖其祖之墟、苟葺吾屋、或赭其墓之木、一念之外、而人倫庶物之分、何啻天淵、哀哉、某承命於大夫、敢為族人誦言之、如不以卑鄙而垂聽焉、宗族幸甚。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二

簡劄

與程尚書

某惟吾鄉諸老不登政事堂者有年於此矣明公清忠粹學主知日隆猶以柱下為執法之官不若近侍論思之密勿也渙發大號四方願<sub>之</sub>改而望<sub>之</sub>莫甚於耕野之耆蓋以明公一日登政事則前日之所取而薦進者吾今自陶成之矣然則某之賀也上以為天子賀下以賀其私也

與蔡尚書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門族瓜葛之親與夫州鄉履屐之舊也一見傾<sub>之</sub>便為已知某雖刻在肺肝間猶世俗悠<sub>之</sub>其斯之未能必也乃者不勝嗣續之私妄意詞請歷思中朝之士豈無交楚之事契<sub>之</sub>里閭之情分某蓋有<sub>之</sub>適而不敢書者焉亦有<sub>之</sub>書而不敢言者焉<sub>之</sub>切揆明執事必無面從必無色授可則不可則不可而已耳慨然重

方

兵

巨山

謔如響應聲一燈之傳不絕如綫是則明執事之有大造于我<sub>家</sub>也某謹北面以謝吾  
君而西面以謝明執事抑某于此亦不能無疑焉夫子之言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  
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某之守此訓久矣故其詩曰與世無求年積少對人  
可語笑談多又曰看人面孔有何好如此顯顯只麼休亦不可謂信道不尊者由今  
觀之四年而無求四年而無得也一旦而求之則一旦而得之孔氏之訓亦殆有不  
然者乎然則某當何從雖然不敢不自守也

### 與程戶

某之於明執事非有葭莩之親與夫燈火之舊也談間傾蓋固亦無幾見耳以故明  
執事之擢高科登顯仕某方自慙其疎也而莫之敢書明執事之誅之也宜乎下四  
年誰念流落不自意宜我疎者之獨我親也每得鄭提管及程朝陽信其言提掖之  
盛心某其何以得此抑某居山間久備見草木之榮枯凡其自本自根元氣流溢則  
條達暢茂各遂其天若根本中乾而強加之力焉亦徒捐身然則愛助之意古人  
所謂銜感則有之知也則未也某謹再拜道其所以感者幸其所以知者

### 與審尉

某維江鄉霜寒安樂有年共惟以文章家談神仙吏山意於穆某老矣然於明執事  
後一輩也觀書之眼如月作賦之聲摩空聞而知之亦久其日低頭一尉僅隔武亭  
之片雲莫吾而為惟有瞻帳異時為此官者能使村無明月之吠人有綠野之耕斯  
亦奇矣明執事又復與二三子者聞之侃侃詠沂舞雩不吏而師以教為政獨憾某  
入林之密是正無由注深仰焉敢問執訊

### 與杜監丞

某昨雲牛下與世了不相聞西淮長城倚公為重適以憂去兵民驚嘆而山中之人  
其勢無繇遽知也久而知之則貧與病俱終不能絮酒千里以見平生兄弟之情耿  
此心有如礪日伏惟日月綿邈游慕如初為國為家願少裁抑某投棄既久不復  
知有人間事矣草廬之北已鑿片山携鉢自隨死便埋我嘗有句題其處云此便  
是有宋秋崖老樵墓誌銘也山深林密無相見期西望安淮如在天外臨紙悵不  
勝下情

與丘文昌

某辱在門牆於今餘二十年豹尾神旗建舞大相草廬耕鑿適隸二天豈不願依倚  
末光壯此流落而山林屏廢之迹漢樵蹠散之人固不能奉咫尺書以自附于門牆  
也伏惟育人材如詩菁莪拔彙征如易茅茹聞某此言必將動心焉而奚其通慢之  
罪恃此無恐有如青天某一乍五年不復知有人間事矣里人有廣德倅劉姓而騏  
其名者苦欲介一書於轅和某選辭之不能也劉君自太學取高科垂三十年甫得  
副憲斯亦可念也已敢告先生澤之以霖雨之手包之以雲夢之胸如某受賜某不  
自抑畏輒敢為一布之惟先生之丞蓋也而恕其僭

與程提幹

某雄丈、治中之過予廬而歸也容澤極豐朕音吐極洪暢留之飯不可曰親戚族  
人之候予者多日矣然聞子卜地大好予欲觀焉必後容乃可耳他日至柏溪先餐  
當率爾詣子為半日客某以治中至誠長者語不妄日、旋杖風之涼倘未造朝必  
來矣忽有異傳不敢信乃聞常所用漆匠則祈門人亟呼訊之為之驚呼失聲夫以  
未艾之年當獨用之日天不與我而止於斯為人子者無痛之痛固與天地相終非  
言語所可解也惟提幹式克負荷治中翁為不亡所冀以窀穸為心以顯揚為孝毋  
或致節貽憂九原

與廟堂

某何物云微不兩月之間而以區、姓氏黷流電之光者三矣西曹地忍某獨無恨  
於此乎惟是木石之與俱鹿豕之與遊未嘗得自履殿之間几研之下也不圖一旦  
遂為已知平生遭逢蓋所未有恭惟凝、吁咻之英毅洪鈞轉移之妙密可謂極天  
下之難矣使其終身不齒已載洪私况如屢却屢前迄回淵聽此趙韓王所以為真  
宰也某殘骨易朽大恩難忘方骨之微有如皦日謹具啓事一通如左亦固世俗礼  
耳惟鈞覽而知其心之所存則某雖在荒山野水之濱如侍衮衣繡裳之側矣

與程朝陽

某自聞勝帖為之喜不自持屏居山林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屈于人若干  
年今為公屈矣伏惟大對昕庭遂魁天下不惟居家積累有此盛事而成吾宅相

亦與光榮先公有知豈不含笑地下夫是以不得不一書為賀也中外兄弟不同它人徒賀而已為者古人有言盛名之下難居猶願賢表留之意此則不肖者區區美所之心耳時方祥暑惟珍愛自厚

### 與葉殿院

某方出而仕時未嘗敢以函書至王公大人之門雖萬年盟如殿院重交情如殿院某猶守愚不敢答書而不敢奉書也退處林壑伏隕潛深姓名愈不得入帝城矣謹言鯁論天子動色未幾而聞為左補闕又未幾而聞為中執法某皆不敢以書賀蓋洗長鑿于牛下繫短鋌于鷗邊法不當尔今茲迫不得已輒犯不韙上書臺端鄭運幹辱一日之知所以望殿院者不啻老農之望歲責某以羽言者至于再至于三某其說以為秋初得兩台翰俱墮覆蕉兩使者必日以適孤盛心懷此慊殿院幸而再屬之為春請當遂得之闔端於前時就緒于今日某同此拳切敢願與一書趙憲一書樓倉孰謂齊飢發棠殆不可復將前日之雉者所以為今日之廬也某不勝皇悚引頷之至

### 與棲提舉

某惟世之所藉以干請者二曰勢也曰情也今某將有謁于節下其勢耶則節下一道使者而某投閑之匹夫也抑情欵某固未嘗得一日望末光節下其以某為何如人哉二者無一可而猶昧焉猶昧焉則亦有迫不得已者矣始某為鄭運幹以秋削請有司者曰後令其伴來以書則臘矣得無愈後乎齊餓發棠皆曰殆不可復不知仁賢襟度與流俗相百倘然而予之則夢鹿也而真其馬也而得所謂特達之知也以勢者挾貴以情者挾故無所挾而言意者惟某為可乎起古道于寂寥薄世態之冷煖非節下之望而誰望其若以某為僭越而斥絕之者某不敢辭

### 與榮王

某伏以甘雨既足薰其以風共惟以周姬公之親為漢宗室之表有赫王社泰山四維天其篤棗我家某生于窈林長谷之間長于窮欄敗瓦之下蓋魚蝦之與侶麋鹿之與遊而已耳不自意乃歲得授經于朱卯講道於絳幘其迂闊之談可厭也而王不之厭其鄙朴之狀可憎也而王不之憎楚元之詩河間之書固亦不專美于前夫

人矣。潛觀嘿察，則易之謹，為貧賤者所不能也。詩之溫恭，富貴者所未有也。故每進其狂瞽之說，盡殫其愛助之忠望。大王為史冊英賢，為國家磐石，為天下之鎮。公于不但曰漢表之諸侯王，徒以上貴介弟為劉氏祭酒而止也。切磋之心，雖至講習之樂，幾何而裴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以自從於詩書，而戎行俎豆，而軍旅遠藩，房不九萬里翅矣。方是時，大王出餞于楊柳橋之驛，謂載于水雲鄉之舟，道滄空，望觀者駭動，故其心事之磊落胸次之崔嵬，不能不一二吐之。獨不知大王能記憶否也。蓋其翔而後集，不可以莫之行色斯舉矣。不可以莫之逝言猶在耳。而屠羊說返吾肆矣。捨墮樵而煮瀑布，駕穀鯨而耕荒烟，若將終焉，豈意其真在廬山也。瞻望太息，書不盡言，惟鈞慈垂亮。

與廂堂

某惟禮絕之地，峻極于天，僻壤遐陬，一介之蟻虱吏，其敢以人間書疏塵滓太屢，傾某疎庸蒙恩假守，蓋以今月十二日領郡事，初見吏民，具宣君相仁愛元之盛心，與夫統盟學道之至意。雖郡如垂罄，塵土不遺，而紫陽之藏書，故存白鹿之講學，無恙如使得從簿書期會之外，揚厲儒先之緒餘，推以及民，是亦報稱謹具啓事一通。如左，敬道其所以然者，經邦論道之暇，試垂岩電之末光，焉某不勝大願。

與陸中書

某惟天子之從臣，位貌隆重，而某向也窮居而野處，出探而澗飲，其棲息固不同也。人間書疏，自非林壑事，蓋於是掃迹于典籤者矣。楚家為郡，則棠陰蔽芾，相去幾年，為耳。蕭規如在，願聞其所以為教者，謹具啓事一通。如在，惟垂紳正笏之暇，少流觀焉。

與王起岩

某求書鄭柳於今不十年，想一時交舊，凡相與看雲于竹溪，吟雪于梅塢者，猶可一二。數觀泊湖海，清夜之夢，栩栩塵埃，迷入江山，愁予其間了不相聞者，不獨于左右也。表姪承學，字下足見義文靈潤，演迤及人，甚盛甚休。外舅一生刻苦，僅領鄉書，乃不克試春闈，遺志下世。其家書種幾絕，今得與王謝家子弟遊，或者蓬生麻中，身願少垂情。

與吳總制

某通讀邸報切知召還屢近三節在涂正人登朝吾道幸甚恭惟 聖天子屬精之始獨運睿謀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如一元之氣閉藏磅礴剝極而復明陽以升將使玉藻瓊敷在帝左右精神聚會談明強諫以復端拱咸平之盛然此上意也某至不肖亦知從吏故其身雖草土不能測識然切以為天運神化固已在風飛雷厲中而所以持之者定力身某私有以下所為上言者

與滁學士友

某伏拜書教懇、勤、頌而不規抑非所以玉我也學校非官府也要相與講切箴規以無愧于士而已彼儂語何為者而所弟子間胥為不情恭某嘗從諸老遊願與諸君一發揮之大相不知其愚留之幕府非其所樂也特以天寒歲暮未可以勞吾親春且和矣後二三子于林霏岩暎之外有日矣勉旃亟養某敢不修容以扣

與吳侍郎

某伏想名節在行士之上謁于贊賓前積于篋說蓋將應接不暇而某獨不能致一

書于庭者無他迺者四輩趣還輿情激豫以謂主上更新萬化於今三年邊陲日以驟國論日以非兵日以驕財日以墮聖君賢相夤夜詩諫而效猶邈如此非得經濟之學起而渠翼之政恐補瀉雜下於沉痾之際陰陽錯繆于壞證之後其憂未艾也禁運政恐虛帝尚身四方顯、引領望先生之入、以刻為為庶其有瘳今何為者乃以小司空出為益江守也某固以為未足為朝廷賀耳非慢非慢

某以先生洗濯于碌、益益中僥倖一筭然祇事以來其意自覺鬱、有不樂者歲月老于奔走精神荒于應酬、亦可哀已妻上丐歸之請堂相皆不以為然打包徑行則恐大拂制侍意前日曾又入一劄謹錄呈似金山胥會敢告從容及之

與趙制使

某忽聞羅致師幕司令已具辟書此固他人睥睨而不可得者第區、愚見以為自領教事于今幾八閱月身登山有道徐行則不踈頻欲則氣舒惟台慈更少緩之

與吳集撰



某昨侍制臺坐、切知先生實主會盟時以區、姓名列刻闈于上山公啟事則大手筆親為之伏惟一世膺門、少所許可其復何者乃奪題評取以觀其間無一字敢當者謹再拜以祇佩樂育之盛心而告於涓肆曰筆削之間盍少收焉庶幾聞之朝床誦之朋友傳之子孫先生無愧辭某無愧色不亦可乎

又

某欲丐一嶽麓祠官而去此興已久人若肯為山林長往計打包便行可也何必纒繞如此獨念制臺知過不薄其去不可不委曲不圖轉以呈似又勞訓勸讀所與制臺書大增獎帛之重然適以堅其繫匏之意也如此則區、之請不知者以為邀利知之者以為邀名徒負不韙耳

### 與胡司直

某定論壽母尊夫人銜佩瑤池旦日初度而某也司直之同年生也東坡與王安石書云吾先即公見謂當袖手版而前與子姓列堂下以舞老萊子戲綵衣之斑舉潘安仁知慈顏之觸抑官盛近諛或者其不謂年家子法當如此謹道其所以而自附

於五君詠云

### 與吳提侍

某此者伏準照牒蒙糾合諸司擬以姓名闈于上會某初入帥幕日與司幫者唱籌較錙銖而老人又欲沿歸日以察、於是竟不得奉一書道謝惟易之感感也感不言感而言感先說也說不言說而言先蓋無心之感天下之真感不言之說天下之真說也然則先生奚以某之必謝而後為感且說哉某行侍老人歸敬當晉謁於賓贊矣

### 與魏參政

某惟泰階六時躔次在望日夜引鎖以為元老盍歸並正鈎軸庶幾傳說之輔台德山甫之補袞闕而乃浩其捲懷不可回奪避月峽而上山高水長傲睨風烟問訊白鶴則先生之退信勇矣抑周公明農在鳧鷖既醉時然猶終不得遂其志今何時也公獨拂衣高卧乎如使一念及天下蒼生殆將感然以悲憐然以起不得為泉石計也某翹風歸艤此意悽斷

與別制置

某爲耳聾，書于籤，有意謂鞭笞封豕長蛇，莽食上國，幸我閩隄，我漢廷敢於憑陵，無厭者，正以諸公袖手于綵野之閑，冥心于墨纒之慘，而上流是用急也。使星西行，芒寒色正，披難鞞之醜，齋信然狂吠，亦既擊陷而奔之，氣義梁襄王問孟軻曰：天下惡乎定？曰：定于一，孰能一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蠢茲韃虜，惟恐負我馬足，所過無唯顏焉。彼蒼者天，寧不感竊于此禍盈之極，必取滅亡，伏惟錢下一世聲名草木震盪，乃敵王愾，誠此鞠兇，使邊境永清，復見乎世，則游常所傳有不勝載者矣。惟爲國家勳圖之。

與何滁州

某避風和門，真、春、芳未嘗不引睇三肅也。韃爲不道，入蜀入荆，上流數千里間，有可痛哭流涕者，襄州僅以城免，漂沒之外，莽爲暴骨矣。不知時事竟何如也。伏惟籌帷多暇，深爲吾國良圖之。

又

某本冷曹掾，若與二、三子相從于琅琊山水之間，則必終日儻然，超出塵外，其得挹史君之美笑，而舉觴以酌山川者，當無虛月。此樂詎可涯矣。迺今投之膠擾之境，界線以叢脞之簿書，歷日弥長，且不得以頃刻暇閒，啟處麾下，以某爲樂乎？此耶否也？乃六月既望，聞制臺以帥幕辟，懇辭者無慮數十日日，丐一嶽麓祠官，而堂帖下矣。非麾下獎進而游揚之亦何以至是，然而非區區之心也。或者不察其謂制臺爲私于某矣，使此聲在梁楚之間，無乃適所以爲累，進退維谷，麾下其何以教之。

與諸侍郎

某僻廢山林子，今三閩嶺，美耕雲組雨，一字不入帝城，所謂此膝不生于人若干年，今爲公屈耳。平生久要，蓋異姓而兄弟也。乃今一居九天之上，與吾君謀論唐虞之際，一居九地之下，與共夫莩子，櫛沐風雨之交，於是子莫之可以兄弟云也。雖然，今日而不敢于兄弟者，某之說也。今日而不屑于兄弟者，豈明執事之心哉？謂明執事而有此心，是沒之爲待明執事也。某則不敢始獲齋，相客有相勞者，某答之曰：本自滄浪一釣竿，秋風送我舊沙灘。未論表聖宜休去，只作劉蕡不第看。書授我猶慙取。

獲位因人莫便拜冠木然林下何時曾見靈激能拈作笑端不知竟其去不沾一點  
化點也明執事方大用前客又相勞云：未知吾詩復何如身久不奉談笑不覺唯  
殊惟尊明恕之

與吳相公

某自至廬山每見五老之雲三峽之雪未嘗不喟然太息以為蘓李不作二三百  
年無有以筆墨之奇氣發山川之英靈者安得吾復齋翁酒酣興逸一吐出胸中之  
磊珂而使老門生得以地主掃青壁而鏤之猶可張吾軍傳後世也思而不可見則奉  
晦翁之藏書與其遺墨之在山巔水涯者上之燕几而論於左右御者曰吾先生寧  
一水一石無不可意而愉怡乎將一寢一飯不吾暇遑而成咨：乎寧太虛  
為室與往古之人神交于冲漠之杳乎將大川作舟與當今之世心競于風波之險  
乎寧舍者爭帝場者爭憲而天地萬物之莫我知乎將飢者求食寒者求衣而形骸  
尔汝之猶我訊乎老先生必有見於此矣

與陳司業

某惟習菴方以斯道化辟雍而權衡天下士凡士之好修者以不得出門下為羞某  
用敢以士白蓋吾鄉有胡兄嵩屢為有司所推擇而每見輒怛怛曰是區區者何足  
云人乃以堂上不我知意者吾行不稱其文乎非鄉評何所信某是以輒言之而非  
敢謂以私也

又

鄉友林金陳易新以薦書試禮部盛名之下久矣服膺茲願登龍聞一言以自壯教  
之以大道之要語之以當務之急使得發揮于寸晷者固寒畯之所欲聞而國子先  
生成就之盛心也

與黃漕

某以舡舫從斷港中來暮盪之勞苦未蘊醒也雖欲奉咫尺書話時昔止或尼之窈  
恃寬誦敢徑率請事滌之胡僉同年進士也襟度磊落政自不在餘于後沙上草創  
豈但出無車食無魚如殫缺者所嘆而已其不勝大願大漕分一枝棲之他日檄  
筆當自知其不比耳某輒以吐薦無任主臣

與謝少監

某仰惟明執事佩二千石印綬開府之初百函而通爵里者紛如也講習不情之繆  
教於時無用之空談亦既既聞而厭聽之矣某敢略惟某祈下之鄙細人也木石之  
與居鹿豕之興遊而已矣詩不堪煮起而糊其口于四方乃以草茅不除與世少可  
所至擘觸往々炊不及熟而去之蓋自竊第奉常于今二十又三年計其在官不過  
五合六聚成七考耳牛衣無恙山林日長每歸田廬一字不出柴荆外也如有明執  
事之牟仁聲載塗方將父母吾邦而其則氓也又奚其書之敢謹自道其所以然者  
具啟事一通如左惟戲下垂覽焉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三

簡劄

回余義夫

某與義夫別之明日，孤篷泊枯葦中，夜半微風過之聲，策策如雨，明發不鮮，淒其懷人，以為從軍三年，乃不能執鞭弭於戟下，以效尺寸，使有志之士，惜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今日之功，乃成于一儒者，頽不避欷，徒手而來，節禹笑人，寂々至此，則見中朝士大夫道義夫不去口，蓋曹呂兩豸其尤也。合肥之圍已解，浮光之失已復，義夫豈不能為端明老子出氣，使吾曹幕下士面目增光，惟義夫飽之某前者見昭文其言，淮東兵數蹙，蹙然而駭，竊意吾言為不然，此何事也。廟堂乃不知底蘊如此，可發橫梁賦詩之一慨也。霜寒惟萬々自愛，以為吾國之鎮公子。

回陳教授

某伏以歲暮莫止，山改雪寒，共惟某官鋪繹遺經，新煨多士，吾道幸甚，台候動止，萬

方

岳

巨山

福某乃春奉碧琳之帖如話故情時則知重越席于三鱉之堂鏗古磬於九龍之篋  
思欲寄聲為柳友賀而吾父病吾兄歿三數閱月殆無以為生也又何心事筆墨治  
書尺於舊交新識間裁寸數歸斯幸及瓜熟相公不察其故泣教行下留之苦口以  
詩直欲返吾為羊之肆耳乃未至在所已報新養堂帖既頌進退維谷執事知我志  
復不能憐我而以賀我非所望于執事也新安山水廊俗故多儒師友間以舞雩之  
詠歎可想會且歸美盛之玉堂歲寒惟葆御算彝式逆味結此有委惟所命之

回趙瑞明

某拜十二月二十日所賜書猶念旅食京華餉錢五十萬伏讀泣教行下時當多事  
正游士致死以報知己之秋乃今緩急臨危一籌不畫徒使先生負謗議於天下則  
如某輩書生又何所倚仗而先生聽之不忘一至于此客之負先生者多矣先生乃  
猶待客不衰盛德固有光為門下士者獨無愧乎此某所以泣也李察使之在亡議  
者籍以審已脫命至招信猶是先生不幸之幸不然家置一喙何以自明其奇蹇之  
蹤懷抱日惡正以老親風淫特甚啟處良艱後仕則侍疾有妨幾于不孝欲歸則有事

知遇幾於不忠進退兩難天實臨鑒

回鄭監丞

某拱拜翰洒紳佩盛心麾下好賢如緇衣表屬先哲揭閣而詞之發冠于下幸來觀  
禮而某方餐風雪雪屣跡足數百里而歸病未能也高山仰止景行止其也敢不自  
勉維桑與梓心恭敬止某也敢不自訟惟麾下行鑒焉

回史制置

某迺者伏聞當宁西望而歎以為吾臣有神太平之典足以寄天下安危者盍歸予  
未玉戒王度飛駟而台當已不俟駕行矣嘗奉咫尺之書啟候前取未幾日而拜所  
惠翰則猶舊題也申之以兄弟之情誨之以軍國之務某既賜矣鑲遺珍腴錯落瓌  
瓌所以昭睠予而將慙勤者何其盛也時適多故而以不肯似如某者當此風寒得  
無有北顧之憂乎再章乞骸天未從欲亦惟相公良圖之

回郭提幹

某伏以榆火春新霽景韶香共惟某官典司國貨與世作鹹有集靖共台候連止萬

福其乃秋賦浙清適在選中客有籍榜貼指盛名者曰此赤城聞人今之郭有道也  
自是姓名賦之胸次聞者八年不聞今茲共此淮月而兩地相望又在邊城吹角水  
茫之外也天際雲帶字借筆聲乃知以洪範八政佐常平使者柳子厚所謂可以  
利民非民利者其不在吾儒乎與時金張許史連光雲日固有傲睨一世以相誇詡  
而與事者退然山澤之癯窈鄙梁肉於此可以聞其不凡矣何時佳晤傾倒所懷迺  
風淒其有曉其數

#### 回吳參贊

某伏以維春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卷懷高退冲想自怡寫渠有巖台候動止萬  
福某夜籌軍書卒漏下十數刻比明則策馬筮馳四郊矣以故聲問缺然者深時忽  
奉書函發我深省不規而頌抑非所望何某聞李牧守鴈門匈奴不敢近趙邊者十  
數年蓋老熊當道之勢如此今茲誰臂顯聞而淮流上下草木震驚而援泚河所謂  
奉漏壑汰焦釜木足以喻其急賊虜宵遁亦將士三軍之勞耳書何力之有烏帝有  
恩言授以大司寇印綬已上免積期必得請而後已動之慶問某惟避之三會古今

言集戎者必曰戰守和然則和固非所諱也使日壺觴春風甚句自謝康樂以來終  
有此過也試嘗登敬亭之山迺江而北也慨然念南嶽耕夫衣裾化戈甲之腥夢寐  
驚羽書之忙而竟與噲等伍乎亦慨然悲竹西歌吹非復杜牧十里之珠簾隋家九  
曲之迷樓而二十四橋明月今亦莫知處所乎塵埃迷人江山愁予倚筆臨風可為  
太息事會無極未知竟何如也今春築一小圃與民樂之大谷之梨小山之桂東籬  
之菊江南之梅亦略之其非是苦中作樂要欲使景象不至蕭然而揚人之遊者亦  
足以少解其一日之頽耳某嘗有惡詩云化工不解時人意江北江南愁一般蓋是  
時道夫有蔬茹過江之意戲以為化工不解其意何為亦遣春風到此也試與毅夫  
言之想見一笑絕倒迅筆情話惟母責以世俗筆牘之恭則幸甚

#### 回吳提幹

某去冬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敝廬老人無所於居始肯來此鬱鬱不樂中行歲晚之  
路通文風雪寒苦感疾良劇某馳至在所幸山小愈迎侍至止知執事亦以冒風卧舟  
中然勢不得往者也已而得所患翰慨然久之俗下應酬微頃刻暇竟使子家之執

訊亦無良浩之空函我輩謀期誰復計此書寄香茗云俾錄故人得之天上者魏仲  
虎所謂山林野人豈識堂食之為美殆類此也趙龍學前兩日鎮陽美茶為沒蜀  
井對瓊花烹之作教語代書併奉一笑

#### 回陳撫幹

某雖年丈四年于淮身在孤雲戍角之外邊沙塞少黯其愁于迺今至奉帝愈愈妙  
籌帥畧開幕府于長安之日娛庭闈于杜曲之天造物來除固應尔也敢願發揮素  
蘊共濟時艱盡展儒猷式逆殊渥使同年進士相與稱頌以為吾榜得人最盛願不  
遑欵判委批書嘗為道所以然者得報則林禽已書之印紙矣然諾之不重如此便  
常形如墮斃而紀綱之隸必欲歸白其主人謹以徐守書與之供惟台慈垂亮

#### 回王通州

某隨在塵土蓋苟倖如轉駒卑污如井甃平生老硯知有錢穀甲兵之問耳共此明  
月海山蒼蒼聲聞缺然於今又幾何時矣有朱琅畫發我深者異時金裝介士相酬  
酢退然如山澤之臞者豈梁肉自怕腹中書固應尔耶風日初曠伏惟福履綏之式

遙環名某能為役倚筆奉

#### 回方幹

某為天所不貸雖學于我先君骨立體然去死不能以髮又何悼記故交于千里外  
耶一書遠來哀慟何已夫以軍謀入帥幕仕寢亨矣而歸榮其親壽鶴舉而慈顏和  
安輿動而華塗近何樂如之而某也方抱終天之恨奈何奈何余義夫書甚勤行李  
亦既敬道雅意惟執事勉之以副僉臨

#### 回鄭省倉

某頃于書後奉乳渠入夜始覺其竟達空函蓋俗物之敗人意如此老走及門執事  
者之後存身矣如罪逆何多難之身去死不能以寸亦惟戶門墳墓之故苟存耿耿  
始生之日几筵在堂方當洒血於蓂莢之章銷骨于霜露之感而平生知心乃遠  
致香幣若相慶然此所以不敢啟封而壞畫琳琅亦不敢緝藏于篋行也玉廷雪顆  
則既誠心矣來春能踐嘗否憂患之跡其能必此於執此事者乎

#### 回潘宰



其以寸管會無與以早故美無黃白煮湖泉假脫粟耳海物惟錯半含蒼潮所謂眼  
中須有西王人之珍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叢卷之二十四

簡說

曰趙子用

某句為諸生試場屋時已聞子淵有能試聲而某<sup>亦</sup>經學之糟粕子有司不得與子  
一辨上下其論議蓋于今幾何年矣不因<sup>通</sup>聽者所謂讀詩擬脈者始知子淵時文外  
亦復有意於此甚感甚休嘗易一宿則精讀詩誦似若以人倫之違自相報復者此  
殆不可以訓孔子刪詩何取乎刪也傷風敗俗之辭不可以明示天下來世者則刪  
之耳精讀詩所謂言之則巧口古書之則巧簡牘蓋又不敵以訓諸其子師不敢  
以淑諸其徒者也某意其決在刪例何以言之記札左氏諸書所引逸詩其辭皆雅  
正而夫子刪之則論三經最九法如精讀詩刪之決也夫子之言詩曰思無邪若  
諸詩者其然歟某決以為蹟亂如牆茨之比<sup>法</sup>奔如桑中之類皆夫子所刪之詩也  
刪之矣則冒為存秦火之燬漢儒亂之也漢儒矣其亂之火於秦者不能盡記而孔

方

岳

巨山

予所刪之詩流傳習熟于人之口耳者猶在也亡者不可復則取其在者以足之身  
此漢儒之罪也秦禍之酷惟易以下筮得存其他散亂而無經者不獨詩之書傳於  
伏生之日而百篇之義亡國官補以考工記而上方列於夏官職全列于秋官如此  
等者皆錯簡也然則何獨于詩某執誦所懷以評經之萬一不識于淵以為然否  
四程務實

回王監門

某伏杜誨畢典鶴山詩故俱某方疲精神於應鼎老歲月于奔走而朝陽鳴鳳落孤  
響于百鳥喧啾中亦畧觀覽奇曾國子賦矣坐看歲龍度且成幾見秋月弦虛危此兩  
語世不謂分野之孤蓬烟雨解纜逐東恨不能盡讀未見書耳

四程直學

某唯以霜晴梅意孤峭伏想微吟髭於山翠之外袖閣手于明月之邊有味故佳漢  
雅分席此為晚行路人之所健羨夢杜屐而憶杜句也一官亦何好乃間舍於逆旅  
主人者忽以兩月何如相與路地爐煨桐枯火以談近詩即或溪微雪寒稍入簷當  
有清新慰此愁寂

四程會稽

其伏以麦之秋矣初暑已暄恭惟某官妙鍊單文之清平抱若耶之翠有宣有翼福履  
穰、其起從牛衣知道德之里近在枌榆而王謝家玉遠幾遠上莫之得而即也木  
因天章華表之鶴未歸竹所飛談猶在寒夢忽枉香牋始悟舉手而謝虛教又餘二  
百日矣越山水妙天下蘭亭春禊刻舟夜雪可以想見諸賢一時勝韵執事相與酬  
酢興因不淺然范山片段寧久不在萬玉中耶某御行而前仍賦故府田舍翁得此  
不翅足矣有來虞積其若愧何祗事之初奔走擾、謝言不能既也

回史監丞

某拱拜從年伏讀殊敬士學不古習師尚齒之誼新廢賢廢崇屬風化嘉興二三年

身親之祖豆之間容其觀禮麾下所以屏教之意勤甚其也幸抑廢放之人方當杜  
門者過而乃洋洋然與聞祀樂之事其也限東望堂序有嘆其嘆

又

惟在皇肇造<sup>臣</sup>變之二日實惟會上震夙之祥華清流收其永、當年無疆維休咏息  
踐行膏澗帝澤其雖在賦詠蓋嘗隨縣尹大夫班舞于琳宮瑤坊三上華封人之祝  
矣不圖小臣寒薄尋苦窮學拜啟不良恐不得與銷燕晤言振驚方歎奇窮爾乃拜  
君諸侯布宣德意肆茲湛露迄及若邑之一介臣甚感舉也某雖微與思玉承寵光  
而病不能與大快共傷于天威不踰頽咫尺之際以累司士除已別狀申聞外伏乞  
台察

四方宰

某廢放田里日與耆夫莧子相過從自相牛經種樹書外不談也得故人一壺驚喜  
過望伏讀方知義夫已邈俟方知執事已還里山深林密與世不相聞因應尔追教  
交訊恍然涉四甲子矣是豈堪把玩耶某不回家扶犁之手故在頽歲大稔逢候不  
得耕汗菜以給伏臘貧不負予不能任子公帝城之書復犯世議為我多謝義夫蜀  
雖荒殘紫若老子有不亡者在西吳而下不論也高山仰止義夫勉之西笑何時當  
過我宜飯盡飯脫粟而去

回劉教授

某伏以祥暑如暎水花白碧共惟存得懷斯文之正印主吾黨之會盟行矣橫經芹  
蔕於雖某去道情嘯於今幾柯年塵埃迷入江山愁于夜月凄其嘔不盈心小奚排  
闥入乃得賢于十部從事之書廢放田廬人所不齒糊奉乃尔其興隨世矣涼者  
蓋相萬也感其感甚羨陵雖今兵衛然以俎豆洗甲兵之腥端在我輩謁黃牛石摩  
孛關耳石馬二可以者悞百事前定無容人力其間問之矣奴瓜期在年歲不甚遠  
也某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鉏要亦不識故我久知薄命帝城子公之書夫不  
敢作也書既錯落而某食貧多時無以為謝所謂山中白雲不堪持贈其敢將愧面  
對露尖空翠即石渠寶書風日不到恐非鄭老寒禮所能留也故特、

回游參政

某自未脫民伍已知世有程伯淳蓋和仲司成時、為道一世名卿大夫公相其善也某也賤執御無益于今十七八年司成之言故在道有天幸起從田間會正人登庸善類幸甚然曳裾門下者于再于四未得一望末光退然悞且慙莫知所以最困矣袋收錄俾上名氏某極知其僭而盛心其敢不承惟鈞慈貫之

回吳丞

某伏以庚暑之祥綠氣深窈恭惟某官仁聲載道蕪醒吾民歲、秦、台候動止萬福某敢不引領先驅之塵

某嘗讀藍田丞壁記以為鴈鷺行籍紙以進丞涉筆惟謹而老槐鉅竹吟哦其間蓋有無限生意手提家傳之文印與斯民庶解于林霏名膜之外則既賜矣其當以自幸

某辱老先生門下士所謂進見北平王猶高山深林龍虎變化退見少傅碧梧翠竹鴈鷺停峙者也然而別京江之雨迺敬亭之雲於今又幾何年仕學之優新、出頭角某敢以為老先生賀

某憂患推剝去春始有掌故之命處非其據自速人言歸而荷鋤政自不失吾故一室環堵依吾東閣即君我有一二天某也請事斯語

某惟祈在萬山底恐非仙輯之所翱翔水佩冰裳或者其不從後乘乎非某敢借

回朱權都

某伏以春霖開霽農事方殷共惟某官有剴題輿譽處休洽巖、翼、台候動止萬福某謹上名氏以祇祝于典記者

某惟君子用易之泰康濟吾身以及其吾民蓋爐峯之雲玉湖之雪與有賦焉陰凝陽和某也其奚顯 某生晚不學然于未家書畫之船亦嘗窺見其冰雪胸矣所謂地上書星望朝宗人者今不可復得、見其間孫則元祐故家之餘風遺俗猶幸如請一二獨非其遺歟

某聞之道路執事者更嘗久而識見明流傳正而典刑在使之趨形輝立文石典為紳大夫談兩菴公之遺文四學士之故事亦足以駟玉蚪而登元圃矣星言夙駕半刺濠梁無乃尔是狹飲雖然子非魚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某一生散體與世少可丐祠得學返吾屠羊魚鳥相忘有不知歲月之老忽傳縮骨  
起視茫然濂溪在前晦庵在後大快紹續者之難也何敢曰夫膝壤地偏小

某亦既重尋香火緣矣玉音弗俞於是戒官許治之修上屋執事某其得不而勉以  
慚竊伏曰廬惟許士所以命書先為則罪也不自意駢瓊玉而貶之某言不盡謝  
某諗大姥則晉魯啟凡役則妾庸惟蚤夜敬戒以求從誨規有如江水

回馮憲

某維春以雨澤農事未競共惟某官以書平準民所宅生篤渠斯自台候連止萬福  
某謹手修名于典史氏

某聞康廬天下勝處生其間則高者為隱逸又高者為神仙不得獨當奇也必有提  
一筆福蒼生者翻然出此山中咨尔山靈其敬乃職

某惟天方祚宋所以眷命用懋者政在屢豐年一詩耳故雖百脈皆病元氣猶存此  
執事者高枕而卧也乃歲比不入民方東西山之薇蕨翠軒憲豈公獨樂時耶鮮于  
福星為尔一出自江以西其何幸

某嘗竊有嘆謂何蕃為六館諸生時聲名已耀、北斗南榮一短科目卧餘子百尺  
樓下使騎麒麟鳳皇而上預獨不得與上界官府寺任耶時來則為之寧不我興

某見時學于里之東阜識學齋癯然山澤之儒也壯歲仕于淮浙之東西識二季軒  
然湖海之豪也於名門獨不見最良白眉耳假守來此則已揭節而西尚徵福賢父  
子令兄弟間惠然教我

某與世少可所至賦歸去來如渠晉公督九節度之師擇廷臣自從而某在其邊莫  
之可以雅意本朝也至然後請置散造化者不得已出麾鄭公之鄉歲月幾何不自  
意及惟愛其桑梓以施及其謬守某知免夫

某惟霄漢之掌冰玉之衡非濼賤者所得問起居何如也若此山之左花右竹則護  
歟無敢不謹

回陳尉

某惟秋其兌書大有乎恭惟某官有籍仙壇天惟相只台候連止萬福某謹拜手上  
典史氏

某聞之吾身之易嗟陽吸陰上際下蟠同此一泰其奚其燕蓋之間

某迺者解后西笑幸甚披雲一車以南一車以北蓋至今相、然竹籬茅店間之某敢無引頌、

某惟楊子雲不一二數雕虫篆刻悔不肯為一旦抱二百四十二年之經獨究終始亦可以畧窺所學矣某請問奇字

某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讀書一未忽、數閱月樵夫談道必有議然否者某願以告、

某惟書林蕝圃無適非蘇燕天之襟有衍勿艾、

某謬庸耳何足以奉使令則亦唯命、

### 回饒宰

某惟亭阜木落小意寒青共惟琴聲函和民以寧一有嚴有翼台候曼福某誤隨弓刀落塵土忽、三年晉公督九節度之時擇走臣自後不可以莫之出也人間世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不可以莫之歸也拂衣徑去返吾屠羊林密山深與世隔絕

於是與年丈不惟不相親亦且不相聞矣敢圖五老峯下得劉公一命書去之不盈咫而不予知也塵埃迷人乃如此今天下無可為之縣矣浸之以詩書之澤洗之以絃歌之聲不於吾黨之望而誰望也旃素履有上縣最而<sup>筆</sup>書名者其必吾年盟也夫若某則已歸然一翁非復故我廬山招去以奇勝亦不知其大謬不然也終當駕黃犢賦歸去來耳何時佳晤傾倒欲言、

### 回劉帥幾

某惟江城霜曉梅不多寒伏想健筆獨提望此一府有嚴有翼某平生聞<sup>三</sup>峽之雪五老之雲來游來歌意必有奇人勝士相與登雲錦之屏誦芙蓉之謠而玉淵老仙乘赤豹從文狸而去之久矣空山明月悠、我思乃寄一編書惠幸泉石安得吾松之下漱飛瀑而讀之塵埃迷人有曉其嘆某本農家子無他技能吳霜滿頭惟思黃犢眠夕陽耳不得與于斯文也相望千里駕言欲飛

### 回表吏部

某維日史君之廬山而東也秋風撒棘為地主者乃陪主司諸公重客在門禮多違

者江阜一別鴻宿之春譚如賀上籤房今猶未能也不圖狼畫翻、挾蘄竹之霜而至矣感何可言太微二十五星豈久為沙上留者會且歸矣儀戎玉璫思皇名繪日月以舉

### 回黃權郡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翱翔則半刺史嘯咭則真徽係仁澤所濡民以寧一、台候運止曼福某敢不三肅于執訊者

某聞延平之津有寶劍之精氣在烏榮光屬天飛動牛斗蓋張雷所不得有而鍾秀其人丁齋龜山以來今見吾州治中矣某是以領其式如玉

某重惟天之生材也不數有如執事者而不跨一角麟于青冥木鞭九苞鳳于碧落政恐上界官府亦將憚然于此貴閣來上方且趣治紫朝紫宸矣幸以戒門下舍人

某誦根溪之詩聞武陽之志以為山川事秀如在碧玉環中蓋其勝如此易牧之任忽去忽來惠澤之漸吾民者亦寡矣山隱之阻猶有往時佩牛買犢以盜弄鋤鋌者予鑄頑成仁君侯事之領安承教

某一生駸駸不能圓言圓行以應圓物其慙然也假守廬阜乃又榜湖廣綱楫之橫吾境者秋壘以不存體統効之廟堂似不以為然曲與兩易抑又有言同州六陞下百姓晏可以其累廬山之民者累樵民之某無任恐

某命下之日適歸草廬六既尋平生老鋤徑為早菘晚韭計矣弓祠弓罷于再于三或謂薄淮陽滋罪也某其惟君侯所以命

某敢拜手函書以謝典史氏之辱而告之曰某山岩之興處木石之興居無能為役也交承子孫之契興居堂序之問則無敢不謹

### 回趙簽判

某維春暉韶霽草木微言恭惟某官有旋其籌式金式玉台候動止曼福某一生歷落山林之日故多其于當世士大夫未蓋狙獲于西家施也雖瓊裾玉珮峨松旁近邑未嘗得一請蓋田壁託以寫我心不圖今茲幸會暇事某其得所從矣有如天潢之委自與人殊射鵰壘聲撼文藪駟玉蚪而上夕予秣予鳧鳥猶以為晚芙蓉之幕傾足屈為教司客即其頑不可鐫所至輒標觸人易地之命蓋以榜胸廣綈梢之橫



吾境者為所勅也。馬罷之章再四上，語亦良苦。下土熾風，天高弗聞，其止其行，則惟君侯之所以命。某列筆行墨，歸然仰高。

#### 回李宰

某伏罪公移讀之，無任慙慙。蓋溫國文正之居洛里，中人有為不善者，輒相戒曰：「司馬端明無乃知之而某也。」素行不修，無以率化，遂使一族之內，叔姪相毆，兄弟為讐，毫毛之間，而至於絕天理，滅人倫，以爭之，亦可羞已。而某其罪也。然某之在敝族，其行最早，垂髫之童，悉是長上，雖日擊其為不善，徒為之蹙額太息而已。前曰岱之子自明者，至其說云：「某曰：某於六三叔姪也。其持如斯何哉？」然夜闌羞雖聞惡聲，又何必開閤延敵？二叔公不為無過也，而又可訟乎？頃之武興者，至其說云：「某曰：某于二叔公，理孫也。其持如斯何哉？」然尊叔嘗貸與其孤姪錢，子曰：「然某曰：其姪既孤，尊叔何為貸之？」曰：「皆非妄用，是假之以備束脩等類，其手舉具在也。」某曰：「是固非妄費也。其家獨無親房，尊長于尊叔，盡教之曰：『此當從爾叔，譬事不當與外人交，聞豈不大謬且四。』叔公在也，尊叔安得私貸之？彼不白其尊而借此不白其尊，而與

於法，皆為謾昧。禮曰：「父母在不有私財。」使某為有司，則坐以不孝而乾沒之。初不問借貸之是非也。武興曰：「此則武興之過。」某曰：「尊叔知過幸甚，而又可訟乎？今準移文乃知皆不以某之言為然，竟以玷明有司之聽也。二人者皆尊行，某亦安敢實是非？」然嘗讀書辨為學者而所為若是，春秋之法責賢者備當，自愧縮羞，報不待區處不敢復至。明有司之庭矣。欲乞以某回申判，委本宗族長戒諭。今後有貨產交關者，以干照白尊長，許直之尊長不能與之許直，則白之有司止許直。誅事如涉非，數數謗則併與見事，並不受理。或至相詈相毆，不分尊卑，則更不問事之是非。惟卑幼者生之庶幾稍革爭爭之風，漸知長幼之序，取自台旨。

#### 回吳朝瑞

某當歲除窮忙，忽奉墨妙者，之以邦君諸侯之禮貌申之，以諸先生之題品。二陸入洛，寧復過此朝瑞。一日，聲名霸吾州矣。茫茫塗曳尾，惟有健羨獨所謂。舌本瀾翻者，得于夜觀一語。此某之所縮頭掩耳而疾走者也。某雖無識，豈敢誤人以瀾翻者哉。士之垂世，恐自別有所不在文字。况後世之詩文字之靡乎。歐陽子稱尹師魯之文，

簡而有法其家子弟請益子曰簡而有法惟春秋足以當之某于師魯不薄矣不圖  
今者朝瑞亦云爾嚴子陵謂侯霸之史曰賣菜乎求多也敢以是箴某學不足以窺  
朝瑞之藩援引本非據簡而有法出詩幾頭地博達如朝瑞當自知之某之此言其  
為自謀信有罪矣其為朝瑞謀也忠不識能受之否乎

#### 回鄉郡謝守

某入山之深入林之密雖一裘一葛安樂棠陰龔黃之仁罔間出谷惟日與芸夫莠  
子嘯歌夕陽撥櫬之間而莫之敢書者屏廢之人法當如是也屬有客謂某曰史君  
方上政最進即秋子奚賀之俟某應之曰史君將躋極品踵相接也奚賀之先語猶  
未寒幾時未下不圖<sup>台</sup>邦君之撫存其一介氓如此其厚也慨思前載其棄置寬閑之  
野流落寂寞之濱者不為時所彌藉則亦幸矣至訪問其寢獨慰勞其胼胝所謂此  
事今無古或聞也某敢不整其黃冠拜手以謝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五

簡劄

答吳總侍

某伏讀誨畢有曰相疎未有如此時為之寒栗起粟蓋某之為人率不能如世俗之事上無時而書以為恭無謂而謂為以為密此其情狀當與巧言令色者同科某既不敢以此事先生而又前月二十四日里人不戒于火延及所居札有火焚其前人之殿廡三日受蓋至今懷居之淚未乾思親之心欲馳也近遣迎老人許以正月為此亢方將丐一舟於先生而台翰至如之何其不愧季兄者某嘗接納之杯酒之殷勤亦欲忽移書徐編修累數百言極其所以詆嫫者大畧謂榘公與之筮庫非某意也而怒之而据之所賴素行頗修榘公不以為怒不然殆矣人固難知如此哉某始欲寘之于理又念或者其必謂某不能容一士召而質者之而已今獨有數項官錢未了雖非某所得專然敢不仰体先生之盛心也義夫以二十日至安豐遂與夏侯

方

岳

巨山

柵泚水以殺賊兵攻城之銳春且近矣此城當可保也相公節制淮西諸郡叔猷以  
為朝廷處置得宜其獨爭以為不可無故而隳一柵在朝廷既已非矣此等負荷有  
過無功成是敗非古今一律今日毀子華之怯者即前日譽子華之勇者也先生以  
為如何某今無家可歸而數月間當滿欲就先生謀所以居者十數日間拜狀懇毋  
又十數日當迎老人于境上敢上謁以請其私惟先生進之

### 荅恭率翁

聞烏不聞聞蓋自壬癸甲乙四開歲矣人生堪幾回別也某之斥政坐淮相一書毛  
雉子乃能為崇如此抱瓮灌園未嘗以一字入帝城或出言面之幾微挑我者唐北  
山後鶴戒以毋出潛深伏醜謂休此生不圖風飛雷厲之初亦記月鉤雲耕之輩也  
某之于政府真是三入承明賓、此來亦可謂頑鈍無恥猶謂前年春日有僧餉嘉  
蔬戲荅以伽陀云莫怪青衫霜葉枯六年不改舊稱呼人間書疏非吾事如此春盤  
何處無豈知所謂稱呼者今八年矣猶不改也唯子旌所招名穴為盡亦欲一觀風  
化耳率翁方與五百閑士追逐雲月于崑梁雪瀑之外世間凡夫乃以此等塵俗流  
山中草木得無有語耶某去婦復還當前札數故在欲言何限少俟嗣音

### 荅謝兄

某與執事如水上浮風約之偶相值身軒然洗雙玉洗我字愁此意何可忘七著書  
滿屋直欲卧餘子百尺樓下微見抄忽已如身入武庫但覺洞心眩目莫識名件侯  
喜劉師暇輩代美四冊謹上書府達佳晤

### 荅黃宰

某近歲碌盡時造物小兒者怒此腹無書盤據不可思得玉函讀不能句况堪作報  
玉邱時言魚飛于以負、三年牛下謂休此生系聖上雖照于久儲神之後乾旋于  
一反手之觀子遊所招尋棄成奮不才如某猶得以却郵故步沐浴帝澤亦可以見  
一个不遺之寒結魚上竹姑付吾天無事者愛棠陰者玩種、過學歲除之餉既賜  
矣孟光守舍頰間闌淚撫存而頑何等牧牛童亦許此致某教勿書紳囊委教刻之  
心撫幾即發不識如其輩一羽輕者亦可為郵師先乎臨命惜結

### 荅鮑處丞

某伏以春已中分，霽望韶秀，恭惟恬民氣于山水之外，簡帝心于岩壑之間。有翼有巖，式逸綸台。某退然一老，既耳聾于趨進，翼如之先，佩春于擢廢，不齒之日，輟耕壟上，痛當洗荷鋤之手，賴首戲下，豈有近如行在，所將出棠陰，乃後問道，買偏舟若相避者。山雪作祟，寒疾不可以風，瞻言燕巖，有慨其嘆，惟是前此里居，月叨大府，徒康之賜，今茲幸度，寸祿敢以上還，一狀下有司，感激請畫，惟台慈垂亮，入覲定不晚。某當迎拜都門外，相與道平生，以明注仰，臨紙悃結，無任此情。

答籛知錄

其一別且十年，世事凡幾，更矣憂患，所嚙風波，所聚雲卧，林丘柳欲，生財平生交舊，今亦莫知何如，有來黠題喚起，昨夢乃知孤雲戎角之外，尚留珮音，謂書生為不武，誤矣。荒城夜半，一卒呼譟，談笑定之功，不知當有上言者，如其六次政坐文窮，准相一書，乃能為崇如此，卦不為夫，終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身，群賢萃聚，亦與旁拍，自喜行藏，差亦無愧，此外皆不計也。何時佳晤，傾倒所懷。

答金守

某田家子也，所與交者，非輟耕之夫，則荷鋤之叟也。相餉以子桑之飯，而相羨以伯夷之薇，則有之矣。執事者之簡意，其若是而已耳。置書卷間，未見幾之面也。他日發篋，則筆如此，其精也。墨如此，其妙也。喟然嘆曰：寬哉之二物者，所謂以時投人，渠不識也。某敢不重拜。

答美兄

某記與景元涉相，語訪請，處時美之桂花，後荷花前也。今一年矣，景元鶴鶴賦之墨，未乾，滄海棗之興不減，江山迷兮，因應爾如秋崖老子，則又可笑，說黃獨之手，而把筆，澗白醜之口，而說，華山中草木，其謂予為何如人，也。四六妙甚，惟其區區者，如君侯何哉。世態如秋風，相逢盡蕭索，非得西謂，換鼻<sub>木</sub>者，不辦事，曠其早矣。淫霖徒之歲事，其可憂，吾儕何往而不驚也。為君討寧南山，歸舊廬之愈，予勿罪，勿罪。

答曹帥長

聞者上謂不知，按宅已西，鶴火昏仙矣。翩佳公子，入大莫府，想主人敬愛，驚問江山，曾見有此客否。也。老先生鳳鳴朝陽，梧桐其莞矣。樞相得書，喜且曰：詰朝其有以

報日、側耳而猶未、則不知其解也、尚其趣之、索書者再三、不得不姑以復命、調膈之于禱而觀笑之于請教略、

答鄉友

某維菊之黃、若碧宙沉寥、共惟漱詩書之晚香、燕琴尊之暇、逸有巖有翼、台候多福、某夜、雪興徑上剡溪之舟、慚見山移、不能告行於常所往來者、忽、秋葉又丹矣、人間歲月可驚、固如此、某丹、欲老方以十五年前舊青衫、從國子先生入太學、場屋之夢、恍如也、典刑如執事、頌而不規則他復何望、時事有可慨者、未知與長鑱黃獨、定何如、率然挈家、真是聚六州鉄鑄、此一大錯也、何時磨礱、傾倒所懷、

答朱兄

某與足下無一日雅、率然過後、固未了足下之為人、也、謂為豪傑、耶、雖無文王猶興何屑、世人如此、謂為高隱、耶、一不遭時、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矣、某是以未之曉、若丘制使書其固、以為八年不通、間容少盡、人間賀謝之札、然後敢白事、得訊、遂蒙雅責、何仰、某一生毀譽、付之世情、得失付之造物、却未易以此撼、退已道人間、稱呼矣、至則以前、

矣、至則以前、

答汪兄

某伏以秋氣澄穆、晚江微寒、恭惟清入吟邊、雅有神助、某未能免俗、若縛微官、昔為馬口、猶今為禁門、鍵實同此、嘆荆溪勝處、誠齋有集在焉、若君其間、毋使鄧禹笑人寂、如曾伍、肯置之勿復道可也、敬略雅、示諭某、敢無盡情、獨恨不識王史君耳、孰典史君、辱某、可與究辭者、乎、請更之佳、晤未、非惟飽佳山水、以昌其詩、

答張兄

某宿辱高軒、過、今猶隱、有金石聲也、小試健筆、真是刊落、陳言一洗、凡馬而空之者、以此、宋戲、境下、軍、辟、易、三、舍、詩、臣、其、寓、目、焉、

答陳叔

老骨怯寒、方踏、磚、爐、煨、竹、火、而、雪、霰、交、下、淒、風、米、人、詩、肩、如、少、毛、髮、為、立、頓、視、四、壁、窳、有、聲、披、戶、視、之、乃、吾、所、齋、西、腕、脰、也、驚、喜、過、望、少、頃、盟、薇、露、焚、玉、蕤、長、哦、以、謝、

答李錄

其颯風有懷又在孤城吹角水茫茫之外一書不能面也秋杪奉教尺無何而計院  
丐麾去自尔莫知寄鴈處矣惟有注仰吾榜得人如執事乃猶未能齊飛五鳳與金  
闈諸彦相頡頏名之不彰友之過也風韻俗靡所謂按臭木者非吾官所能辦奈何  
曩言之徐中書而中書殂又言之楊監丞而監丞去今執事所謂棘卿者又復不來  
矣豈執事之過合固不此是耶勉旃前修未有珩璜至寶擯棄官道傍者也某亦退  
而書紳但當道人說項斯而已

答韓寺丞

某脫夫須起民俸不得與里之父子弟膏沐仁政於耕雨鋤烟之外獨聞之東西  
行者以為民春風而吏秋霜也只此一語三十六峯翔舞矣某雖去田里與受其賜  
敢不敬拜某退然砥耳刺史朱而轄而臨其智百玉而通爵里者武相接也某也獨  
未以書賀此宜所在督過而酒翰先之賡之以鏗金戛玉之詩寫之以屈鉄蟠銀之  
突矮屋廼窄光芒欲飛某時出諸公誇示之平生未見此奇也敢不載拜

答范丞相

某惟先生從韋布登元宰為吾君聚眾君子而去之若未嘗與焉者可謂無遺憾矣  
悠悠之說從古固然政自無用置牙頰間也嗚嗚待漏十五年不出都門乍見鷺鷥  
明與烟雲相滅遂何樂如之心解小瘳計當勿藥有喜某亦知蚤追送宜不在他人  
後適會當對日日遠遂乃聞六符之光已過釣石而不瞻帳有如此江釣諭謝表敬  
頌頌晚臨紙末斷不勝下情

又

某伏聞蒙謙之歸問籍於聯帥衣冠盛事終見此第二無地起樓臺丞相七甚感甚  
休三後鈞書如御風騎氣超然事物之表而精神與山川相映發畧無老態以此見  
詩書之藝要自非悠悠者所知曩時休中亦不徒筆墨間畧已過無恙矣至以為慰  
佳時暇日六復中柴車支竹杖從山僧野老訪黃初平于情嵐睡翠之外予張留侯  
崎嶇楚漢兵爭之交一旦遂從赤松子棄人間事蕭曹諸人豈但辟易三舍某眼一  
門生而見予之不相並也某願賴如天之福後月當脫舉告下便丐一贊俸歸矣表  
謹擬上未知能道鈞意否

答吳尚書

某自平童子來侍所忠翰乃知詩書之澤流潤演迤外家童烏亦得其記問之一二  
園橋觀瞻瞻惜嘉嘆未知江之發岷山也某賴如天之福四月當脫選隨手弓一  
贊俸去數日以待先生之出特未知堪為用否雨露之所濡甘苦齋結實造化固無  
棄物擊斂僻左處以須春物陽比某可倅意也上方木脫塲望望一第如登天今願  
不滿意于倅耶敢私布之

答趙都統

某格別吳波亭于今八見榆火新矣風餐雪虐屏處田廬亦莫知細柳之營竟何許  
也迺春來此始聞在第一山邊地鴈寒惟有詹詩太尉山西宿將曾以半段鎗為國  
家築京觀于雷塘功亦不細矣難負戎馬足敗敢窺中華老熊當道而扼其吭不在  
盱泗間乎太尉勉旃某起從牛衣中髮種如雪會當去此豈能與諸賢相俎豆耶  
樞參老先生亦不得時樞趙竊料結髮從軍無如太尉冬賢主人柄用必將白上  
趨台之嚴意周慮非太尉誰也某當杖策軍門以謁

答陳料院

某伏以春規欲盡花雨逗寒共惟簡在玉珽台論近只有嚴有翼其一別十五稔香  
不知并合之期何因脫襜褕起田間適會奏討行在所相見驩甚乃知樂莫樂于新  
相知未為能道人意中事也繫船柳下乞一外料徑歸詩情浩然不計上事遠近興  
寄亦高也弄時課蘇蘇院轄若將逸鳥政恐未容平為讀書坐需此次某風餐雪  
露事關地後月如遠脫選便當丐一外差遣去不規而領甚非望于執事也迺者  
府對自以四方草茅不登文石不敢極言天下事賴上明聖顧問再三所以誤承天  
獎者甚至亦有傳至書府者耶不勝感謝某本不解字未論又徑三數尺倉卒何  
緣有如此稿筆也據中濡粉就黥凡上書之漫為臨去定知不入山靈意得勸回為  
佳耳

答趙倅

某伏以表之秋矣暑雨寢靈共惟與却平章民以嘉靖有皇委貺某退然砥身間昔  
者見大夫肯辱臨之氓知罪矣亟駁車走江臯則聞負弩矢者已東而登臺低龜文



不能奉一書為里父老賀蓋於是犯三不韙此宜在何謹願獨瞻然酒翰先之耶某  
取拜大夫之重勤有如演迤銀漢粹然如古圭瓚縹藉清廟惟帝其嘉之乎刺劍翔  
政恐紫陽山水未足久稽天下士也某環堵在宇下惟公烏依方一再問大鈞焉一  
聞外洋請則歸荷鋤有日矣未聞惟厚自金玉佳御燕羹式造台論入觀王前

### 荅葉秘書

某伏以暑氣如暎稻苗方阜共惟於皇入觀棟幹斯文奎壁揚光有相之道某往年  
荷鉏甫里漁樵爭席獨執事以行秘書臨其處為我二天眷然附之此意自在同年  
生之外也召還不賀憂歸不吊某則罪矣乃若其情則有可誥者誅之在執事不誅  
獨無愧于心乎翩、有書餘二千里而至仁賢襟度固自超出流俗曼、而某為何  
如人也比讀除目竊諗見思宣室重上道山東壁圖書非一世魁彥莫可與領帝固  
為吾道計也然國人之言曰道所以用世經綸密勿而舉吾君于三代之際將又有  
大者修門稅駕適有殊褒某維日望之某慙且踈秘書所知也三入政府大似頑鈍  
無恥乃全從國子先生後息、餘年退而省其私屢丐一負外忤未與也不知得迎

拜馬首一道其別後之懷而去否上思見其其疾不駭

### 荅金興國

某維秋雲逗雨撼有寒聲恭惟趣舍人之裝行刺史之部仁聲先路江介清夷某不  
面者幾時不書者亦幾時塵埃迷入江山愁予莫知梧風之又秋也一鴈寥沉惠然  
好音老成典刑有屈輩行至此於戲下為盛德如某其不敏何喬木參天青銅之幹  
故在縮二十石印旋而去雖暫遠上傍而鄰國龔黃此寄甚不輕也伏讀來教所謂  
愛惜民力培植邦本此兩言者仁天下有餘先一州豈君相意哉式迨其歸儀我萬  
玉某自知甚密焉一贅作者無慮七八上廟堂難之乃聞鄉邑又不戒于夫此心如  
飛半衣未寒行返吾故所敢請者惟金玉休府以穆台綸

### 荅潘南夫

得所惠報其意若有不能釋然者請妄校討已下材能不及中往、以軍功取封侯  
飛將軍願獨不得與為比雖霸陵醉翁亦將不能釋然于此也雖然世所謂仕宦者  
優戲身適與墓之駮衣冠之政自不滿飽老郭即一笑本來面目初無爾許事也願

執事實之碧玉之山青羅之江着其間要是不惡同班序列自是君家懋令歲所  
不如此言將無面見北山猿鶴矣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相勉旃毋負曠昔

荅魏監丞

某奉別瓌題教之以貢院記不鄙謂某使之書丹夫以邦君侯之媿化御尊之偉  
辭何物小子掛名其間顧非幸欤抑某有所不敢者此所謂金石刻也書有六體與  
八卦九章相為文點畫偏傍皆天地自然之數小有謬誤則字非其字矣士決其學  
六藝湮微胡籀以來傳者能幾而某也老于場屋平時稿草日千數百言何暇成字  
也以此上石得無不可乎又且屏廢山林頭銜可鄙非若浮梁記之使其僚使其民  
為可以影帶過也元本并命謹以上之司書方命有誅惟有屏息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六

簡劄

答高吏部

某往年綴末班嘗一再望見嚴毅之色聞後旁喏者曰是不為上殿席且為獨學鸞  
矣已而有傳諫草者紙價為貴伏讀嘆息所謂快哉此風也里中有樵夫負薪朝出  
賣薪其薪挺然無一莖曲者或問之故惟者曰曲也者內也直也者外也某聞之曰  
噫有是哉蓋此言之宿于胸中者幾年矣今一為明執事道之若某則又有可笑者  
既不能泛然其鵬之趨又不能矯然其鶴之孤已乎已乎往者不可悔來者猶  
可追然尾戒垂敬聞命矣

答南康同官

某窮山之鄙細也鉅耒之興告菟牧之興曹而已身起家為郡茫然未知所以聞諸  
道路衛多君子某其知免矣方俟掌訝者至奉咫尺書求所以教者領乃重提疊蟹

方岳巨山

辨四儂六而賦之頌而不規某則大失望夫記室之間古所不廢然皆道精情慄致忠愛以胥教誨者耳非若今抽黃對白釀飾浮詞恭至于足敬至于謬也盍自吾曹更之某不敢承盛心而上之于受書謂者康廬為郡雖小國寡民而前有濂溪後有晦庵大懼貂續者之難也條教當何以設施當何先民瘼當何廖吏奸當何戢頌一二熟教之其毋金玉尔音某須以從事

答吳倅

某維忝之秀有霖其甘恭惟去尺五天之邊判二千石之半俟渠侯翼台候休嘉某方脫襜褕而腰吾紳解笈箬而手吾筆雖曰教壁水枝石渠政亦野哉其糜鹿耳傾蓋而投分倒屣而話詩何執事者之不糜鹿我也裴晉公督九節度擇以自從于是望美人兮一方隔明月其千里亡何而又駕轂隸于村南北矣與五老而六不自意其真在廬山也異時天府倅徑戴獬豸冠為御史式端玉札嗣貢賀床

答饒監丞

某惟士之出處異則其所以與世接者夫固自有体出而朝市則掃魏嚙之門不為佞漫彌衡之刺不為魯連殷浩之函不為躋也入而山林則耕延陵之臯者潛魚荷石門之蓀者冥鴻抱漢陰之甕者驚麋其能諧際人事而與世間之書流乎某祈之鄙細人而屏廢北山下者再寒暑矣無學也而知命無材也而安分蓋其姓名不入帝城者亦再寒暑春蕙烟雨黃犢對眼亦莫之今吾之典故吾定何如也然而所與交者莛子而其性疎所與談者穉事而其言野見當世之薦紳大夫則鷗心之駭麟鳳也伏惟閣下以詩書之澤父母吾邦之士者裹章服而趨農者釋鋤耒而迎而某也偃蹇蓬藿之逕而莫之見也燕絕筆墨之交而莫之書也夫固以跪邀賢達之車所候形勢之筆屏廢者之体不尔也意者既聲銷影滅於戲下矣不圖猶聞聽聞而續之食也某之有秩于大府實昉于史侯而某于侯本無一日之雅其初亦莫之敢見而莫之敢書也侯不知其愚予之書烏至于一再而不已而某始敢書台之見烏至于十數而不已而某始敢見蓋屏廢者之体固如此也史侯歸則止矣而閣下續之豈所謂更加賞賜以媿其心者耶某將辭于有司則前日之受非也故敢道其所以而惟戲下賁之草廬夜半有歌戲下與邑大夫之詩而過者仁人之言藹如也

如使郡饗黃而縣卓魯則桑麻雨露之外如某等伍者飯不足而樂有餘矣載廢乃  
歌戲下其寓目焉

### 答劉教授

某有病與嵇康同所謂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也幸而文度來可以免報書者一又  
幸而執事者且至可以免報書者二是以畧示諭云云謹以書律古人之事不敢以  
望今世之人孰謂山林草茅方得罪于時而其言可以動天子侍從之臣之聽哉雖  
然死諸葛走生仲達亦未可知也

### 答葉兄

某為爾寂々得所示高文九鉅編何其多也老懶未能盡閱然亦嘗曷嘗采詩自明  
良賡載降而為五子之歌又降而為三百篇之什又降為離騷之經至漢唐而為五  
言為七言為歌行引歌辭謠之類蓋千數百家而未已也杜竒而法李豪而逸白質  
而醇韓壯而深柳淡而雅雖各自名家而一出于正有所歸宿蓋不法而竒則怪不  
逸而豪則蕩不醇而質則俚不深而壯則痛不雅而淡則俗故詩雖小技而亦未易  
言也某雅不能詩然讀君所謂羊口行諸篇則誠不解為何等語也古人遠矣君試  
取時今諸公之文參讀之如讀蘭辭則參以高續古之秋蘭如讀責蚤則參以洪舜  
俞之烘蚤蓋有不待言語而了然胸次間者矣至若探馬籌等作是何市井鄙而可  
為文也感君所以忠教之意輒效愚忠如欲求譽而已者當世之能譽者固不少矣  
為於某適因灼艾創甚欲言不能既惟足下亮之

### 答涉侍郎

某儲文未至固嘗從浮丘之袂拍洪崖之肩矣侍宸碧落今隔幾層不自意玉書行  
行翻其高下南斗旁之上思輯方夏譽髦斯征有翅弓旌日夜望珥貂之入至切牽  
雲留月遲々吾行道則謫矣願今天下如駕百福之舟於風濤浩渺之中徐而言曰  
如此時安之即非所望于明公也若某等輩則所謂增之不為高去之不為低者也  
於其龍體而不山林固亦徒取世憎身欲言何限瞻望慨然青玉峽老敬聞命矣

### 答程敷

某畦菜塢中忽得所惠翰竊誌斯文多幸駕言采芹絲竹遺行隱々孔學不獨為當

塗矜佩有也時文破碎六籍久昏振木鐸而新熾之非廣文先生之望而誰望其者  
不能從事而不借送君筆岸聞月畫方成行或可寄一詩筒為別身

### 答李兄

某歸白廬山方苦草菜一室踈歸來館作勞休于樹蒼頭奴持一編書來暇暇題識  
則兄也此非門外人亟亟讀恨不洗老瓦館中相與作淵明後辭身正月且畫兄  
何不遂鼓行而西以逸待黃莫而後發敵入當應弦倒矣宸章與硯與礪清哉兄之  
饒也山中草木得無修容某之此歸本非幾楊干僕也槌一舟子何至是耶武之命  
丐祠丐罷皆不詩奈何蒼頭至村下時方營度一詩并申省狀寫去可以知本末矣  
是事姑寘但須一兩月後作頌書君行飽旗某自今數日以俟

### 答馮此山

某在鄒公御時每登金芙蓉巖望此山草木盡一掃蕩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使  
菴長公而在未必不又以為亭不識面目之真不可不使身在此山也某住山八閩  
月竟不識此山而歸獨不可謂大欠交難然某之不此山之識某之不足以識此山

也烟雲吐吞衣履猶濕前之日則身于此山矣山窓夜寒時入出夢今之日不心于  
此山與某之不識此山安知其非深識也特未知此山老仙亦識某之散體矣乎亦  
識某之草茅矣乎群輩叫號挺刃衝突使吾民卽店盡閉如避劇盜甚至迫人于險  
漂淪風淩昌黎為其長安得不迫而杖之也則固散體而非草茅也即日解印綬去  
囊錢十萬為糴米萬餘石少連歲月自詭不乞朝廷一錢環城而築之此意不遂乃  
藉以付校之人初六覺老先生拳此城敢干記事會方成而門固不足煩大手筆  
也某時姑置獨喜送送耕夫而當世卻使者不遠千里一書而訪問之意者此山識  
某猶某之識此山也並田廬而北荒山餘十畝歸則苦草其間辨歸來館手白塗墜  
作勞山休意行出谷中發土得石發石得泉殆天久閉藏始出以娛其老者豈時于  
人者不時于天而其草茅而其散體則不但此山識之老夫固亦識之矣一笑一答  
欲言何限遠哉之不能終式迨台繪野服迎拜

### 答葉兄

某南山采菘北山采薇為口正忙而舍弟守書不肯去然則某之草野不特雲屋不

見知雖舍弟也不知也詩禮後古前書蓋未盡其端雲屋割裂其書以為篆是真不  
我知也由今觀之韓柳歐蘇特其士直者耳雖吾夫子且將北面壇下何也夫子之  
于詩也敢刪而不敢復也夫子不能復而雲屋建壇以復之其將使夫子北面非欲  
謹奉以還某固不得與於斯文也

### 答趙推

某維農事欲勸一而膏之共惟有婉其籌式金式玉某屬有天幸得與同僚甚喜某  
體直也而膏之以滋養某疎頑也而佐之以鎮密所謂和如和羹某既賜矣汲黯妄  
發意以罪移駁車盡境而後還真是逆送不作遠者一書旋踵問勞渠此意何可  
忘也耕釣寬宥與世固不相聞其妙之年環秀之抱惟勉旃仕學以就遠業而心

### 答程尉

某金陵一別歸亭柳既三四青矣鸚鵡飛下飄飄西臺而乃者伯氏墨其縑以未  
知有变故二親棄榮養相繼歸仙佛中人子之情何可堪忍遠日既息舉慕奈何出  
堂之銘自當屬之大手筆某固非其人也再四辭不獲則取行述刪之筆陋墨凡正

恐無以仰當孝子順孫之意身

### 答蔡憲

某碌々亡奇嘗誤知獎有一不善惟恐司馬端明知之此在南康自謂可以對越無  
負獨天與福狹疾惡如風勇決不疑上累函蓋然觀古人於傷風敗俗之事不敢少  
怒晦庵在郡尤惡此等蓋所謂士者豈以其能伸紙行墨也耶行如市人而口誦聖  
言則席而翼者也況不誦聖言而誦發時文哉世降風移始有惡傷其類之說不知  
以為此類則我亦何苛類也普殺鳴犢夫子及河而返非為其殺大夫也為其殺賢  
大夫也若少正卯則夫子自誅之矣今之模稜不事而以容奸長惡為近字者不  
過憂譏畏謗之私意耳非賢于夫子也李廣殺霸陵尉同是武夫捍將之為然今將  
軍不得夜行何故也之語亦人情所不能堪也不惟此也故將軍而一亭侯得何辱  
之則下陵上替將無以為國矣故雖不以法殺一尉而武帝報之曰報忿除害朕之  
所圖于將軍也此明敬事所謂豈易與俗人言者其不且以當耳某謹重拜以謝夫  
以此輩皆是黠吏之子孫而程有聞者其父身為客將見此尚存而其子可無礼太

守予某願盡布之。惟明執事力主維之名，予幸甚。風教幸甚。

### 荅方教

某維莫之春，思樂羊水，共惟閣、侃、詒、泳、聖、涯、言、采、其、芳、淑、我、多、士、某、究、其、老、矣、無、以、亢、宗、平、生、聞、蒲、中、詩、書、之、傳、於、吾、譜、莫、歎、焉、而、某、也、世、農、聚、族、而、居、者、率、野、芸、夫、莠、子、耳、矣、其、攀、附、之、敢、不、圖、易、地、有、廣、文、先、生、者、在、方、特、執、經、以、往、而、致、世、系、焉、某、其、何、幸、然、聞、上、屬、精、思、治、旦、暮、間、當、給、札、玉、堂、使、條、天、下、事、則、又、未、知、得、相、從、馳、澤、之、允、以、遂、其、志、否、某、天、興、福、祿、效、為、世、之、狼、籍、人、執、事、所、謂、齷、論、子、之、桀、抗、上、流、之、鋒、真、草、茅、耳、。然、比、以、此、易、天、固、不、以、此、易、也、。惟、執、事、矯、標、之、某、敢、無、順、下、風、而、立、

又

某于函牘外更得小楷壹、數百言，意密情親，不兄弟語，翅也。吾宗之盛，莫如蒲中，而某則自節以下，無訊者焉。狄武襄不敢拜狄梁公，此故之。以今也，何幸特從執事者間之，至如民瘼，當何廖士習，當何媿，尤某之所傾耳以聽，降心以從者也。欲言何限，遽教之不能終。

### 荅高宰

某維莫之春，桑雉新乳，共惟琴意嫺雅，以恬以熙，一仁所濡，耕野秀綠，某往年識鶴山，翩然列仙之癯也。詩書之派，是自諸高，則既知海內有名門矣。不圖易地及君同寮，出家集共讀之，當自茲始。郡縣相與休戚一家，勿欺此心，何事不濟。襄在廬阜，其宰修水者，亦華宗也。縣無乏事，郡無疾呼，不過兄弟語耳。謂予不信，試嘗論之。上嘉蜀珍，陳在廟筵，旦暮間當立文石班矣。恐某之不得澤餘潤也。某一生散骸，又坐觸權貴人，是行蓋再四辭，苑不見聽。侯誰在矣，使蒙其成，某甚不能無望于明府行矣。予晤盡思敬，某。

### 荅費宰

某伏以一筆兩呂，農務村、共惟仁聲載塗，民以藉醒。山川奔屬，某氓也。初上其賤姓，名于贊賈者，莖而伴其之，猶以為簡，抑其木石之與，屠鹿豕之與，遊益林丘之耕。天甕牖之，退士也。於竿橫乎，何有請略之。始某出而遊四方，時聞士大夫之賢業也。有年，教策頤頤飛舉之，師燕美明月之珠，蓋某前乎此之願焉，而不可得者也。不圖



僻左之懸介在山峽之間而明執事不鄙辱臨之疲民其遂瘳乎然則相携春雨之  
銀對卧夕陽之曠蓋其今乎此之安焉而得自遂者也獨念拱壁大寶方當興天球  
河圖陳在東序百里豈展驥地耶夜下恩書適入王觀恐民氓之不得久其澤耳某  
雖不肖似平生非公事不至偃室但能與芸夫莞于安樂耕桑惟明執事其鑒之群  
仙在行瑤玉先後其訊興居焉某其借之敢

荅鄭提督

某伏辱顯使之臨雖未啟緘回己心知其為存念矣開闔一再仰見高情使自為謀  
寧復至此感激大不可言惟是某六十之年日就衰朽自計塵忝于今二十有三年  
大都五合六聚僅成七考以此山林之性已痼仕宦之路甚生今殆言農夫重農夫  
無往而非農夫也山猿野鹿豈堪位置于鸞和之間追念平生亦欲少有以自見而  
與世落名實不浮費人提擢乃至于此使吾君吾相重違名法從之請而予之是  
亦不過犬馬畜臣本非繫維駒谷之意浦衷鈞抱其將以其為何如人前此乞祠政  
恐溘先朝靈破戒為一燈之續耳既已得此他復何求戶曹不愛稟言垂念鄉晚此

固今人所無也某不可無一書謝之然曲其辭以干之耶則非不肖之雅意直其辭  
以危之耶則拂君子之盛心其始少徐某終當道所以感刻不忘也

荅汪運幹

某方飯牛于清祥暑中殊曠也也迺得執事者書諷讀醒然受賜無量抑執事之所  
以殷勤其文辭千數百言而未已者豈非深攻玉之憾而得獻璞之刑者耶然似  
人則吐其胸中之介、再不然其不足與語此也昌黎師說自其當時固以為蜀之  
日越之雲矣風俗趨薄如水之就下以今視昔日又四五百年天地中間父之不及  
子之不子而兄弟之不兄弟者何教况所謂師弟子云也以柳子厚之不可學韓愈  
之可猶未為善學昌黎者而某矣其敢且執事之師云者文乎爾文乎爾則雖出  
怨如離騷憤懣如太史公固不若先秦古書之師也先秦古書雖辨說如左氏雅與  
如莊周固不若先聖法言之師也執事能自得師則此諸書者其在有易焉以觀其  
顯有詩焉以觀其情有書焉以觀其治有春秋焉以觀其斷凡天地之所以真江河  
之所以流君臣父子之所以立而古今天下國家之所以治與亂盡在是矣夫豈曰

文乎尔若子厚之不敢于為賤人同曰非有嫌于其文也某則曰俱有嫌于其文也乞巧之文招海貢之文斬曲几之文謂子厚而無嫌于此乎然則子厚之不敢為師亦非吾之所願師也執事所以枉教者非其所敢當則以上之執訊而已

### 荅龔國錄

某卧雲牛下亦與游者非山澠南之芸夫則溪北之漁子也當世之才鄙而棄之叟亦且與世忘矣為詩踏雪過茆屋不領一騎驚山猿前日執事之傾我厚甚門前車馬倦逢迎塵滿荷衣不堪看則不自意老農之貧病不能出門戶也夜半扣角有懷其人而棲息不同美其書之敢琳琅金薤忽落岩扉自視缺然何以得此有如一世儒者合在帝堂政令報成會且歸矣安得摩挲西園之石淋漓北海之樽酒酣氣豪一吐其胸中之浩々者而其方屏廢孤負此生東望屏屋有嘔其嘆

### 荅許教

某與執事不面者幾年不書者亦數年矣山鳩荒寒忽奉翰題真如拱壁大寶之墮吾前也一詩一話開闔不能釋手斯亦奇矣名其處曰天多許得無大傷于奇交蓋

執事平生所為文往往亦坐此某故嘗以為易奇而法昌黎之言也好奇自是文章一病山谷之言也然則學者將何從秋崖曰奇可也好奇不可也夫人而好奇也夫人而不能奇也長江大河滔々法々此豈有意于奇哉而奇在是矣至其絕呂梁衝砥柱則壘而風雷噴薄魚龍悲嘯又有不得而不奇者若夫激湍瀆之頑石而落之為奔放舒之為淪連不謂不奇而與夫長江大河之滔々法々忽然而絕呂梁衝砥柱之奇則有間矣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七

簡

荅范丞相

維元老大臣夙遠于林立之北高蹈于事物之表山君川后時節起居其年壽壽喬  
松福嶷彌子孫一念之仁簡在上帝理固然也訊之蔣幹知骨清神健萬坐政事  
堂時胸中乾坤同一泰定甚盛甚休乃聞無地博臺至今猶往來傳舍只觀此事亦  
是近年宰相所無獨恨不能從一門生兩兒子之間舉手以抱溪山勝處身某無慮  
五六乞停不與既乃頭銜換一字遠不敢以白令丞相無舊故誰當知之翹跂門埔  
神爽飛越

荅同官

某爲有天子得從群仙飛珮之後爐亭夜話聽有金石聲而烟水蒼茫翩其駕蓮  
舟讀玉書而去梧風竹雨詩夢六寒浪盡飛來真所謂覺然足音也玉麟一角與世

<sup>作傳</sup>竟齋蓬萊字久羞薄獨恨其輩碌々分當歸耕方且丐一員外俸恐不得迎拜上東門外耳別命垂諭如某規行矩步不敢失尺寸者何能為度外事耶幸為我多謝方君功名之亨固自有時也瞻瞻未憑神爽飛越

答陳料院

某從飛霞之珮餘二十年夫亦有舊故矣玉書每下則必巖虛譽飾浮文如仰惟華語抑何世俗我々甚為執事不取敢略金陵天下形勢勝表裡江淮烟草夕陽六朝之遺事故歷々也暇日亦嘗倚青龍之浦滄白鷺之洲舉觴酌卞以籌畧南北之畫乎今何如時賞心風月宜未高閣以俟太平也如聞餉奇塵土亦空所在皆然寧不直如此康々願言出所素蘊為國良圖同舟風波轉眼又秋高矣發言何限處教之不能終

答吳兄

某維暑風初曠綠氣竄々書林夷逸冲想甚休某一別垂二十稔老非故吾江山愁予不知人世事之幾變更也乃春河連矣得書恍然訊之則擊楫凌江而北矣前書

未報今書踵來不惟不替過之且愈益學之某之愧茲甚某晚得一第不補遺餘初佐淮東軍以職事迂都督府無何督相坐廟堂矣高卧牛下謂休此生化茲既更亦与弓招之一山麋野鹿豈堪樊而圍之適亦當去此耳尊翁今官何所過庭幸為道問訊何如

答陳司直

某之於執事交跡而心親勢睽而道合與世之謂々相逐々者有間矣去之不能二百里而江山愁予塵埃迷人甚恨交一臂而失之今聞之世事變萬端英々白雲忽已蒼狗要是不滿帛溪一笑而弄精魂者後自謂奇特亦可歎也劉忠烈表々如此報書數語繫老筆之後真所謂珠玉在側覺我形穢也會且歸矣臨帛慙然

答陳提幹

某迺者過鄞公神近勞之使里至々則授以大館連日夜相燕留去又載之輕舟所以為行者之慮甚至世所謂親戚雅故何以過此一步一感言莫能彈獨恨所至膠舟与軍餉爭道于牛渚之水僅而獲濟所假舟亦良苦矣早既日甚念亦未可以還

留之京江豈不知此輩廢務而其勢有不容已者茲稟嚴戒方敢遣回要非皇恐兩字所能盡也

### 荅裴丞

某聞者聞焉不聞問良用詹馳有來誨亟見大夫之所以傾患其氓者甚厚不規而頌如非所望何某歸思浩然亦既買舟載月矣山靈勒回俗士駕回園久蕪菊籬正秋終當訪里父老南山下耳王琴堂政事乃尔竟亦不免為之嘆息祈門藁尔邑民無十金之產更堪摧剝耶惟執事者手摩拊之某與受其賜

### 荅應武諭

某伏以江城霜晚梅意欲春恭惟小紆玉珥相我藩翰有嚴有翼某不學甚乃得顧頑九霞飛珮相從于西雖燼亭夜寒金石隱之所謂藝苑手秘寶文堂耳驚震樂莫樂于此矣孤鶴飛去忽舉手而謝盧敖瞻之在前有暇其嘆至今清夢猶時上聞胥濤萬馬之奔也某何為者領從中秘書出參軍畫道山能幾日之客又墮塵緣意平生故人亦既羞薄之矣一書二千里依以交情乃獨能不粗官我耶幸甚、六

翁之鄉里以道德文章名天下者相望暇日亦嘗訪平園之草木訊滄庵之閭巷予遺書滿家應接不暇為况想其適正自不必祝餐飯也別紙敬悉此曹此態在、皆然瞻言何時相與傾倒

### 荅葉正言

某屬方拜狀欲附遞行矣明日使星至又得所賜書伏而讀之則揆時寒暄撫問餐飯甚非天子諫官所以待庶寮體也然則某之為竿櫓敬者當何如前書既已畧之今書不敢不情也情事正言某知免于戾矣淮堧一稔遠稔勝江浙又幸韃哨不動收拾淨盡似可以苟且過此托煙却未知來春何如耳敵國外患要与法家排士同恐不可遽以是為賀如某山林鄙朴士每事迂濶以故落、與世無緣今此羈縻殆是自嫌不能相容之名犬馬畜之耳正言其亦憐悼之否予龍涎薰香共承嘉惠時、橫書卷對之但覺德馨襲人不知冰霜之凜可畏也

### 荅程都大

某比讀除日富論詎分侯綬就擁使輅過家同衣繡之榮接吟幸寥帷之間光華所

被甚盛其休也其此來亦欲一布心腹達山之集謂可晤言舉手而謝盧敷九霞之  
飛珮遠矣送日詹帳無任此情今一車以南一車以北所謂上有加餐飯下長相思  
而山

又

某久出乍歸墻屋穿穴旁風上雨手自苦茅苴補之有從籬竇呼問之者曰此為社  
工部家乎夫子安在微視之則斜封三印蓋當路使者書急洗塵塗之泥拱揖而諾  
曰予是也誠不自意溪烟山雨之外猶為明執事所管者幸甚感甚始某金陵之役  
日下詣府辭行不暇與明執事道心曲也不得已而去則所謂髯參短簿能令公喜  
怒者正自不滿人意蓋嘗拂衣欲徑歸田矣輒為督樞勒回之弓祠之章未免自從  
某所上廟堂賜之翰謂將召之著庭督府有書欲留只得中報然則廬山之命其由  
堂意耶某亦何人乃徒鄉先生儒之後且得此郡之歲適皆四十有九遺書所在某  
何足以知之然未敢遽引辭政以權即予待闕軍墨恐或者有薄淮陽之疑身關到  
即上免積矣相望正遠敢布腹心中朝如明執事者幾人豈宜一日去上旁近芝山  
之酒定非久留公處也某無任此好

荅方僉

某竹扉雨寒有利啄前者手其書恍不能記孰何也徐讀徐問則知執事者脫鷓冠  
為新進士而今少遊即是太虛甚盛其休西笑入奏此興固不淺某小堂記蓋嘗略  
識之矣驕駟馳九軌之道中間自有駐足處功名不足為執事言也一書萬忽落雲  
耕月釣之濱豈猶未知其寂寞耶始金陵之行雅非鄙朴者之意丐祠得墨需次兩  
年亦幸返吾屠羊得以暇日理鋌耒耳兩地相望各天一涯棲息不同無任注仰

荅黃正奏

某代以雨勒花寒一晴方競茶惟討論入對星宿光芒某日瑣春官與一時名儒鉅  
官焚園告穹昊進而奏舞上而夜漏下十刻御史以筆筆封入群公盛服執事則大  
名在焉一軍皆驚不獨為吾卿喜也祈山久寂寞氣象頓還西南諸峯競秀崛起斯  
亦奇矣而某也陳人也道山幾何日風輒引之而去一書至今未能與世無緣丐祠  
之章再三上出幕得墨猶幸以暇日理鋌耒耳翻其飛翰極佩盛心方苦草廬未涯

佳晤所覩益宏遠業亟上奏篇

荅趙寺丞

某歸耕祈下日與遊者芸夫菟子而老硯荒萊賢太守與氏介福揭虔妥靈乃不鄙  
扁筆于牛衣之間刻之廟道字畫福陋不足以導迎景休而執事者一念在鳥神又  
其志諸某敢不与里父老再拜受服

荅林兄

某窮山老樵也然于四方之奇人逸士竊嘗傾心焉有書自東乃知崇蘭之佩芙蓉  
之裳近在吾州風月堂邊而不得而也鴈蕩妙天下回靈所鈞遊處固多詩人而今  
又得君獨恨某不足與言矣其題目之敢由家作若一再讀之快哉乃姑記一  
日之適如此非跋語也

荅洪宗諭

某屬以見大夫之請敢犯不韙其知罪矣共承墨妙宛然清揚一時驚侶鷗朋亦自驚  
喜先相公奏議蓋當時与天下賢士大夫傳誦以熟者墨本分教如獲拱璧遊淵泉

惠石昂而讀之不覺發嘆以為大音不聞蓬萊宮又幾何年于此矣某雖不肯猶幸  
一識老仙嘗得尺牘教行有下馬之氣如虹應門老走當自識其不凡之語而某老  
益無奇大負此帖第緝製之以為子孫藏耳敢因謝致幅併及其所以自幸于名門  
者如此早既太甚山邑蓋連四五年如是歸耕望一稔又墮渺茫李將軍固教奇也  
上梁文誰實傳醜輒往奉一笑

又

某窮居山間自五月至于八月不雨不惟薄田盡槁捐然抱甕而汲久無可灌可  
潤處也地夜半簷雨如瀑布聲雖無救枯旱之患然起飯牛畦麥矣震雷以電通  
又是秋甲子吾儕獻畝之憂何時而已也行李問訊鷗鷺為驚不自意其一介祇得  
此於見大夫之賢者敢不再拜以無忘盛心况相公以一世儒宗丕顯謚冊發揚徽  
美上軼歐蘇其盛其休其雖不材然嘗存一字之褒特以自壯需錄瑤帖謹具如在  
方某固有區區之恩請于下執事先子初得封其制詞亦出老仙之手欲得大筆為  
取善慶而字書之以扁先祠是公家再世有造于某也豈不幸甚

答潘兄

某處鹿之野，乍返吾廬，方決驟山林，自與世絕，書疏非所堪也。執事者作小楷，具件幅若施于所教，別有驚而避耳。其謹以上之典史氏而告之曰：某祈下之鄙細人，不得與於斯文也。少時不解事，幸意妄作，今老矣，每為之縮頭咋舌，而噬臍執事出所，有使品題之，某奚借之敢，然恐執事之不予諒也。掛名其間，珠玉在前，覺我形穢，某無任主臣。

答蔡憲

某歸耕牛下，蓋山翁溪友之所狎，易而富見俗子之所排突也。部使者不有其貴，肯問訊于寂寞之濱，高誼凜然，感嘆無數。每記爐亭誨語，以為布堂嘗訪人物，明執事謂眼中所見獨此，可人讀今所賜書，與前語吾相者無以異。雖漆雕開所謂吾斯之未能信，而亦決知明執事于至誠，非尋常世俗竿牘浮虛之談也。願某不學，祇益懼爾，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知己。

答吳文

某維久枯渴，雨終有秋聲，共惟冲想。白頭相在林壑，某兩別山寺于今幾何年，老成典刑相，入夢意洲上之竹玉，立固無恙，而鷺朋鷗侶相與往來於沙烟溪月之間，甚適也。何物小子，過莖音書，乃知老仙超然有燕翼乎，而東閣郎君能自修潔取友，以稱君家世，不泛季子矣。甚感某休說文，當屬大手筆，某何以堪之。又念辱交賢父子，而先友和仲甥館之自出也，願徐之母息，苦屋小休，敢不作數行字附伸亨求教，未聞尊生自愛，以引以惜。

答胡兄

某尋詩錄石，清矣哉，二妙也。雪岩雲壁，竟泛而危，藏君之規，我多矣。正恐豪奪高齋，風月間松木，能無語耳，珍感。

答金照江

某自里人不戒于火，先慮燼焉，蓋無所居者十餘年矣。歸自江上，手苦草堂芥斤，雜選，非正事不接于耳也。千騎既東之數日，始有為某言者，為之頓足扼腕，而噬臍執事者不惟不督過之，且賜之翰，鄉長上之於後一輩，其勤，乃尔某知愧矣。世涂日



猿何往而非風波歸興浩然後晚林壑方將左花右竹以寄吾高而宣室受釐已有  
久不見賈之歎行矣王期恐非芳菊一覽所能留也

### 答趙運管

其十有餘年之別落參辰老我山林幾不記車中半而乘黃獨無苗山雪燒又洗  
長鐔有朱兩轡正自不滿一咲晦翁書在而半生所聞五老峯今不是夢山負予耶  
予負山耶惟明執事教之

### 答趙教授

其不學幸甚得與麟黃犀彥翔集于立教堂下見執事粹然玉潤心竊敬之不圖此  
未任棠固在邦域之中也朋友與君臣父子而等鐵之石之執事與有責焉摩謗民  
力之窮爬剔胥奸之蠹所以教者阻矣抑言其證而不言其方何也其敢以請某所  
謂以法為師弟子者執事諱其名弗稱豈以厚薄夫矣然繫銜則回職方氏郡縣也  
獨可得改歟領徒自今無然適矣時言寫我出抱

### 答胡文叔

其一生嚴饒所至草茅南康俯重湖鮮舟塗集往、挺刃隨突市無寧居適會湖廣  
經稍豪傑石闌黨人於險竟致深淪有辭于庭為昌黎者安得不迫而杖之秋壑怒  
為顛埋具析某意鄰路体不當尔一判頗自痛快固知其不見恕也而堂似不以彼  
為真董、易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要無虧于名實而某固不可無恥又擊、而南  
七一丐祠、一丐罷皆不許而昨日即武人已至頗費區處後山種梅十七八待歸又  
起冬晴築一草廬只可挾冊其中于畦菘然以了此生耳野處集甚愜所欲見獨編  
抄工力百倍板行漫然取之得無太傷慮乎願少留山房讀一過即奉趙壁歸矣龐  
老何日入城府傾倒欲言

### 答費司法

其維暮之春綠陰清美共惟懷章容與適上風霆亨繼方聞某屬有天章執事者駕  
飛雲而奪臨之楚山叢、快此一識所恨者秋風漸鴻雁之行明月還鶴鶴之影不  
洋相與相窺樽醉崖石以哇其胸中之耿、者歲月遽如許乃猶擁書家林未肯為  
暮府在耶若某者隻字不至中朝不知何為忽有啟撥乃復為結一重案文可咲也

知縣公墓刻以嚴戒不許詩筆墨凡燕於謝矣有伏讀唯有感媿山林鍾鼎棲息不  
同時望無期弟深注仰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二十八

簡

答汪兄

某歸者秋崖下所與遊者芸夫莞子身人間書疏要非所堪顧小楷而條教之此山林野人之所驚而避也謹以上之數語者請君詩箋亦何取於權顧不武之人掛名其間使旁觀者為之捧腹兄殆不無過試一取讀而還示教焉某至懇

答許知縣

某山林之羽未除塵鹿之性故野一生落與世無緣歸自金陵方住雲半間唯菜一席不自意別猿鶴矣趣行有旨資、然來誰實知者函書盈几忽得何所獨無芳草之騷寫我心兮三讀太息有此令尹吾知免夫揚灑左蠶朝夕之春撞恐自有雲銷風止水鏡淨時也願哀老子使蒙其成某之抑何幸

答林侔

方

兵

巨山

某荷鋤畦而有軍持特斜封三印至者驚走草廬下不自意見大夫能相存其一介  
紙如此方從屏過若某實病不能思思前驅之不予諒也與中上謂雖心知其落  
如長松天驚冰崖雪壑之上定自非世間凡草木而其也一語而三引其氣不能  
攀飛車接英論也共此明月有懷其人一書自東共承嘉惠不謂荒寒漁釣之處見  
此甘芳下拜珍感言不書謝

答楊元謹

某往維金陵時行李卒亦嘗厓略數行字道所以負朋友之意讀今所惠翰似覺  
墮石頭驛水中矣吾儕用世必諫行言聽然後可以士為言不重則併士輕不若拚  
袖而歸予輕者猶予重也寧使人失去不可使我失身否則山中白雲何由相見天  
下事大略如此請姑置之獨念老書生歸耕窮鬼亦可以見貸矣一旱酷甚望秋便  
哦飯不足之詩未知此後此腹如何而物于雲終不解事乃記其初度發白雪而壽  
之竹筵草亭孤此妙曲未知何日傾倒欲言

答汪知觀

某徇維梅花欲雪鶴骨清寒碧玉森々高出塵外恨不得一語其所相與道話宸章  
飛落增重琳房非師何以得此拜手瞻敬敢不為山川賀賤生碌々久已厭之正君  
家老師所謂吾有大患者七師何為不守家法更祝長年感意則深未有以謝皇恩

答原叔

某惟博士非它官此一語一嘿師嚴道尊某將取式為頌報々屋々解何記室之後  
故筆精墨妙一紙書畧已窺短俟喜輩伏矣抑所望於執事先生者不在茲也知為  
所齋昆玉喜甚合并何以教之敢不三拱

答高宰

某惟鶴山負一世之望慶際演迤實自諸高詩書之傳未艾也執事者出其學結歌  
斯民缺矣有於邑之難錯節盤根方見利器某何幸蒙成焉縮手袖間使汗顏於血  
指大匠必不肯坐而旁觀也明以告我聞斯行之

答曹工部

某自兒時聞昌谷先生以斯道之傳慨然為己任後生晚進猶得聞乾淳以來諸老

之緒餘甚餽執鞭焉而未能也。昨才假守適在郵公之鄉不見其人。得見其子孫斯可矣。青冥之靴解節里門。非天之以工部忠教其謬守乎。過矣。式干木之閣拜手以請。

荅劉知府

惟某之詞不獲質。然來思如聞干木之閣。去城幾咫。此天之以賢寓公。忠孝某也。庶廬天下勝處。一童一鶴。往來于南山之北。山之南。其興澳。忍吏塵者。相去豈但弱水隔也。須我晤矣。式從公遊。

荅鄭運幹

某山林深密。與世殆不相聞。屋後一場荒閭。真漫即所謂不隔人家。便是山也。近聞竹徑種梅百本。作草亭其間。足供老子杖屨矣。此外不復計也。安得奉琴尊相與一笑。又念執事者方整青冥之靴。意欲散蕩風而上之。未有此暇。身歸耕屋下。早不逢年生日。酒釐甚負。左右手不周。記憶于千數百里之外。遂時發函讀之。皆非窮人家所有。方欲捲錦鯨還客。而子用大閨弟持不可。則既下拜矣。珍感。珍感。生日

諸弟作酒方一再行。徑醉去。狂歌賀新郎曲。今往一咲。或出或處。棲宿不同。山中白雲。難以持贈。惟有詹句。

荅程毅

某惟羨平之月。天地將春。恭惟獨抱遺經行矣。重席有某。有翼某。究其老矣。意與年凋。負暄草亭。感黃綿襖子。不能起。又豈辦事治筆墨。與世俗相酬酢。禮文間者哉。需峯倚天。惟有詹句。妙語飛下方。知歲行且周。有事西時。又添老大。但拭目吾道之春。如廣文諸公。袞袞發白。席之尊。以強人意。再遠與歲別。惟厚自金玉。式適台綸。

荅趙提刑送春衣冬綸

某投閑林壑。得耕侯去。已辛矣。敢復他望。有司。繼應。忍焉。得二十。總歲暮。天寒木落。使紫鳳天。吳曲折。短稻。令工部定勝。舊工部矣。一笑一笑。

荅朱尉

某伏以作噩之春。乾无用九。恭惟仙曹清峻。畫諾宿僚。有翼有嚴。某草廬雲臥。不知歲月之老。永題到手。驛亭柳。又依約矣。執事駕驂。駢之樹。出門。蓮根。鼠長鳴。使有

一訊千里之興與危而夕元圃殆未可量也某老矣菴菴兩廡滋蘭一畦正亦足  
了此生無復他望故人不避棄寄聲山民慰之以銀燭之光勸之以石菴之味而未  
知今我之闕時情而整世味也颯風旅鶻敢拜執事者之重勸

荅胡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譽處休洽公車交書有嚴有翼某自上東門一別  
驛亭柳幾青矣矣回家作苦時或嘿數平生故人意執事者久已給札玉堂使條天  
下事焉周鼎不且進也西使者一世之望出半言棧吏之便當背負青天而上一疏  
累數百言豈特四輩台而已某自屏迹田單一字不入帝城常所欲游又皆耕夫竟  
予無能道古今而譽盛熾者孤負奈何華炬見分厚意無以報未知何日傾傾所懷

荅謝司戶

某竊伏草萊野哉其糜鹿耳平生聞三峽之雪五老之雲為天下最佳處奇人勝士  
往之家馬駕黃憤于喬松飛瀑之間久有此興乞祠得巽其質然來者山故之以  
也至則錢穀之問犯其虛簿書之塵裝其懷山吾面焉而不吾即也奈何一書自西

孤響遠發傾所謂浩然之氣匪其其人山近而遠焉然者不尔其極株拘也曷日反  
魯傾倒欲懷

荅陳常博

某去歲門墻俯仰年歲雖寤然在疚生意不聊而者發覺悟之機洗濯磨淬之助未  
嘗一日置之方襲澤之聚崇閣不知至誰群索居乃復動念身待盡聖室姓名不齒  
于諸公間郵傳及門性然莫知所以伏拜書教讀未既而泣下所謂攀髯摧刺處正  
是古人發深者處某敢不夙夜以無忘誼言創鉅痛仍何有於學然少時蕩搖于意  
念之萌驅馳于血氣之使在今皆以荒迷忘之矣獨念先公一生貧苦不及祿金之  
養比不肖子不孝之罪何知其他刊委云々已具彙仲書中惟習庵坐進此道惠幸  
後學謹上狀不宣

荅吳殿撰

某從元戎于高沙凡七日而歸駭馳鞍馬間曾幾何而已有疲曳之態腐儒真無用  
也正此盤礴雲沓飛來為之豐然起拜南徐寇攘甫定氣象筆然若非兼領搃司自

是時肘伏惟百廢經始不無勞費乃能從容整暇于翰墨間甚感其休其始為此來  
意謂十日別耳忘一翰月浩然思尊三五日間恐得一坐麾下矣

答李實夫

某至自馮沙得雪雉于凡間梧桐月多秋思策于其下作商聲歌之宋玉之悲故  
在不一再讀喚起江而鱸尊之夢事如此既不能得尺寸以靜鯨鯢之清濶又不能  
追林麓以娛猿鶴之烟霏不知竟何為也負何言

答史湘澤

其一別幾何年恍然不記鵬鵬之徙天池也鄭秋此未有書街袖出示之則琅璫爛  
然始知春洽于湖湘之間雲飛于嶽麓之表碧蘂紅杜渺予芳洲蓋屈大夫之離騷  
故無恙而九歌之遺響猶在也暇日亦寄壺觴以弔靈均之古愁而發吾胸中之浩  
々者乎如此佳處曷事乃身于去之何難揚雖古都會然所謂朱簾十里迷樓九曲  
二十四橋風月令不知在何許然則移執事為元僚湘水得有語獨吾曹十餘年之  
別忽此同寅當當如何

答洪侍郎

某昨已聞之吳農鄉以為侍郎蓋及下寺思欲見之茲拜翰題勤々懇々不知何以  
得此惟天開一泰祥賢萃朝鳳鳴朝陽通海嘉賴如某等輩六顧一望五玉之光然  
起從田園山林之鄙朴故在惟君子愛人以德毋使之趨趨囁嚅於門下吏以沮其  
平生韋布之氣不勝幸甚

答胡文叔

某痴不解事不知區々者適為形役蓋自二月初奔走往來曾無寧日問訊竹間水  
石沙頭鷗鷺已望々有鄙我意亦知愧矣淮鄉士友未必如中州盛風朴知可傳否  
從此相望夢墮天一涯玉我于成正不隔此衣帶水也雪雲曠寒惟萬々自重

答葉心檢

某維持霜晴寒意未競恭惟某官謹護邊瓊百尔相彼台侯動止萬福某曩上謁于  
計臺司賓者有客負隅坐亟問之則鶚冠子徐察之則鶚冠子而非也去之幾何時  
有移書僕者手其函恍如目其題情如啟而讀則向負隅坐者也慨然嘉之抑其言

曰吾遊徑門弟子也東園即居薦福正平甚力而此書竟未至得無有石頭事否僕  
幸與侍郎接又幸與常簿厚不可以莫之答也其止之是心若此其舉也幸為我寄  
官威近諷容可以莫之答也其止之是以若此其舉也幸為我寄聲烏府先生而後  
書愈不敢入帝城矣未見厚自愛重

荅葉莘父

某伏以寒氣晚集南枝生春共惟某官翱翔諸公之間鋪緝六菴之持凡公次舍求  
福不甲某旦望九華小池立塵外以為何當挾太乙青藜杖携李長吉古錦囊以  
從兄於泉石佳處而不知乃在京華軟紅中也某從田間起為吏事上舍之而歸視其  
時雲澗雪崖與山僧野老幾醉幾醒今不可復得老人以吾落邊上舍之而歸視其  
家則應門無稚子掃地無老婢兄以吾為樂於此乎官屋荒落門前之雀可羅而人  
亦知其過廨無敢以貨來者月俸不滿十萬錢計口而食日所受用則老秃中書君  
而兄來索上色牋兄以吾貧為有身于時昔予何其不相知也使人索書甚古有懷  
歎言不能既

荅吳運幹

某矧粉後一輩知有違尊者三十年相與家山百里而近乃不得從小奚奴晉拜履  
尚亦枉為巖助邑子奚效官邊鄙窮閭薦紳大夫稱道盛媿為之懼然汗下以慙則  
自訟曰抑吾互鄉獨未牋名氏于筆記者敢圖譴下灑翰先之老成人之典刑固自  
超出流俗萬也歎事以二十年前取科第乃今循着集英殿下舊青衫畫諾臺曠  
得無有鬱于此者乎何時拜節行豐快此先觀

荅宋尉

某誤辱制垣劍之帥幕此固承封無門下体之意而又分炙于不自言之人豈不紳  
佩惟退揆其私有不自安者堂帖至已多日始猶秘之會印吏報行遂不可掩至今  
歎惜辭受兩難御曲老成人當有苦語以相饒也而奚以負為某謹再拜謝不敢當

荅楊宰

某以文學掾由幕府幸甚一再瞻立玉之光正欲從容燕琴瑟聞先生勳烈特操觚  
染翰以庶幾柳河東紀段太尉遺事而馬首東矣正此翹企有未環畫乃以其辱在



紳幕勤渠而賜慶問焉其前月初始聞之懇辭不獲朝命既下進退兩難至今未之  
敢承亦惟執事者所以教何時飛鳥洗此傾聽

答陳守

某二十年前舊氏第、老矣朕夫須起氏任幸接首憑方將從容話疇昔而執事者  
丐麾去悃、不自已呼車造門乃聞蘋洲歸棹西矣重悵然也日夜翹望有來音書  
其曉、一介祇願如此感不勝情某滋此<sup>序</sup>遷正自愧見二三子甘棠舊地意必有苦  
語相砥鉞頌而不想剛又大失望長才磊、處繁劇如破竹此豈晴簷傍日婆娑負  
暄者耶式迓石論迎拜鷄首

答趙運屬

某與明執事為同年生于今垂二十年意者青冥之鞞凌厲鸞鳳固已舉手而謝虛  
教久矣清所惠翰無以大異于衆寺邂逅時為之太息士固有不遭如此蒼顏白髮  
非復曩所見一生散骸與世少語始以議不合丐祠根亦予墨蓬藜深密若將終焉  
忽聞縮戍之期亟上前請趣行有旨領贍茫然翻其貺書所以告語者甚條泚篤叙  
年過不及是何感之如抑聞瘴穴疽根殊費疏剔尚賴一二教之此非而不能盡也、  
草、占復別容式干木之間以請

答程兄

某與世應酬不過兔園冊中語耳諸公愛而不知其惡至欲刻畫無益蓋亦教、謝  
不敢令已久為覺率寺家矣君其問諸劉復愚

答趙尉

某身分碑刻所以愛我者至矣抑人有言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時未知生之與  
死何如身以某之鄙守作如是觀屏廢田廬豈堪棲壁獨隸古可愛當時出舒卷醫  
蘇其似近也千感百謝

答謝太監

某閉門黃葉之村久已無意人間世矣獨憾不得進臨屏玉之表剽聞笙鶴之音投、  
老空也永絕此望不圖星宿明潤時為流光有如不振之踪忽有啟擬平生方枘莫  
知所得意其為卿參汲引之盛心恐非丞相意不得不同以辭之方控于朝未敢稱

謝而屈錢盤銀之室裁雲組霧之時已自飛到小人家矣拜手稽首感塞弥襟旋得  
告得別容頌布

又

其茲論大府賓賢羣賢咸集備禮感樂敬鹿鳴之三而送之甚盛舉也其以山林僻  
在莫與榮觀何暇如之更勤折想其謹再拜受賜而廣勸駕之事在焉：龍札鍾  
呂惟少派岩華電而擲之

答謝守

某伏蒙台慈念其老朽也而扶之以上導知其寒苦也而被之以純綿思其貧薄也  
而餼之口以甘芬皆非田舍家所嘗見也尊上之賜猿鶴為鷺再拜以還不盡珍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葉卷之二十九

簡刻

代與馮茶瓚

其望西掖在紫微碧落之間竟絕人世不敢請以塵埃之名氏雜以蕙蕪之書問者  
于今又幾何時矣永惟鶴山不可作臨風悵其中書乃一日之知過相引重齒牙餘  
論芬澤溢流每見揮翰紫宸雅蒙題品筆端春意甲老學雖某非其人而所以德  
美借者何有窮乏鶴山仙去西土騷然余不知果安歸于東園即若近况美似同春  
刊示式慰懷思

代與許侍郎

某違吏也馳驅戎馬之間駭有干戈之際蓋曾等之與伍耳望天上群公玉佩瓊裾  
翱翔帝所何香馥弱水三萬里也敢謂一念下土施及陳人照之以三衣之光鎮之  
以五嶽之重某所恃以無恐者惟侍郎許公論之會盟拜闕之道路侍郎不受齒牙

之論獎借過情殊、如某奚旬而得此於左右、稱於人曰知已、誰不謂然、淮山叢、亦有德色、某敢不再拜謝。

代與陳尚書

某自難虜東侵憂心如擣度尊兄力為朝廷憂外為鄰相憂尤無以為懷也而又忽聞令弟某官之訃以某之驚呼失聲則又度尊兄上為時事慟下為手足慟必若無所容身于天地間者嗚呼天果不使有志之士有為于當世乎艱難之時使之一心於憂國猶且不遑而家禍又如此其何奈之何某感時之淚正不自禁而適聞此豈但泣數行下而已謹專書以唁尊兄而告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誠不勝大願尊兄國爾忘家毋過感、以傷沖和以分忠嘉之謨也某無任至和

代與史督相

某伏以韶光之半春老丹萼共惟某官入覲于王都俞清燕肅參政秉畫護師于鈞候動止為福某過江而東敢以顯冊揚庭為天下賀

某嘗讀唐宰相世系其間銘篆錫冊蓋有不再傳者惟元勳巨德有大勳勞於天下

則名卿材大夫往、萃于其門殆天音也天固生之必固相之比某所以不敢請節宣于茵憑之有司者

某惟聖天子屬精圖治蓋將六五帝而四三王臨御於今其朝于伊訓夕于臯謨者郁如也乃瞻西顧則有神周公太平之書而越在外服者邊鄙于何而寧譚廟社于何而尊安必如龜卜燭照而一二數矣駝四輩而驛名之至則對中秘之庭漏下十數刻若臣之過于斯為盛蜀先王之興諸葛武侯其考諸

其間古者文武無二事孔子也而有夾谷之會周公也而有東山之詩其魏、堯、至今光于簡冊者真儒之效如此皇上作文廣之命付相公以天下大政而使之盡護諸將意固有在也蓋唐之計淮而四年矣帝有恩言相度來宣則開明堂以坐之耳蜂蟻斧螳寔非盛德事伏惟詩書之所滲漉仁義之所漸磨要皆吾聖人六經之訓也其感甚休

某五年于淮聽鼠之技竄矣時當多事使吾君北顧而隱憂則繫誰之罪也雖不以賊遺君父深、此心而折箠以笞羗虜挽河以洗兵甲其將且奈何某日夜奠投之

立契以毋敗乃公事

某自制下之日嘗東望拜手而言曰維天維祖宗克相有宋世祚名輔愚不肖似如某者何幸親見盛舉謹件副墨如左蓋上以為宗社之幸而下以幸吾私也

某於德門尊大之墟抑子姓耳敢不敬問起居狀而請其所以條約者

代興史參政

某伏以春之暮矣雨暹花寒恭惟某官從容基宥之庭參決鈞衡之務神天闡輝華夏底寧鈞候動止萬福某謹迺奏階六符瑞笏以謝典史氏

某惟天以宋克肖其德詎開照明篤生英儒興世立極特使以太平六典禮樂皇家覃及龍荒沐浴帝澤是為有宋近續億萬年無疆之休命咨爾司馬為國樂共

某恭以皇上英武睿明慨然南面而敷志未嘗不在中原也旋頭塵琴羽檄駭夜披輿地圖問天下何時定久矣乃瞻西顧驛召一賢發冊臨軒晉參國秉士大夫勳色相賀以為越樹西王前日未改之功名端待今日舉明主于三代開壽域于八荒在此舉矣某蓋嘗操觚為國家賀

某愚且不學所不敢忘者先公教忠之訓耳遭時艱棘聽鼠之技易窮顧相者誰乃使君大夫其肝食也受詔西授幸解重圍然退者其私且不足以謝過而矣功之云忽奉綸函顧以大司寇印綬寶借而寵光之共惟皇上風厲之恩相不為進之造際天蟄地不可殫述抑某非其人也惟有惴惴

某昨陳免積其述君臣大誼猶子事父孰有以幹蓋為勞績能家邊功賞者乎天必從之期得請而後已夫是以不敢據其感刻之萬分一從門下吏以謝不圖五雲之采春韶與俱雖淮山介在邊寒頃有生意某之剛惟願之此

某惟二三執政大臣也典章文物變絕百餘駢儷四六之文慙慙五七之体不宜謹損于遠外之一邊吏謂重綈十襲悉上送于中涓而其愧其瀆也永寶之以為子孫藏

某仰止鈞閣何啻隔弱水三萬里九霄飛佩同燕春祺若曰啟居何如某奚借之熱

親書

某區區冀德之懷其在願積者不能萬分一七心之精微言則粗淺然懷不自已敢

盡布之某惟鞞鞞之輝熏聞蟠際窮髮之北所至無唯類焉庚德無厭犯我王略長  
駭南牧淮左右幾無立草矣主上當宁太息驛台明公入對廷英滿下數十刻其雖  
不能測識然卜所以為上言者必周公太平之書賈生治安之策也甚感甚休某使  
伴解安豐之圍卻新疆之寇一皆布談指授而將士三軍之功也書何力之有此於  
某不且以贖過而又何足以言功然時通隆冬風雪寒苦士卒斃裂墮指者百數十  
人今出萬死戰大雪中四五十日朝廷未有以存卹之而安坐維揚之帥臣獨受上  
賞按膠之誼恐不如是此某之所以決不敢承也相公謙損威重飛賜賀言感德則  
有之矣抑非不肖似者所宜蒙身第當重歸十襲藏之子孫某已控吳章斷非尋常  
禮數之謂為進之謝何敢以云惟鈞慈垂亮

又

某伏以惟莫之春霽景韶秀共惟某官妙參基宥道叶乾心謨明稱諧與宗立極鈞  
候運止萬福某謹伴畫以謝題材之章書記惟六符委光焉

某恭以表采陰陽佐天子以洪範九疇者二三大臣道化之運也若曰列島自重云

者滋賢然越王衛王之所授受荆人楚人之所戴慕要皆以無前之偉績仰成真儒  
相公宜愛不賢之軀以畢能事

某近者聞皇上夜坐宣室慨然有久不見賈生之思驛飛庾外教千里台公於黃  
鶴入對中秘相得甚贖二都一命而天下事定矣其特作鼻陶說命為萬世開太平  
章又竊慕同我文執蓋伊尹自任之重如此地天之泰在茲一舉甚盛甚休

某惟姬公作周六典實篤鸞既醉極盛之時七文中子竊見其精微以為治家治國  
治天下具是書矣如有用我者某月而可今幾百年終遇公相坐于廊庑出家宰之  
緒餘以興吾君上下其議論一轉移間而乾清坤夷已見治象夜半下天一語趣百  
寮班文德殿聽宣麻案則周家禮樂粲然復興惜不令王仲淹見之有嘖其嘆

某邈更身無故而進班承明綸綽之頌大驚群聽此雖聖主激昂之微意明公篤進  
之盛心顧惟書殿陰名所以極儒生稽古之榮酬大臣久次之勞而某也何人乃在  
茲學一命而偃再命而倭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其奚冒昧之敢

某退自揆度既無以仰當恩除對揚天子之休命則不得輒取其名氏以聲區區感

謝之萬分下禮也敢因相公略位貌于不有河翰以相表榮光燁然如自天落其謹  
重鮮十襲而識之曰世々子孫其永藏之

某邈居中台惟有屏息敬願老先生眉壽無有害與國匹休燕及琴蓬同一禔福

親書

某惟相公位貌窮崇禮絕百辟駢四僂亦豈宜謙損於邊吏之賤微跪讀再三毛髮  
為玄謹件斐墨如左殆不足盡此心之精微敢重陳之惟我先忠肅公存老先生之  
知最深則其不肖孤之于公相雖勢分逾尊而以契家則兄弟也聖上簡記之誤進  
班承明公相以兄弟之私情則當教之以控辭以君相之大誼則當啟之以俞允戡  
函璫環光動草木感恩則有之矣如非所望何謹九頓首以謝不敢當某昨上巽章  
期必得請而後已惟公相稱論之暇論奏及之使出則無愧于先公明則無愧于當  
世之士是公相有大造于某也篆之肺腑永矢勿諼

代與何總卿

某伏以南風之薰木花媚碧共惟某官妙幹吾國如漢蕭何有斐翼宣台候運止萬

禱某謹三肅復命于典史氏

某惟王人握教路財賦盈虛之柄蓋國之命脈繫焉山君海王時節啟處誠胸臆  
作宋寶臣則區々善頌云者庸何贅

某疇昔之日有薦紳大夫我然其冠而前賀者曰朝廷駉召何少卿為西總矣少  
卿負一世之望余游邊城知軍戎萬里情而才又非劉晏輩所敢望當今隸殊野宿  
日增壯未已也士飽而飲馬騰于槽以梅我皇上麾荆柄之情而減此韃者其不在  
少卿乎某得之師言敢不以告

某東樞也公西總也壤地之相去固有間矣脈絡所在則痒病疾痛舉切吾身連時  
多艱事會無極所謂同舟風波胡越相救猶左右手之日也敬頌節下毋彼毋我以  
迄成共濟之懇俾某得自附旂常竹帛之間抑何幸甚

某所自慶幸者然耳獨聞之道路則謂一代偉人當從容萬玉之班吾君上下其議  
論四輩其在行矣蓋其入者曰式迨其歸而覲其母者曰毋以我公歸兮此二說  
也而一說也由後之說則某之私

某四年于淮夏時之髮幾雪矣。雖負戎馬，只若然有飲江之心。此何如時而使不武如某者，以身當之。賴天之靈，宗社之福位，不得志于我。靡風靡夜，磨礪以頌。亦惟志于同家者之所教誨。

某緝與人之誦如左，而告于門下舍人曰：蓬壺其惟襲慶乎。燕城其無委從乎。謹拜手以請。

代興魯參政

某伏以天地允說，福雨欲涼。恭惟某官，訐謗帝廷，妙參元化。巋然舊德，格于皇天。海宇阜康，六氣以序。鈞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一德元老，端委岩廊。恢復時差，天同神化。風雲之會，與國匹休。陰凝陽和，要不出變理之圓。惟聖天子，儀圖黃髮。方以二典三謨之感，仰之宗工。敢頌公相愛不賢之身，如金如錫。如圭如璧，以畢能事云。某仰惟皇上，奮發英武。乾轉坤隆，陰霾剗開。洗光日月，爰立舊綱。畫出獨斷，于時公相優游。綠野復出，而與二三大臣緝熙元功。八荒一雲物，蘊醒聲氣之感。天地開除，內前宣麻。縉紳舉笏相慶。

某身在遠外，迺魁表以自快。蓋上以為朝履之賀，而下以為吾父母國之賀。

某筆凡墨，恒安能藻繪文字，贊頌對天之休。竊謂公相自常布時，抱吾夫子仁義之澤。禮樂之具，對廷英輔。釋之臚句，初傳太史。奏日中五色，蓋已極天下選矣。黑頭秉政，霖雨滂瀉。而乃卷公宗之學，御風騎氣。與造物者游，聖化一新。中外日夜後，大老來歸。為國著茶，中台燦耀。太平之期，可致矣。某庶幾見之。

某誠私愛君，以謂皇上。睿聰晦明，于不作不知。蓋積暉融，更十寒暑。一旦動盪振拂，駕風鞭霆。有不反掩耳者。皇乎休哉，非漢宣帝。唐太宗所能跂已。方今北台衆雋，接茅彙征。太陽朝升，群慝自伏。然小人為國病，猶癰疽之為身患。羸豕踰躅，金柅係之。小人之勢孤矣，而童牛之特，欲剪于始萌。否則安知其不粗伺于吾旁乎。孤既獲矣，隼既射矣。若遽然不慮，則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彼將伺間而乘之，伏惟公相堅持之，以致天下之泰。

某嘗謂國家謀講恢復之說，餘百年于此。蠢茲蠻虜，天怒神怒，亦既昭余。吾輩沙幕矣。鞞何為者，孤鼠盡。嗚呼！意者不能不少勤，內夜憂。願某嘗效鞞戎，自唐僖宗時，隨朱



卯赤心討叛勳蓋咸通之九年十年也厥後李璣現又以叛兵復京師則其驚悍殘  
忍見于中國亦且三四五十年事會之末無有終極百餘載間滅遼滅金而今茲  
又將滅鞏某雖不敏尚能磨滄溪之石作大唐中興頌以歌聖君賢相事業

某至不肖方公相以天地為爐人、物、盡歸橐籥往者望赤烏于翹材之館六符  
燁然不圖分絕百僚而所以尉藉之者甚寵九鼎一言自雲霄飛下某庸有以藉手  
于經畧監丞調護此來不戴陶鎔之賜有懷感激浩蕩如江

某分邑萬山間井落數家聚耳氣象葦蕪無以大異于嶺雲關雪之外初見父老未  
知何何村摩澗瘵上恃鎔治端有化工大鈞無垠萬象春氣某區、歸倚之心雲天  
在上

某仰止鈞庭迥在峻極豈敢冒昧自干不韙之誅惟當恪共官箴以無負驅策

### 代興浦城塵宰

某伏以秋雲返雨桂室香寒恭惟某官仁洽雉郊琴意閒暇元亨錫羨台候動止萬  
福某敢不為里父老賀

某觀頤之象曰山下有雷以山之生物而雷發之則根莖芽甲怒長而拔起君子蓋  
不獨以自養焉養其身以養人某猶願少加之意

某比詩除日而承遊飛鳥馬臨吾父母之邦和氣先驅山亦翔舞漢制即官上應星  
宿出宰百里其委寄至不輕也聞之東西行者安賤之堂畫簾閒靜而耕雨之蓂荷  
月之鈿皆自得於歌謠之外某既稔政聲

某自見時闡容今為三公故事比固近世無有然延英晚殿鶴鷺難、琅玕瓊裾在  
帝左右如公輩蓋已簡注凝旒矣竊謂玉璫黃流之醴郁米壺朱弦之動清迥猶未  
在鍾呂間耶式迺其歸儀表珥著

某往年官越幸甚辱在寅恭代庖秋曹又忝交承之契一問何闊蓋自前之歲暫訊  
以來今茲其缺然雪溪之舟蘭亭之袂未嘗不隨清夢七倚筆飛越

某謬庸無似試邑窮山之間民猶歲饑百短呈露亦惟曠昔教訓無斁無志今幸已  
書滿代者來尊去心已馳然猶未知下里門之日也田彼南山吾實受塵焉豈無他  
人不如我契家某竊以為請

某寅想翠蓬之聚蘭玉因依燕此佳涼多棋茶或未行有歌頌觀刊垂

代興江西陳漕

某伏以春野雨深傲載東作恭惟某官肆殫忠善玉節於望元穹翼宣台候動止萬福某謹題江<sub>而</sub>西興敬于特御者

某寅想西山南浦之春雲暖而乍寒而新而驟霽所以調物養時者時益必謹伏惟將明陰指之暇少垂意焉以幸僉賜

某竊惟聖天子奮發英武獨運敵譟乾端坤倪軒豁呈露其敷玉黜于丹宸鉞瑤佩于文旛皆端士也薦紳相目以為寧華崑圃水碧藻曜如先生者不二三數飛翺自東奉尺一詔而歸有日矣故不敢遁蕭何關中故事以請于節下

某睇瞻璇極仰斗宿之光寒拜手稽首而起敬者感潸如也蓋自昨歲替調于莞記者今復見春風矣旅吾篋衍有琅書在時一熏爐而讀之如侍函丈

某不武書滿者餘半年至今近代者三蓋其初為墮顛耳為柰惟而今所與交承者又在嶺之南曰曲江三千里而遙雖其疾驅而至恐入夏秋之交未路煎熬虛老歲

月惟先生幸教

某敢問即門蓬仙之輯恭惟燕喜洪都蘭玉翹秀其門弟子也非借

某伏恐若忌有可備驅策者某奔走先後

代興姚簿

某伏以妻之秋矣風日清微恭惟某官輿衛在行啟慶嘉靖<sub>也</sub>候連止萬福某敢不為前驅賀

某竊惟吾身在造化之囿不息則悠久自強則精明此君子素學也惟茲履勞賞其猶觀于曷能留情

某聞之孫子嚴其言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士安得獨自高某意此公棲身松楸間而冒以之蕭々者趨然塵埃之外矣伏惟執事以劍律之光寒乃忠然辱臨之繼自今英材館增九昂重矣某謹拜手<sub>也</sub>終

某嘗與有識共譏天下士數科目之陋以為重厚典刑如執事者其落筆為文章猶能揆國之華迥獨屈之南廊試耶或者天將大其聲名如董體仁故事則黃閣紫極<sub>也</sub>

無不可者某蓋已誦言于甲積矣

某思昔夜窓之誨如信宿耳相、清夢笑談琅琳曾不自知其幾何年矣試邑青山之歎、心熟而不得去意者天之所以惠佳晤也前輩者成人必有苦語以相鍼砭某庸襟袞之、

某為邑長于斯今始五旬京兆耳不圖諫下涵翰相先謹條其所以感且媿如書然不能訓報訊者萬分下某其知罪、

某寅想九霄玉縣郁穆惟嘉百爾委條式副榮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

簡

代興袁太監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恭惟某官使華煜燿對敷帝休、臺制靖深、台候連止、萬福其敷、不端笏為吾道賀。

某觀願之象、切謂起居以養形、消息以養氣、格存以養德、贊育以養人、則所謂金玉體府為國休終、此吾党至願、惟少加之意。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燁然、占者曰是謂魁躔、將有以鴻筆麗藻、陶鎔帝皇、舒翹揚英、玉我王度者、出未幾而皇帝御集、英啟亂權、公為第一、在廷薦紳、舉笏相賀、曰今之董仲舒也、蓋幾何年于此矣、某惟有虔敬。

某恭審茂服、帝俞緝璽、區事併載、董狐之筆、入刊司馬之書、伏惟駮斥、某切觀祖宗盛時、凡上所親擢者、時謂儲相、不十數年間、告庭大拜、不自意、公今日而以繕監台

方

岳

巨山

也。然則所喜者端人登朝衆正其彙征乎。其豈勝也哉。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遠事先尚書。見其訓誨諸父。得聞慈湖紫齋兩先生之學。印其書而讀之者。有年矣。某官以慈湖之的。傳嗣紫齋之遺。譽其以斯道自任。當世不一二數。某安得執御以驗吾心之本靈。本明者。

某奔走節下于今。兩考而餘幸。而大父于先正。有同朝之喜。季父于執事。有同年之與。抑人有言。長于伯樂之廐。生于匠石之圃。而不見取。則信為不材。下乘矣。惟先生拊之使薦紳大夫。日之曰。是嘗登蒙齋之門。某倚以為重。

某屬吏也。不敢上仙輶之間。條教所及。某領赴承。

### 代興趙大使

某伏以天地既春。草木欣豫。共惟某官。綈整閭制。玉帳請嚴。有偉麟符。兵民夷憚。鈞候動止。萬福。

某惟天惟祖。宗克相有。宋爲生元。勳浩亦嶽靈。夙夜受職。其將翼宣。帝等與國同休。某敢問所以。調鼎護茵者。

某恭審題膺。明制詎告。多方峻濟。秘殿之班。增重留都之勢。若稽彝典。式對宗儒。寶維富文忠之綏。北庭范文正之拊。西轍有此異數。加以大稱。自非勳德與俾不在茲。選制除之日。是清坤莖。某敬頌公相肅廟。讓益殫忠。董

某仰惟國家。以深仁厚澤。滂澍丞夏。如天覆。素以養以容。而狼子野心。負恃播毒。參族井儀。肆得鯨鯢。江淮不設。安樂含哺者。伊誰之功。深惟鄂誰之可。以來歸壘。荆之所以自服。蓋用儒之教如此。所謂德在生民。功在宗社。勒之彝鼎。書之旂常者。未勝載也。某思與天下頌之。

某每讀漢史。見所謂山河帶礪之輩。未嘗不喟然嘆曰。嗟乎。已薄矣。絳灌武夫。鳴劍其習氣。存使相中。有古今。何至是。幾留侯人傑也。退然一山澤癯意者。圮上老人之書。未可遽謂黃石兵法。子房之典。韓彭英盧異者。如此。伏惟公相。沉潛乎義理。奮發乎功名。詩書所傳。了然在目。某借誦漢事。以布其愛助之區。某

某一暇。有司在垓北中。不啻有翅之翅。退自惟念公相。雖體均宰。捺皇絕百寮。然大無不包。惟所翕受者。大臣之能事也。某用是以染墨黷鈞造。

某仰止九霞飛珮屏息以之其若奔走趨承之心有如皦日

代興丁察院

某伏以天地之庸尊收司聲共惟某官錫立朝端霜凝臺簡謹言鯁論灼灼如丹台  
候運止萬福某邈風烏府敢條其所以為朝廷賀者

某聞國有著蔡山川寶藏陰凝陽和上下蟠際將使塞上誇為紀為錚以壽表宋  
億萬年無疆之休賜芻蕘願少加之意天下幸甚

某竊惟皇上養聰晦明一瞬十載淵嘿高拱無聲無臭殆如春運久蟄發則轟屬震  
迅不及掩耳陰雲解駭大明剗開乾清坤英纖埃不翳于是曩時城狐社鼠仗馬隸  
駒一洗而空之蓋歐陽余蔡之在言路也宗社靈長繫此盛舉

某伏惟劉大之氣充塞天地不吐不茹雷厲風飛汲直在庭嘉蔭鸞落皂囊數十疏  
剴切上當帝心意若曰有李勉而朝廷尊是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正色山  
立內陽外陰此吾宗之一泰也願惟經濟底蘊克董舜釀謨明弼諧有政路在

某退自惟念上屬精如漢宣帝欲字內無一愁歎之聲偃室空堂維卓維魯祈雖斗

辟懸意必在海涵春育中某何如人敢尋銅墨若曰少問狐狸庶其免矣柏臺在望  
毛立骨寒

某往年望瑞玉之光如五雲絢爛珠烟非霧流景浮空泥蟠天飛惟有屏息區區依  
憑一日之雅務以為榮染翰探觚音于聖制

某暇有司身其于九霞飛珮負隔仙凡惟當祇畏簡書奔走先後

代興高僧

某伏以霖雨沛心新畦蘇醒共作茶官使華煜燿風律江瑤臺經清滌天所開右台  
候動止萬福某謹端笏為朝廷賀

某聞之曰通天下一氣身等為慶雲聚為景星流為醴泉瀼為甘露而其在人者則  
為德德君子蓋天地之至和也某領節下葆此至和以幸一道

某竊惟國家如天覆盡玉臣萬方彼蠢者胡敢自肆于範圍之外賴天悔禍六既肇  
其庭歸其穴而寢處其皮矣然韃我扶蛇豕之毒與戎為隣中原憂未歇也龍跡野  
宿萬灶雲也使吾儒胸次有甲兵則鞭笞之易耳夫是以屈六轡而東之某用不敢

薦閣節侯閣中故事

某思蜀士惟無出，則器能政理卓然如諸葛武侯躬耕南陽而天下事固已龜卜  
燭照于草廬中矣方節下以西州第一人入對廷策漏下十刻蓋上見謂晚也顧及  
大有為之時建立勳，掀天地事業磨治溪之石椽筆大書以傳無窮某與拭目焉  
某嘗攷韃戎自唐僖宗時從朱耶赤心討及勅蓋咸通之九年十年也朱耶赤心即  
五代唐莊宗之祖曰李國昌其後李鵬兒又以韃兵復京師則其驚悍殘忍于今三  
百四五十年矣事會之來無有終極百餘載間滅遼滅金而今茲又特滅韃伏惟飛  
輓之暇所以討論其故者詳某輒贊言之以裨幕府未議

某不肖似蓋自去年之八月己及成瓜代者每參差一至于心今所與代者又在嶺  
以南近人之往來何時計當壓境矣某雖旦夕去客其詭客簡于禮

某或以崇臺友業其想九霞飛珮天人也惟有屏息教條所及某猶觀趨承

代興度侍郎

某伏以秋雲之漫桂空香寒共惟某官禮樂熙朝黼藻王度忠嘉啓沃有相蓋臣  
候連止萬福某邈風泰階之符飛越轆轤

某聞君子用易之泰消息一身陰凝陽和不出吾圃惟絕金錢玉方鳴國家無疆之  
丕休其鉅九龍翼以聲之適當今日猶覽金玉體府丹青太平

某惟皇上張漢天聲復周土宇北窮碣石西盡流沙乾清坤夷一統無外方將挽天  
河以洗兵甲包虎皮而橐之誕開文明緝熙容典中禮和樂以節以序上下蟠際春  
融雨濡喙息沒行沐浴膏澤舒欣休茲時則我秩宗制作之妙已其咨尔伯維帝之  
休

某嘗謂三燕公不作西州英靈之氣扶輿磅礴鬱積餘百年蛻、蛻、萃為瓊粹筆  
精墨妙撲圖之華翳鳳騎麟儀書萬玉惟藻旒凝邃左阜右蕙簪素荷露去西地僅  
一武每大除拜之冊薦紳聳聞闕闕歸然風暮延佇

某摧頽甚矣之惟依倚一日之知恃以自壯仙凡夢斷如誤入武陵源一望九霞飛  
珮終墮塵土回首聞風三萬里矣汗漫之游未知不攀手以謝虛教否

某領邑叢山之底數家聚耳傾風作浪湧與海同波極日茫然孰我維楫敢寅緣先

契辨其燕陋之辭端笏以告下執事

某敢想蓬仙玉輅怡遊佳涼琳琅瓊瑤中表身憐若有可備馬牛走者共恪以之

代興方憲

某伏以梧風既秋奇暑滋武恭惟某官皇丕麾節民以精嘉丹筆流春高堂甲錫白  
候動止萬福某敢齋宿奉詔瞻魁使垣以冒聞于典史氏

某竊惟天地扶輿之氣鍾稟人英負陰抱陽和粹流決傾惟斯人愛助之意猶翫翼  
宣天綽金玉島靈一遁幸甚

某恭惟國史見寬大之書為民而下者十八九未嘗不歎曰我朝以仁立國期于  
無刑將使海宇皆春沐浴帝澤而際天所覆罔有一夫之向隅者吾君之心其天之  
心乎夫是以揭節干反屈六德而東之先有阜陶好生之德洽民重為太平布在謨  
典其感甚休

某聞蓬萊隔弱水三萬里風引孤帆而去莫近翠雲此某所以未能藏弄明月之珠  
頡頏飛霞之珮也然嘗從薦紳大夫後知其琳琅翰墨寒秀瑤林使鞭風管鸞羽儀

萬玉謂當朝元圃而夕崑崙矣緣緜夜下尚窈窕之

某聞惟兵與刑自相表裏寇賊姦究蓋作士者事也班孟堅志刑而不志兵亦窈窕  
之矣玉山蕭翰一卒叫譟禽獮而歎菹之無難者皇帝若曰公有甘棠在焉移鎮燕  
梁村紛然駟竹馬而迎于境何以美漢池之兵為恭惟廟謨天運神化

某以世祿得官一俗吏耳然雪窓燈火之夢未寒也身墮嶺雲之外衣屨牽暉朝家  
憐其艱辛賜以班政自謀不審分邑萬山間地瘠而民貧未易摩拊二天丕覆敢不  
件副墨以修告至之恭

某仰止翠巖如在璇樞屬邑令有屏息而已若以職事奔走洗手敬承

代興趙宰

某伏以寒林新雪春注梅心共惟某官丕對珠綸儼臨民社望明簡右台候動止萬  
福某謹藻沫精爽荐鸞于執御者

某聞君子之所以興造化俱者其動靜為天地其嘘吸為陰陽其語嘿為風霆其喜  
怒為寒暑則某敢借以請者不但曰西廡瓊瑜五島芍藥而已惟少留意某比聞除



日蓋嘗延父老而語之曰。今不肯似得從爾。父兄游者三年矣。僅科樞字。而維其艱。今幸新明府之來。爾民其有瘳乎。余敢舉鵬賀爾民之得此尹也。于是童牙華顛。式敬且舞。其騎竹于境上。已名其私以告。

某時既諭。祈民多歸。而滌塵研熏。香匿端拜。整襟而修告之書。雞竿陋墨。凡不益以形容萬分之。然竊意珩璜玉珮。爛其至珍於頌美。子何有適若心之待。微溢于毫楮之表者。則已先使人飛越矣。

某不武。迺八月既望。實以滿考。責令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每誦此語。歷日如年。與手奉承。以需條約之下。蓋迄今猶未也。某無任慙。

某竊不自揆。輒以名氏冒聞于參政。知院黃閣之下。某非不知。蟻蝨微賤。借別有謀。然交代受迂于宥密之庭。而為之代者。迺不能翹扈天樞。以贖大鈞之播。自當何如。惟高凝為之容。為某端受其助。

某敢問冰瓊霞裾之仙閣。侃泰階式。燕稷福邑。有稌委三肅。惟恭。

### 代與喬樞密

某伏以天地委和。玉璽凝瑞。共惟某官。詩謨基宥。開張時道。叶乾心永。綏宗社鈞。候動止萬福。

某竊惟陰陽密移于八極之表。其紀綱彝旋。實在工字道化之妙。一身自有天地。方將來明堂月令。使天下不出燮理之囿。于消息何有。某窺見洪造如此。

某嘗謂君臣會達之際。蓋有天人交感于其間。精神一堂。無疆惟休。是為天下之表。豈偶然哉。刻公一德之老。格于皇天。典冊揚庭。正位樞都俞。吁咩。與參天下大政。伏想論言。誕告公門者。三縉紳。喁喁。舉笏相賀。吾道幸甚。某竊嘗嘆士局于用。至不至。

兵必有文武之意。迺能自任。以重吾夫子。粹賦禮樂之宗。主而夫谷之會。聲光燁如。此固寓者。能事也。然則豈兩命以踵拜中外。知有為之秋。美金奎草。麻亞正魁。轉其尚竊遠之。

其然以文明之世。禮樂之規。策之齊。惟一二真儒。辨選大典。待於休養。六氣以序。三先以潔。亦既純金而錫玉矣。永惟延廣之界。其見于洋。大對之初。蓋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吾宗之陸宣也。某竊有以擬借不容諫。

某第后讀書嘗竊有歎以為胡虜無百年之運國家有十世之興事會方來天怒神  
怒懼殛幽介唯願庶道則既報我祖宗在天之靈後我中原遺黎之望系此皆公  
相密勿天造執神之机運動天機此氣尚乃知真宰殊縫密妙決非蒼生所能測  
識其感甚休

某前、被問知誦相公之書餘三十年蓋大父尚書辱出相公榜下士方休慙慈恩  
之舊沐浴華暉獨某夙夜之思不啻草芥執贄而望赤舄如隔雲霄六符之光照耀  
秦井某惟有屏息

某仰惟大鈞之播無間洪纖一氣所春芽甲自遜某是以得不棄于化造之外然以  
媿森微賤坐通名氏于範門時謂之借交代受選于紫壇而為之代者不能修鴻閣  
之敬時謂之慢借典慢皆罪也而與其慢也寧借某俯伏惟謹

某惟分絕峻極豈當冒昧不韙冥想天樞崇邃惟石巖人與國同休式燕禔福  
某牛馬走之力不足以奉獻令誓當請共無負器使

代興趙判宗

某伏以露景融春傲載農事恭惟某官殊庭怡逸順天之情皇明受釐台候連止萬  
福某齋宿奏記惟高潔幸鑒其衷

某切惟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淵澄其德玉潤猶觀凝情滌慮混和天倪使國有  
老成庶貪立懦則豈惟善類之幸

某存在于姓事尊有彝謂當晨首陽守定首寢於此心猶以為慢傾惟德一辭一  
燕一魚天下達尊之三而某也早且賤其教以書說之教為礼

某聞士大夫養恬真館逸想自閑門下之士則必稱述裴晉公綠野之遊與謝太傅  
為養生而起故事以致其歸慕之萬分一若某則以為出處無愧進退裕如使天下  
間伯夷之風一洗貪競貪競其有補于世教教多某切深致仰

某試此岩芒不自意西考而餘最技既窮有短呈露強弩之末如魯獨何安得老先生  
生一言為我敲破朝夕以冀某其書諸紳

某幸甚辱與贊府公同寓亦既假窺象天殿佳時乃今又得以秬秠之政累吾府公  
雅好稠重夫豈人只鯉庭詩礼某竊與聞之以口語心庶幾藉此得以一拜靈壽之

杖

某等詞草蓬之輯具嚴全判際稟函中至某奚瀆之敢苟有以教之唯所以命

代與王倉

某伏以金祥而桑涼宇未肅共惟某官香凝清蕙玉節於皇臺網靖嚴百爾宣翼台  
候連止萬福某端拜為斯民賀

某聞威德君子者天地合氣陰陽委和其神洲澄其德玉潤其猶覽激情滌慮沉和  
天化使國有宗儒黼黻河漢豈惟善類之宰

某切惟聖天子膏澤宇內如歲之春適者下寬恤之當字慨然猶以常平使者為重

意若曰俗吏富國既而國富而民貧國貧而民亦貧矣其能均齊儉敬以壽我宋十  
億年無疆之命脉者其惟吾儒乎夫是以屈六學而東之甚盛甚休

某望紫垣奎壁之間榮光輝然占者曰是謂文明時有以鴻筆麗藻陶鑄帝白舒翹  
揚金玉王度者未幾而皇帝御集英殿親推多士公時雖在第五而足紳之相賀  
者曰杜牧之乃為第五人何為不足魁某也蓋我年於此矣其惟有一條更虔敬

某以世祿侍藐然一俗吏身領雪屋之聲書味固無恙而諸父詞林之衣鉢其牙籤  
之棟架者尤足以玉我為也迺碌々不武落其家聲斷梗漂流墮在梅花閣月之外  
僅以自脫法當班段而為數吞冒未此則氣象華然無以大異于嶺南聚落心之憂  
矣臍嚙謂何

某聞之為紳大夫以為天下無可為之邑正使陽城復出亦付之六太息而已滌危  
伊時敢于告至之書而道其所然者伏惟節下嘉我獻蘭公之勤勞王家憫我志肅  
公之殺身不辱而施及其後人則幸矣某猶桑梓也輒私布之

某埃埃賦徵望蓬翠陽荷水三萬里此非塵凡名氏所敢瀆惟條之及其也趨承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一

簡

代回王都丞

某伏以梧風已秋碧宙如洗共惟某官衆莠有偉儼誕龍潛天堯靖共台候連止嘉福某謹寄聲為南州父老賀

某惟寶瑟之香揚老斗牛篤生錦英林翰吾國敢領承明堂月令以變調一身之陰陽山川百示予曰有先後

某自庶車使江上嘗得扁囊韃具鞞袴以遲候于風濤浩渺之間不自意一世偉人乃能相與握手出肺肝以共談天下事憂國之淚衣襟尚寒

某時則日送歸艗倒指奏事榻前之日想像上問江防利病使者聚未為山谷處應荅如響夫顏喜動將以安危二柄付之不謂事乃有大謬不然也抑古語有云不難無以見君子

某試嘗謂武事當天下勝絕處而西山老子之闕里也都丞以衣鉢的傳擁麾其卿  
孰瞻孰儀有像在堂庶則以詩書澤斯民者蓋老先生之粉榆而賢刺史之甘棠乎  
幸少安之天子有詔

某鼠技窮矣無以分上顧憂於皇絲綸班我端殿心安知先翁十年邊頌蓋身後始  
澤之豈其不肖之器克邁前人之寵異橫行得請敬避賀言之三舍

某伏想戰衛飛瓊之佩郁穆仙童疎遊者不敢借起后而惟請所條委者

代回陳同知

某伏以庚暑正祥一雨蘇醒共惟某官駕言綠野簡在帝心行為蒼生再起岩隱釣  
候動止為福某待罪東廂遭時多艱夜籌軍書率至漏下數十刻雖秦階兩入色正  
芒寒亦莫敢以世間賤姓名塵浮物表惟與賓客僚吏談道相業以為今何如時獨  
一謝太傅乃雲卧東山常如風塵何也敢謂公相眷懷中想高蹈世外而琳房瓊怡  
飄落東西流而捧之不常如獲拱壁大寶之為貴也刊委清沈王尉殿不奉承已趣入  
幕中一如戒命邊頭多事稟報不能以時大鈞之於肯翹當自不計其去來身

代回趙提幹

某伏以春老綠葦風日閑美共惟某官宿謨有婉萱幕清深望明葉翊台候動止為  
福某迺者辱次舍下邑得望魁宿之光瑤玉琳琅飛談春洽崇其堂岌業畫諾使華仰  
而睇之已不常隔弱水三萬里如惘結何異時權甲科有不煩佐輅車而教壁雍班  
朝著者惠然肯來廼以平準書贊常平者是安用例裁書生迂闊至恥談穀粟而古人  
所謂均利權以養天下者浸不復效則貢生之哀痛廢有任之責者有用之學豈清  
談以為高如晉人之談而紫薇之省紅藥之階要自有嘯咏時也願士需之其去年  
之仲秋既書滿矣代者每參差不至今所近者又在病以南望其來如望歲何以惠  
我式甌深規佳晤未間敢以珍御燕羹倚遙殊綽為執事者請下邑凡校某敢稟承

代回丞相

某蒙朝家設獎晉陟秋卿雖君相之恩典天無極遠惟庸方未之敢承此所以區  
謝言不得自致于鴻閣肅鈞翰所謂和使之來正自不能不爾吾之為備尤當致謹  
仰見經濟之略陰闔陽開不為晉之宴安亦不為漢之窮黷兩處其當一惟願中某

為邊臣敢不紳佩此訓兵應者勝兵憤者亡漢過不先惟當謹守以待其定身安  
將本日起類功不敢以一級之羞上累綜彙併乞鈞察

代回喬佑神

某伏以霽景怡融暄風掩暖共惟某官陪旨遊于珩館參相業于鼎司元老是毗上  
帝所齊台候連止萬福某一違五矩幾易璇杓仰瞻槐府于叢霄如隔蓬山于弱水  
實勞鑿寐莫馮詠思有來雙鯉魚之書快覩孤鳳凰之瑞惟是曾微勞効忽奉恩除  
禁林班瑞殿之崇相寄正使名之大茲固聖天子激昂之微意與夫大丞相樂育之  
盛心然者其私斷非啗據殆無因而至此其何德以堪之已布不移之愚力控由衷  
之請人情所在天意必從胡未諒于襟期乃遽貽于慶問謹退三舍而避第重十襲  
之藏既無以仰當綸綍之恩六 莫敢輒非岩廊之謝問安之暇領道此懷某正遠啓  
承芻泔翹頌異護昌彝之節對揚旒宸之知百尔委委一惟命戒

秋崖先生小鶴卷之三十二

樂語

壽宴錫慶

伏以新釐而立四極，至昭媽石之功，儀鳳而成九韶。先介母妃之慶，克樽流渥，禹甸  
懽騰，恭惟 皇太后秉誌高明，濤猷淵靖，雖聖人退藏于密，右神器之安榮，惟天子  
必有所尊，積慈謨之英粹，肆我皇家，煦洽一如帝典，華徽奉寶冊而朝，何幸五三之  
親見，上玉卮為壽，對揚七十之古稀。皇帝天啓聖神，日嚴愛敬，勤過文王之問寢，  
曉入龍樓，禮高唐帝之起居，雲隨鳳翼，式衍鹿茸之惠，共陶魚藻之仁，且等世習，治  
音生逢，庶旦敢因錫燕，肅奏康謠。

翠華隨曉上，慈明雲繞蓬萊，暑煩暫三殿珠環，分喜色一庭璆玉，奏懽聲桃呈瑞費  
知雲重荷舞香風，染露清四海共陶文母壽，只將慈儉作昇平。

玉母望闕

方

岳

巨山

伏以邈明光而亘長樂，益增寶冊之華，隔弱水而跨蓬萊，敢獻瑤池之頌。好是皇家  
日月一如洞府烟霞，恭惟 皇太后以德為儀，以仁為度，心游清靜，月娥進新禱之  
丸，道契希夷，天老奏長生之籙，祥開七寶，懽懽動三宮。皇帝丕守慈謨，思皇帝澤  
謂有天下，傳歸于子，纂承璿曆之長，亦惟聖人能奉其親，肅上玉卮之壽，乃陳九奏  
燕及萬方，臣妾雅慕淳風，言游咫尺，敢挹壺中之清露，用歌物外之春秋。  
雲外蓬萊島上，小相呼瓊侶，趁仙班也。隨太乙青黎杖，來獻仙人白玉環，未得芝香  
朝露重，惟將桃熟暑風開，帝鄉更覺乾坤大，半齋宮花未忍還。

天基錫宴

伏以聰明而作元后，天開甲觀之祥，富壽以祝聖人，春洽乙飛之旦，蟠四海呀三之  
頌，上萬年第一之觴，恭惟 皇帝如日華暉，如乾粹健，用象君子，裂陰霾而劃開更  
一化元，洗陽光于晦，餘言觀左阜，夔若稷契，直欲駕唐虞，轍商周，德新日新而又新，  
有赫泰平之象，道大天大而亦大，於昭震夙之符，嘉興丞生，共陶熙旦，臣親逢聖世，  
雅習治音，擊壤有歌，望雲以奏，春為行綠晴融，太液池好風都在，萬年枝宮牆珍玉韶音。

遠合殿珠環晚漏，逢天近六龍扶翠，瑩雲深五鳳扶瑤危，鑄京長啓需雲，宴先奏端  
平第一詩

對廳

伏以五百歲而聖人出，有開繞電之祥，萬億年而景命新，肇啓需雲之宴，斯皇帝澤  
嘉爾匠工，恭惟制使聲震閩河，勳在社稷，賦青丘吞雲夢，豈但安邊而立功名，登瀛  
岸望長安，誓不留賊以遺君父，都運珠璣，震聲社玉闈，奏郵有胷中百萬兵，籌諾幸高  
于即宿畫河朔，十三策飛飛，遙倚于使旆，闔坐文武親傳，黃石公之書，妙贊碧油幢  
之畧，筆補造化，固將朝元圃而夕，豈益頰繫，單于行且眩余吾，而灑沙漢式，逢熙旦  
於樂治音，肆虎拜以惟均，想龍顏之有喜，敢因燕衍，揚屬休明。  
玉階分賜紫霞杯，萬歲聲環，遠殿雷，鶴府春酣花蕩漾，龍旂雲麗，錦懸閩河百二  
車書舊籍，履三千持相才，共托堯樽，敬湛露，紅塵飛羽捷書來。

王母望闕

伏以蓬萊三萬里，來遊滄洽之朝，莊椿八千秋，初奏端平之頌，覺帝所乾坤之大，如



仙家日月之長，恭惟皇帝道邁崆峒，世綿邦鄰，詔士夫更始，化行荒閭，之西與天下為春，仁及閩河之北，屬階莫之紀，五聲為岳，以呼三良，妾式際休，明信觀茲，是前六羽，後瓊曲，雅聞治世之音，左馭成右，綠華更聽長生之句。

五雲深處，帝王家，越得仙班，進紫霞，治世年華，新玉曆，楊州春信，又瓊花，天階初奏，千秋鏤，洞府曾留七寶車，騎鶴來歌，酣醉玉帝，卿日，樂無涯。

又仰武

伏以歲重光而開景運，海岱同春，河一清而生聖人，乾坤齊壽，華星沆瀣，霽色浮空，恭惟皇帝乃聖乃神，惟精惟一，仁義既効，陰陽和五，敷穀登金，華已平，運邈邈，安四夷，服農桑，萬里書軌一家，洪惟龍御，以來無此，虬飛之盛，慶弥普，率頌洽，盈成律，八十一寸，剛一分，又定閏餘之曆，美二萬三千，有三百，適臨亥首之期，申命用休，惟皇建極，臣等生逢堯舜，世習師襄，敢輕魏闕之心，肅奏康衢之謠，晚暉初催，上壽班東風，連夜到人間，九重春醉，金鑿殿，萬歲聲，函碧玉環，大地山河年穀熟，太平日月羽書開，明朝第一番花信，併與瓊幡下虎關。

對廳

伏以虹電協重光之歲，於穆為呼，雨露湛春之華，思皇鑄燕，九天綸綍，萬玉簪紳，恭惟知郡，魁下一星，文中宿老，枝擢天祿，閣曾重畫，方之香，供奉蛾眉，班親見玉卮之壽，無邊風月，寧久樵漁，從舉老成典刑，文雅醞藉，觀風梅外，何煩嶺海，舊遊釣雪竹，邊自有園林，勝事寄聲，綠野如彼，蒼生，凡此坐中人，無非天下士，爵一德一壽，一有三達尊，侃如閣如，典如則，丰刺史，衣冠畢集，蓋華叙行，玉兔金烏，億萬年之日月，雲龍風虎，千一載之君臣，共樂清時，壽然與，

帝有恩言，下九天，守臣押寔，集群賢，春回宇宙，長生月，地接江關，大有年，振鷺班，花掩靄，驚鴻入，衣雪，瀾躡，詔歸同侍，金鑿殿，親祝天皇八萬年。

王母望闕

神山隔三千里，有不老仙，聖壽過一萬春，進長生錄，又見蓬萊清淺，來遊知，邨岩窈，恭惟皇帝天命時幾，道心惟一，御飛龍而遊四海，通登太平，錫神龜而叙九疇，建用皇極，藐是仙家，塵世外，不知中國，聖人生，駕言此春，臺奉流霞之一酌，且聽交維。

壬歌湛露之四章

蓬萊清淺不生塵，中國今知有聖人。羽檄三邊無事日，農桑萬里太平<sup>平</sup>。乾坤別是人間<sup>間</sup>，日月長存物外春。却笑秋風漢皇帝，玉盤承露漫精神。

趙荆使譏吳宣參

伏以飛書諭蜀，未跨錦衣之榮。擊節渡江，匪憲緋袍之舊。抵掌而談，當世事。知心者有。我輩人要共清並塞之塵烟。初不為今宵之風月。共惟某官秀出于魚兔。蚤叢之國。儼立于夔龍。鷄鶩之班。口伐可汗。漢庭無少右者。沈封函谷。齊國其庶幾乎。上嘉殿西角頭。世有老東坡。手浴尔王。傳宣我皇威。安邊竟成功名。不再舉矣。識時務在俊傑。息一詣之。春生淮海之樓。老動斗牛之宿。我某官情深鳴玉。誼重斷金。江國幾離亭。遊湖明于半道。宇宙一杯酒。餞相如于故鄉。少停皓齒之歌。各吐壯懷之略。挽河而洗兵甲。想忠義之相期。折筭以答美事。當笑談而自却。敢陳俚頌。共後雋功。二老風襟了不羣。笑談自可却塵氛。詞臣舊奏平淮雅。里老今傳諭蜀文。吳國隱然如一敵。趙遼足以張三軍。莫辭整頓乾坤酒。捷羽飛來共策勳。

譏李知縣

近市有小人，之宅詩壘來。歸居邦事大夫之賢。舉杯相屬。溪山幸甚。田里晏然。某官親得橋山之傳。自有月林之藁。東西兩天目。筆底風烟。南北二萬<sup>萬</sup>穿胸。中丘壑乃肯駕尚方之為使。相忘單父之琴。以無事治之。畫簾春寂。聞有詔召矣。晚禁花深。知郡適返。騰屨敢羞魯酒。世治而倡優杜。安用生張。八為燕酣而起坐。詳則有歐陽九在。但陳謠頌。仰俯笑談。

工部歸尋舊草堂，老農相與耕農桑。誰為粟里溪山主，盡是橋山書傳香。次第筮泥催卓茂，廢勤蘄水訪任棠。村歌底用生張八，祀酒論詩語自長。

南康譏考試官

思皇多士，律制詔之。宿賢作者七人，實文章之司命。甫尔徹棘棘，幸哉識荆。敢敬奉于壺觴，竊願聞其衡鑒。恭惟主文胸羅斗宿，手抉天章。五經紛綸，取青紫而芥拾。地八額畧刻，補造化而聲摩。宰乃持玉界尺，以裁量。無復古戰場之遺失。監試興闈，選事獲並英。茲煩綽屣于秋風，詠屬厭于春藻。而我知郡身儘之，駕言留尔。取何幸斯。

文日五色而不迷過眼勸容此老酒一樽而細典論心尚有黃華可無清句  
廬山誰與主文選分得光芒北斗星筆可補天親奏賦芥如拾地久明經諸賢等是  
良眉白五色難迷老眼青來歲不妨連舉送編排詳定又彤庭

南康鹿鳴誌

廬山高哉幾千仞士學如林禮部試者七十人公堂勸駕君子豹變工歌鹿鳴解元  
高詞煥皇噴勁氣沮金石自卧床土使客卧床下想一時揮翰之豪僕戰河北將軍  
戰河南極教路得人之聲凱書飛驛賓充庭凡月府之曾來併春闈而送上莫不  
登高能賦稽古明經胸著千年取青紫而芥拾地筆裁五色補造化而聲摩空不孤  
學海之鯨味快觀雲津之龍躍宗卿侍御皆前進士古鄉大夫親策集英自是文章  
宿老賓興通德欲分姓字光芒凡此坐中人盡為天上客知郡親逢盛事恍記舊游  
笑老子別頭曾動搖于星斗為諸公燒尾催變化于風雷何以鼓行聽予好語  
廬山千仞倚天青人傑如林扶地靈一片宮商詞客賦百年禮樂聖人經秋橫鵬翔  
登天府玉作螭螭對帝庭盛事公堂賓興主琳琅滿眼盡魁星

南康讌趙安撫

海上三山喜碧幢之移鎮雲邊五老候紫氣之度關小艇牙樁試揮玉麈恭惟河漢  
滌濯雪霜潔清來自爛柯識盡人間之局而矚之節斧恬無江上之秋聲要難着琵琶  
之洲已吹上蓬萊之殿式是南國徒得我公遂列西清簡在上帝虎渡月明笳鼓  
咽龍曠風紫花林飛幸此廬山高留得靜庵住我知郡微乎微之舊郡樂莫樂于新  
知南山雲起北山雲本無限隔長亭柳後短亭柳不盡別離醉此一觴可無半語  
山南山北久相聞不隔中間一片雲五老人迎秋婉婉三神山近海氤氳乾坤軒豁  
阜阜變事日月光華克舜君莫道潯陽愁送客荻花楓葉自欣欣

邵武讌文化權郡

半刺史行刺史豈唯風月之分今將軍故將軍共嘉屋辰之聚碧玉環收霖雨黃金  
印鎮山川歡泰壺觴相傳衣鉢共惟交代書潛犧極劍躍龍津江夏之才無不幼余  
有此奇志願川之改革下今何為乎假侯瓜時近在一日聞芝宇飛程九天天下小徐  
王觀有為民留謂且握手出肺肝尚邀陰賜其將與帝作喉舌於赫陽光我知郡武

開我龜，乃發爾爵。念生平之少可，無今此之佳逢。舉扇障西風，公毋多問。持盃勸北  
斗，夜未渠央。畧駐皓歌，試聽輿誦。

誰作山城三日霖，老天自識兩賢心。惟溪留得琴龜住，廬阜飛來雀鶴音。綸綬泥香  
千里共，袴襦春暖一盃深。董風輦路重攜手，夜對金鸞月滿襟。

邵武讌翟通判

伏以天子使來監汝，共管溪山。使君子此不片，且談風月。醉我一壺玉，慨然千里春  
恭惟府判大音，函胡老氣。碑石卷盡溪無，過烟雨儘有佳遊。退思若不盡，經綸聊復  
小試。未必一官落拓，只令半刺翱翔。長史雖老宰相材，何嘗驥廢。丈夫安能州別駕，  
適已雄飛。而我知郡及爾同僚，幸茲合席。西風擺種不妨無蟹，有監州北斗闌干。何  
惜吹龍將進酒，待歌輿誦誇與推人。

青駕緹屏入古樵，巖春山更綠。岩堯人如第二泉，清冷路亦無多秋。沃寥碧色玻璃  
供笑語，黃雲穠種入歌謠。山城斗大能留否，見說弓旌有特招。

邵武讌新進士

伏以碧玉環中詩書多士，黃金榜下禮樂兩生。鄉閭縉錦繡之選，郡國圖衣冠之感。  
共惟兩新恩，禮園書種，道圃文芳。楊藻樓天庭初啟，九闈之鈴掛帆拾海月，共航八  
月之槎。新題鴈以采歸，覽詔鴉之猶濕。春山一脉，斷者續之。泰階六符，今其再矣。自  
此書林上星斗，直從科日上公台。而我知郡幸挹天香，偶為地主。招巖先輩，未忘三  
五少年時。風厲後來，看取一科新進士。柳色共宮袍，綠重蓮燈典舞袖。紅酣雪光詞  
地，樂當年而尊生。留仙客醉，敢陳蕪句。聊倚綺談。

禮樂當年兩魯生，一經科目共春城。教回地脈中興相，文動天家正奏名。詔墨泥香  
題處濕恩袍，草色坐中明。莫嫌老守哀遲甚，曾向慈恩頂上行。

秋崖先生小藁卷之三十三

上梁文

淮東制司儀門上梁

揚州都督府表裏江淮制柵小朝廷鎮安夷夏乃考堊門之典禮重新戰衛之威儀  
雲麗崇閔春生列啓時則捷羽連飛于凱奏綸系詠布于恩言嘉我蓋旃進班瑞相  
偉棟梁之倚重適梓匠之落成神旗豹尾而長魏師增煥古邦君之制瑠戈準旗而  
寧涇俗有嚴大元帥之居咨爾戰神聽茲輿頌

東、華瑞色曉瞳曠無雙花對無雙士暖入春皇一信風  
西、平有子氣虹霓新塘烟草連京觀欲與平山一樣齊  
南、面垂裳萬化淳兵殺已清淮左右君王咸五更登三  
北、虜何勞戎馬力待取鯨鯢瀚海清萬里車書今混一  
上、界星辰開治象兩、台符夾泰階夜草黃麻拜瑞相

方

岳

巨山



去心與太虛元一樣良辰樂事不難弄明月清風無盡藏

下不用風亭連月榭行春白鹿底須世耕雨烏犍儘堪借

伏願上梁之後青山無恙白日自長阜壯晚暮不欠園官之菜祀左花右竹更添工部之草堂蟻甕之春易熟牛衣之暖難忘物外乾坤廣大胸中星斗光芒

福星門上梁

天下廬山江東道院重湖千里直朝畫戟之居上界一星下作名邦之福獨成閩之痺酒覽襟抱之麴醪乃伉高門以宿勝勢諸侯七雉可以彈壓風烟一壘萬家可以包羅氣象始陳工載已兆薦書諸數豐登適是久無之樂感十年生聚方知此老之用心咨尔司閔聽予輿頌

東五雲扶日上瞳矓神林浦靜蒲萄酥松口渡晴楊柳風

西福星下照碧瓊瑤滿城和氣春三月到處豐年雨一犁

南正興芹宮共碧涵此去風城絕尺五秋來踴表已魁三

北王京路與滄江真絲綸夜草已封泥劍履曉班新就日

上一晴兩月惟天相築岩星宿夜光芒抱日雲烟春蕩漾

下城郭鱗鱗差萬瓦家誦詩書上歲哉民歌襦袴無貧者

伏願上梁之後福星所照化日如春庠序聲無負周朱之訓家給人足使為堯舜之民五老之風雲長存重湖之水鏡無塵千里盡歌襦袴九天飛下絲綸

歸來館上梁

鼻吸三斗醋方是能官眼空四海人故應歸隱還家屬耳菜館終焉秋崖老子道踦院來又無蹄跡合懷懼處不肯懷懼真一強項動是捺虎頭而編虎鬚凡三折肱委欲寢吾皮而食吾肉曾不沮悔或相驚嗔此在康廬汲黯之釁復妄發縱移邵武淵明之辭胡不歸徑穿平鳩之雲高卧一床之月自謂羲皇上飽語杜宇之啼此聲梁楚間孰愈武微之賦無梁可譽有句堪傳

東有宅十弓盍歸乎來春韭秋菘

西有田一畦盍歸乎來烟簑雨笠

南有竹兩三盍歸乎來願霽晴嵐

北有池數尺，盍歸乎來，枕流漱石。

上有電于丈，盍歸乎來，雲觀月賞。

下有書滿架，盍歸乎來，酒徒詩社。

伏願上梁之後，花無短折，竹自平粿。一日一回，能幾費生前之履。百人百意，不煩夏  
郭外之甲，卿自用卿。我寧自吾，但辨風烟。嫫老去，莫拋簑笠出山來。

### 繭窩上梁

老蚕作繭，聊以自藏。健犢扶犁，依然故隱。南宅北園之北，近在花右。竹之見成，樂哉  
斯矣。癡絕此老，蓋以其等彭殤于一視，冥頑蹈而兩忘。世亡是翁，未覺乾坤之空缺。  
吾有大患，何為造物之贅。龐如蟻窠，昨夢之非。問烟甲幾時而化，便為死計。是處佳  
子，只銷紫翠之間。為留詩卷，安用青烏之子。更說莖書生前，獨愛其寬閑。夜後豈無  
于吟嘯，不量線力。小築繭窩，軒冕車鉏。事竟百年，渾似夢壺。觴杖屨未到，五更猶是  
春。洛尔山雲聽予野頌。

東祈山橫展玉屏風，丁字收筇并蔗斧。新甕春泥十八公。

西石山壁立，典天齋鑿開蒼翠。藏詩卷，留興秋猿月夜啼。

南春入層巒，滴翠嵐借興繭窩。供上簇，知渠已是大眠蚕。

北龍躍雲津，相拱揖老夫。誤脫舊芒屨，底用晴潭出靴石。  
上只有老天堪倚仗，平生百事付無心。作劇得山麟鳳樣。

下莫與山翁翻地卦，自有乾坤有此山。付與詩人不論價。

伏願上梁之後，松蒼茂密。山水清深，尚有吟情。且作鳧魚之矣。縱埋醉骨，無志鷗鷺  
之盟。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四

雜文

瘞牛伯耕銘

牛氏之先蓋出宓犧氏為風姓宓犧畫卦為坤說者曰坤為牛其繇曰魁然而形卑  
然而聲乃瘦乃京三登其泰平此其利子毋牛之貞乎子孫因自別為犧為牛氏帝  
炎斷木為耜操木為耒始教民播種于是牛氏功在百世矣至伯耕不知其幾傳也  
其可考見者立生私農太守特因占名數為弘農人特生<sup>特</sup>犇積勞至農都尉大司農  
奏課連最犇生伯耕伯耕雅不肯仕獨喜與共夫堯子同卧起夫須發禎間旦暮經  
事于田農觸隆曦陷霖潦甚苦嘗輟耕之隙上嘆曰吾何為若是哉人生長短相除  
亡慮二萬五千日日飯二百簋凡五百萬簋自簋以登則為斛五百魚蕪菜茹鹽醢  
稱是碩不能有毫分于世則是五百斛者蓋天之時殄地之時以養區區塊然無用  
之高也則又苛而上之為千石為二千石為萬石履有貪如狼者有狃如羊

方岳  
巨山

者有不忠孝如鼠如狗者則是千石二千石萬石者盜天之時殄地之時以養狼養羊養鼠狗也是率獸而食人也而吾芻豢不飽吾何為若是哉無何墜崖死予不忍其尸解也塋土為窆而封之以其功在天下而不得保其生利及後世而不得食其力法應銘之曰

有銘其冠有螭其碑匪韓侯柳金玉厥辭而於伯耕亦或愧之不稼不穡此銘詩

### 後義倡傳

義倡者何秦邦之下賤優也倡則美其義端平乙未秋秦邦軍亂折關叔守將陽以鼓吹導臨其營喉悍兵露刃先後烹其客於前以嘗之取奄不敵喘則殺兵四掠捍城以拒王師日驅子女城上高會羣賊淮東兵攻未下朝廷遣使者以武翼郎招之賊偽諾降乃縱酒大言議干使者須臾是時之城之倡優與凡良家子皆在無一人敢出聲氣優獨前折賊首營其姓與王安者曰始謂太尉降方將飲以進酒為太尉更生賀今歎降而閉關不納使猶賊也抵其觴于地曰倡雖賊不能事賊羣賊怒斬之越三日都統制李虎誘開其門明日帥入撫定以其干使者之干于渠魁而賞罰

其從亂不從亂者于時在行得優事謹上之幕府曰古之以忠義奮發罵賊死者有之矣其尤大彰明則顏杲卿罵安祿山死孫揆罵李克用死張巡許遠罵尹子琦死姚洪罵董璋死皆卓卓可稱道然杲卿遠為一時士大夫儒服儒言講聞古烈士之操其為國死忠則宜姚洪起行伍固已度越餘子而所謂倡者天下之穢賤賤焉平時所為不知封髮斷臂為何等事一旦慷慨引大義折逆賊乃一城士大夫所不能而發于其口優可謂倡名而士行者奚請封土表其死以媿天下之士名而倡行者師還作後倡傳

### 揚州勸農文

乃二月壬寅守廣陵趙某誕進其州之父老而告之曰淮海惟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矧廣陵越在邊圉曩則亦有輝驥以惠苦吾父老荒而敷舊用不遑于厥家尔父兄子弟亦惟聚哉今天其佑我宋歲仍大熟蠶茲韃虜自速斃于襄州有通虞剽宵遁窮北尔父老其修乃體敵濟乃滄海簡乃錢鏐穀乃鋤耒無敢不良以敬迓天之大豐美守閩再寒暑固不一念在尔民東作做興用咨尔一二父兄惟田

里魁人以董泰和時則有豐年毋訟惟仰父俯子勤勞于厥躬則有豐年毋游惟不  
淫于非彝以怡乃心時則有豐年毋博惟不狎于甲兵以寧爾婦子時則有豐年毋  
很惟尔一二父兄念我其無量

又

捍邊所以衛農也淮左東盡連海北控宋永幸無一塵之驚而韃虜自西而東樓我  
疆<sup>圍</sup>俾尔父兄弟蕩析流離竊為尔農痛之故凡安集勞來無敢不盡其心民徙則  
官賑廩焉牛飢則官予藟焉此尔農所知也今茲虜以敗遁而東作興矣尔農其歸  
而田里葺而室廬簡而鋤耒正而疆畝以修稼穡有欲給種者給之貸牛者貸之  
尔毋憚以告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五

榜

宗學

某祇事之始敢自布其愚鄙其四方草茅士未嘗一日得處庠序也永惟公族有譽  
訓濟親賢國之宗盟與姓為緣豈可過自取損于太武兩學哉郡國之學士大夫進  
而望廷學之彥如在洙泗退然不敢厲行而其備員西雍後且有半耳目之所覩記  
頗未舊聞倚博士之席者可以痛自刻責矣有如乃日杯酒之失頌洞一時流傳四  
方往々發策以相姍請豈有堂々帝學領為偏方下國場屋之所敢予侮如此然則  
盍自重而已其不學無識矣其師之敢然竊思諸君之所以輕千里而會聚于此堂  
者父母之心為何如哉其大者固望以坐進斯道窺見羣聖賢之心以成其德而其  
小者亦望以博極羣書稱雄于二三子之間以成其名然則問學不可不專其舉子  
業亦不可不精習也一念到此則奉父母之遺休而儻蕩以取輕于天下不惟不敢

方

岳

巨山

亦不暇奈何以不賢之身忍自輕哉學校非他有司比如一以三尺法從事嘻已薄矣準繩規矩不在有司之法而在聖賢之書不在聖賢之書而在諸君之一念故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狂相去何啻天淵一念之差殊遂至此極某不自揣度執道其區如此惟諸君幸教

### 南康諭俗

此邦久被先儒之化固與他處不同所以正士端人項背相望執經問道遺俗猶存政應家之詩書人之禮遜入孝出弟誅泗同風古所謂鄉之入刑要非此邦所宜有也蓋古者不孝之刑未有若後世子而悖其父者也最昏定省礼有愆違便是不孝古者不睦之刑未有若後世少而凌其長者也九族之親情意不接便是不睦姻婭而爭則有不媾之刑兄弟而睽異則有不弟之刑朋友不相信者謂之不任鄉鄰不相調者謂之不恤至于造言以惑衆亂民以敗常皆古者有司之所必刑也此邦人士習聞前賢之訓語親見先達之典刑固自不至此如使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雖使晦庵復為此邦方且敬之慕之而况于其有如非才假守去此不能五百里桑陰接畛實同鄉邦蓋長老其父兄而幼少其子弟也亦豈忍以三尺法從事哉不勝大願之德念以息爭窒欲以省事改過以遠罪力本以安生守之所望于邦人士者甚厚也守固無足道其幸毋負晦庵以重此邦羞惟父老時其告教之母怒

### 南康軍免設醮

杜守此來有道士謁于路又書啣袖出視之則提督官申請入宅醮例也問之曰為官乎為私乎曰欲婚辭之安斯寢為是禱也杜守曰嘻福不如是禱也昔象山先生守荆門歲有醮以祈民福先生為謀歛福錫民之說以代醮事其言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而今茲之醮又不為民此心果安在哉杜守不學不敢講經敢請所闢以諭邦人去彼詩不云乎上帝臨女毋貳尔心謂上帝只在此心不必他求也人有此心則是人、有比上帝若念、是善念事、是善事福固不待祈而得也所謂作善降之百祥也若念、是惡念事、是惡事禍固不可禳而去也所謂作不善降之百殃也然則福從何來哉從此心來也禍從何來哉亦從此心來

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此之謂也苟使拙守草芥其民蚩蚩其郡貨賄其獄囊橐其家上帝方將譴怒之固非一瓣香所能回也世之士大夫有以苞苴變黑白者人皆賤之竊謂上帝而受人之私乎拙守不敢以私瀆上帝也惟當不昧此心對越于上下禍福之來非所敢知也修己以俟天命而已邦人士之所以求福而避禍者蓋亦不過如此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上帝臨之福莫大焉父子不親夫婦不別長幼不序朋友不信上帝臨之禍莫甚焉因併布之煩提督官鏐榜曉諭是所謂撰述翻疏者矣

### 南康大比勸諭

某惟廬山多士之邦異材傑出適當大比謬守得以勸駕與寓目焉豈非甚幸輒不自揣度敢以其身之所親歷者為諸賢告此雖癡癡者之事然而一試至事體則同諸賢其幸聽之某家本窮空無力就學兄攻若食淡遺之役睡以故每至秋闈所以自愛其身者無不至惟恐不得盡心于一試以賢父兄率先眾人入城數日蓋恐暑涂之衝突亦憂狹路之喧爭既至印中杜門陰伏未嘗追逐同隊一出城闈深慮

玉石不分或遭毆擊精神散逸何以為文如此而見黜有司不可一歸之命也每記辛卯浙漕試林大御介為臨安尹與陳司業墳為姻家司業廳待試于江漲橋臨安供帳如達官居二時朋友凡十七人其實與焉十四日尹送酒般甚設印中主人適又以桂花來朋友之豪者作典劇飲其固不洋辭也薄暮未醉相携出壑止之不可別逃之幸印中主人閉于其化室諸人者久而不返勢亦難尋夜半待試者四起矣方見洶々百十人擁入印中則朋友皆為群小所傷流血被面臨安卒護之以來者也向使非司業之客是亦安保性命者耶忽々入場氣息不屬有永嘉方兄者甫自棘門外曰吾不能試矣欲歸印如何某時怒之曰君但自去場中斷不到得尋老兄不見將合千人杖一百也旁觀者莫不大笑是十七人者亦有三四人筆端極高盡在孫山之外唯某僥倖耳蓋為人毆擊如此雖有百二十分文章亦自一辭不措矣諸賢固不至此而區々愛助之意不敢低嘿蓋學者不可以一日之樂易終身之憂而三年燈火之勤亦常敗于頃刻間血氣之使可不戒哉夫公知大夫繇此其學知讀書之苦識作文之難者豈肯以其可以為公知大夫之身而輕儗以為閭閻市

井之行意者鼓噪場屋喧闐街衢必不知讀書不能作文不望為公卿大夫者也謬  
守雖不肯不待不代其父兄教之苟至於此不惟非其父兄之所望亦豈謬守之所  
欲哉鄉曲之英相觀而善其昏教誨昏保惠以仰稱國家選舉之盛心毋忽、

### 邵武軍勸諭

太守本深山農夫不習為吏、聞中風土尤所未諳、誤思此來再三辭不獲、君命所在  
勉已祇承、蓋以前在廬山、斷决湖廣、極所細精之強橫者、至勤、總使舉劾、廟堂無以  
處之、姑與而易、若所易之、即地望稍高、則可以終于控辭、堅定不惑、今邵武與南康  
無以大相過、而又以近移遠、宜若收然、此太守之所以不得不來也、太守愚鄙、一生  
草茅、但知有公是非、不知有實利害、今至邵武、豈能改前之為、惟爾士尔民、頌哀老  
子諒其杜真母、犯有司、太守得之所聞、未知信否、不敢不以告也、此邦山水峭刻、土  
僻以剛、人生其間、負氣而好勇、甚者相剷、相刃、讐殺為常、佩犢帶牛、習于陵暴、此豈  
太平之世、所謂王民者哉、太守以為風土之剽、本是天賦之美、尔民自繆用之、身事  
忠定公、生于此邦、亦稟此氣、中興事業、豈是剽氣中做出來、今尔民却把這好底剽氣、

做出無限不好底事、豈不可惜、諸人氣稟、與李忠定公氣稟一般、若養此氣、勇于做  
好事、則為功名、為節義、載在史冊、千古馨香、若縱此氣、勇于做惡事、則為兇人、為刑  
徒、憐之、鄉曲千古臭穢、所謂惟聖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即此之謂也、人心天理  
本自不相遠、只是一時忿氣、不能少忍、身太守、今勸諭尔士民、不過懲忿而窒忿心、  
忽起、即忍之頃刻間、有終身受用不盡者、若刻核太甚、則有不肖之心、應之矣、若一  
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不得謂之考終命、美生為頑、民死為報、鬼亦何樂而為此  
自今、其無闖殿、無陵犯、無囂訟、無生傷、將使俗厚風醇、入孝出悌、鄉鄰有義宗族有  
親、則豈惟此邦太守與受其賜、幸聽毋忽、

秋產先生小菴卷之三十六

祝文

帥幕謁夫子廟

某祇惟先聖之言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而其何人敢贊籌帷其敢率聖訓勉哉維  
忠

諸廟

某未學軍旅何以晝諾帥藩懇辭不獲亦既祇厥事矣敢不以昔境內之典祀

代督視府謁廟

乃四月辛丑皇帝制詔臣某虜為不道窺我邊陲汝往視師以張我本朝之大猷惟  
某力綿任重夙夜不敢康誕將天威既已建牙于江表於赫王愨普天丕承尔明神  
與有責焉敢告

代督視府拜學





某特罪二府不能宣皇威、過冠、虐以上勤天子之憂、願乃發大辦、俾出視師、任重、力  
懸、夙夜、思弗克、勝任、惟古者受成于學、獻馘于洋、兵固非司馬法也、聖門大訓、具在、  
六經、昔者、嘗窺聞之、某不敢、誣曰、單旅之事、未之學、

南康到任祝文十首

先聖

某後諸生假守、未知所以為政、永惟道千乘之國、聖有大訓、某雖不敏、請事斯語、豈  
敢曰夫、瞻壤地、褊小、

兗國公

某惟聖門有仕者、矣、四代禮樂、獨先師得聞之、克己之功用、固如此、某敢不三者思  
所以為邦者、

鄒國公

某假守康廬、即雖其壤地褊小、亦固諸侯國也、惟先師之訓、諸侯一言以蔽之、何又  
曰利、某敢不奉以從事、

社稷

某惟有社稷者、其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祇事之始、敢不敢、率國典、茲、  
壇、燹、尔、明神、克相之、邇、哉、有、夫、

二賢

斯道之傳、至我有宋、元公濂、鴻之開闢、也、文公綱、經之新合、也、而皆嘗、辱、臨、郡、  
、繼、之、者、何、人、哉、雖、然、遺、書、具、存、某、也、童、而、習、之、白、矣、苟、負、明、訓、遺、像、在、堂、

西祠

某惟五先生之傳、與周子朱子合堂而處、禮也、師友淵源之所自、賴、退、然、西、廡、下、或  
者、其、不、謂、禮、某、祇、謂、之、始、徘徊、太、息、方、將、下、博、士、諸、生、議、所以、敢、不、以、告、

東祠

廬山天下勝處也、士之高者為隱逸、又高者為神仙、不隱不仙、偉哉五賢、

谷源

某互鄉童子也、生三月而公將、鱣、白、雲、之、鄉、假、守、此、來、幸、既、老、矣、猶、幸、遺、書、在、焉、講、

切而揚厲之學者事也其其與夫二三子者敢不力

諸廟

某蒙恩假守蓋與尔明神分職于是邦使曲如鉤濁如泥而貪如狼其則罪矣尔明神其亟去之時雨暘平寒暑使物不疵癘而年穀豐熟則將誰責而可某亦不敢不以告

三聖

惟三大士發慈悲心雖一小邦賴能益故敢于入境致此辦香願出普光迄成樂歲

邵武詣學

某自近移遠宜若敗然不得以終辭也祇率聖訓其敢悔前之為

諸廟

某治郡無善狀寃思此來其臨政猶廬山之某也若夫時雨暘弭疵癘則有此邦之典祀在敢不以告

祈晴

春秋書六月雨志喜也然時則民喜過則民憂神寧以向之甘露為今之苦雨而害于有秋乎敢告  
歲荐飢矣吾民之望此麥蓋中流一壺也麥既穗而雨淫之神豈棄吾民為溝中瘠乎某敢拜手以請

謝晴

常雨為罴憂民之憂端笏以告伏陰以收歛氣戰雲相我有秋尚其相之時若維休麥欲燥而得晴蚤欲蟻而得暖刈雲縹雪有望矣某敢拜手以祝明神之休

祈雨

中夏大雲月令也相彼南敵維其危矣有芄者黃亦既萎矣吁嗟雲兮雨其時矣

謝雨

日龜矣而雨耕之秧艾矣而雨棉之此則尔明神之有大造于吾民也令敢不踴芻歸颺

祈晴

其入境則霖雨于今不三日翹矣意者山川之神不以某為可乎抑民之望此甚且中流一壺也某不可則去之尚毋以某累斯民

土潤暑溽而禱時其則罪矣然禱者再晴者亦再晴固以蹟而固以溽欣今茲雨又晴某敢為拜以謝而以請

某宿聞而翻九河而下之勢未渠央也坐起雖顛私有禱于境內之典祀蓋夜寐之不暇皇也且朝視之如飛將軍漢吳且盡突然解甲其小休如公輸般攻械已寢忽為銜枚以退而無亂行也尔明神之應如響矣乃率僚吏並走群祀尚封劄其陰雲而軒豁其陽光也

焚黃

乃秋九月 天子涇祀合宮詔錫靈登薄海內外士自八品以上同休其親于是先府君秩親衛尉丞而妣則嘗封孺人美不肖子官未至負卽法無以加是日始祭之則某假守康廬掌許者適至過家上冢古以為榮敢奉先府君贈宣善卽告以白而焚其副贈言善慶臨發涕零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七

賦

秀錦樓賦

直竇謨閣汪侯守欽之明年政恬事樂民以嘉禧間從賓客僚吏登城西北隅扼其  
山川而樂之喟然曰吾先世郡人七今吾適守于是其得窈自比于畫錦之榮乎乃  
作秀錦之樓、歲大會賓客落之而使其民方岳賦之其辭曰

俯春城之杳渺兮遊碧溪之紺寒肇朝氣與夕霏兮秀色蔚其可餐  
花浮丘而欲仙兮金樞玉蟾以盤桓曰山川其信美兮吾曾祖之所家  
幾何時其此去兮窈空老于汀花鶴千載而來歸兮覽城郭而長  
嗟皇界予以左竹兮豈錦衣之畫行森戟衛之觀  
珠兮燕香閣其欲凝暎童予其于姓兮耆老予之父兄  
嗟嗟以兒語兮肯自託于新剛幸里黨之戎興兮敬佩  
損于春耕時無事共可了兮寄吾筆于臨盟偉飛樓之  
聳翠兮納風烟于簷樞洗古奠之娟碧兮興暢叙其出  
情激沙舞興豪吹兮落孤嘯

方

岳

巨山

于青篛罔憚忽其翔舞兮紛不暇于逢迎紫陽縈以西轉兮倚請仙而自矜北黃也  
其六、兮軒后執而上征歸問政之東時兮逗春霧于花屢飄吾袂以輕舉兮訊許  
聶于深雲緜紫蘭以為珮兮縱明月而成纓受山氣之朝爽兮截鷲波之晚清夕陽  
淡其未收兮指素娥以持升弄林影以扶醉兮酌吾樽于江山曰堯民其魁皞兮吾  
何心于鑄頑虎獲之則駭逝兮魚自樂于深潛審左餐而右粥兮桁楊卧而畫閣未  
牟翁以相依兮桑麻沃其蒸、吾與客而樂此兮覲粉社之皆春公在襟而燕喜兮  
民歌袴而趨嬉孰有筆其如椽兮梯青壁而削之醜鍊江以為壽兮取玉兔以為卮  
起祝公其少留兮聊暇日以委蛇

茶僧賦

林子仁名茶瓢曰茶僧予為之賦

秋崖人問茶僧曰咨尔佛子多生糾纏今者得度以何因緣豈其能重譯陸羽之經  
飽參趙州之禪也欣靈彼灌莽翳于原田扶種族之瓠落引苗裔之蔓延繁有庀父  
之數磊若壘公所藝被軀體之擁腫而根大者君子雖器之而未知其孰賢或刻而  
中或剖而違士採取飲于夜澗烏勸行沽于春烟曾未若尔出家在許縣之後而成  
佛在魏城之先也試嘗為掃除霜葉提攜出小衣以脫尼之淺褐喜其梵相之紫圓  
與之轉法輪于午寂戰魔事于春暝山童敲雲外之臼野老掬雪中之泉瞬木上座  
其少休與竹尊者而留連嗽冰玉之一耳搜文字之五千然後掛維摩拂卧馮山舒  
未嘗不歎曰奇哉此僧之精研也

白鹿洞後賦

晦翁先生去洞之六十又九年其里中學子方岳幸得主藏書緘細領瞻有暇其嘆  
蓋歲行之無幾而世變已不古矣乃次翁韻為白鹿洞後賦招我同盟而歎之其詞  
曰

始于旡眠底之町疇界白雲以為壘嗟五老人者之無恙獨有覩于二千石之維良  
朝于樂兮紫陽夕予夢兮朱塘訊風泉與雲空勞降嶽而陟岡慨夫子其未遠寧吾  
道之易荒言琅、以猶在將殒久而彌芳皇拊髀其永懷一天視于帝序俾雲漢之  
昭回紛恩溥而德澤同盟其念哉毋諉焉于氣運惟命義之是聞豈善惡之可混

與有獲以託直盍無悶于嘉遯道鳥在乎高深體吾身其學問將喻利以尺梓抑錫  
方而寸進念日用之常行奚先傳與後倦今來歎而未游尚及門之子孫垂教經而  
問焉誰與歸兮共論予既互鄉之晚生又主藏山之遺書帳莫企乎前修思盡復其  
舊換時去籍以放紛肆予度而予詎二三子其來前矩吾今之步趨視寒流以激石  
有書石兮左圖儼若仙之在愛何玉哉之動渠自三者以深滄時四勿其掃陰古之  
人何人斯而予肯同夫讀書城南之符七駕長風而來思抱明月以翔集毋空谷其  
遐遺幸聖域之優入以煙箬為友朋以銀石為供給佩猗蘭之秋香緝芙蓉而手箴  
盍歸乎山中允麗澤其講習清斯濯以自潔送風雲而獨去抱烟雲而進之問孔聖  
之何執將玉林其與遊期其共拾薛曰有辨其珉琳琅璆兮風蕭々然山川楊  
兮翁乘白雲駕言游兮道斯在斯如泉流兮勿遐尔心為翁憂兮歸來歸來吾與子  
來兮

水月圖後賦

吟嘯翁謚其圖曰水月圖而賦之以寄秋崖方其夜使披拾其遺餘次韻為後賦詞

曰

有秋崖人者雲半間以聖卧天四壁其皆空翳顏寧之寂々絕環堵之流々一我之  
外是人不通言其固如此而又何有於予攬碧海氣摩蒼空吟嘯翁問而西之曰子  
獨不見吾之水月圖乎餐沆漑以淋漓與造物而撞春步鳥空則不浮以雲不波以  
風此吾心之水月不可得而圖者也吾惟寫之以碧玉調醞之以琉璃鍾蕙花乎其  
履意松吹乎其表其意與絲淨嘯歌腫臙則亦可以下視九垓之塵渺立千仞之峯  
夫豈但想風之可笛而釣煙之可逢安得與子共橫此竹笋護間飛白酒半潮紅落醉  
墨之汗漫耕文響其丁東雲合露瀟冰凝雪澄然則是不可得而圖也而圖也其吾  
之習中子能起而從吾遊乎二聊以知吾與子之適而筆墨之工秋崖人忻然笑曰  
吾家蓬萊景孰與翁吾視荆楚詩孰與翁然而翁方騎鯨乘跨蟾蜍將與飛仙以遊  
遊而莫之求同則夫之二物者豈無清眸難通為客固未必如崖之人兮穿深遠窈  
若將終焉久矣冥吾身于亡何有之鄉寺斯世於大槐安之宮

蒲窩賦

秋產人飯牛而耕雪鱖魚而煮烟以此與山相周旋者亦有年爾迺攀蘿而上涉雲  
之巔則有若蒼虬之轟吾後青玉葉之界吾前峙焉者瑛而不決流焉者弓而不  
瑤秋產人頷而笑曰噫嘻天其以吾蛇鶴骨之寒而仙才抑亦知吾蝨蝸殼之凡而  
適乎不然將遂泯沒其胸中之耿、者而使無傳乎我之勞於生也久矣雖閱宇宙  
于一瞬吾猶厭其贅也又奚以徘徊乎人間之世世混于區中之緣迺營斯身自成  
一川所謂如蠶作繭自裹自纏者也而吾於是秦既老以百刻箭已簇而三眼矣既  
事之夕山月正員頷見吾影風神翩、舉杯而屬之曰閻子行且有日敢問身後之  
數曷孰愈目前之酒船且生而神奇我則與彼異矣死而臭腐彼不與我同乎是區  
、者而為解祖之喜怒不亦鄙而可憐彼爵有穹於柱石家有大于祁連今皆荒烟  
滅沒野草芊綿則桓司馬之石典劉伯倫之錦均之為雍門之一笑也吾烏知其孰  
賢蓋自神農始方不能以無疾老聃獨壽不能以無死子奈何其遷延昔子之蚤也  
物也其服躍不如春虫翼鳴不如秋蝶造物之所以予之者則然也今子之繭也化  
矣安知不經緯而有用于世黼黻而為章于太人之精靈往來變化於大塊而無窮

者是不可得而致詰也行矣勉旃影未及對月沉于渊起而視之不見其處惟吾在  
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記

耕舍記

耕舍秋崖人學稼之所羨也一之日葺茨二之日墜筭三之日入此舍居舍中續斷  
薪為床以牛衣藉夫頤發續掛壁左右耨鋤耒耜與凡耕之具皆在其朝夕相勞苦  
不過芸夫莖子而常所談道者惟播種耕蒔鎌穫之事意自得甚而客或陋之曰始  
吾見子于南窓橫卷案上搖膝長吟如春禽候虫蚤夜不自休予曰是子也成科第  
如摘額髡勤于業矣既又見子于西湖葛藤布裘且行且歌眠世間木居士真若不  
介者予曰是子也成爰直為令場屋士進于學矣迺令其識字田夫耶秋崖人笑  
曰嘻古者無不耕之士而今世有不耕之農子不斲農之不耕而鄙士之耕子過矣  
夫士而在畝畝之中吾意古不獨一伊尹請鱸七月見其人勸相禱事氣象郁然如  
嬉春臺如飲醇酎非真謂士者不能爾其歲時推擇興于毗者不少南山有臺北山

方

岳

巨山





字有是乎曰否吾鄉無波湖而溪清不塵春深染而鴨頭秋吹而龍鱗往々自多出處子亦與溪友携山翁往來而朝夕于是乎曰否如此則子何以名而子何以記曰吾嘗手疏湖泉匯為清池時雨新霽春草怒長吾酣然醉卧不知阿連之夢我少焉醒但見白鳥間眼深池于平蕪短莎之間有魚鬣悠倏尔遠眺藻翻荇亂牽動寒碧吾以為有江湖之思焉若是何如子方子曰噫心與境忘則出想逸發神游輒蕭極意所到忽若有過雖未嘗登稽山而識賀老鏡湖憶子賦訪戴安道處猶可想見而夜半之雪興故在未嘗泛沅度湘而見娥皇舜英之古愁班々于蒼梧之竹上者未歇而屈大夫滋蘭之秋晚采若之春洲固無恙也然則余三問而子三否者不既在几研之間履屐之下歎曰某也恐未能于姑記

### 狼山寺重建僧堂記

狼山面江腋海以山水之勝望淮南而寺又寂古異時戶外之屨常滿鍾魚鏗鉤出雲雨獨所謂僧堂者久不葺繩樞糜棟榭將壓焉率翁居無幾何徹而新之向之新不捐一金者羅施惟恐後積至三千萬不日月而成百楹相扶有巖有翼而明棧閣

巖軒豁殆與此山相雄長蓋今之所有而昔之所無也余聞學道者若棲而谷屢巢陸而雪立其木石之興居鹿豕之興遊羅杞茅蓋頽頽以為春乃今葺華屋連高甍有立侯印第漢洋然弟之者不跌而坐不脇而卧其亦有所思乎海山茫茫江月沈沈率翁試以余言問之翁名慧恭字敬可是役也始于端平三年十二月之戊子成于明年嘉熙正月之己巳而記于是李四月之壬午云

### 淮東安撫司幹辦公事題名記

余教授滁學之明年今端明趙公以書幣聘之位帥事辭不獲則考前人之嘗為此者而石燬于兵者吏無傳焉蓋自洪內相濟夔而下僅々得若干人余既為屋三楹于廳事西乃刻而公龍之壁而記之曰惟揚古都會帥嘗選用重臣辟士公專愛但取陳琳檄魯仲連書于公吳濬布以望一府而心軍旅之事吾夫子以為未之嘗而今畫諾落兵者有軍事焉可不謹歟夫氣餒者不足以直是非識行者不足以明利害懲牽者不足以斷可否器拘者不足以寄安危蓋必如董生相江都王時乃可身夫然故官卑而望則尊職輕而責則重列其名氏必有指之者曰某也直某也諛某也

曰其也正而又可不謹歟

### 休寧縣修學記

學校興井田並古未有去田里而為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鱗屬而千貫之於是子家有塾堂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于同井之田入則相友于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以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矣井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師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捨墳墓而崇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弊為儒者其下者為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為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為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身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成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殺而徵士之不去其鄉而為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矣時校官有望府漢洋然弟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為也於今百有六年矣廢棘維權廢甃維頽瞻言宮庭士類有汎歲時祭米僅一無落事而已內相程公之歸里也壹大葺之言、新宮始不

舊翅是歲孫逸家入掌故道休陽間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誨吾父兄子弟為閭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子弟為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後井田其猶井田意與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于學者交謂更進而屬記於某辭不可則誌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信行篤敬雖瘠猶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赴然而行于瘠猶者易行于州里者難獨何興州里得之于其常瘠猶得之于其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之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為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修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鄉子也夫子之所以學不過鄉党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避畔則猷猷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道塗而類冉奚必曰稽度教以為博該性命以為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于鄉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敢成以無忘公之德公名以字懷古、先皇朝翰林學士今為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學嵩山崇福宮云

可使食無由不可使居無竹獲長公語也秋崖人衍之曰可無由不可無竹可無惟  
不可無書可無簪木可無心可無口不可無酒鑿空作此想有年數矣先廬爐手鄰  
火之明年予歸自惟揚至則無山於居乃僑寄于別廬里人所謂相公牌下者屋敗  
甚疲吾力苴補之然後向之上雨旁風僅可床几而予心憚焉祈雖在萬山間不過  
數十家聚耳邑屋庫矣然能礙山市聲少矣然能臨書則亦且將奈何哉予友余義  
夫知予食貧寄錢萬予歸請婦曰謹司之是可買秫田釀矣無何而鄰有售其居而  
遷焉者則又謀諸婦曰酒亦可無而彼三者真不可無也蓋以秋貨易之吾將撤老  
屋以放石井方池以舍水而刺于菜以行竹吾貧無聚書能讀見書其中亦堪老矣  
彼麴生來不來無足計也婦始猶靳之曰某氏屋以居貨某氏屋以居學子何為者  
汲然落窳贊事閑屋得無在予予曰姑者可樂矣可學者可學而學者謂失天  
下事皆然不獨此也予不能盡計然半策以糊子口向營十一必喪十九又不能識  
仕途捷徑邪出旁行三入承明四至九卿吾其委耶順耶自浮自沉人生行樂身須  
富貴何心婦既無奈何則取而質之因其舊而葺以宇者堂丈方而度堂之上者閣

徽州平糶倉記

蓬以屬步于堂者航而皆謚之曰野蓋予野人也於野宜既成山吾門烏何其几鄰  
也竹吾聞兮何其友朋也堵環不能啟而野意略具則指謂婦曰斗酒安在令欲令  
封德奠見之何如乃相與笑而書之

淳祐二年春太守鄭侯勸農于郊有荷蓑而歌者曰田彼南山維石語々言刈我黍  
不盈其筐既又歌曰糶而珠乎其昌春吾襦乎炊而玉乎其昌果吾腹乎侯式車而  
聽之喟然嘆曰噫是力穡而書水有年而貴糶者也徽民鑿山而田高耕入雲者十  
半其力貧而食貴吾念之甚獨郡推于大民廬官寺百教具興令幸復故初而力且  
匱而吾且去矣雖然吾樂以其匱樂以其去而怒吾民哉于是游觀之娛厨傳之飾  
歲時交鄰之聘苦節酌損得十萬緡揭以為平糶本俾有司秋入而春出之以相循  
于無窮祇也其何幸雖然知及在初任守在久使景壽昌而在常平法通百世無弊  
采伐石以屬之後子雲祇也柳何幸雖然滴轍之升斗孰與相忘于江湖夏畦之枯  
槁孰與無德于雨露歸而報政推此類為上具言之祇也重何幸候名密字謙仲吳

人是歲二月既望郡人方某記

方氏萊山堂記

吾宋元美入蜀之年歎吾扉而西也為之烹伏雌相勞苦意其單車為萬里別不能無惘惘然者顧作而言曰某解邊縣印綬屬身既築屋于溪居之北小取詩所謂北山有萊者而謚之曰萊山堂予為我言其意予曰元美之為是也將為隱乎則方泝瞿唐灑瀨而上訪諸葛公平沙之石菴而攷求曹劉諸人褒斜出入之蹟此其意未休也予何有于萊將為仕乎則山人去而蕙帳空美意其碧巖翠嶺遺風罷月而予接之以為名萊且有辭于予雖然古之人不必隱時而隱不必仕時而仕茅野一犁之雨碭溪一絲之風蓋將終焉及丹書陳溪惟空碧耳伊訓作野惟寒青身是以君子有感于時也詩固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此成王周公極治之時乎故其山中之人方且出而觀鳧鷖假樂之光以媚于天子則其所謂臺萊者夫固詩人所以興也勉旃行矣子母謂遠乃為反招隱以寄聲北山之萊曰萊萋兮兮山之出廟王孫兮駕言西州松桂寒兮蛟龍穆嘻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萊艾兮

山之靡瑒王孫兮孤鶴興飛芙蓉棠兮菱荷衣微山中兮云誰之思是歲淳祐三季夏六月己丑里人方某記

只恁麼軒記

秋崖老農于耜勞止生息情相較計而遊意行澗岡可五六里至阿蘭若歸曰珠溪有小齋房朴素出潔跣足而坐松風可人住山老才作茶供已即從座起而白予言我觀世間何者非幻茲是陋室強為我名尔時秋崖告才老師但只恁麼於名何有師大歡喜此即是名、只恁麼無不可佛所說蓋亦復如是乃為作扁而說偈言是心如虛空本自無一事若能只恁麼緣累從何生而一切凡夫不肯只恁麼妄生顛倒想流渠五濁中見種、慾樂熾然起貪廢無名著愛根念、在富貴由此一念故戈矛生于心痛如瘴毒蛇竟日思噬嚙又如彼陰賊含沙而射人是人墮邪見展轉無是惑我有一法門非作亦非止寔茶與淡飯直據現在身於十二時中無復起妄想得安穩常住不以苦為樂如鵬與斥鷃無適非適遙如魚自潛深不與釣上餌浮念一掃除心逸而日休我今作是偈付囑于諸人能只恁麼者君子坦蕩、是名

佛境安樂常歡喜不能只恁麼小人長成是名魔境界云何離垢纏若人了此  
言究竟漸淨覺淨祐四年三月望日

月莊記

直山居之西衝為室者五牖一以為軒燿二以為廩而虛其西夾以居用蓋材墜云  
而成之日適中秋也晚色新霽群山蒼々碧宙寥兮沉月明如霜歸謀諸婦洗吾老瓦  
落之因以月名吾莊嗚呼噫嘻二十四橋物是人非戰血化碧腥風為悲曾不若產  
區秋老寒光入扉竹露自瀉梧風尚微是知月與山家為宜庚棲夜軒乾坤一炬搗  
床豪嘯川險山巒曾不若林影頊碎澗衫陸離列屏長嘒莫知孰誰是知月與詩家  
尤宜蕙房葯戶翠帷翡翠怨之以鷓鴣之哀聲激之以雌鳳之孤歎曾不若冰霜竹  
屋烟水茅茨窺屨顏以排闥馮橫斜而山籬是知月與貧家大宜于貧也而小居天  
又不靳其與乃窮于詩是兼三者而有之月固莫宜于予也然則卧于于元龍百尺  
之樓危于以郭隗千金之臺而欲與于莊易也請固以詩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三十九

記

吳元昂友梅堂記

時昔之夜夢與客行溪谷間沙清水寒微霰暮集有梅馬蒼皮半皴偃蹇苔石相與  
頽而紫之客曰寒江蒼々山月荒々側倚窮崖出然自芳非釣瀨之嚴光乎於君意  
何如秋崖人曰高矣抑未也離世而立于獨藪澤處間而已矣客曰天地既春草木  
既津惟悴惟惜乎澗之濱非離騷經之靈均乎於君意何如秋崖人曰介矣愈未也  
非世而異于俗枯槁赴澗而已矣客語子吾特進子而易其觀可以希賢可以作  
聖則指而謂之曰彼萬仞立壁矧昏雨寒老色如鉄凜不可干子盍觀夫孟軻氏之  
名々此類欄敗瓦野意蕭疎有美一人雅澹冲虛子盍觀夫子顏子之如愚若然者  
於子意又何如也語未既有剝啄鷺周公者則東方白矣秋崖人蹴樵青曰起扣門  
者非曩客也耶闢之則竹洲後人訊也君之言曰吾鄙在小林無典從吾見時者既

方

岳

巨山

擇于梅使友之作堂其間以講吾訓子其為吾發為噫嘻曩既與君言矣彼為記者無以易是君其語而子資深菊吾知其為隱者也紫桑之遺民也蓮吾知其為君子也漁溪之老仙也若人者德君子而非也顏與孟攷人行也而其友之云子逢余勉之母或使玉立堂下者劉管寧之席作嵇康之書也竹洲後人曰吳鉉元易秋崖人曰方岳巨山而是歲為淳祐之著雍泥濘云

### 就日堂記

出五老門不數武道西有收堂相撐柱曰翔風亭者蓋守臣率其屬迎拜制詔處也臣至郡之再月一夕暴風雨折去之頽而嘆曰茲其所謂翔風者耶康虞前左重湖渺莽無際風蓬蓬然起于翻鄱子之澤蹕數千百里撒巨浪而感于揚濶左燕之口突怒奔放長駘而直前其鋒銳不可當也而廬山幾千仞橫其身捍拒之以故反射回薄震撼叫號不連日夜不解心其可驚可愕畧如是而何取于風乃壹大新之而易其名曰就日堂夫吾君以帝堯之仁臨照富內赫然離日之麗也臣觀于離聖人以南而聽天下而重離六爻惟六二為元吉重離君象也黃離良爻也君離其明而臣離其吉何也二五交者離其照也不交則豐其節矣然則方國奉細書之札而使吾民近天子之光將誰責而可毋但曰天威不遠顏咫尺小白無敢不下拜

### 歸來館記

始予守廬山有解舟楫吾境者榜之百亡何而荊州牧詰怒之曰吾人心尔之榜也奚其可予復之曰吾境七役之榜也奚其不可公收荊州老僕外成江東郡唯是風鳥牛不相及也而其析之是斷我也斷我不如亦牧念益怒舉劾之朝廷薄其罪重移武昌即日解舟楫問訊竹樹亡恙外步雪林而下縹山之麓以西屋其地處為三閭歸來館間與客醉起而歌淵明之辭別和之曰歸去來兮青山白雲今始歸渺人生其幾何奚一喜而百悲豈輕涉于世塗駒子馬兮弗追余幸返乎林壑村西忘于是非天地寬兮胸襟風日曠兮牛衣荆土雖其無烟飽空山之翠微涉彼高岡如縻斯奔我松我園我竹我門不知今吾若亡若存有洲者泓可瓢可轉落琅玕以清悶洗吾前之媿顏彼蒼生其奈何笑東山之老安林木寒其秋兮禽鳥樂而閑兮山喜歸兮猷奇靈崖壑以駭觀檜喜歸兮遠來龍蛇走而夜還宜老子之杖屨野色



曉其盤桓歸去來兮吾役斯人誰與游此腰折于地曹孟興世而無求匪吾邦而我  
暫時則然其何憂惟出處之在我寧稽決于危疇乃苦推舍乃達釣舟命小翁與溪  
友專一望兮一丘有談及于當世決吾背之汗流百有餘其已矣三不意之宜休已  
矣乎吾行吾止時乎時乎不時其誰留不吾乎館將何之間從春沂歸不與黃石  
期晏烟巖與雪茵醺春臯以耘耔或作勞而小憩枕蒼石以賦詩闋吾筆者推去曰  
洗吾耳其無疑歌既書之壁是為記

荷嘉塢記

並吾廬而北有山環焉版圖姓之曰何家塢自吾之家于斯也塢其口而圍之而治  
之而亭之蓋思所以易其塢名而芸夫塢于之熟于口吾易之而彼之不吾易也乃  
元默困穀之歲有蓮駢生于其沼予忻然笑曰茲其所謂荷嘉塢者歟芸夫塢于之  
不彼易則吾易之矣於是具著所望而次序之凡我同盟毋惑多岐一東一西孰指  
尔連作入山林處彼窳窟即堆錢百屋我無儲胥一燈夜讀作著圖書所它山有梅  
嬌、玉名不同衆芳春風蓮日作百花頭上之亭我秋我田亦足以曠西風吹塵魯

莫可向作歸來館有濯者蓮處行而索勿避尔心澹溪風月作君子亭山下出泉有  
坎其訛寒斯冽斯幽人所履作寒泓言沫其芻田彼筆塢對眠夕陽亦勿扣爾作飯  
牛庵惟春塢、惟夏塢、惟冬塢、惟秋塢、作秋崖耕不一壠鉏不五畝耳日口  
鼻皆吾之有作田園者至是則役于園書所以歸吾廬而山之觀止矣方子日一再  
行不大風而不廢也彼其老竹寒木非有繁華之奇草亭葺屋非有標題之觀而山  
之豁如谷之奧如林嶺之巖如石有竺樂者穿山逕深繚繞嵐翠蓋窮日之力而後  
登之然則靜色之蘊其心孰與禽鳥之適吾情軒冕之語其身孰與泉石之忘吾形  
當世之名卿材大夫幸得適時清明格長治安洋而從予遊乎樂哉斯矣山翁野  
叟之所同而高人勝士之所獨也予其可哉寶祐改元第一日塢主巨山自記

徽州重建慶豐橋記

寶祐改元新安郡浮橋成太守臨印魏侯克愚使其僚王宗說庇之而使其民方岳  
記之詞曰

自古在昔昨邦建侯西達其疆廬積梁舟有祀弗興是謂失政君子即之颯陳議鄭

進川庶梁不能為國乃心匪民則莫我與同官呂命職在有司民自為虐魯爾弗思  
憲、魏侯鶴山之子、鶴山之子寧弗知此、乃闢貢闈乃增貢籍政恬事應靡織不尋  
迺望進川、進心迺民迺寢迺興維勇于仁維飲之溪朝宗于京江吳荆楚南東其行  
遙徐憚端兩溪千里有比其舟坦、如砥始誰作之劉侯炳名厥既歷年牛縱卵橫  
今侯曰嘻是不在我、匪用之裕惟仁之果慮事屬植乃巡尔功尔功尔功尔功尔功  
出斛于庚有又五十、出給于府、六萬有遺四十其艘修六百尺以今視昔益三之一  
治錢為罕翼其兩旁賦文倍修以時闈張上春經始民謹趨之季月告成侯來落之  
有翩者鳧沆、漣漪背負長好作鱗之而侯曰美哉既堅既良民曰允哉迺康迺非  
習坎重險維其身矣過涉城頂沆其濟矣不川而遊不徑而踰凡人有心履此正塗  
於休我虞惠我無疆匪惠伊教子孫不忘歎山叢、其水清寫刻此銘詩以誌來者

願齋記

予與從之共燈火于珠溪、厥既三十年而餘矣予苒、日以老學益落而從之謂予  
記其燕居之室願齋予曰此非予所及也盡見孟子而問之古今言願未有如吾孟

子者其言曰養一指而失肩背是為狼疾、又養臍棘而失楛櫛是為賊場帥矣、何  
哉予所養而有者于斯也昔者聖人之畫、豈但象其豎類、揀齒牙率天下後世  
為飲食之人哉其所養必有大于此者故曰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小  
人者以三釜為榮、以五鼎為貴所養者外也大人者不三釜而榮、不五鼎而貴所養  
者內也然則萬錢之食、一願也、一歠之飲、一願也、休儒之飽、一願也、首陽之饑、又  
一願也、子持髮、怪與五色令人目盲、則如非礼勿視、以養、五聲令人耳聾、則如非礼  
勿聽、以養、鳴呼于世利之達、則如非礼勿言、以養、神願冥于嗜慾之隘、則如非礼  
勿動、以養、志必若是而後可以觀願矣、子亦謫夫君家諸人之願乎、由願者安石也  
不出則如蒼生何、從之曰僕敢不戒、願者電重也、獨狂妄行而拘反之、采從之曰僕雖不  
之焉而已、從之曰僕敢不戒、願者電重也、獨狂妄行而拘反之、采從之曰僕雖不  
與然亦知所擇矣、然則子其勉旃于觀願、代牛山之木、非也、掘宋人之道、尤非也、  
如欲觀之、則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也、朋友司過、敢告靈龜、

在庵記

予歸耕窮山與世不相聞者三年矣。今嘉禾治中曹君鄂歲，馬屬記其所謂在庵者。君之言曰：吾家許峯下，故旌陽所嘗井，曰七因姓之示突，兀撐空斗起雲海上。數十仞而欲其支為小，喘意象閃窈，風氣盤阜，則不肯孤所以奉吾先君子衣冠之藏也。為人子者，不敢以其心死其親，亦不敢以其力儉其親，則必之而宇之翼之而榭之，終之而港之，規之而湖之，千嶂所環，嵐曠噴薄，迤青遠碧，紫出逸深，吾所不能言者。工所不能畫也。吾獨能言，致思其堂，履濡敬享其室，朝暉暮雲其亭，而又著軒焉。為齋焉，精舍焉，為僧舍焉。最其凡曰在庵而忘吾因也。其惟子之記，兵惟平川先生以經學為師儒，以論諫為御史，以言議風指為侍從，天下之名能文章者，非其輩則學徒也。顧平生于予文也嗜之尤，治中君不彼之誼而予之誘千數百里，走車牛口下而曰：此先志也。其斯之謂在歟。一念所存，無在無不在也。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與則見其倚于後，是謂之在矣。正明目以視之，而不見，傾耳以聽之，而不聞，不謂之在矣。由前言之，則黃埔亦克，河洛亦為，凡宸奎寶畫奏篇進卷之藏，此小者皆平川也。由後之言，則赤馬非周蒙，俱非孔，其環金植象形色繪畫之留，此堂者謂平川歟。我儀

因之惟仲小甫，琴之平川，有馬，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治中君勉焉，然則所謂存因在，此不在彼也。迥若先生之行事，則其狀在太常，其傳在太史，不書寶祐，改元重陽日，新安方岳書。

朱氏六可堂記

孝經非純聖人書，君家文公送之矣。不惟文公致堂先生疑之，不惟致堂玉山先生疑之。至所謂六可者，則又裂取北宮文子道楚令尹圖之言，文公筆而削之，固已在刪去九十字之中矣。君今持以扁其堂，而又屬其記于予，得無家鷄之厭而野鷺之嗜歟。試嘗與君憶想夫洙泗之上，神遊于孔曾之間，親見其穆然燕居，席間玉文，精聚神會，煦々春和，則堯舜禹之典謨具存，而伯夷后夔之禮樂固無恙也。此其言行德義容止進退，蓋三掣然在目，中矣。故夫動容周旋之間，君子於是而觀學焉。孔子之所謂仁，不過視聽言動之四，曾子之所謂道，不過容貌顏色辭氣之三。然則六可者，國學者用力涵養之地，主敬待守之則也。君姑毋問其為漢先儒之訓，詰唐關元之章句，而以夫之六言者，就其所謂可去其所謂不可用，一貫之指，不言已傳六可。

不在忠恕乎自任之重死而後心六可不在弘毅乎好修者三者自得者一唯魯何人哉希之則是君名某經畧公之諸孫徽文公之族子也予雖未識其人而能作堂儲書以夫之六言詔厥後其斯亦可書矣于是乎書寶祐甲寅除日里人方岳記

方長者祠堂記

誠誠而有後世名垂布而為衆人利此其忠信之行乎州里睦姻之洽乎比鄰必有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者大矣夫知士身都顯榮而生無益于人沒無傳于世者多矣乃吾祖吾父追然寒素為鄉人所推尊一言折衷兩訟消跡蓋有王彥方之遺風焉平生所為力不足而心有餘事雖微而利無窮義役特一事身邦之人古安樂無事者五六年兩公久沒已而思之不能忘也乃為作斯堂而表之系之詩而使歲時敬舞之其詞曰

田淵兮山蒼兮吐秋穫兮春條桑鷄豚兮保社夕下來兮牛羊逸我兮穀我云誰之思兮此堂有曜其仙兮有白其鶴與翁而三兮從福吾鄉鼓坎兮豐年予胥樂兮

分杰嘗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

序

送許允杰序

往時許太史見予竹西於洛陽賈生之年耳得其文一通怪、奇、生人盡驚亡何以其怪奇者取觀於怪奇何負于文哉後二十年太史以書介其程子允杰來見讀其編則亦怪、奇、之問其年則亦僅、陸機入洛之歲是何許氏之多英妙而怪奇也予方老退不得與于斯文見所謂怪、奇、之則驚身固嘗問太史曰昌黎謂易奇而法文奇可也山谷謂奇是文章一病文奇可于法而不奇程衡尉之治簿書也縱無勝亦無敗奇而不法李將軍之不擊刀斗也不大勝則大敗矣其曰文章一病非歟若歸盡取六經以來至于諸子百氏以及稗官小說騷人賦客之所論著反覆熟之當自見左氏怪奇于春秋莊騷又怪奇于左氏子雲相同工異曲者又怪奇于莊騷愈降而下之則文人相高務為艱澁難字生語棘人喉吻而不能句讀為古

方

岳

巨山

則亦隨矣。子其毋文勝而理負，毋言深而意淺。毋論卑而氣弱，毋思殆而學固。則怪  
、奇、僻又無負于子矣。

滕和叔尚書大意序

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為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為最，書自程文昌王大臨皆  
有所論著。夫下新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尚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  
合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西滕和叔，漸涵于二父之淵源，披剝于百  
家之林藪，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尚書大意者  
十二萬言，教予曰：子亦知夫比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為本而非節，日也猶之水為  
源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度，書所以終。  
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教而讀之，既請曰：以中為書之大意，吾未之前聞  
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漁洛諸老，而  
予發其秘者也。竇祐乙卯重陽日友人方岳謹叙。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一

銘

陽硯銘

劉仲子有陽硯禿耳缺足而質甚良予為之醵

減其身兀其與以貌取人失于羽誰其積之于劉子能出神奇金玉汝

唯塾銘

一貫之傳魯氏子家學也余取以名番易魯虞之塾曰唯則為之銘

方人者賜起予者商於道則遠向若望洋昔者魯于唯聖所許微果微蕪廢妙惟魯  
吾道之一匪言可傳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為忠如心為智咨爾門人于予為贊  
勉哉聞孫歸其揭之勿過以高勿狹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力三者吾身其自茲入

敬思菴銘

從弟質庵于其親之墓而問名于予為名曰敬思記曰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

終身弗奪也銘之以為故

犬馬有養豺獭有祭彼人是哉不敵胡異厥維敬矣奈何勿思忝尔所生何辱如之  
我卜斯歲是各是帥我考斯堂于享于美景彼高山有嶠楸楸曰予蒸嘗曾是孝乎  
孝思伊何勿親之存言禮其身維親之微我庾則京我經則贏孰為親榮厥聞維馨  
允敬名思相尔終暮岳作銘詩敬告司墓

野航銘

雪予于猷刺溪七月予子瞻亦望也有一入其中者則告之曰虛舟身請無自為彼國  
也

致存堂銘

海門令方君元舉既薨之明年其子處義謂予曰吾與子系神農氏同姓吾祖父自  
歛休同里子教辟雍吾為士周道吾籍是為親請不為僭吾父之墓草宿矣唯是兄  
弟前日之苦塊廬故在因草以為風雨雪霜辰者處惟子教之以惠幸其不肖孤乃  
為誦致愛則存一章扁以致存而銘之曰

允矣孝思與天無極何存何亡存秦、晉未致死、之則靡天常孰樂于懷如將見之于美  
于情維樂正子永言憂傷頃步弗忘伊晉之哀沒萬蓼蒼有涕其滂聞彼出泉如臨  
其上贊之在傍母曰邈矣自其存之則顯則印母曰寂矣耳其存之誨尔琅、嘻海  
門君仕則不冒式是義方我庾我京我經我贏曾靡不綱咨尔令子而勝思輯  
用光我則好修跋翁誨之如璿玕瑛其斯其存誰謂騎箕白雲之智戎作非桑想翁  
聞之如負棘芒其斯其存誰謂埋玉與藟之圖蔚、與嶺侯松侯檟翁在、堂燕尔  
曾孫賦此銘詩以承以嘗

潘令君刷絲硯銘

爾絲而硯母或爾絲而尾歸民以仁硯之春  
客有餉予三石其汎、若沙禽者命之曰忘機之鷗其引吭長鷺而半身不隨者  
命之曰不鳴之鴈其鱗介穿然似伏兔而無首無尾者命之曰藏六之龜各為之  
銘

久而神之吾亦不下迫而玩之吾亦不舞與輕波盪眼雨于嗟臨兮



不飛而鳴其飛鳴不鳴而飛亦或亨不飛不鳴誰爾重于嗟厲兮  
毋曳其尾寧滅其趾不靈於人靈於己其如子何豫且子于嗟龜兮  
贊

吟瀑圖贊

客有畫于岩谷中抱膝而觀瀑布者予目為吟瀑圖而贊之  
有山麓鳥其蓄泄雲雨者谷也水垂焉其凌厲冰雪者瀑也有人兀焉其膏肓泉  
石者僕也

季觀真贊

不崖以熾不波以隨蓋嘗曰古今一笑耳天地一醉耳此自若人胸中之奇也彼毛  
雖何從而知之

牛衣贊

月寒寤戚之歎雨濕王章之泣藉盤礴予受景之春忍齧棘于繁霜之夕予取而棲  
耕舍之壁間二聊以愧夫無補于世而囊重綿之麗察者也

晉謝文靖公真贊為建安謝說作

竹雲林、妓女、冥、擊此六。一安石鬼域老毒風鶴勳敵此六。一安石蓋大虛之雲無  
心空谷之響無迹要未易窺敵手之棊而嘗折齒之履也

自贊

謂為士寧有譏謂為農又無力而如岩崖耳如壁此其所以為山中之黔而非人間  
之哲也歟

又

三事之所不重四民之所不民謂為泥甯耳則廟未必同一丘之逸謂為寒餓耶  
則筆瓢亦何異五鼎之珍嗚呼噫嘻子非淮陰侯之所羞與噲等伍而柴桑醉夫自  
謂羲皇上人者耶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二

箴

復齋六箴

不遠復

通燕南縣爾遠尔岐尚其未遠踐于改之

休復

休者止也，能復則止，拳服膺，利氏之子

頻復

而既得之則又失之，曾幾如是而不路焉

獨復

萬物皆流，止者金石，象狂一迷，惟君子特

寂復

方

岳

巨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復有通達不自覺君子以學小人以薄

連復

爾有唐唐焉其勿歸惟聖作狂差之忽微

蒙姪名訓

屋姓符除喪與名曰蒙而字以養正乃就其身之所當體察者釋蒙以訓非釋

經七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則不告利貞

童蒙者何赤子之心瀆則汨矣惟幾惟深

象曰蒙山下有險而止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

應也初筮告以別中也再三瀆則不告瀆蒙也

塗人皆為母曰爾蒙允哉養正作聖之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夙喪父母惟險之極何以出險果行育德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脫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習俗桎之利桎梏之法以正之廢或脫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于克家家曰子克家別柔接也

彼愚且闇必有一得能受能容維家之克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相彼烈女潔玉清水毋失尔身小人之朋

六四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賢也

孰於爾蒙維賢君子尔則遠之困斯吝矣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順則母我巽則母吝維順維巽童蒙之吉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孰為尔寇血氣以之勿或使之惟其辨之

謝謹習字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學樂日習其在廣初相復雖各博其其夫夫焉里一色心體其其也夫也尔讀能決難日矣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二

題後

趙景山村田集

宋魏諸王孫率以詩名後世至唐盛矣賀白其巨擘也然蘇轍驚濤海倒流而其盛止於詩本朝出其才與天下共麟趾之彥涵盛獨詩乎哉四靈清語不枯秀語不迂抑榮芝其尤也續遺警于寂寞發妙辨于孤曠折從村田叟問之

程務實詩集

夏六月務實寄甲乙蘇予時未暇讀也自意登新崖酌空樽與務實指雲月而話襟期在此行矣至則務實病予春之足予又病退之予瘡不知溪烟沙草真愁我輩耶子彈觸膝血模糊手提榭遷崔大夫只此兩語瘡鬼辟易三舍今當真君詩床頭試觀定何如也

吳晦之家集

醫而世十一世而獲百一獲而儒千不獲世耳不儒獲身矣其醫晞之、醫自其祖  
魯七八傳而所謂隱微處士南董老人者率有集方志所書宜信晞之勉之活翁評  
畫請使其胸中有數百卷書下筆當不減文典可矧醫乎哉晞之勉之于以掌故過  
都之年道瘠晞之投方也劉立菴醒因書以附家乘

王周卿註鶴山詩

前輩詩多矣周卿獨為鶴山故鶴山詩亦多矣周卿獨為其在渠陽時效風雨淒淒  
鷄鳴喑以鶴山以之他山有石可以攻玉周卿以之淳祐二三十餘人方某書于  
桐廬舟中

董同珩先世所得

仁皇御書刑政二字

此神文之所以聖也慶曆之際於斯為盛臣某恭書

董仲鈞所藏晦庵殘帖

淮南王安丹成其遺餘於杵臼聞者猶能使雞犬留他此殘殘帖意與甚哉董氏之

好學也後學方某敬觀

李氏唐告

往年泊呂城尋竹巷李氏求觀王仲言所謂唐告百餘軸者主人翁入城府辭為他  
日維丹陽客有携咸通中大花綾告相示者問之大鄭王之冑家金壇西園又非仲  
言所見也唐家三百年冠蓋誰有詩書到達係蓋范文正道吾宗事嘗為客誦之其  
恨不魯作衛公故物記也後十年客復來請余記當時語客名夢得連取薦書為名  
進士獻人方某

朱祐之詩

余義夫稱祐之與其季書一筆萬頃讀之不能休今觀此集乃蘇長公所謂收卷沒  
瀾入小詩者耶秋屋人方某

竹所主人所藏余詩

竹所主人謂汪君正己也其師面目嚴冷出語輒撐觸人君每以樂易左右之屬  
聞其師亡為藏劍履間政山能使其徒竭力無幾微見于顏面此李將軍不擊刁斗

法也李廣程不識皆為漢名將然士卒苦不識而樂從廣吾未知其孰是君歸見所  
中青士問之

程少章文稿

少章少時狹老筆場至間大略如李將軍與匈奴左賢王戰時漢矢且盡吏士無人  
色而意氣自如軍中服其勇也既不得與諸妄校尉等依報素去更為表啟箴頌以  
從諸公貴人遊則又似東方曼倩與郭舍人戲為隱所謂伊優亞彌呬牙漫不知為  
何等語而應對鋒出莫能窮者今老矣見予辟雍跡其謁官人矣亞履履迎謂之曰  
飛將軍達夫道天也非有先生得無嘗給騶朱儒乎何其思澤侯也少章曰士有乘  
樞覆牖屹、窮年而莫之與者有高冠侈袂放浪江湖而莫之與者要之亡羊等身  
予家筆峰下有田一墾予將駕黃犢其中時或作勞酷老瓦盆以醉雖與子州里吾  
將洗吾耳也况諸公貴人哉予笑曰少章今又一變為漢陰丈人耶書以為別

吳朝瑞詩

月夕坐叢桂下鼓歸耕一再行有伴以詩卷自休陽至明日有客以詩卷自黔至喜

吾鄉之多詩人也倒屣迎客沽斗酒相勞苦醉語客曰吟安一箇字捱斷數莖蕪  
詩以可苦而攻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木可以苦而悟也優而柔之使自得之吾  
見于輝煌矣

章御帶論孟集語

國朝有以論語為相業者宋元之和支屬黠左右而用心卽魯之書則四姓小侯所  
絕無而僅有也予不及識章侯而有道其子閻門君之意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乃  
翁以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君其慙哉

胡氏乞米詩

鄉人有胡君者本衣冠子奮空拳與窮餓敵為所得者數者蓋其計有三左去筆  
峯下而家行在所以寂易噴一左也晚夫須襜褕而衣縫掖以寔易處二左也不能  
拾遺想煮溲而嬰桂枝玉以有易無三左也饒腹之篋如東溪而驚雷怒踣亦難  
乎其為情哉聞嘗自作乞米帖與里中人世無監河侯將如子何也他日予訊之曰  
士有朝不食夕不食而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是也然為所識窮乏者得我

而為之孟軻氏亦謂之失其本心已之六是也。由前之說，子寤其瘳矣。由後之說，子寤未渠安也。雖予亦將如子何哉。淳祐六七九里入方某書，呂左史所興詩後。

### 程達原字訓

始達原逸子，年適班荆，相與語，偶及世所稱謂曰官人者，予嘗離以為譏人而不官者，蓋有之官而不入者，滿天下也。達原憮然笑曰：非謔也。因出字訓示予，為題其後曰：史弘肇不識字，固也。張禹孔光學為帝者，師不識止字，詣王鳳，柳河東文如五緯，麗天甚寒，色正不識正字，陷任文堂，屈原離，發與日月爭光，賈誼痛哭流涕之書，漢廷無出右者，皆不識命字，一斥不復，至于憂愁悲鬱，不得其死，然則古今大儒不識君字訓之字者，蓋多，謹毋曰小學家。

### 思齋說

客有和思齋說以來者，曰：領有謂之子讀之曰：思固，有說乎。此心天也。至神至明，至虛至靈，意見之萌，重淵風行，通波其澄，念慮之興，太空雲生，適澤其清，故寂焉而凝，不將不迎，聞焉而精，靡為靡營，此之謂無思無為。此之謂何思何慮。此之謂不思而

得。蓋天命之謂性也。奚其思然而均一物，則此何為而竟彼何為而桀均一陰陽此何為而回彼何為而跖。是知弗慮胡得，惟其慾之窒，否則鑑明也。而墨有物之食弗因，則變惟其善之集，否則蹶而也。而非有茅之塞，故曰思無邪。故曰思則得之。故曰心之官則思，蓋率性之謂道也。奚其勿思哉。嘗語予，周公待旦之思，此思也。所思者何事。揚子深沈之思，亦此思也。所思者何謂。子歸思齋而思之，如火斯然，如泉斯達，則謹思其在戎者，勿思其非戎者可也。容曰：唯請筆之。

### 代題同銓小錄

淳祐五年春，皇帝下明詔，嘉興士大夫更始，一時群彥魚，雅集闕下。于是國之貴遊子弟，銓于有司者，與觀光焉。何其幸也。越四月甲子，令氏典推擇者若干人，集于依光，叙同盟，侈味過也。酒行，有執爵起祝者，曰：吾儕賴上恩，藉祖父澤，今茲幸且仕，有敢負而君喜而祖父者，豈有敢躓于貨荒于政者乎。有敢以麒麟之植而狼如羊貪如狼者乎。皆曰：不敢。審不敢，則為我醕，其所以識也。坐者皆瞻旅酬而進曰：吾儕勉之。毋使人謂徒讀父書，澤祖笏以庶幾祝，規某既書紳，遂緝以為小錄。題



辭

郭氏種德庵記

水心扶老筆名一世至為種德翁記庵大似辭贊翁家橐馳種樹之說曰其本欲行其培斲乎其土欲固其築欲密此種德說也君其問諸橐馳水心猶落第二斲方岳

忠烈劉公道事

比有上功幕府謝以陣歿為死節者予書其牘云死事與死敵異死敵與死節異意以為駭悅戎馬之間鮮近鋒鏑之下未得謂死節耳談不合則為一筆勾倒嗚呼吾獨不得如忠烈劉公使執簡從太史公牛馬走後領使此筆為一殺死健先奪也耶天寶時誰實富貴以疽潰天下而不識面之顏真卿死之此可為忠烈公六太息也淳祐丁未良月晦歛人方岳書于金陵

林君詩卷

予耕新下自五月至于七月不雨捐然與鄰翁井隧而甕灌之苗則稿矣歸卧蠅牛廬有真一卷書床頭者取讀之如挹高人勝去而忘予之與芸夫莞子伍也如藐姑射之飄飄吸風飲露而不知門外火雲之蒸田山也如三日之霖沛然建瓴而下之不自意山田之生烟而澤田之飛塵也嘻其甚矣予所謂暮蒼蒼挂懸懸之遠聞人足音發然而喜矣敢無順下風以交淳祐八七廿四秋崖人方岳書

潘君詩卷

潘德久詩不宮不商自成音調水心謂永嘉言詩皆本德久意其傲兀試席如深叢孤篋一第圖謀身歿乃鵬其冠為老閣門士固有不遠如此今君與之同姓也同里也同鵬冠子也而窮于詩又同豈其苗裔耶何酷似也雖然毛錐子安用哉

徐武節與彭監帖

巢元修閩閩萬里訪兩菴公嶺海之南意斯人不復可見而何人毒徐仁伯彭君自臨川絮酒會其墓于玉山斯亦奇士矣仁伯斃時蓋司成也予以博士與辟雖諸公日守光範門白其寧

天子為下中執法治詔獄而竟鵬突不得賦時豈無許孟容呂元膺等輩哉然則唐之中葉強藩悍劍鎮疽裂癰潰猶為有紀綱也因讀彭君事寄此歎息

跋人會稽詩卷

予奉嘗絕胥濤而東得功甫詩真可卧遊然禹穴自是後人一疑獨喜吾家老子墨  
沈無恙耳

書景猷府謹詩終篇

某猷自涿燕遺塵講席起采芝止殷武凡百二十有九篇雖不能析微闡幽該貫融  
微而依忠依孝未嘗敢不謹焉惟尊聞不貴博而貴精惟行知不貴敏而貴力進之  
事又遠之事者多但多識草木鳥獸之名而已者一字之訓一事之義蓋有先儒之  
書在後宣為學日益其自得于遺編者久矣某敬畧

跋月潭淨照詩

予生平喜從山僧野老遊而出世間者抗塵走俗又有甚于世間者以故所見多是  
畫庫門鑰匙色噴<sup>照</sup>脚出詩卷為讀之竟如盤饌春多芻厨薪濕帶苔能道當家風致  
雲歸大侶語風勢水咽多應恨世情有味其言之也雖然政使如貫休齊已於子法  
中猶是六十四種口業未知與畫鑰匙僧孰愈子歸扣碧潭秋月而問之

跋謝正夫論語言仁

謝正夫出此編三復敬嘆蓋亦知學者所用心矣至請為下一轉語某剛不敢孔門  
惟一類子三月不違然其於仁也敢問而不敢言也若宰我子貢開口便遭甜椎矣  
君歸見堂下老翁試以子言問之

跋岳武穆帖

王之討楊么也過師吾里留題東松庵壁上老墨飛動忠義之氣輝如所謂因題後  
軍<sup>五</sup>圍練者蓋後來告變之王貴踰王鵬兇者也天兵濯征偏裨之在行者多矣獨  
邊斯人者敵其愛之必異於餘子孰謂其報知己一至此極哉司馬文正公之邪怨  
王荆公之呂惠卿世固不少而逢蒙殺羿孟軻氏傾舍蒙而羿之責又何也淳祐九  
年六月朔敬觀于廬山郡圃之愛蓮堂附此嘆息

跋荏菊坡洪平齋與高守帖

崔丞相所至莫府極天下選觀此諸帖亦可想一時賓主之際系天目之老猶及以  
馮文大筆行端平元二間而臨印史君特庵屢麾不一麾而歿則天也自我得二士

意氣橫九州菊坡於此信不凡、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之二客者、抑豈今世之周旋獲笑顛倒<sup>選</sup>嘻云尔哉、三復盛敷淳祐第九重陽、歎人方岳觀于江東、道院則史君令子為修水尹云

題朱兄文

晦庵諸孫訪予秋崖下、適會昭武之役、不能烹伏、惟為半日留、但相與苦話、一摠因數日、夜來與眾使言、吾輩遂為世之狼籍人矣、東邊去、撐觸人、西歸、西邊去、撐觸人了、歸已自可笑、今日只與朋友談文、文不能道妙道、好真狼籍人也、然竹坡喜誘進後輩、見詩即李杜之見、文即歐蘇之、後輩不解其意、多是顛了、至有自辨詩、墮復古者、然則予狼籍人不狼籍矣、他日見竹坡、出予此、終必撫手曰、前言戲之身、若歸盡、晚晦庵書讀之、予無以贈君也

跋徐德伯詩

始予與德伯別新山時、未有能詩聲也、之何而寄詩、惟楊已非、晏下阿蒙、不數年見予、辟雍則詩又進、予曰、此脫殼之雞也、離混沌矣、又數年見予、樵溪則詩大進、予曰

此泛駕之馬也、籊空虛矣、雖然、雞之脫殼也、喙范之馬之泛駕也、羈勒之于謹焉而已、抑予所望于子者、非詩也、不知子之進于學、亦有如子之進于詩者乎、試嘗問子、學者之學、至于孔孟而止矣、孔子刪詩、不自作詩也、孟子言詩、亦不自作詩也、孔孟之所不作、而今之學者、窮日夜、廢進修而學之、高者曰、選詩吾師也、下者曰、唐詩吾師也、學唐學選者、幾何人矣、不能唐、不能選、不論也、苟選矣、鮑謝諸人而已耳、苟唐矣、劉柳諸人而已耳、况又不劉柳、不鮑謝、而曰某澗某、礪某云者、詩乎、哉、不學孔孟之不作、而學唐選之作、不學唐選之不苟作、而學某礪某澗之作、予憂子之詩之進而子之學之退也、於其歸也、不敢以頌而以懼

跋金尚書奏稿

誠齋跋危之明年、某實始生、然則於尚書公、猶未得為五鄉童子也、其所論著、某何敢贊一辭、頌無以復命、臨川史君、則拜手而筆之、曰、蘓長公有言、問世之治亂、必觀其人、問其人之賢、不肖、必以世考之、其惟阜陵之聖、自堯以下、無識焉、一時從臣、適相會聚、有若我尚書公者、四人、而小官之謁吏部銓、避而窺屏間者、蓋楊誠齋也

五人者皆千載人而同出于一時嗚呼盛哉此阜陵所以聖之寶祐改元除日後學方其覆書

跋李君蜀議

漢騎滅虜仲謀悞艾禮入劍孫吳乎素船例岷長江一祀倖入朝江南下無蜀則無吳李君之論偉矣然猶是余毅夫未入蜀前議論耳前救敗某之著固應尔今日活死某之著當何如王積薪輩幾無措手處矣使過驢山老母心自別有一着寶祐二閏廿二方某書

跋許兄桐嶺書院本末

某之生也後不逮識所謂桐嶺者愈觀一時師友之盛可以知主人翁矣他日識其再世孫簡于廬山問書院無恙乎曰嘻是十年前猶歸然魯靈光而今其亡是公矣子曰廸翁之以賞甲其鄉孰愈裴晉公之以勳高天下也夫以勳高天下不能永綠野之存則夫扶貧以聘士云者又烏能必書院之不亡也哉盛衰之難常而富貴之易及固如此雖然綠野晉公之身之所遊處私之也書院廸翁與四方學者之所藏

修公之也功業不泯則雖一身之私也而強藩悍將為之興懷孰謂義理在人心而象山翁季慈書冊之所據乃翁群六籍率百氏以與四方學者共之、處領獨無一嘖于角方之詩三復於甘棠之章者耶予其識之淳祐甲寅臘七新安方某書于荷葭塢中

跋陳平仲詩

雲谷謝公使治鑄之年過予崖而西也手其友陳平仲詩若詞三鉅篇示予讀且評曰本朝詩自楊劉為一節范體也四瑚八璣爛然皆珍乃不及夏禹商翠自然高古後山諸人為一節孤家之深山雲卧松風自寒飄又欲仙芟荷衣而芙蓉裳也而極其學者黃山谷詞自歐蘇為一節長短句也不絲不簧自成音調語意到處律呂相忘晏叔原諸人為一節樂府也風流蘊藉如玉謝家子弟情致宛轉動盪人心而極其學者秦淮海山谷非無詞而詩掩詞淮海非無詩而詞掩詩若西麓君所謂奄有二子成三人者歟窺豹一斑則城眉不及宮前柳一度春風一度閑唐人得意句也白雲橫塘一片孤山幾夕陽真情順下風而立矣因筆其語集中明當嗽白山水焚

不札畫觀之

汝趙兄詩卷

予非知詩人趙公迫而與言詩過矣然予觀世之學晚唐者不必讀書但彷彿其聲  
噉便覺優孟似孫叔敖撥皮皆真字每嘆恨夫晚唐之不昌也君其肯之則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寶祐甲寅良月中休秋崖方某書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四

祭文

祭岳武穆

神京解介腥衣裳三精霧塞天無光  
嗚呼嗚呼紛披中分宇宙尊天羊誰其與者  
淪綱常受計于虜花我吮王心凜々天蒼々  
以次束縛歸朝堂自南自北諾已償烏  
用與虜為斧斨為讐報仇胡不滅至今誰整為河湟  
每觀王傳心摧傷怒髮為立膽為張望昇予邑于祈閭  
問王有像西山岡欲往往之索予觴簡書之嚴不我違  
今且去此何敢忘牲肥酒香時日良金戈鏃馬小茫々

祭魏參政

嗚呼蜀自三蘓公不作于今幾何年  
予嘗意其水惡而山羞天地之秘寶  
韜光射彩鬱屈而不平兮故其發也  
救焉而有斐君子特立于西州學探  
邃古之奧文既時俗之陋而浩然于  
胸中者自一字宿兮蓋就訓詁之圃  
而娠孔之興滂以其精微者

治身以其粗淺者治世是心固特克舜吾君民分而不知一葦杭之何以障百川  
橫流被誰其秉國之均如重陰百鳥之喧啾抱遺經于荒遐之裔樂斯道于寂寞之  
濱者與歲月而相忘兮亦既築山房于白鶴之麓而眠雲卧雪吟風醉月恍々乎其  
無物外之憂但遨嬉于翰墨之林而秦篆漢籀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兮至其妙  
于心則伏羲以前之大易而筆于書則獲麟以後之春秋忽雲鬪之劃開豁中天其  
大夜下天一趣諸老以來歸兮人固以為適當太平之期願觀德化之成而衆君子  
之聚在本朝者殆將人稷契而身伊周歷觀近歲諸賢之志各欲出其力以救斯世  
之淪胥兮而彼蒼者天豈其不欲平治耶胡駕言中道而摧輶西山其頽而天目之  
老晉陵之魁亦相繼而凋落兮獨吾白鶴小人在而且猶旁睨如楫之局孤閑橫水  
之舟庶幾其可以繫中外之望以待天人之定兮而復乘雲氣騎箕尾渺松江以  
上征而不為蒼生其小留疇昔之夜謁公南徐曰衆譁之不可息而予亦信以為然  
兮及今見之則嘔嘆其為李西平之子而嘉獎其為異于臧宮馬武之儔人生傾意  
氣耳故今聞公之喪畫喟而夜呼兮而况朝失元老士失宗儒其將付斯世于悠々

祭趙龍圖

乃作白鶴之些曰白鶴飛兮山之出松雪羽兮風颺々時不與兮吾誰尤白鶴歸兮  
河之洲蘇臺杳兮雲正愁嘆華表兮天知否

某窮居讀書常竊有嘆曰嗟乎士固有精忠曠日星勁氣勵金石勲勞在社稷名聲  
震閩河而卒為當代之所咨嗟後世之所哀痛者矣庾稚恭鎮襄州此其志何如也  
北伐一疏氣吞群胡當時自河以南皆懷歸附則亦不可謂有經濟之意而無其畧  
者丹水一衄遽可以成敗論哉國步艱艱憤而歿是殆可悲也已某故于公之云亡  
以其悲稚恭者而重為公悲之嗚呼公之失守襄陽蓋所謂人能搏猛獸而不能不  
却步于螭蜥能砥劑風寒之客邪而不能不傷生于尋常不虞之酒色也歟當其麾  
纓兵十數萬而却之以嬰孤城于百戰生亡之餘功亦不細矣而稟稔驟興于財賂  
之間虎兕突出于檢押之外遂使曩時之竹帛晦昧于公議者之口而後世之簡牘  
不知又能如庾稚恭有為之嘆息以否蓋明不復貸則亦負殺之耻而死在傍矣而  
憾而累彼青山傷哉素韜獵々霜風訣茲一卮

祭杜丞相

嗚呼天下不見司馬文正之忠清粹德兮于今百六十有二年世道之升降凡幾人  
材之消長凡幾蓋有不勝其慨然者矣而公方起從海濱共更化然一時之兒童走  
卒士皆論名久兮而都人士之攀緣相奪爭覩其儀形者士皆咨嗟太息以為甚矣  
其似文正也是何退然山澤之儒臞如列仙上方舉國以聽焉而四方顯士延頸跂  
踵以望太平之期兮奈何乎心勦神疲于應物其胸中之所欲為者曾微江河之一  
涓雖移疾者凄然猶國有著龜士有砥柱若不見其運連兮而君子恃之以無怨小人  
龍言焉而莫前今夫矣而未過復矣而未泰兮正升降消長之一機也而公乃騎箕尾  
而捨旃將恐上心渙然于此矣而元象亦無與相弼維兮凡吾黨之所扼腕者固匪  
人之所垂涎天下之勢方如駕漏舟于風濤浩渺之衝兮忽橫摧而維絕則旁觀之  
損神亦不自覺其失聲而呼天試嘗評之公之與文正其清介同其公忠同其夙夜  
盡瘁以遺其身者無不同兮獨秉國不及于踰年而青苗助役之未蠲然而青山沈  
水居無丘畝之園以獨樂花未之秀野而蕪風烟兮則公之貧又似乎羞賤意公之

祭徐侍郎

心使天下清明常如今日不至于變怪雜出舞籟鱗而舞狐狸兮方瞑目于九泉古  
所謂死而後已者其公之謂兮吾為天下悲而已矣不自知其歸連  
靈之游兮嗚其以風慟噫以較兮洵齊濤而與東噫世無羊叔子兮莽吾寃其曷窮噫  
非此其悲兮嗟世變惟時恫噫時耶勢耶天乎人乎求所以死公者而不可得也嗟  
顛沛兮深哀噫

祭徐知郡

始予棲蓬如桐未綠璞未規也巽者薪之有則其燬孰予奇也公頷曰嘻非熊非羆  
非虎貔也文士追隨二雄萬雌獨已知也風樞暑池高論矣羲夜以曠也醉墨淋漓  
急駟龍驄走蛟螭也予起鋤犁歸神歸披被喜不賢也迎笑以嘻謂非群兒我著龜也  
曾幾何時東臯語離哽相持也聚散參差而我心期鍼與磁也歲如何其物換星移  
天一涯也簪盍勿違于宦之岐或並馳也今我來思有傳者誰公其萎也我心則疑  
天寶生荷竟何為也風鬣霧鬢長鳴之遠孰與羈也煩劇之治如理琴絲愈劇削



老筆聽辭如水之澌潮之滋也落、松姿秀日踈眉休顯宜也立之文輝則麟  
鳳師、也奈何乎噫漁溪之漪終一麾也有翩者旗回鷹之陸古驛悲也時方促、  
放于茅茨莫尔咨也歲則一暮去關我昭涕連而也曰所有碑尔作銘詩謹勿辭也  
朋友道墮絮酒則醺誰其釀也長夜渺瀰暗言如簾今已而下其之詞有扈江羅  
尚薦詞也

祭胡文偉

惟公斐英場犀養浩立園雍齒且侯長負秋風之恨劉蕢不第空餘月旦之評駒陰  
奄及于禪祥馬策永懷于窈窕屬其負薪之有疾吁嗟執紼之無緣乃邇  
絮酒嗚呼克子猶子愈增坦腹之悲吾翁乃翁徒洒交頤之淚

祭杜尚書

鳳城岩窈陶山春只月戶雲房惟出人只有癯者仙翩綸中只左吾詩書右菰蓴只  
藪予過之孰主賓只階一道士鄭子真只詩以吾躡不吾嘆只月窟星回幾何晨只  
橐兜戰戰毒絲未宣旬只銘常勒為紫經綸只文昌太微履星辰只天飛沈疇邈無  
根只駕朱西轆通于閔只公既乘雲騎殿麟只幸其祥琴迅義輪只敢拜稽首誅慝  
首只植象環金儼綵紳只華綠羹黃為吾醇只列星在天杳音塵只詩情不磨點湖  
濬只

祭外姑李夫人

世所謂婦德者將續已清之傳乎抑為姜母之詩乎徒舉梁鴻之案乎寧斷樂羊之  
机乎哉外舅氏維書之瘦昌其相之維婦之儀我始我婦我饋我飴勉、夫君勿或  
尔思孰為親娛僑青以歸書此荐只家則無不祀成其崩惟其祭只乳余吟、有三  
其誰尔勸尔育三孔之悲咻兮弁兮襪者襟兮曰有室家艱且嶙兮四十一  
年靡澤  
靡言無其書有涕其流我思古人懿其庶幾時昔謂某玉潤吾相仲乃翁者匪子  
子誰雖則一料莫補餘遺永懷契濶官轍差池古今在傍奚而憾而累彼青山傷哉  
車輻獵、霜風訣茲一危

秋崖先生小稿卷之四十五

墓誌銘

奉議郎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吳公墓誌銘

予頃佐淮東軍休寧吳伯玉幹饒饒間以事白府輒過予，輒為其鷄黍酒行，輒撐拒曰：平生毋酒長毋多的哉，然覺其意酣如也。最後望其面深墨，與之揖，三引其氣而語，屢屬既坐，閣然喘不休，徑起索輿去，留之飯，不可無幾日。公亡矣，於是紹祖適歸里，旁無類近之親，予白府移書清臺，屬西幹主後事，兩司賻特厚，飲以無憾。是歲端平三年七月，年六十有六矣。公諱天球，伯玉字也。曾大父某，大父某，諸父連，取科日伯氏，天驥為尚書郎。公登嘉定七年進士第，官自修職，即歷廬<sub>州</sub>江尉，點提坑冶司，檢踏官，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公于是將還，亨矣，事有大謬，不然可為流涕痛哭者，蓋不為公惜也。

國家失汴，至是百有餘年，未有窺左足向夷門一步者，朝議以三相兵復三京，凡淮

東海宿宋永南北軍之在行者趙公葵實將之遂以公為隨軍錢糧受給中原淪胥  
久河失故道餽漕絕五河口邇大小清河略蕩驛以達于京師綿千數百里無人烟  
率虎豹所囓魚龍所家也軍無之興遂入汴趙公于是盛服行宮闕省宗廟吊遺黎  
故老以布宣明天子威德亦一時之盛已方是時將下制書定功令而潼關以敗聞  
趙公遂班師公事格矣不然豈直一陞朝官哉公以某年月日生某年月日歿二子  
前卒其承重者孤孤孫紹祖以淳祐三年十二月甲子薨縣之睦親里富潭銘曰  
能否人也窮達天也成敗時也離合機也允乘爾時而孰握之允投爾機而孰撥之  
翼神京既挈以淪勞而不勲其天其人我窮曷嗟黍離之復哉復哉有暝其日

鄉貢進士汪公夫人李氏墓誌銘

某見時見里長老數一時之勤于學者必曰汪清菴某嘗問焉曰公今安在曰嘻死  
矣其動何如曰清菴讀書無晝夜寒暑居窮山荒絕處日一脫粟飯不再也霜晨雪  
夕擁黃紬被披吟益苦僧或為末繚必焚松釵輒搖手卻之曰來睡思矣母頃此自  
六經諸子史無不蠅頭字抄節之歲辛酉貢禮部捷者及門而母亡清菴素齋坐自

刻勵以苦其身而又罹母憂乃不踰年而歿蓋歿云後二十有二年某婿于公夫人  
季氏出其平生所為文數十百首他所抄節巾箱冊中堅若唐緇寺類者又累數  
十百萬言注曰未亡人不能訓其子將無而見夫子地下始君未十歲兄公試君鄉  
人儻墨義君搦筆立就一座盡驚歸以其遺孤女君其將使夫子瞑目于數十年  
後者非君也望而誰其既窆奉常第夫人喜曰可矣吾遂得籍口下報夫子矣嗟夫  
自有科目以來得士最盛然以破碎聲病之文決得失于一夫之目亦豈盡然哉觀  
公一生刻苦曾不得與等輩試禮部何其難也而今之場屋士至有言伏獵而書美  
聲者率皆拔高為躡危科又何易也公諱某清菴其字夫人後四十一年當淳祐某  
年月日歿二子其一女歸于子以其年某月日墓環村之象銘曰  
翁子回空山夜不眠風抄雪讀四十年人皆青雲翁沉泉彼斷机者誰其賢噫何時分  
書始銘傳

朝奉大夫知通州徐公墓誌銘

始予耕祈下閭有新令尹至者約其民曰爾士爾學爾農爾耕毋或以非爾事茲有

司令不敢爾貫其敢以游徼番夫踵而門尺寸圭撮非法而齟爾其吐于里父老既為予道之問孰氏曰不知也。墻壁無文移來幾何時曰不知也。僱租吏去不來者月十日美居無何令尹枉車騎顧予，以毗辭不見，不可則迎拜庭上坐問其所以來者曰子游為武城宰說謔甚滅明子獨能終老牛口之下乎。吾是以來子母愛于言也。既去問知其浦城人魯國徐文肅公之孫任以為承務郎方是時其諸父歲翁直翁言論風指為一時名鄉大夫而令尹能自濯磨落，不肯出人下。意徐氏世不乏兩翁也。去之十年乃官不過朝大夫位不過郡刺史死矣。謹按文肅公諱應龍任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以徽猷閣學士授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贈太師五子蒙知南劍州將樂縣宗叟參知政事清叟工部侍郎今為煥章閣學士知漳州所謂茂翁直翁者也。深叟軍器監丞獨其伯曰子愚叟年贈朝奉郎公其子也。諱拱字拱辰曾祖智接贈太子太傅曾祖妣楊氏秦國夫人祖妣吳氏繼妣魏氏皆魯國夫人妣施氏宜人累官朝奉大夫歷任監臨江軍新淦縣酒稅知紹興府會稽縣丞知徽州祈門縣廣東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通判南雄州知南雄州兩易知高州知興國軍改知道州。祥祐四年夏某月代歸某月甲子次衡陽驟暴病痲以卒得年五十有六。公資明敏聰慧立見老猾吏不敢嘗以事所在職辦於新淦寃征通商庚前之通有司者不營而笑以美於會稽浚暨湖池民田歲以不曠于祈門養士如諸侯學聘進士之里居者使教焉歲飢畫荒政以振窮而安富部使者下其事為四十三縣式于廣東。峒獠群輩張甚監軍督捕最於南雄捍守事以治狀知其州於高州海盜晝掠以州兵擒其渠孽于市事聞知興國以嫌自列改道州，以寧一于是作湖南道院以表章漁溪之學而安樂其民可謂材也已。初公為令尹歷過予一見定為莫逆交率晨興併讀書林已則商略古今人物抵掌談天下事後當成敗剴然聲撼林木或時把筆為詩若引酒一再行往返贖酬以十數蓋其捷疾若風雨以是為笑樂每夜漏下鴈驚行抱文書以進輒可否之多至千數百言不停綴其劄久蠹剝滯訟若束三峽之湍流而落之也。若注馬于千尺之坡而奪之梨也。若干將出于積蛟翼截而虎兕刺也。予所親見如此夫有才者未嘗不欲用于世而用世者每患于無才則理相求而勢不相遭也。事相須而年不相待也。悲夫。六年某月日夫人與其孤莖公于縣之

下亭夫人鄧氏封宜人孤曰銓孫迪功卽新澤州長沙縣尉嘗為兩浙轉運司發解  
進士曰銓孫將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公既薨之年銓孫走行在所見予辟雍請曰  
先君子墓未有銘非敢後也唯是春秋窳窳之事不肯取不敢委之以來知吾父者  
非子而誰願有述以碣諸墓其其奚辭則為之銘曰有銓其力不可以切太阿無前  
匪闕剛折蝨、不材何有亡曰維材矣不柱不素我者培之而固推之曷琦于天  
公則隕之楚山叢、淒其以雨鴈驛荒寒一碧萬古公歸來兮下亭有松有楸  
尚式來者

鄉貢進士柯君墓誌銘

故人子柯應昂以國子博士何景顏書介其所以為柯從周行述來離席泣曰先生  
辱典應昂之父遊敢請銘始予從劉耕道先生館薦橋門時朋友則陳彛仲劉至能  
兄弟從周末至于後至能以內成進士得黃岩尉未上而歿其仲其季亦相繼歿  
仲甫陞舍而歿從周僅、名為書今又歿一時遊從唯予在矣予銘從周其奚辭則  
發書讀之曰嘻博士之言信抑船粟以哺饑梁川以利涉者其細行耳予獨悲從周

羸糧千數百里餘半世于外以從師問學為事而志不克就以卒死于行在所也從  
周諱維翰洪國人嘉泰三年春正月丁酉生淳祐七年冬十月戊子歿得年四十五  
明年十有一月壬申葬其郡東六十里曰釣山曾大公震遠大父伯壽以慈明恩授  
迪功卽制所謂孫為俊士身燕高年者也又必勝三子應昂習周禮冠鄉書應時習  
詩應明習易貢太學銘曰

嗚呼古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以從師者為學也今之君子舍親戚捐墳墓以  
糧以從師者為仕也為學而忘其身非也為仕而忘其身尤非也吾於從周有不擇  
然者矣雖然薦紳之士死社稷介冑之士死封疆而慕從周死庠序則亦死于其職  
矣吾烏乎有不釋然者耶歸余舟兮千里封余土兮一抔悠、兮江波奈何乎從周  
操處士葉夫人墓誌銘

操君明甫家厚梁子不能知其人也而識其二子且十年伯氏第甲午癸卯貢其鄉  
仲氏斗祥登淳祐元年進士第予參督視府議時寔以江寧尉為同僚他日節墨其  
衰以來予迎問故趣且泣曰節之先父母就養斗祥亡幾何代矣忽有若所嘗者趣

治裝先斗祥歸，不再聞月素諸孤。今茲卜遠日維食，乃月正元日，節不敢寧于几筵，徒號數百里來乞銘于一再辭不熟子之先君子不肯去，則取其行述讀之云云。其凡謂君畫涉獵，君畫讀以論孟為實踐履，所謂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蓋其常口之而不置者也。平生環書一室，畫司馬公其中，四壁列晦庵先生白鹿洞規，雖晚讀釋老書，特取其言合論孟者，謂泡影露電似逝者如斯，遺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此吾養心寡慾之說也。非與故能居家不以私，級善居鄉不以富，善仁在金陵時，府<sup>方</sup>理園土移數十，因尉舍夫婦惻然憫其瘦，貸鄉商衣食之，予讀至是，慨然曰：是可以知君之先君子與其夫人李氏矣。乃予銘曰：

禮魯考也，莘祖考也，志淵考也，昇之其諱也，淳熙某年夏閏月某甲子，其生也，傳祐九年秋八月甲子，其歿也，十年之夏四月辛酉，其塋也，安東之桂林，其藏也，葉其氏而諱純真者，君夫人氏也，後君一年而生，前君兩月而歿，與君同日而塋，福西之鹽梅嶺，合而書之，而日之而地之也，節斗祥之季，待補太學生，斗樞其暮子也，壻某人其女也，十男女其孫也，嗚呼，復兵尚或武之者，曰此維操處士君與其夫人氏詩書

之澤也。

九世孫 顯用 重編  
十世孫 玠瑤 琅璞 枝正